

郑振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十二卷

《文学大纲》（三）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十二卷说明

本卷收《文学大纲》第三十章至第四十六章。《文学大纲》是作者关于中外古今文学史的一部综合论著。上溯古希腊罗马，《诗经》、《楚辞》，下及二十世纪初叶，纵横数千年。全书共四十六章，附插图七百余幅。一九二七年四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四册；这次根据“全集”的统筹安排，改为了三卷。





郑振铎在考古研究所时的所长办公室外景（当年黎元洪“总统府”花园一隅）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1951年9月，郑振铎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访问。这是代表团途经武汉时，在东湖合影。前排左二李一氓，后排左三郑振铎，左五冯友兰，左七刘白羽，右二丁西林。



1954年10月10日郑振铎在徐悲鸿纪念馆开幕典礼上讲话。前排左四郭沫若，左五李济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1954年10月10日郑振铎（左一）主持徐悲鸿纪念馆开幕典礼。右一罗隆基，右三李济深，右四廖静文。



郑振铎在聂耳生平展览开幕式上。前排右起查阜西、李伯钊、夏衍、吕骥；后排右四郑振铎，右五周巍峙。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生前最后一篇小说《汨罗江》手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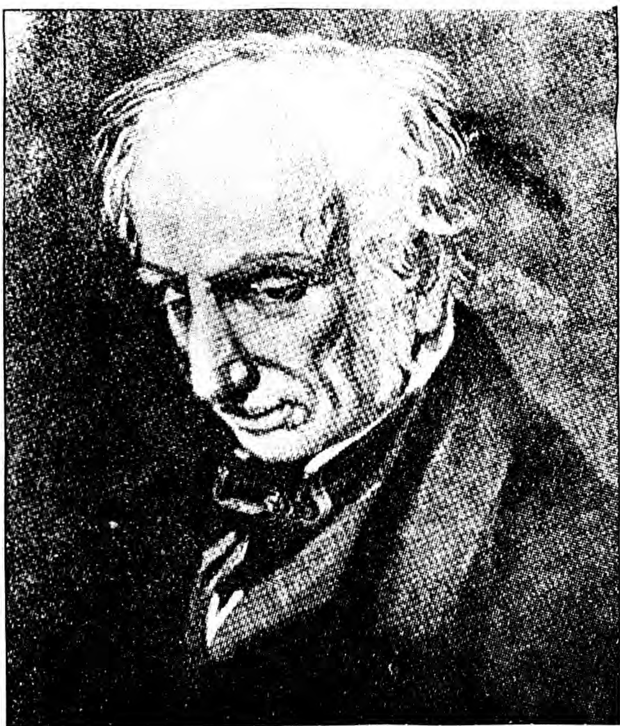
第三十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诗歌

一

当十九世纪之初叶，英国的重要诗人出现了不少，华兹华士（Wordsworth）柯尔律治（Coleridge）沙赛（Southey）三人，被称为湖上诗人（Lake Poet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继之，开创了前所未有之诗坛的灿烂局面。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时代（Victorican Age），跟着英国的政治上的光明与国外侵略政策的成功，伟大的诗人们相继的产生，正如繁花如锦，绿荫满布的时光，好鸟各各的停在枝头，任情啭唱一样。丁尼生（Tennyson）、白朗宁（Browing）夫妇，罗塞底（Rossetti）兄妹，亚诺尔特（Arnold），慕里士（Morris），史文葆（Swinburne），美莱狄斯（Meredith），哈提（Hardy）诸人，便是这个光荣的时期内站在前头的作家。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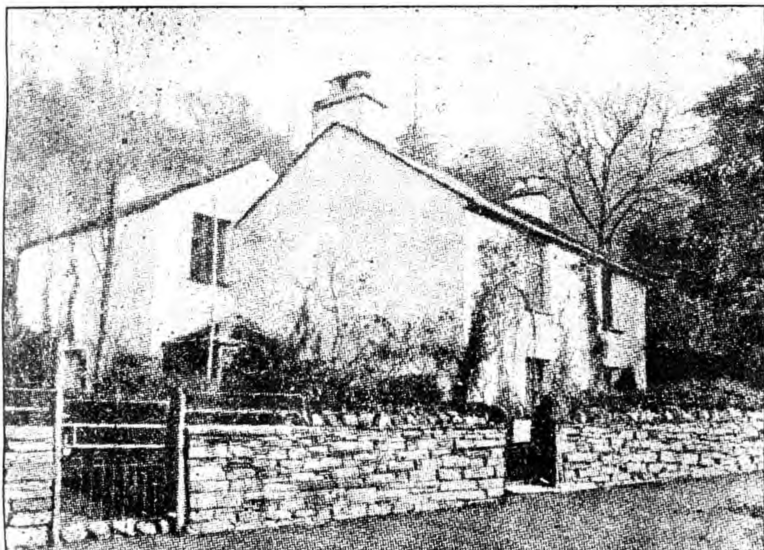
在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的时候，柯尔律治与华兹华士二人共同出版了一部《抒情诗集》（The Lyrical Ballads），在那部诗集里面，柯尔律治只供献了他的著名《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其余的都是华兹华士所作。这部《抒情诗集》的出现，许多人都以为是英国诗史里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是英国诗歌的一个转变点，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传者，它的前面的一篇著名序文，尤显示着新的改革的精神。也许这些话是过分些，然至少这部《抒情诗集》是介绍了两个新的诗人，两个很伟大的诗人给当时的文坛。



华兹华士

华兹华士（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是一个律师的儿子，受教育于康桥大学（Cambridge）。当一七九〇年时，他到欧洲大陆去游行。那时，正是法国革命的时代。他满腔的表同情于革命者。第二年，便又到了法国，与吉伦特党人（Girondists）为友伴，与他们同住了十五个月。后来，他家里的人不供给他的费用了，他才回到英国。不久，吉伦特党亦沦灭。当他回时，很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忧虑。他的朋友们要他在礼拜堂里做事，但这事却与他的性情不合宜。他一心要成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却是不能得到什么报酬的。于是他便决心要做一个律师，一个新闻记者。正在这时，他的一位少年朋友死了，留给他九百镑的遗产，恳切的要他专心去做个诗人，这个供献正是恰得其候。于是他住到温台美湖（L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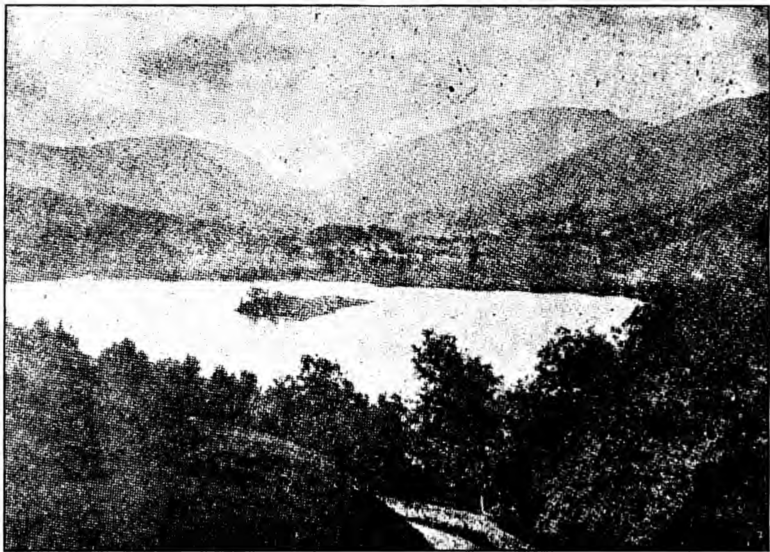


鸽巢（Dove Cottage, Grasmere）

华兹华士居此有七年之久，现为国家所保存。

Windermere）边的山上，与柯尔律治及沙赛两个诗人，时时对着那秀美的湖山，互相咏吟；他们二人这时正住在华兹华士的邻近。因此，时人便称他们三个为湖上诗人。后来，华兹华士的景况，益益的好起来，得到了父亲的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位置。到了一八四二年，又得到政府所给的每年三百镑的年俸。沙赛死后，他又得到“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的封号，直活到满八十岁才死。

华兹华士为自然与人生的诗人；他爱自然的一切景色，他以溢充的同情心来观察人生，他爱重自由，他喜悦真朴自然的生活。所以他所吟咏的多为儿童时代与田家风物。前世纪的诗人考卜（Cowper）等也爱好自然，也赞颂自然的景色，但都只爱好



从红岸（Red Bank）望格拉斯摩（Grasmere）

华兹华士居于此小湖之滨，将近半世纪。他使这湖成了很有名的名胜。

它的外面的美，赞颂它的秀丽的山川与景物；华兹华士则以内心的同情，洒遍于自然的美景上，他所爱的，所赞颂的乃是自然中的生命，乃是与人生融合而为一的自然。像他那样的具有那么广大同情心的诗人是世界诗坛上所绝少见的。我们读他的诗，所感到的是微笑，是宁静，是一种说不出它的美的淡甜而隽永的醴味。

华兹华士的大著是《散步》（The Excursion），一篇哲理的诗。在这诗里，叙我们的诗人出去散步，起初遇见一个苏格兰的负贩，他谈到真理，美丽，爱情与希望；又说起一个可怜的女郎，因她丈夫常常远出，忧郁成病而死。二人向前走去，又遇到一位孤僻的人，这人因为常遇失望之事，性情遂变为怪特。于是三人同去访问一位牧师，他对他们叙述出生死在那个地方而葬在近旁墓场中的人的有趣故事。最后，他们同到邻近的一个湖边去游览，全书遂以告终。这诗没有什么故事的兴趣；却因散步的机会，而不绝的描写着景物，同时并讨论到各种重要的问题。

他的抒情短诗较之《散步》，更为读者所爱。他喜欢一切的朴实，他的题材是朴实的，他的思想是朴实的，而他用以表白他的思想与题材的文字也是朴实。他没有惊人的奇思，他不写诡异可怪的事物，他不用艳丽浓郁的辞采，他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句朴朴实实的写出最平常的故事；小猫和落叶玩着；孩子读着寓言；一个顽童的故事；一个少女的天真的对话；这些都是他的好题材。而他却从这些最平常的事物，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引出感人无涯的思想来。如《我们是七个》一诗，写不知死生之变的孩子，如何的真挚呀，读之真是触着人世的凄惋而柔和之情绪的极端了。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生于一七七二年，死于一八三四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副牧师，但他当孩子时即已成了孤

儿，被送到伦敦的基督教医院，在那里受教育。他在这时，已是一位勤恳异常的读者，无论什么书到来，他总是贪婪的捧读着。后来，到了康桥大学，读了二年书。他疏忽了正当的功课，却游心于宗教，哲学与政治的大书堆中。最后便离了大学，入伍为骑兵。幸而不久便脱离了兵队生活。以后，他与沙赛及别的青年们，想在北美洲建立一个极乐园。因为资本的缺乏，这个乌托邦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这时，他娶了沙赛妻子的姊妹为妻，写了不少最好的诗。因为友人的帮助，他到德国游历了一趟。一八〇四年他在麦尔泰（Malta）岛住了九个月，为岛督的秘书。回到伦敦后，发表他著名的《莎士比亚论》。在这个时候，他吸起鸦片来，成了一个梦想者。一八一〇年，他把妻和子都寄在沙赛家里，独自到了伦敦，以后十九年中都过着惰性的梦想者的生活，却也时时的写些重要的东西。但他的诗才却终于因他的懒惰，梦想，而未能充分的发展。他的大部分的诗都只是一个美丽的开始，如一朵一朵的未绽的玫瑰蓓蕾，始终没有开放为绚烂的花朵过。他不断的计划着要写伟



柯尔律治

大的诗篇，却往往一行也不曾写下去。他早年所作的《古舟子咏》是一篇最好的最完美的作品；这篇诗叙的是：一个老水手，对一个赴结婚宴的客人讲述他的可怕的故事，客人想走开赶快去赴宴，却为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现所引住，不得不立在那里把这故事听完了。老水手和同伴们坐了一只船出海去，一路上很平安。然后遇到了一阵暴风，暴风过后，这位水手却射杀了一只航海者所认为好运的象征的海鹅。因此，厄运又降临了。船驶入静海中，那里，没有风也没有浪；太阳如火球似的照耀着；海水绿绿的满浮着腐物。船停在那里不动。杀海鹅的这位水手被视为这次厄运的造因者。水手们都渴得要死去。仿佛有一只船要驶近救他们，却又消失不见了。那是一只幻船。水手们一个个的都死于甲板上，每



《古舟子咏》　古舟子把三人中的一个止着了

个死者的眼光都注定在这位杀海鹅者的水手脸上，全船的人，只有他不曾死。后来，他对于他所做的恶事觉得悔恨，于是天使们可怜他的悲苦，使死尸站了起来，仍去做水手们的职务。他们升上了帆。虽然没有风，船却渐渐的移动，到了有风的地方。于是这船便一直驶到了水手的故乡。一个领港者离了海岸出来迎接：但在他到这船之前，它却突然的沉下了，留下这位水手在海波中与死神挣扎着。他为领港者所救。后来，他一想起那时所受的言之不尽的痛苦，便不能忍，他的心在他身内烧着，一直到了把这可怕的故事告诉了出来，方才觉得舒服。



"当我们向西看时，见天空有些东西"
《古舟子咏》的插图之一（Willy Pogany 作）

在柯尔律治没有完的诗篇中，《克里斯泰白尔》（Christabel）与《忽必烈汗》（Kubla Khan）二首是最著；《克里

斯泰白尔》写中古事，只成一卷；《忽必烈汗》则为他梦见忽必烈汗宫殿而作者。他的短诗，可讽诵者他不少。《爱》(Love)的一诗，论者以为是英国文学中最可爱最和谐的小诗之一。

柯尔律治写的是怪诞的故事，用的是浓郁的文句，他的想象是一位梦想的诗人心胸中所生的杂乱而丰伟绚丽的想象，与华兹华士的恬淡明洁的风格是不同的。

沙赛（Robert Southey）生于一七七四年，死于一八四三年，是一个布商的儿子，初进一个学校，因在校中出版物上反对鞭挞制度而被斥退，后来进了牛津大学。他也与柯尔律治一样，对于正式功课毫不注意。他要创立一个"乌托邦"（名"Pantisocracy"），因出版一部诗集以集款，却失败了。此后，他很穷苦的过了一时。他的文誉渐渐的大了。据说他出版过一百〇九册的书。因为用力过度，后来脑子便衰弱了。一八一三年，他成了"桂冠诗人"，一八三五年，他得到每年三百镑的年俸。他的诗可分为两部，



二十二岁时之沙赛　（Robert Hancock 作）

沙赛的名望，立在他的有力的散文上。他的《纳尔逊传》已成了不朽的名著。

一部是他的史诗，如《贞德》（Joan of Arc）等，一部为抒情诗。他的史诗很用力写，批评者曾称之为“诗的陈列所”，故不大使人感动。抒情诗却短而真朴，有华兹华士的风格。

史格得（Sir Walter Scott）于一七七一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就在那里的大学读书。他学法律，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他自幼就喜故事，尤其喜“古昔的勇敢时代”。有一次，当他十三岁时，得了一部书，低头的读书，竟忘了吃饭。后来，他做着诗与小说，成了一个大诗人与大小说家。晚年，负了很重的债，且工作过苦，身体日弱，便到意大利去养病。不久，又回英国，于一八三二年死去。史格得的著名的诗有三篇，一为《古歌人咏》（Lay of the Last Minstrel），一为《马美安》（Mormion），一为《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都是以古韵文传奇为模范的。他们的思想之新鲜，描写的活泼，使他们于当时大为流行。有人说即使史格得只有这些诗，他已可成为一个著名的人了，何况他又是一个写了不少的伟大小说的小说家呢。

与他们同时的还有两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是刚倍尔（Thomas Campbell，1777－1844），他生于格兰斯哥（Glasgow）。在大学时，以译腊丁诗得名，后来出了一部诗集《希望之乐》（Pleasures of Hope），诗人之名，更以确立。死后，葬于威士敏斯礼拜堂（Westminster Abbey）。一个是慕尔（Thomas Moore，1780－1852），他生于杜白林一个很苦的家庭中，是当时一个最机警的诗人。他的短歌至今犹为爱尔兰人民所唱咏，人称之为爱尔兰的葆痕士（Burns）。他还写了好些讽刺诗，也以活泼，机警，整洁著。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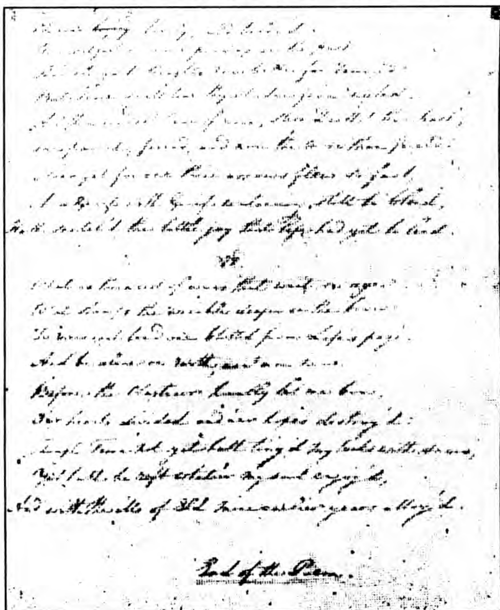
拜伦、雪莱，与华兹华士、柯尔律治同样的爱慕自由，反抗压迫，而他们二人却始终维持着他们的反抗精神，与压迫者宣战，与旧社会宣战，不似华兹华士之终于遁入恬淡，也不似柯尔律治之终于成了一个梦想者。

拜伦（George Gordon-Lord Byron，1788－1822）生于伦敦，他父亲是一个浪子。他早年与母亲很穷苦的生活着。后来，他袭了爵位，受教育于康桥大学。他常破坏校规，忽于正当功课而喜读游记诸书。二十一岁时，他游历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产生了《赫洛尔游记》（Childe Harold）头二卷，立刻得了大名，成了当时诸诗人的一个王。他自己说："我早晨醒来，已声名扬溢，成为诗坛上的拿破仑了。"一八一五年，他结了婚，一年之后，他们便离婚了。社会上的人因此大指谪他。他大怒，离了英国，立誓不再回来。他到处游历着，做完了《赫洛尔游记》及其他的诗。他的最后的著名作品是《唐裘安》（Don Juan）。



拜　伦

后来，希腊独立了，他所梦想的事，居然实现了，他所悲悼的没落的古代的光荣，将由长睡中复苏了。当然，如他那样一个热情人，一定是要跳起来帮助他们了。他尽他的力筹款，并亲自去帮他们打仗。不幸在那个地方，他竟得了一场热病，以三十六岁的青年而死去。他的著作，无处不显出他的真切磅礴的热情，他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的《唐裘安》,《海盗》,《曼弗雷特》(Menfred)与《该隐》(Caine)反抗宗教的虚伪，绝叫个人的自由，尤足以震骇一世的耳目。所以英国的论者，每以他为不道德的，为危险的，而在欧洲大陆上，他的得名，却远过于当时一切作家；无论德、法、意大利、俄罗斯，都以他为最伟大的诗人，从他那里得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一讲起英国作家，莎士比亚与拜伦是先要屈指数到的。



《赫洛特游记》之原稿

拜伦写了《赫洛特游记》，第二天醒来时他已成了名人了。

他的《赫洛特游记》计共四篇，其首二篇与末二篇，著述之时，相距有八年之久。首二篇所述，系记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多岛海等地；而末二篇则记述比利时、来因河、瑞士、威匿斯、拉凡那、弗洛伦司、罗马等处。全诗实可以说矞皇典丽而含悲

愤抑郁之气。其追怀西班牙古代的全盛，纪述地中海的风景，瑞士的山色，与乎歌咏繁星满天夜色森然时的感慨，几没有一语不发自视觉及心情之感动。

《海盗》（The Corsair）是一篇故事诗。其背景系在地中海中。因为陆地上常有种种制度及支配者以压抑人束缚人，若在海中，则海阔天空可以逍遥自由。主人公为海盗康拉特（Conrad），系一个有高尚纯洁的理想的人物，只以受社会的嫉遇，致愤而为盗。他初时颇有意为善，欲为人谋福利，然而一般人的性质，多背恩忘义，对于善意，反嫉妒而加以迫害。于是他从前善良的性情，遂变成冷淡了，憎厌人类，只求其自我的满足。他凭藉他的船和剑，对神明、对人类开始战斗，他所爱的只是其妻梅陀拉



唐裘安破舟之后为海盗之女所救

(Medora）一人。后来，康拉特以袭击太守齐特（Seyd Pacha），致被捕获，系于狱中。齐特有一爱妾名古拉娜（Gulnare），在狱中见康拉特英勇之貌，不禁倾慕备至，遂杀其夫以与他偕遁。当他被救时，爱妻梅陀拉业已逝世。康拉特悲伤之余，虽有美丽的古拉娜，但却毫不置意，心之所向，只在其已亡之妻。他从此便不知所终了，而全诗也于此终结。此诗初版于一八一四年一月二日，在当时反对派的诽谤嫉妒正达于顶点的时候，其所销售，竟至一万四千册之多。于此，当可见其价值之一斑。

《曼弗雷特》系一种剧诗，实则不能表演。此诗成于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七年二月，拜伦自瑞士阿尔卑斯以抵意大利这时期间。背景为阿尔卑斯山，主人公则为厌世主义者曼弗雷特。拜伦由这诗剧一般人乃称之为世界大诗人，然而也因这篇作品，大为社会所咒诅。那时，歌德的《浮士德》正出版不久，故人有以之比为欧洲文学界的二兄弟者。歌德之评《曼弗雷特》谓“这是系仿我的《浮士德》而作的，但却另有一种新事物了”。虽然，拜伦此作，与《浮士德》实则毫无关系，他的取材系自波斯，巴比仑之太古传说与二元哲学而流传于西欧的东西。且其主人公的性格，亦完全不同。法国文学家泰恩（Taine）评论道：“我们若将浮士德和曼弗雷特加以对比则浮士德实不过凡庸的、折衷妥协的人物。我们若从浮士德以观察世界，啊，浮士德是什么人？他果真当得起称为英雄么？如其可以，也不过是一个可悲悯的英雄罢了，他只遂着自己的感觉之影，遍历诸地；且其恶行，也只是诱惑年青女子，与损友在夜间跳舞饮酒罢了。这是德国学生的二桩大事。总之，《浮士德》实并无特殊的性质，如德国一般的事一样。至于《曼弗雷特》则真不愧是‘男子的’作品，他也是‘男子的’。除‘男子的’以外殊无适当的评语。他虽立于鬼神之前，但仍能信其傲慢不逊的精神，确固不拔的意志，临死而丝毫不

屈。真可说是‘男子的’，英雄的！故歌德虽是普遍的，而拜伦则为个人的，——有最独特的感情的。”

曼弗雷特有一继妹，名曰安絮泰蒂（Astarte），容颜状貌都与曼弗雷特极相肖似。他因与她发生恋爱关系，把她杀却。以后，他自己受良心的谴责，痛苦异常。但是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自我的观念非常之强，因是，无论如何，不肯去依赖宗教求脱罪过。他在居于阿尔卑斯山时，有七个精灵（Spirits）来问他所祈求是什么，就是权力，他们也可用以给他。这时，他答说自己并无他望，只求能忘掉自己。这忘掉自己便是他所始终祈求的，因为自己忘了，则一切苦闷也忘掉了。精灵们因问他忘掉自己可就是死。他答说，不，因为死要是灵魂不灭的话，那末仍旧不能真正的忘记自己。一天，他从岩崖跳下想谋自杀，但为一个猎户所救。他这时，烦闷真是达到了极点。后来，他向安絮泰蒂的幽灵，请求宽恕，可是仍旧无用。这时，有一个恶魔，来要他服从，但是曼弗雷特是自我主义极强的人。俨然回答恶魔道：“你没有比我以上的能力，也不能左右我，这是我明白的。我所要做的事都已做了。我对于自己所作的苦痛是甘心忍



雪莱之纪念碑

受的。心,本来就是自己的恶及苦痛的根源。你决不能诱惑我,使我灭亡。去吧! 现在'死'在我的手上了,但并不是你的手。"曼弗雷特以为"我"是绝对自足毫不假借他事物的,谁都不能赏罚我,左右我。我所为的善恶,我自己能评判赏罚的,无劳他人。鬼神、人们,实丝毫不能加我。这便是拜伦精神的表现,是根本上不能妥协的,不若歌德的浮士德般可以由女子而得救,得到解决。这也便是现代特有的自我主义者的代表。因自我的极度扩大,不能妥协所以遂悲观绝望,成为十九世纪的一种厌世病及怀疑病。

《该隐》与《曼弗雷特》一样,亦为一种剧诗,不能表演。史各得评之为"伟大的剧本",雪莱对于此剧,至称拜伦为"密尔顿后无敌的大诗人"。汤麦司摩尔对于此剧,作书于拜伦道:"《该隐》真可惊恐,令人不能忘情。



雪 莱

倘我所见为无误者，这剧一方虽以不敬神而被排斥，但却能永久存在于世界人的心底，使人俱感佩其雄伟而拜到于《该隐》之前。”德国大诗人歌德称此为空前的大作，在英文学殊无可与比并者：甚至劝其友人爱克曼去读英文，因为《该隐》这部大作的原本是用英文写的。剧中主人公名该隐，为亚当与夏娃的儿子，亚当夏娃以窃食乐园中的禁果，致触上帝之怒，被谪尘寰。二人堕世后，生二子，一名该隐，一名亚伯（Abel）。该隐从事耕种，亚伯牧畜群羊。一日，奉祭耶和华，该隐以果物为供，亚伯则特杀一初生之羊，鲜血淋漓，以为牺牲。耶和华怒该隐之失礼，拒不之纳；然于亚伯的供物，则竟安然承受。因是，该隐对之，不



雪莱的火葬

胜愤慨，遂举火加以烧却。又因为人生无异受罪，遂并杀其弟亚伯使一切罪恶、苦痛，都得一身负之。神为惩其罪起见，烙印于该隐之额，放逐旷野，不许其再入乐园，永久受人的咒诅。该隐看见他自己的幼儿，正天真烂漫地酣睡着，心里想他也是和自己一样为受苦痛而生的么？要是这样，把这种小儿养育起来，这实是一种罪过。他于是把幼子击杀，这实是为其幸福而杀的。因为生而受罪固不如此。且养育应死之儿至于成人，这也是一种罪过，然归根结底，这罪系来自种智慧果树于乐园的神明。所以在这剧开始时，家人们正对那永远、无限、全智的神举行祷告，独该隐则目视他处，不作祷告也不感谢。其父亚当因问他道，你难道不赞美神明么？该隐默然。他对于不祈祷不感谢等事只报之以No！因为这样无理的神明，有什么可以感谢可以赞美呢？拜伦藉着该隐，以这样刚杀不屈的精神，反抗到底的态度，怀疑一切咒诅神明，无怪英国的顽固社会要目为恶魔了。其结果，甚至出版的书肆亦大受人攻击，别人翻印，政府亦不之禁。



济兹（W. Hitton 作）

《唐裘安》是拜伦最后而尚未完成的作品，计共十六篇。这本是一篇讽刺的诗

篇，系取材于西班牙，所以攻击英人的伪善的。其主人公唐裘安，本为古时有名淫逸的男子。唐裘安美丰姿，在十六岁时，忽见爱于年已五十的亚尔丰琐（Don Alphonso）之妻杜那·裘丽亚(Donna Julia)，于是遂发生事变。他为避免耻辱计，即整装游历海外。中途，所乘的船遇难，他以能泅水，得至一小岛。哈伊提者，美貌若仙，为海盗之女，时济助唐裘安。二人恩好，亦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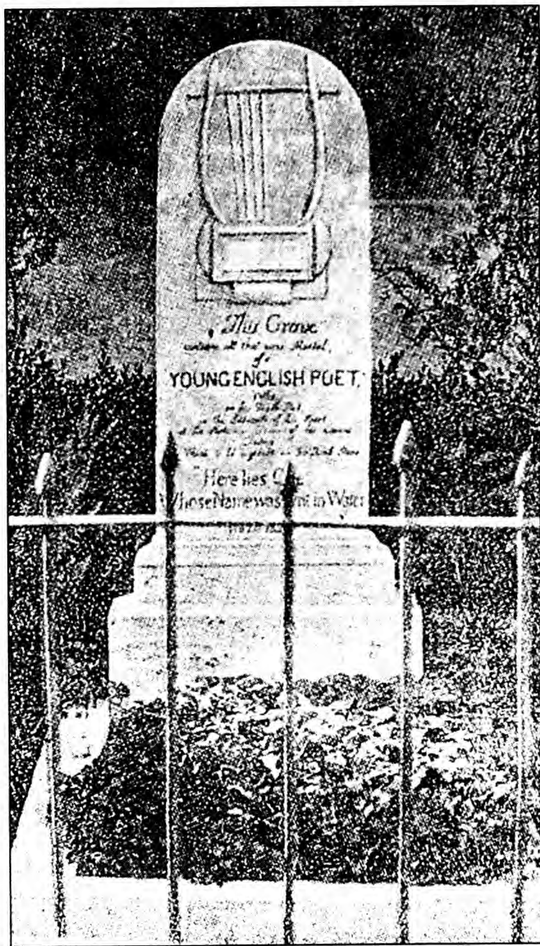


绿令莎与依莎倍娅　（Millais 作）

这幅图的题材，是从济慈的诗篇《依莎倍娅》（Isaballa）取来的。依莎倍娅的情人绿令莎（Lorenzo）为她的两个兄弟所谋杀。埋尸于森林中。她和她的奶娘，把尸身掘起，偷偷的将头颅藏于一个羊皮钵中。她对着这钵哀痛地哭着。这图写着这一对情人正并坐在一个宴席上。

笃。其后为海盗所知，把唐裘安卖为奴隶。他乔装女子，入土耳其宫中，起居坐卧，与宫中妇女一样。后以事发，潜遁入俄国军中，大得女王加泰邻的宠任，受命为使，赴英视察。对于英国因袭的交际社会，真是骂得痛快淋漓。

雪莱（Percy Pysshe Shelley，1792－1822）与拜伦一样，也是一个古贵族之后。他有袭爵及承继大财产的前途。在他二十一岁之前，因勇敢的宣布他的无神论，而被牛津大学所斥退；又因与一个非贵族的女郎结婚而被他家庭所弃逐。但这个结婚却



济兹的墓（在罗马的 The Old Protestant Cemetery）

济兹的墓铭为“这里躺的是一个姓名写在水上的人”。这是诗人自己撰定的。

他没有好结局，他们不久便离异了，他的夫人且自杀而死。他憎厌一切宗教，不顾一切的社会习惯，因此不容于英国，也与拜伦一样，永久的离开了祖国而去。在瑞士，他遇见了拜伦。这两个热情诗人的会见，是如何的愉快，我们不难想见。以后。他大都生活于罗马。在一八二二年的夏天，他由里霍（Leghorn）到罗马。他的船坏了，这位大诗人便被溺死。他的尸身在海岸上，当着他的两个朋友，拜伦与韩特（Leight Hunt）之前而火化了。他的最好的长诗是《阿拉斯托》（Alastor），最好的短诗是《云》（The Cloud），《西风歌》与《云雀歌》（Ode to a Skylark）。以诗论诗，他的诗实较之拜伦为高；其秀雅与谐和，都非拜伦所及。



济慈之家　Lawn Bank，Hampstead

他于一八一七——一八二〇年间住于此屋，他的《夜莺歌》即作于此。

与拜伦，雪莱同时而齐名者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他生于伦敦，十五岁时做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学徒。但诗歌与医药是不能并容的，所以济慈便弃了医药而专心于诗歌。他完全以自修自学的力而进于诗坛。他的叙述古典的神话的诗篇《安特美恩》（Endymion）初出时，大为批评家所斥责，他几乎因此而愤怒得发狂起来。后来，他的名誉渐渐的大了。他的名字也与雪莱并列在一处了，而致命的肺症却侵袭了他。他移到温暖的气候中养病，也不见瘥，便于二十六岁时死于罗马。他的诗，与雪莱一样，秀丽而富于想象，音节也极柔和，人称之为诗的花。但他的思想却与拜伦，雪莱不同，他所赞颂的只是美，对于世上的一切纷扰，他都不萦心。



丁尼生

四

自拜伦，雪莱，济慈之后，至十九世纪之末，便是维多利亚时代。这时代首出的诗人是丁尼生。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父亲是一个



夏洛蒂夫人(The Lady of Shalott)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作

《夏洛蒂夫人》是丁尼生著名的诗篇。这图很可赞美的传达出围绕于殷忧所侵的夏洛蒂夫人的四周的神秘的空气:“……在白日将尽时,她解了链,躺了下去,茫茫的溪水载了她远去,那夏洛蒂夫人。”



思念　A. Garth Jones 作

牧师，他有三个儿子，丁尼生是最幼的一个。当丁尼生在康桥大学三一院时，曾因做了一首诗而得到奖牌。同时，他与一个哥哥共同出版了一个诗集，名为《两个兄弟的诗集》；一八三〇年时，



马丽安那 （Mariana）Millais 作

《马丽安那》是丁尼生的最美丽的诗篇之一。

丁尼生又独自出版一个诗集；三年以后，他又出版了一册诗集，但都不能引起社会的注意，批评家且严刻的批评了他。自此九年之间，他都消声匿影，不出什么东西。到了一八四二年，他又出版了两册诗集，这一次是成功的；名誉与幸福的门向他开了。他的诗续续的由他笔端涌出，他的名望益益的高了。华兹华士死后，他被任为“桂冠诗人”；一八八四年，他得到了爵位。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惊波骇浪，他的生活都是平稳安静的。他的长诗有《公主》、《思念》(In Memorian)、《美特》(Maud)、《亚述王歌》(Idylls of the King)、《亚定》(Enoch Arden)、《圣格里尔》(Holy Grail)及《格勒士与丽尼特》(Gareth and Lynette)。



“依妮特与格伦特” (Rowland Wheelwright 作)——《亚述王歌》的一幕

格伦特恐怕依妮特见了亚述王宫庭的富丽，把爱他之心减少了，于是在路上逼她独自骑着马在前面走，不准说话，且只穿着破旧的丝衣。他觉得她的爱情如果在如此粗豪的待遇之下还存在，他便可安心了。

《公主》(The Princess) 是一篇用自由诗写的幻想的故事。南方

的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名伊达。她在孩提时，便与北方的一个王子订婚了。结婚的时代到了，但公主伊达却以为女子在结婚之外还有别的事更要办。于是她建立了一个大学，一切教授与学生都是女子。她拒绝结婚。北方的王子见过她的画像，惊眩于她的美丽，立意要战胜了她。他遂与两个朋友都乔装为女子到这个大学里当学生。后来，在一次野餐会中，他的一个朋友却忘形高唱着醉歌，因此遂被她们识破了，逐出校门之外。以后，北方与南方起了战争；王子在战中受了伤。伊达把她的大学改为医院，师



“卜西瓦尔（Sir Percival）的被诱惑” Arthur Hacker 作——《亚述王歌》的一幕

卜西瓦尔勋爵是一位纯洁的人，但一个萨但的牧羊女却想去诱惑他，使他犯罪。

生们都变为看护。公主她自己在看护王子。当王子伤痊时，他却见伊达已变为一个仁厚而热心肠的妇人，非复是严肃的大学主办者了。《思念》是一个挽歌集，丁尼生写来追念他的好友，又是妹夫，赫兰（A. H. Halam）的，那里蕴蓄着深挚的悲惋与同情。《美特》叙的是一个男子深爱着美特，她也爱他。某一夜，他在她的玫瑰园中等待她，忽为她的兄弟所见，便侮辱他。他们决斗了一场，美特的兄弟被杀了。她恐怖的离开了她的情人，不再见他。他逃到法国，但心里却映着美特的幻影，又回到伦敦来。他在迷糊中做了一个梦，觉得他自己是死了葬在街道之下；隆隆经过的街车震撼着他的骨骸；的的之马蹄声，打在他的脑髓上；行路者的足步使他烦扰不堪。他祈祷着，希望有好心的人把他葬埋得更深一点。但后来，他醒了，他去报名加入军队，去和俄国打仗，在战争的激昂中，忘记了他爱情上所受的伤痕。《亚述王歌》、《圣格里尔》及《格勒士与丽尼特》三篇都是叙一个中世的英雄故事的，即著名的亚述王与圆桌武士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概，在本书中世纪的欧洲一章中已有叙及了。《亚定》也是用自由诗体写的，其故事很足动人。大凡丁尼生的诗都是纯洁，温和，高尚的；如晶莹的绿玉，如皎白的琉璃，没有一点的瑕斑，没有一点的杂质。他所写的妇人是英国诗中最优美的。他的文句极秀雅，他的音节极合于韵律。在他晚年时，他又着手做了好几篇的戏曲，其中多半是以历史上的故事为题材的，如《女皇马丽》（Queen Mary），《林人》（The Foresters）等是其较著者。但这些戏曲却没有他的诗那样的成功。他享着高大的年寿，于一八九二年十月死去，葬于威士敏斯特教堂。

白朗宁（Robert Browning）与丁尼生是当时诗坛的双星。他于一八一二年生在伦敦的邻地，受教育于伦敦大学。他的生活也是宁静的生活，没有什么可叙述的。他早年的努力是戏剧，但没

有很大的成功。以后便专心于诗，出了一册诗集，名《钟与石榴树》(Bells and Pomegranates)。《男人与女人》(Men and Women)继之而出，包含叙写意大利景色的许多好诗。他的《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是英文中最长的诗之一。最后著作《阿



白朗宁　(Rudolph Lehmann 作)



《赫米林的吹笛者》（Chyistie 作）

这幅画表白白朗宁的那首最为人所知的诗篇。赫米林镇的孩子们听了魔笛的响声，快乐地跟了吹笛者走去。



『……她的小小的头，画在淡金色背景上。』 白朗宁的《一个脸》(A Face) E.F.Brickdale 作



伊丽莎白·巴勒特　(F. Talfourd 作)

女诗人与男诗人之结婚，在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事，白朗宁夫妇的两个天才的结婚，乃是一个快乐的结婚。

莎兰杜》(Asolando)之刊行，正在他将死之前。他的死年是一八八九年。白郎宁是一个忠实的思想者，乐观而爱人，诗中包含着不少的哲理，往往于淡远简朴中见深邃的思想。因此，他的诗便有些隐晦难明之处，非一般读者所能领悟。

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勒特(Elizabeth Barrett，1809－1861)也是一个大诗人，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女诗人。她生于伦敦，所受的教育极广博，希腊文，拉丁文，哲学以及各种科学，她都学得很好。她最初的重要工作，是译了阿斯齐洛士的《被缚的柏洛米赛斯》为英文。以后，陆续的出版了别的几部著作，渐渐的得名了。一八三九年，她的爱弟与两个朋友用小船到海上去游览，不幸被海浪所带去。她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好几年隐居着不出来，读了不少的书，也写了好些诗。一八四六年，她和白朗宁结婚，同到意大利去住，一直到她的死。她的长诗是《被逐的剧曲》(Drama of Exile)、《卡莎·琪台之窗中》(Casa Guidi Windows)及《奥洛拉·赖夫》(Aurora Leigh)。《被逐的剧曲》叙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事；写夏娃的悔恨，欲以自己的牺牲的生活来赎罪的心理，极为细腻。《卡莎·琪台之窗中》，是一篇政治诗，是叙她从卡莎·琪台的窗中所看见的一八四九年意大利争自由的运动。《奥洛拉·赖夫》是她最大的著作，被称为“韵文的小说”，叙一个少年女诗人奥洛拉·赖夫与她的表兄弟的恋爱事，她在那里，描写女子的心理极为周至而深切。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The Cry of the Children)，抒写苦作于矿中及工厂中的童工的痛苦，极有感人之力。她的感情、思想、想象都极富丰，惟韵律的不正确，颇为论者所訾议。

阿顿(William Edmonstoune Aytoun，1813－1865)，虎特(Thomas Hood，1799－1845)与麦考莱(Lord Macauly，1800—1859)诸人，皆为这个时代上半期的有名的诗人。阿顿的名作为

《苏格兰骑士歌》(Lays of the Scottish Cavaliers)，是好几篇的诗，可成为一部苏格兰的韵文史书。这些诗都是爱国的，易于激动人的。他又写些讽刺诗，亦轻妙可爱。虎特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机智的诗人。他先学商业，后来做了伦敦杂志的副编辑。他的诗集出版后，诗名立即确定。他所经营的商业不幸失败了，也与史格得一样，不得不苦作还债。麦考莱是英国最大的历史家之一，但他也有很高的诗名，他的《古罗马歌》(Lays of Ancient Rome)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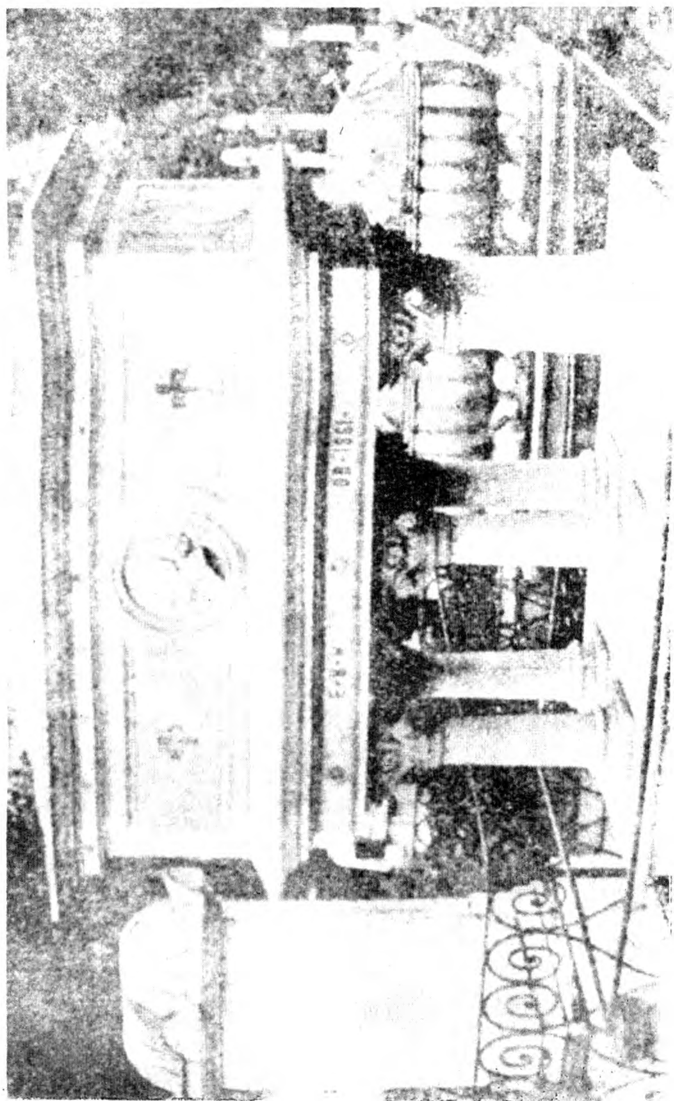


亚诺尔特　诗人与批评家　(Joseph Simpson 作)



白朗宁的《海外思故乡》(Home thought from Abroad) E.F.Brickdale 作

『啊，在英国呀，现在正是四月。』



伊丽莎白之墓　墓在弗司伦洛，为Lord Lieghton所设计建成。

最通行的英国诗之一；以气势的雄伟与韵律的谐和著。

马太·亚诺尔特（Matthew Arnold，1822－1888）与克洛夫（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同是怀疑者，与丁尼生与白朗宁之恬静与乐观异其趋。他们在理智与信仰的冲突潮流中，不得不到了怀疑的路上，却并没有至于自弃，至于绝望。亚诺尔特很早的开始写诗，出了好几册诗集。在牛津大学做诗歌教授，继续十年之久。一八八五年，他刊行了他的诗歌全集。他于诗歌外常写着论文、批评及其他散文著作。他的诗人之名几为他的批评家之名所掩。克洛夫把在牛津大学时所受的宗教的冲突的感触都印在诗上。他曾到过美国，后来死于意大利。他的抒情诗并不多，但莹晶的诗的珠玉却不少。



罗赛底自画像



恋爱的玩物　（Byam Shaw 作）　罗赛底的情歌之一



克利斯丁娜·罗赛底

诗人罗赛底之妹，当时最有名的两个女诗人之一。另外的一个是白朗宁夫人，此像为其兄所作。



"用一束的金发来买我们的东西吧"

罗赛底为他的妹克利斯丁娜的《鬼市》(Goblin Market)首页作。

五

怀疑是不能永久的，于是有一派诗人于一八六〇时出来，对于一切的理智与信仰的冲突都淡漠置之。什么神学，科学，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他们都不感到趣味。他们走济慈所走的路。他们所求的只是美的，浪漫的东西，只是古代中代的英雄主义，远远的离开了近代的烦琐的世界，远远的离开了一切恼人的问题。罗赛底（Rossetti）兄妹乃是这一派的首领。远在一八四八年时，罗赛底（Dante G. Rossetti）已与两个朋友。创P. R. B.（Pre-Raphaelite Brothrehood），以改革英国的绘画，反抗拉菲尔（Raphael）派的作风为宗旨，以后乃推广而及于文学，当时大作家如慕里斯（Morris）及史文葆（Swinburne）等都集于这个旗下，其极盛时代乃为一八六〇年左右。

罗赛底(1828年－1882年)生于伦敦，他父亲是意大利人。他是大诗人，同时又是大画家。他的名作为《早期意大利诗选》(Translations from the Early Italian Poets)，《诗集，歌谣与十四行诗》(Ballads and Sonnets)等。他的十四行诗，是英国诗坛中的最好者。他的诗，与他的画一样，是美秀动人的。他的妹妹克利斯丁娜(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也以诗名，与白朗宁夫人并称当代二大女诗人。她的作品最著者为《鬼市》(The Goblin Market)。

慕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与罗赛底一样，也是诗人与画家，同时又善于建筑。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只手画着墙纸的图案，一只手写着诗，口里却又谈着社会问题。他曾作《约逊的生平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系取材于希腊的有名传说，又有叙亚述王故事的一诗。而《乐土》（The

Earthly Paradise）尤为一部极伟大的著作。全诗凡二十四章，仿《刚脱白莱故事》，叙有一群人避疫航海，至西方一岛。岛为希腊逸民所居。他们留在那里一年，互述故事以相娱乐。自序谓意欲人在艺术中，得暂时之安息。以后，他的散文名作《虚无之乡》（News From Nowhere），与《理想国》、《乌托邦》诸作相似，乃



慕里斯　诗人，社会主义者。（G.F.Watts 作）

叙述他的理想的乐园者。他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或称他为艺术的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他的文辞很朴拙，乃努力模拟十五世纪英文的结果。

史文堡（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9－1909）与雪莱一样，是一个热情的反抗者，他爱重自由，诗多希腊思想。一八六四年，他出版了《亚泰冷他在卡里顿》（Atlanta in Calydon），这时不过二十七岁。两年以后，又出版了《诗歌集》（Poems and Ballads）。他的热情的青春，他的反抗的火焰，与他的驾御韵律，无往而不如意的才能，使他超越于同时代的诸作家，并肩于前代的诸作家；一切后来的诸作家，除了作自由诗的以外，也都受有他的影响。他的诗意层出不穷，一半由



史文葆　（G.F.Watts 在 1865 年作）

于他知识的广博，一半亦由于他热情的磅礴。他的抒情诗常常不自然的写得很长很长，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这样。他不仅为一伟大的抒情诗人，且为一个伟大的叙事诗人。他的“Tristram of Lyonesse”在许多叙述亚述王故事的诗中，是最有气势的。

美勒狄士（George Meredith，1828－1909）是这时代中不能忽视过去的诗人。他所接触的诗的范围，较史文葆为小，而迷人的魔力却不下于他。他的诗赞颂大地，及人与自然的交接。他的恋爱歌是十分的美丽的。丁尼生曾说起他的《谷中的爱》（Love in the Valley）一诗，以为自己不能想得出，什么人听了这样的好诗，要忘记也是不能的。他又为一个大小说家，这一个方面的他，将在下一章里讲到。



史文葆之童年

史的芬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哈提（Thomas Hardy，1840－）及吉白林，亦俱与美勒狄士一样，不仅以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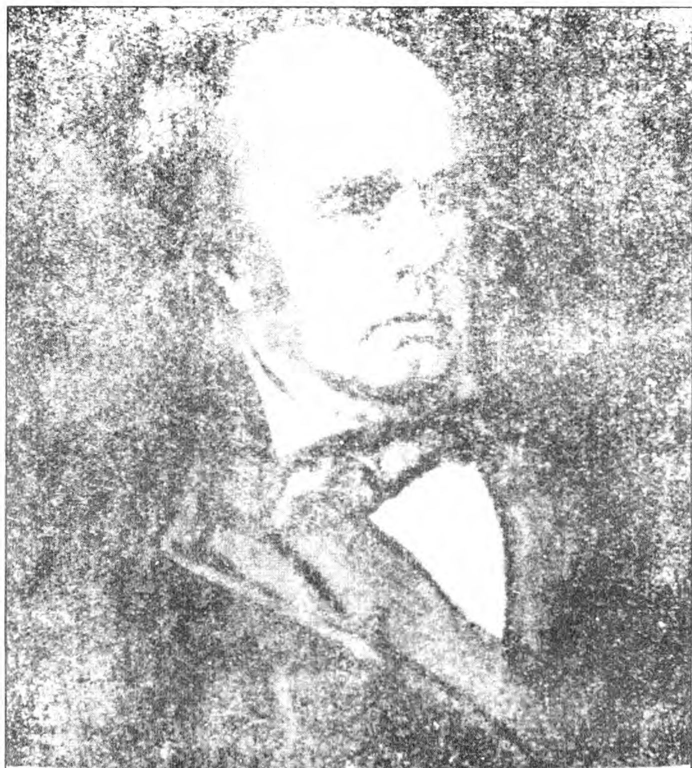
史的芬生生于爱丁堡，初学机械及法律，后乃从事于文学，作小说极多。他



"朝阳"　史文葆的《生命之春潮》　(Arthur Rackham 作)



史文葆的《生命之春潮》　(Arthur Rackham 作)



菲兹格拉 (Joseph Simpson 作)
他以译波斯诗人亚摩客耶的《鲁拜集》著名。

上站一个坚固的地位，这实是一件很奇异的事，而菲兹格拉却是如此。他于一八五九年从波斯文中，译了亚摩客耶（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Rubáiyat），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部小小的诗集，连译者自己也没有想到它是如何的伟大。直到了后来，罗赛底与史文葆发现了它，才渐渐的有人知道。至十



美勒狄士　(Cyrus Cunes 作)

在这图里，美勒狄士是为他所创造的人物所围绕。



『恐怖，忧愁与轻蔑，一直站在她面前守着，直到了夜已过去，世界为晨光所愉悦时。』

史文葆（Alfred Ward 作）

吉白林（Rudyard Kipling，1865－）生于印度，但回到英国受教育。他在很早的时代便写了不少的诗与小说。一八八八年时，就有人说道："一粒光彩绚烂的新的文星在东方升起了。"但当时注意者却不多。到了他的《东与西之歌》（A Ballad of East and West）诸作出版后，他的真的天才，他的新辟的诗土，他的新鲜的精神，才大为人所称许。他以后的诗集，有名者为《七海》（The Seven Seas）及《五国》（TheFiveNations）等。



陶　孙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要一一的叙讲，正如要一一的叙讲一个大园囿中的一切花草一样，非本书所能办到。但在最后，有一个诗人却要提起一下。这个诗人是菲兹格拉（Edward FitzGerald），他的得名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作品，而且又是偶然的。以一个翻译的文人而能在文学史

的诗人之名乃被他的小说家之名所掩。他的最好的诗为《儿歌集》（Child's Garden of Verse），王尔德为一个多方面的作家，为英国文学史上的最怪特的人物之一。他作戏曲，作小说，作童话，都有很大的成功。他的诗《莱顿监狱的歌》（Ballad of Reading Gaol）也是不朽的名著。他进过牛津大学，到过希腊与美国。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一八九五年，他因事被囚于莱顿监狱，《莱顿监狱的歌》即在狱中所作，还有一部《狱中记》，也是同时的作品，也得了极大的赞许。他还写些散文诗。

哈提是生存的英国诗人中的最伟大者。他在八十三岁的高龄，还出版了一部新的诗集。他的小说的写作，至今也未休止。但他的心他的热情，他的可怜而痛苦的心却都印在诗上而不在他的小说。他是英国文学中最愁苦的诗人。他与华兹华士一样的爱好自然，却不像华兹华士之能于自然中得慰安。他的诗殊精美，但有些艰邃，这个艰邃不是由于音律，乃是由于他的思想。他本是学建筑的，却放弃了去从事于文学。他的小说，好的很不少，都待在下一章再讲。

与哈提同样的以愁苦深情之音著的，是汤摩生（James Thomson，1854－1882）。他早年孤露，历尽艰苦，后来，以纵酒死。他的诗集名《幽夜的城市》（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英国诗人像他这样倾于极端于悲观者绝少见。

陶孙（Ernest Christopher Dowson，1867－1900）也是一个唱着哀歌的诗人。他曾学于牛津的王后学院；常常的到法国去。他曾与一个酒店主人的女儿有了恋爱，后来这女子却嫁了别人。他便与汤摩生一样，终日终夜的纵酒，一直到了死。他的作品不多，除了几十首短诗外，还有一篇诗剧《参情梦》（The Pierrot of the Minute），但我们在那些作品里却已可见他全个的心，与他美好的诗才。

九世纪之末，《鲁拜集》乃成了少年文人无一不手执一册的诗歌圣经了。这时菲兹格拉却已经死了。这部诗集实不仅是翻译；菲兹格拉使它成了一部超出于翻译以上的英诗的名著了。

参 考 书 目

一、《牛津的华兹华士诗歌全集》,(The Oxford Wordsworth)一册,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二、《华兹华士的短诗》(Wordsworth's shorter Poems)邓特公司(Dent)出版的《万人丛书》(Everymen's Library)之一。

三、《华兹华士的长诗》(Wordsworth's Longer Poems) 亦在《万人丛书》中。

四、《华兹华士》麦耶（F. W. H. Meyers）著，麦美伦公司（MacMillan）出版的《英国文人丛书》（English Men of Letters Series）之一。

五、《华兹华士诗选》（Poems of Wordsworth）马太阿诺尔特（Matthers Arnold）编，麦美伦公司出版的《金库丛书》（Golden Treasury Series）之一。

六、《柯尔律治诗集》（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 T. Coleridge）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七、《柯尔律治诗集》（Poems）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世界名著丛书》（The World's Classics）之一。

八、《柯尔律治》特莱尔（H. D. Trail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麦美伦公司)。

九、《沙赛诗集》麦美伦公司出版。

十、《沙赛》陶顿（Prof. E. Dowde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麦美伦公司)。

十一、《史格得诗集》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十二、《慕尔诗集》（Poetical Works of T. Moore）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十三、《拜伦诗集》（Poems of Lord Byron）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十四、《拜伦全集》(Complete Poetical and Dramatic Works)，共三册,在《万人丛书》中。

十五、《拜伦》尼考尔（John Nicho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十六、《雪莱诗集》（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helley），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十七、《雪莱诗集》共二册，《万人丛书》本。

十八、《雪莱文集》（Complete Prose Works）有《圣麦丁丛书》(St. Martin's Library）本（Chatto and Windus 出版)。

十九、《济慈诗集》有牛津大学出版部印本，有《万人丛书》本。

二十、《济慈》柯尔文（Sir Sidney Colvi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二十一、《丁尼生全集》（The Complete Works）共八册。麦美伦公司出版。又《万人丛书》中有他的诗集二册，牛津大学出版部有他的诗集一册。

二十二、《丁尼生：他的家庭、朋友与作品》（Tennyson: His Home, His Friends and His Work）卡莱（E. L. Carry）著。又《丁尼生》,《英国文人丛书》之一，Afred Lyall 著。

二十三、《丁尼生：他的艺术及与近代生活的关系》（Tennyson: His Art and Relation to Modern Life）蒲洛克（Stopford A. Brooke）著。

二十四、《白朗宁全集》A. Birrell与G. Kenyon编。(John Murray出版)

二十五、《白朗宁夫人诗集》共一册，(John Murray出版)白朗宁夫妇的诗集，本子极多。

二十六、《白朗宁》查斯脱顿(G. K. Chestert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二十七、《白朗宁夫人与她的诗》K. E. Royds著。在Harrap公司出版的Poetry and Life丛书中。

二十八、《亚诺尔特诗集》，有《万人丛书》本，《诗歌全集》，有麦美伦公司本。

二十九、《亚诺尔特》赫尔葆特·保罗(Herbert Paul)著。在《英国文人丛书》中。

三十、罗赛底兄妹诗集，版子甚多。兄有牛津大学出版部的一本，妹有麦美伦公司的一本。

三十一、《罗赛底》彭孙(A. C. Benson)著。在《英国文人丛书》中。

三十二、《罗赛底兄妹》卡莱(E. L. Cary)著。

三十三、《慕里斯全集》凡二十四册，(Messrs. Longmans出版)。他的诗集，版本甚多。牛津的世界名著中亦有之。

三十四、《慕里斯》诺哀士(Alfred Noyes)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三十五、《克洛夫诗集》有麦美伦公司的一本，有Routledge公司的一本。

三十六、《史文葆诗集》凡六册。Heinemann公司出版。

三十七、《史文葆传》(Life of Swinburne)哥斯(Edmund Gosse)著。

三十八、美勒狄士的诗集　版本甚多。

三十九、王尔德与陶孙的诗，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中俱有之。王尔德著作，版本极多，中译本亦不少，陶孙的《参情梦》，亦有中译，见《小说月报》。

四十、哈提与吉白林的诗，也甚易得。

四十一、菲兹格拉译的《鲁拜集》，版本极多。

第三十一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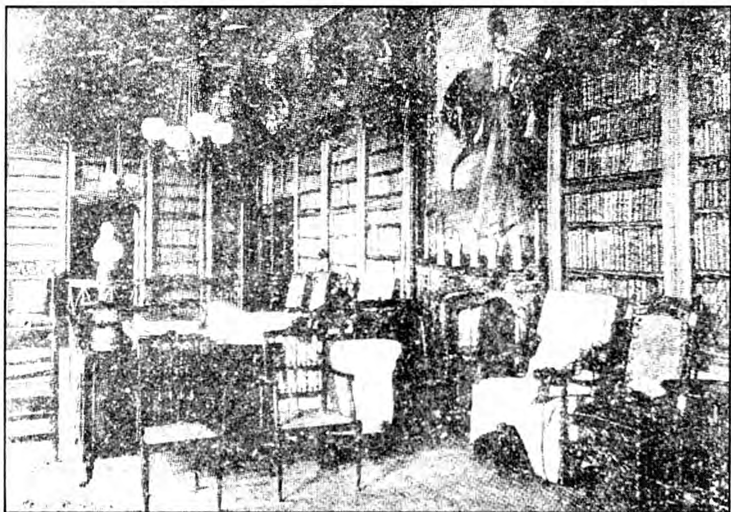
一

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也与她的诗歌一样，已到达了绚烂之极的境地，如最好的春日之玫瑰园，如三月时之铺满金黄色的菜花的田野；那里，有无数迷人的名作，有无数读之使人笑，使人哭，使人深思的各式各样的小说，那时的小说家是史格得，是奥斯丁，是狄更司，是沙克莱，是李顿，是佐治·依里奥特，是金斯莱，是美勒狄斯，是史的芬孙，是哈提，是吉卜林，他们都是属于世界的，而非属于英国的一国的。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开场，是一个女流作家爱特加华士（Maria Edgeworth，1767－1849）。她生长于爱尔兰，终身不嫁，以服侍她的父亲。一八〇一年，她的第一部小说《拉克林特堡》（Castle Rackrent）出版，描写地主之凶恶与贫民之弱点与好点。她的其余的小说，也都是显示社会的坏处而求其改善的。《缺席者》（The Absentee）曾被马考莱称为妇人所写的最好小说之一。她所写的给少年男女看的故事，如《哈莱与露西》（Harry and

Lucy)，《天真的沙珊》（Simple Susan）等，都是带着浓挚的趣味，蕴着忠恳的道德训言的。史格得是她的一个很大的称许者。她死时，已是八十三岁的一个老妇了。

史格得（Sir Walter Scott，1771－1832）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当一八一四年时，他隐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华委莱》（Waverley）；因为他那时诗名已高，不知这部小说能否也得到同样的成功，所以不让读者知道那是他做的。不料《华委莱》一出版，读者却发狂似的欢迎它；那样的狂热的欢迎，在文坛上是不常见的。于是史格得便继续的做了二十九部同样的小说，总名为《华委莱小说》（Waverley Novels），一部一部的都得到读者同样热烈的欢迎，批评家赞不容口的称许。这二十九部的



阿波兹福 （Abbotsford）**图书室**

阿波兹福为史格得所建之屋。现在此屋之一部分已变成保存这位小说家遗物的博物院。



吉诃德先生与马累东 Roland Wheelwright 作

《吉诃德先生》为西万提司大著之一，亦为文艺复兴时代大著之一。可笑的武士吉诃德先生是如此活泼真挚的被写着，大家始而笑，终而不禁要为他的真诚的贞一的武侠心所感动了。马累东为旅馆的一女仆，而吉诃德乃以她为理想中之公主，因此生了许多可笑的事变。

《华委莱小说》，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苏格兰历史的，如《华委莱》，第二部分是关于英格兰历史的，如《爱凡荷》（Ivanhoe），第三部分是关于欧洲大陆的历史的，如《昆丁·杜瓦》（Quentin Durward），第四部分是描写私人生活的，如《考古家》（The Antiquary）。

史格得的历史知识极丰富，文笔也极舒卷自如之致，虽有时是匆促草率，却使读者为他的雄伟的描写力所捉住而不觉得。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还不是李却王等历史上的大人物，而乃是平



"共死生之"　J.Watson Nicol 作

此为华委莱小说中最伟大作品《洛蒲·洛依》（Rob Roy）之一幕。洛浦洛依早岁贩牛为业，后来做了强盗。他在苏格兰所得的名誉，有如在英格兰的洛滨荷德（Robin Hood）的一样伟大。

常的人民，平常的男女。他所写的苏格兰的生活与景色，是无比的好文字。歌德说道："在《华委莱》小说里，无一而不伟大；材料，感应，人物，制作。"

他的晚年很贫苦，以过度的工作来偿还他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却可以不一定要还的。他是忠实的，伟大的。他的叔叔尝说道："上帝祝福你，瓦尔脱，我的人，你已成了伟大的人，但你却始终是个好人。"他的最后有力的著作是《卜斯的美女》（Fair Maid of Perth，1828）。直到了死的前一年他还工作着。

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是史格得同时代的一个最大的小说家;她是一个女作家,生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直到了她死后,才为大家所知。她做了六部小说,即《诺山格寺》(Northangen Abbey),《劝服》(Persuasion),《感觉与感觉性》(Sense and Sensibility),《骄傲与自私》(Pride and Prejudice),《曼斯菲尔公园》(Mansfield Park)及《依玛》(Emma)。每一部都是完美的；凡是喜爱她的宁静的讽刺，她的简朴而秀美的人物分析的，对于这六部书都可不必有什么拣选。她的小说里，都是平常的人，平常的生活，没有英雄的热情，也没有惊人的奇遇。她是以后描写不重要的中产阶级人民的小说的始创者。她的风格是平易而不见斧凿之力，却细腻，深入而动人。史格得极称许她的作品，以为她所写


奥斯丁　英国伟大的女小说家



史格得像 Sir E. Landseer 作

的日常生活是他以前未曾遇到过的。

二

当史格得与奥斯丁在写他们的小说时，鼎峙于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界的三大作家，狄更司，李顿，沙克莱正相续的出生于世。

狄更司（Charles Dickens，1812－1870）生于朴资毛斯（Portsmouth）的兰卜特（Landport）。他父亲其初是在海军军饷局里办事，后来又在国会里做记录员。狄更司的早年生活是很困穷的。有一时曾被雇为贴黑玻瓶的招纸者；又常常到监狱中去看视他父亲，那时他父亲正因负债而下狱。这种困苦的生活，使他得以与最下流的社会接触，是他后来把这种经验写入他的小说里的好机会。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他所得的学问，完全由于他的自修。后来他



“拉麦慕尔的新娘”　（Millais）

路赛（Lucy Ashton）的恋爱故事，是史格得所写的作品中最悲惨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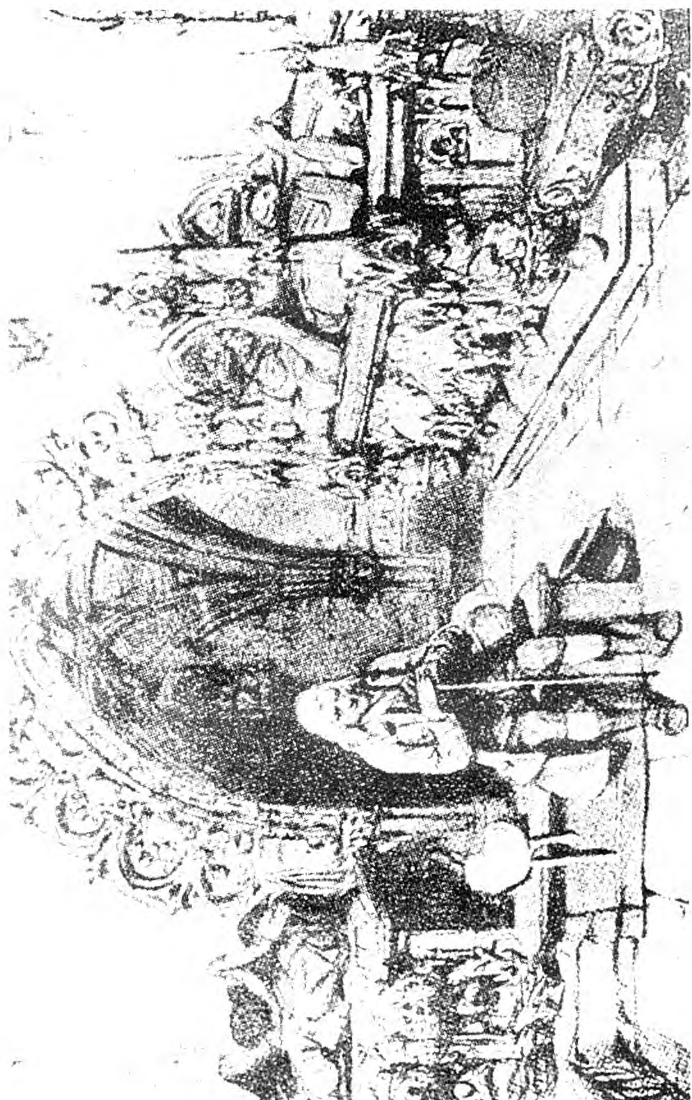


狄更司



辟克威克先生　Frank Reynolds 作

狄更司的不朽创作之一



小耐儿之墓　　《古玩铺》之一幕

小耐儿之死使她祖父非常的悲痛，每天都到她的墓上来，不相信她已与他长辞。直到了最后的一个春天，有人见这老人死于墓旁。

父亲把他送进伦敦一家律师的事务所里，但他不喜欢那样的工作，改业为记录员。这使他有很多的机会去练习文字和文章的剪裁，因为记录员的职责不仅在单单的记录他人的说话，而还要于漫无头绪的话里选出精要的话来写下。在他闲暇之时，他常到伦敦街上去漫游，注意民间的滑稽行动或他所见的地方。于是他便最初用蒲兹（Boz）这个名字，发生几篇杂记于《晨报》上。不久，他被约去写《辟克威克故事》（Pickwick Paper），其重要目的是在说明一部连续的图画，在那里，图画是主要的，而狄更司写的说明不过附属品而已。不料第一卷出版后，大家发现：读者却更喜欢狄更司所写的文字。他们看到了那滑稽的人物，那发松



握利佛逃到伦敦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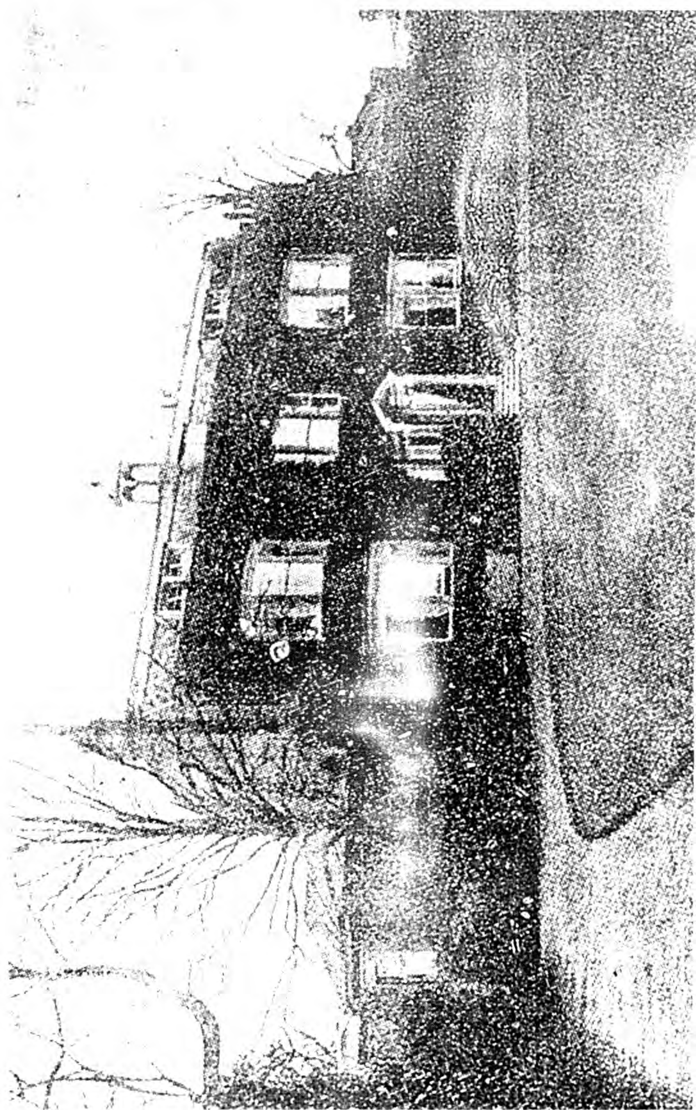
的对话，那可笑的故事，都忍不住要发出笑声来。柔心肠的辟克威克先生，老年的威劳先生，以及他的儿子萨姆，立刻成了家家户户的熟悉而亲近的朋友了。狄更司第一次的成功，真可算是偶中的。自此，他的名誉便立定了。然这时他却不过是二十五岁。以后一部小说继着一部小说的出版，都得到热烈的欢迎。一八四三年，他到美洲去旅行，也受到很盛大的欢迎。后来，他想自己经理，出版一种日报，但这与他不很相宜，便仍旧放下了去做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常是一月出版一部分。又创设了一种周刊，他的小说及杂记大都在那里发表。在他的晚年，狄更司常把他自己的作品朗读给大众听。几千个人都来看来听这久享盛名的和爱的作家的朗读。一八七〇年的夏天，他突然的死了。这时正在忙着写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爱特文·特洛台》(Edwin Drood)，却终于没有告成。他的死使全世界的人都悲悼。

他的主要作品是《辟克威克故事》，《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握利佛·忒委斯特》(Oliver Twist)，《古玩铺》(Old Curiositty Shop)，《巴那培·露格》(Barnaby Rudge)，《马丁·察兹尔委特》(Martin Chuzzlewit)，《东贝与其子》(Danbey and Son)，《大卫·考贝菲尔》(David Copperfield)《芜废之屋》(Bleak House)，《劳苦世界》(Hard Times)，《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及《我们的互友》(Our Mutual Friend)。其中以《辟克威克故事》，《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握利佛·忒委斯特》，《古玩铺》，《东贝与其子》，《二城记》及《大卫·考贝菲尔》为尤著。《辟克威克故事》中的人物及其性格，已成为英语中的成语，读者看了一页，没有不欲笑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文有译本，名《滑稽外史》)描写当时私塾的可怕，与一个教师的奇诡举动，其描写之深切，使人人读了无不切齿，因此那可怕的私塾便被废了。《握利佛·忒委斯特》(中文有译本，名《贼

史》）叙一个孤苦之童子在孤儿院中长成，受打，受饿，受种种的虐待。以后，经了许多的艰苦，曾沦落于伦敦的贼穴中一时，终于得救，发见他是一个富家之子。英国孤儿院的设施，因了他这部小说之出版，也改善了不少。《古玩铺》（中文有译文，名《孝女耐儿传》）写一个很老的人，在很老的老年还在消耗他的时力于赌博，他的孙女，小耐儿，却是孝顺而天真的小女郎。后来不幸夭折了。狄更司写她的死的那一段，是世界一切文学中最感人的一段。《东贝与其子》（中文亦有译本，名《冰雪姻缘》）写一个冷酷，骄傲的商人的生平。后来，他经了许多的不幸，才变成了和善的人，态度，心肠都与前大不同了。《大卫·考贝菲尔》（亦有中译本，名《块肉余生述》）是狄更司所写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这是一部自传，包含许多狄更司他自己在童年，在成人时所受的困厄的经验。我们随了那位主人翁大卫，经历着他的童年，壮年，经历他的愁苦，恋爱，以及后来的安乐，非终卷几乎是不能放手。《二城记》是记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故事，也写得异常的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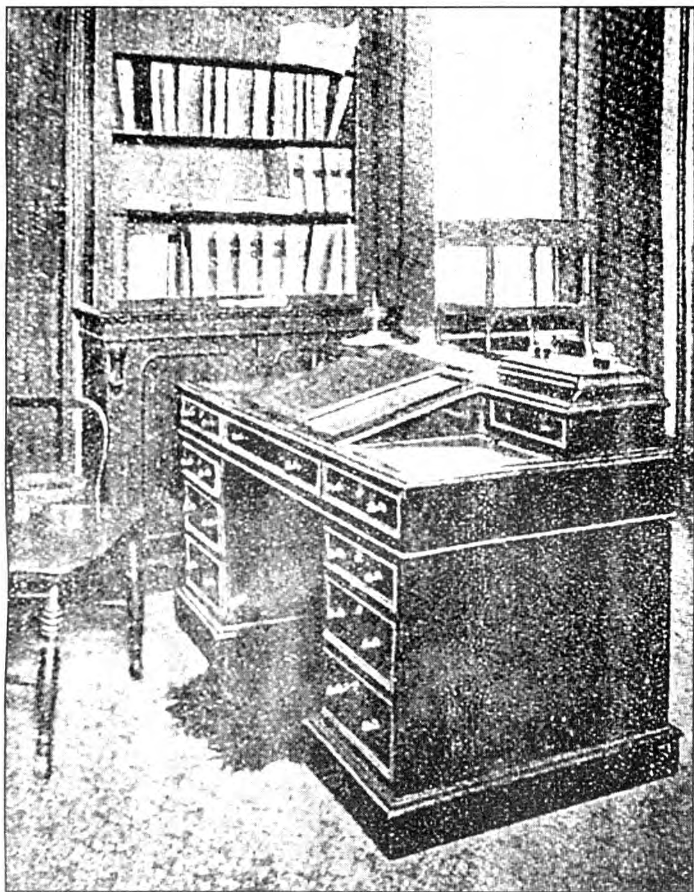
他的关于圣诞节的几篇故事，如《圣诞节歌》（Christmas Carol），如《马利歌尔博士》（Dr. Marigold），都是异常的可爱而动人，几乎没有一国的人不曾读过他们的，狄更司他自己也很喜欢这几篇，常在他的朗读会中对着公众朗读。

他的小说所写的故事与人物都是在于英国中下级的社会里的；这与沙克莱不同，他是写上流社会的。他把他们写的如此翩翩欲活，竟使他们成了人人口中的名字；他的许多好句也都成日常的成语。狄更司常常的讥刺，但他并不像沙克莱之讥刺；他是好心的，是有更高更大的目的，不仅仅讥刺而已；他不讥刺个人，他所骂的乃是社会的制度与组织。他的仁心与柔和的性格，使人读了都感动。平常人所不注意到的琐事末节，他也捉入小说



格特希尔（Gadshill） 狄更司自一八六〇年起，住于此屋，直至死

中，写得异常的可爱。他的风格，是真切而朴素；全篇的结构，看来是无秩序的，却能有一种力量把读者捉住，使他不得不一直看到末页。他还有力量，使你把种种的感情，都显露出来，在看第一页时是笑，看第二页却时要不自禁流下泪来，再看底下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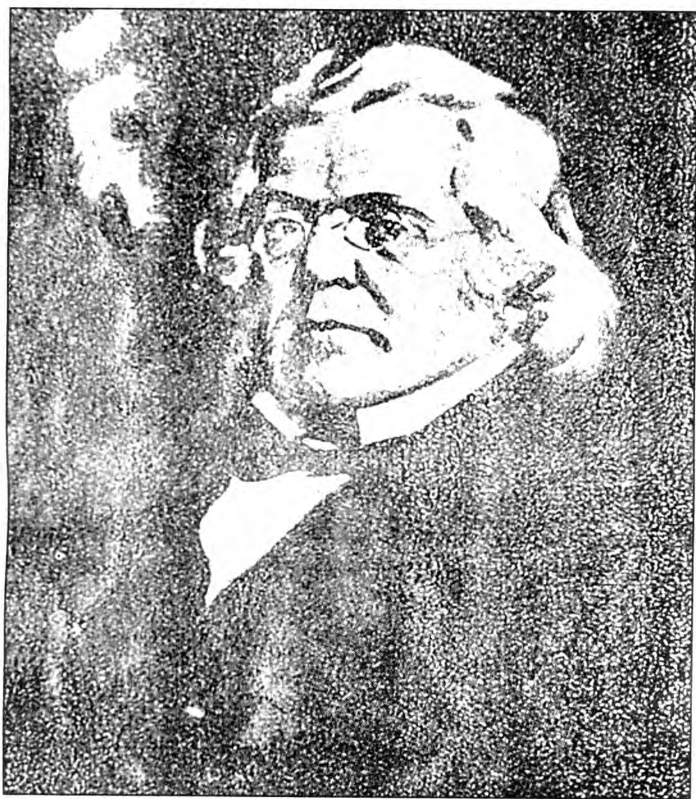
狄更司在格特希尔所用之椅桌，今为其子所有。

页，却又要切齿的痛恨起来。他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坏人的结果总是坏的，好人如可爱的女郎，勇敢的青年们，却都有一个好的或安静的结局。这是他的范式，只有《二城记》是除外。在他的小说里，空想的人物也有，还有别的缺点，但好处却言之不尽。沙克莱说："我感谢《大卫·考贝菲尔》的作者把天真的笑与温柔而光洁的篇页给我的孩子们。"应该感谢他的，当然不止沙克莱一个人。

沙克莱（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生于印度的加尔加答，他父亲那时正在东印度公司里办事。七岁时，他被送去英国受教育。后来，进了康桥大学，因为立志要成一个艺术家，便中途退学。到欧洲大陆旅行了一次，回到英国之后，因为种种的损失，不得不以文学为维持生活之具，于是写了不少诙谐的故事及杂记等等。那时，大家都以他为一个很好的杂志文章的作者。直至他的第一本小说《虚荣市》（Vanity Fair）出版后，他的伟大的天才方为大家所认识。《盘特尼士》（Pendennis）继之而出。一八五一年时，他又成了讲演家，以《十八世纪的英国滑稽家》（The English Humoris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为题，在伦敦博得很多人的欢迎，后来在苏格兰及美洲又把他们重讲了一次。以后他又出版两部小说，即《依士曼》（Esmond）及《纽康氏传》（The Newcomes）。不久，又讲演一次，讲题是《四个佐治》（The Four Georges）。从美洲回来之后，他又著了《佛琪宁人》（The Virginians）。他的最后作品是《鳏夫洛委尔》（Lovel the Widower）及《菲力的经历》（The Adventures of Philip）。

《虚荣市》写两个妇人的故事，沙克莱在题下写着"没有英雄的故事"，但却不是没有女英雄。一个是倍该（Becky Sharp），聪明而无顾忌，颠倒了不少的男子，一个是爱美利亚（Amelia

Sedley)，是娴静而不大有头脑，不大活泼的女子。这二个女子是同学而亲密的朋友，沙克莱把她们对照的写来，极细腻动人。《盘特尼士》叙的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他与一个女伶相爱，所得的却不是真爱；他负了债，在大学里不大有名誉；他成了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却又不高兴；最后下笔去写小说与诗歌，终于得了成功，被欢迎的出现于交际社会中。《依士曼》是一部自传的式



沙克莱 (Joseph Simpson 作)



沙克莱的《虚荣市》之一幕 （Lowis Brumer 作）

倍该与爱美利亚在放假后的第一夜，同到楼下去吃饭。倍该因不意的遇见了爱美利亚之兄弟，几乎没有勇气进餐室之门。

样，假说他是写作于女皇安的时代的。主人翁依士曼是一个军人，曾向卡士伍特夫人（Lady Castlewood）的女儿求婚，她不理会他，后来他却娶了她的母亲，定居于佛琪尼里。这部小说引进

了不少名人，如史惠夫特，安特生，史狄尔诸人。《依士曼》在沙克莱小说中虽不是最流行的，却被视为最完美的一部。《纽康氏传》写和善的胸无成府的纽康，因恶人的诡计而破产，贫穷而死。依色尔·纽康（Ettel）是这书的女主人翁。沙克莱所写的女性中，以她为最写得好。《佛琪宁人》写的是依士曼孙儿们的故事，时代是约翰孙之时。美洲战争也在书中叙及。《鳏夫洛委尔》叙他娶西西丽亚·倍高（Cecilia Baker）为妻，八年之后，她死了，留下两个孩子，请了一个女管理人依丽沙白·辟里奥（Elizebeth Prior）为他们料



《依士曼》的一幕　　(Hugh Thomson 作)

女郎皮特丽士（Beatrice）天真的想到："他要娶我，倒不如娶我母亲呢。"

理一切。洛委尔的岳母倍高夫人是一个专制的人，当她知道了依丽沙白以前曾为舞女，便要驱逐她出门。正当这时。洛委尔回家了。立刻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于是他不复是一个鳏夫。倍高夫人在这里是被作者写成了一个不朽的人物。

沙克莱的小说，叙写的大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他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真的男人或女人。在小说的结构上与描写上，他是当时无比的，较之狄更司与李顿都精密而完美。他的作品，讥刺得很利害，有的人且以为他是含有恶意的。但在实际上，他的讥刺决不是像史惠夫特那么样的刻毒而含有恶意，他的讥刺乃是如父母所给与孩子们的扑责，是要叫他们走上道德与名誉的路的。

李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5－1873）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从他母亲那里受到很好的教育。当他仅有六岁时已会做诗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十五岁时出版。在康桥读书时，也曾因作诗而得奖。在他暇时，曾步行过英格兰及苏格兰，又到过法国。以后，便住了下来，勤苦的写着文学的作品；在他的后半生，三十年间，几乎没有一年没有诗、戏剧或小说从他多才的笔尖产出。一八三八年，他得到了勋位。他曾在国会中许多年，以善于演说著名，又曾入内阁。他死于一八七三年，那时刚好完成了他的最后小说《开宁·齐



李顿 英国的大小说家之一。

林莱》(kenelm Chillingly)。

他的全集，凡三十大册，包含诗歌，戏剧，小说，论文，历史，政治论文以及翻译；但他的永久名誉却在他的小说上。他在小说里，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从意大利到希腊，从法国到德国，从古代的英国到近代的英国，从高等生活到下等生活，从城市生活到乡村生活，这些都是他选材的所在。这许多小说，情调，风格，每多不同，在英国许多大小说家中，叙写的范围那末复杂，那末丰富的，除他以外恐怕没有别个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柏尔汉》(Pelham)是写十九世纪的贵族生活的。以后，又做了许多历史小说，如《彭贝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彭贝的末日》写的是公元后一世纪，彭贝被火山毁灭前几天的事。两个希腊的男女，格拉考(Glaucus)与爱安(Ione)互相爱恋着，却有一个恶人在那里竞争。一个盲女，也恋着格拉考。正当火山爆发之前，她引了他们到海上，因此救了他们。这小说不仅是一部有趣的小说，而且有许多学问上的考证，如古代的风俗，其如角力，大宴，浴房之类，都很仔细的写着。他还著了几部关于罪犯描写的小说，那是《欧勤·阿兰》(Eugene Aram)之类，显然受有法国作家的影响。《欧勤·阿兰》是叙十八世纪英国学者欧勤·阿兰的事的。这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学者，在语言学上功绩不少。一七五九年因犯谋杀罪被刑。李顿在这里却说这个谋杀，实际上并不是阿兰犯的，并加进一段恋爱的故事。他描写复杂的心理是很成功的。在英国，这部小说的出版，曾引起一场大争论，且有许多人攻击他。他还写着别一类的小说，那是写中等阶级的家庭生活的，如《卡士顿》(The Caxton)等是。再有一类是讲神秘的，超自然的，妖奇的故事的；这样的故事，写的人是很不少，他却可算是最成功的一个，如《查诺尼》(Zanoni)及《奇异的故事》(A Strange Story)

都是。他更著了别一类的小说，那是如现代威尔斯所著的《空中战》一类的小说，所谓“科学小说”的，一样。这个小说名《未来的人类》（The Coming Race)。那时电和磁力都未发明，而他已经在这书有种种的预示了。他的想象之丰富与无比的机警，不可及的高超的思想，都可使他成为一个大作家。

三

十九世纪后半的英国小说，也与十九世纪的开场一样，也是由一个女作家领头，那是蔡洛特·白朗特(Charlotte Brontë)，她还有姊妹二人，一个名为安尼(Anne)，一个名为爱美莱(Emily)，连她共是三个，都是富有文才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教士，性情偏狭而好怒。她们姊妹三



蔡洛特·白朗特 (George Richmond 作)

十九世纪后半英国最大的女小说家之一。



依里奥特　(Sir F. W. Burton 作)
《亚当·皮特》之作者。

个都终生不嫁，自谋生活。蔡洛特的小说《琪恩·伊尔》(Jane Eyre)一出版，立刻得了大成功。她在佳人才子的普通恋爱小说之外，另辟了一条路，就是写两个面貌丑寝，性情固执的男女，相恋而又相拒，竭力把爱情抑制着，后来终于爱情战胜了意气而相结合。这个新鲜的路，立刻有许多模仿者来走，但俱没有她的成功。她又出版了两篇小说《维莱特》(Villette)与《休莱》(Shirley)，也都得成功。安尼与爱美莱，则所成就不如蔡洛特，但至少各有一部好书，安尼有她的"Agnes Gray"，爱美莱有她的"Wuthering Heights"。



希特·苏莱尔（Hetty Sorrel）——《亚当·皮特》之一幕。（Hon.J.Collier 作）

不幸的希特是人生悲剧中的牺牲者之一。她弃了她的婴孩在森林中，后来再回去时，他已死了，她恐惧着，逃了。

与蔡洛特同时而较她为尤伟大的女作家是佐治·依里奥特（George Eliot，1820－1880）。她的真名是马丽·安·依文士（Mary Ann Evans）。她进学校的时候不多，差不多是自学的；她懂得希腊，拉丁，希伯莱，法，德，意诸国的文字；她早年的工作是译史特拉士（Strauss）的《耶稣传》为英文。因为她的宗教见解与她父亲不同，便离了家，到国外去旅行。后来，她住伦敦，寓于《魏士敏斯特杂志》（Westminster Review）编者的家里，做了不少的稿子投在这个杂志上。她的第一本小说是《牧师的生活》（Scenes of Clerical Life），只引起一部分读者的注意。到了她的《亚当·皮特》（Adam Bede）出版，才把大众的好奇心激动了，他们探问着，猜测着，做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小说的，自署为佐治·依里奥特的，到底是谁。

依里奥特之外，金斯莱兄弟在那时也很有名望，两个金斯莱之中，尤以哥哥查理士（Charles Kingsley，1819－1875）为有势力。他的父亲是教士，他也以教士终其一生。他曾在伦敦、康桥二大学里读过书，后来，到了康桥为近代史教授。他的著作，种类很复杂，有许多历史的浪漫的小说，又有许多纯粹的科学研究的文章。他是当时最忙的一个人，“懒”的一字在他字典里是没有的。他的诗也很好，却以小说为最有名，先后共发表了三十五册，其中最著的为《圣者的悲剧》（The Saint's



查理士·金斯莱



《圣者的悲剧》(The Saint's Tragedy) 查理士·金斯莱的名作之一

『依里莎白：我现在不爱一个人，只爱上帝——啊，这里我把所有世上的衣饰都脱下了，裸体赤足，走过世界以跟从我赤裸裸之主。』

(第四幕第一场)



《水孩》 Warwick Goble 作

《水孩》是金斯莱的名作，没有一个英国孩子不曾读过。汤姆，一个通烟囱的学徒，受了人世的许多虐待，乃入水而成为水孩。汤姆的水孩生活是被作者写得极为逼真可爱的。

Tragedy),《阿尔顿·陆克》(Alton Locke),《酵母》(Yeast),《希柏蒂亚》(Hypatia),《向西方去》(Westward Ho!),《二年前》(Two Years Ago),《水孩》(The Water Babies),《英雄们》(Heroes)及《散文牧歌》(Prose-Idylls)等。《二年前》是描写英国当时的生活的,《水孩》是一部有名的童话,《英雄们》是一部神话,此外都是历史的小说;《阿尔顿陆克》是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故事,《希伯蒂亚》是以埃及、亚历山大府为背景的第五世纪的故事,《向西方去》是十六世纪英国与西班牙大海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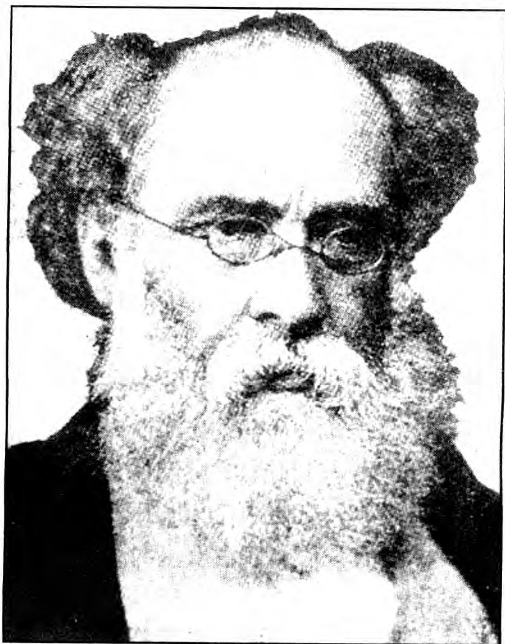
《希伯蒂亚》的故事很恐怖;希伯蒂亚是一个美丽的希腊妇人,在亚历山大府以博学及美貌著名。她常在大学里讲演新柏拉图哲学。一班的基督教徒却愤怒起来,到了她的教室里,把她很残酷的处死了,于是中世纪的无知便掩蔽了希腊的知识的光明,于是亚历山大府便永沦入长眠里。《向西方去》乃是很有力量的战事小说,写依丽莎白女皇时代英国绅士们的冒险,在海上为英国争得了大势力;他们的口号是歼灭西班牙人。他们一遇着便打仗。后来西班牙的海权果然被英国人所夺去。

《水孩》是一部没有一个英国孩子不读的童话;叙写一个孩子,名叫汤姆,为通烟突的学徒,受了无数的虐待,后来做了水孩,因为仙母的教训,而成了一个好孩子。作者把这故事写得异常的美丽而有趣,水里的动物都活泼泼的现在儿童们的想象里,是许多童话中有数的名作。《英雄们》叙写的是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在同类的著作中,这是最好的一部。

他的弟弟亨利(Henry),生于一八三〇年,曾肄业于牛津大学,后来到澳洲去谋生,没有什么成就,只得复回至英国,以卖文为生。他作了三部小说,以《拉文肃》(Ravenshoe)为最好,是欧洲文学中描写战争的有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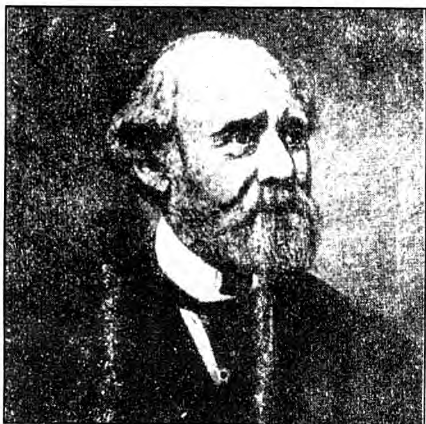
安东尼·特洛陆甫(Anthony Trollope),委克·柯林斯

(Wilkie Collins) 及查理士·李特(Charles Reade) 是与依里奥特及金斯莱不同的另一类的作家，他们在当时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却不是什么很伟大的小说家。特洛陆甫(1815-1882) 所写的小说都是描写英国中流社会的，这是新辟的一条路。他把当时中等阶级的思想、情感、风俗、习惯，都忠实的捉在纸上；他的想像力是异常的丰富。他所作小说极多，都是忙里偷闲作的，以旅行时写的为最多。有人说，他究竟作了多少小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守卒》(The Warden)及《白西夏史记》(The Chroincles of Barsetshire)是他最有名之作。柯林斯(1824-1889)的小说，以情节的巧妙而奇异胜人。他常写恶人，把他们写得极凶恶，却不至使人厌恨他们，反足以使人生羡慕之思，正像人之钦慕虎的威力，豹的美斑一样。《白衣女子》(The Woman in White) 及《亚玛兑尔》(Armadale) 是他的代表作。李特(1814-1884) 共作了二十册左右的作品，有的小说是不朽的，有的却是不经意之作。他的描写的范围极广，文字的风格也很好。最有名的是《拱



安东尼·特洛陆甫

廓与火炉》(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叙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学问家依拉斯摩(Erasmus)的事;李特于此,曾费了不少历史上的搜讨的工夫。还有《亡羊补牢》(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描写掘发澳洲金矿的狂热;《可怕的诱惑》(A Terrible Temptation),叙写游民的性质很好。



李　特

李维士·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思漫游异境记》似较金斯莱的《水孩》为尤得儿童们的欢迎,在实际上也真是更好。他生于一八三二年,真名是杜格孙(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曾为牧师,尝于友人家中,作他的《爱丽思漫游异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以娱乐他所爱的儿童们;出版后,结果却异常的好,立刻风行于各地,无论哪一国都有译本出来。这部书写的是一个女孩子爱丽思,坐在她姊姊身旁,忽然睡着了,梦见一只兔子穿着背心,拿出表来看,她便跟了他去。经历了种种的异境,遇见了种种的奇物怪事。后来,她醒了来,她姊姊正叫她去吃茶。作者在这里写儿童心理与他们脑筋中所有的梦想,飘忽错乱,若有理,若无理,又滑稽,又怪诞,真是一部无比的杰作。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镜中幻影》(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写爱丽思又入梦了,这一次梦见的是象棋中的人物,那样的颠倒错乱的梦想,写得也与那第一部书一样的动人。他又作同样的书二部,一名《西尔委亚与白鲁诺》



卡洛尔与麦杜纳夫人（Mrs. MacDonald）及她的四个子女

洛尔的大著《爱丽思漫游异境记》其初意不过写来娱悦他所爱的儿童而已。

(Sylvia and Bruno)，一名《行猎记》(The Hunting of Snark)。卡洛尔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大作了，然即此已足以使他不朽，已足以使他在不朽的文学天才里占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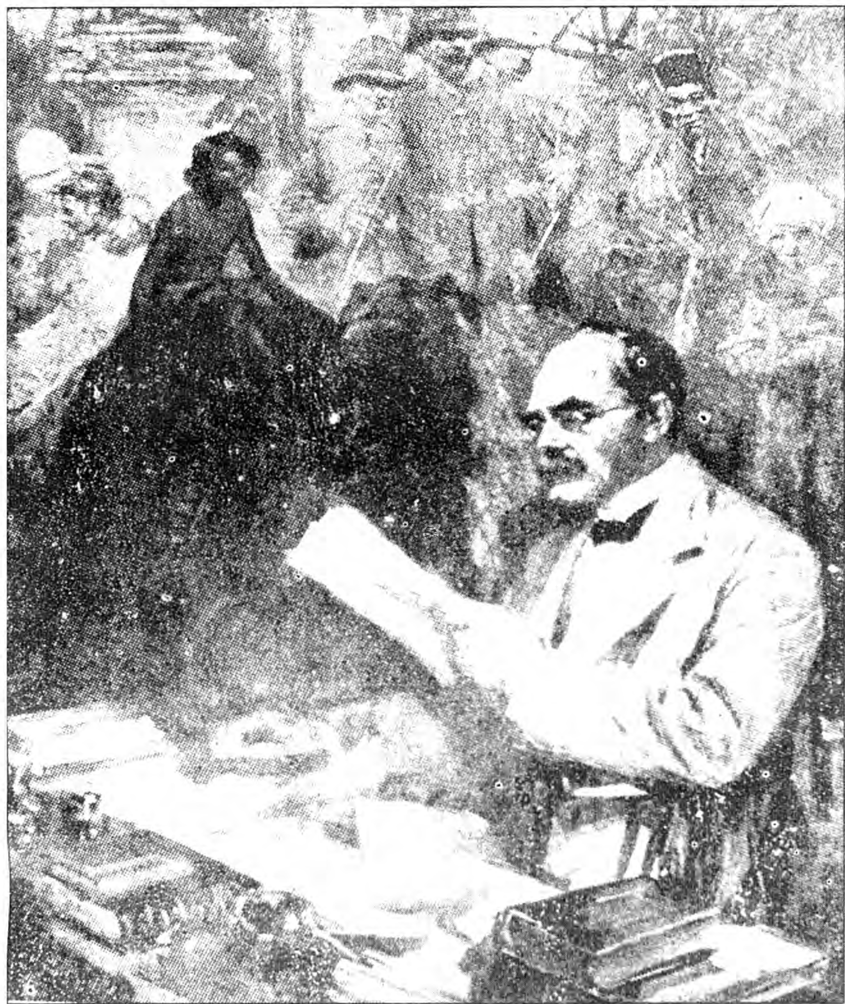
勃拉克穆尔（William Blackmore，1825－1900）所描写的范围与题材又自创一格。他的著名作品是《罗那·杜尼》（Lorna Doone，1869 出版），以极真切的描写他的乡土被赞称。杜尼是一个暴虐的贵族，他的女儿罗那却是一个美貌而好心的女郎。青年李特（John Ridd）恨老杜尼之杀其父，却不由的不恋着无辜的罗那。故事的骨干是如此，作者把他写来非常的惊心动魄，非复是以前的柔和的家庭小说与梦想的童话了。在这一方面，史的文孙（Stevenson）的成就较之他为尤伟大。

讲起史的文孙（1850－1894）来，大约没有一个少年人不曾读过他的《金银岛》（Treature Island），《新天方夜谭》（The New Arabian Nights）与《被拐》（Kidnapped）的吧。他也以诗名，却远不如他的小说家的名字之为人注意。他早年的小说就很得成功，伟大的名作很不少，《被拐》这部小说出版时，他只三十六岁，而这部东西却已是他的第七部小说了。他死的前八年，因体弱多病，不得不离开英国而居于太平洋中的萨毛亚岛（Island of Samoa）。他的作品很丰富；论者每推许他的尺牍，以为是杰作。此外与人合作的东西也很不少，如《新天方夜谭》便是与他夫人合著的。《金银岛》是他最有名的小说，《被拐》却是他自许为最好的。他的这两部小说，都是写冒险的故事，可以令人惊心动魄的。《金银岛》写一个孩子，偶然发现一个海盗藏金的所在。有几个绅士带了他去掘藏。海盗也正带着同样的目的到那里去。两方面经了好久的战斗。在其间，这个聪明的孩子也尽了不少的力。终于歼除了恶盗而得到他们的藏金。他写海洋生活，写强盗生活，写紧张的情绪，都到了很高的地位。难怪它是少年



史的文孙 (Joseph Simpson 作)

们最喜读的一部东西。《被拐》写大卫·巴尔福(David Balfour)的冒险故事。他因父亲之死，到他叔叔那里去。这位恶叔却把他拐上了船，要卖他美洲去。他在船上结识了阿兰(Alan)，这个人是史的文孙写的人物中最活泼，最有精神的一个。他与阿兰经了不少有声有色的动人的冒险。以后，他回了家，也愚弄了他的恶叔。在这些冒险小说，史的文孙并没有什么恋爱的故事，也没有令人难堪的悲剧，这两个东西原是一般动人的小说的双柱，他都摈斥不用，却也能依然的动人。他并不是不会描写女子，在他后来小说中写的女子却也很成功。他的《新天方夜谭》拟仿《一千零一夜》，而以现在的大都市的背景，写出不少令人挢舌称怪的故事。他的短篇小说也很有成功。他的运用



吉白林　(Cyrus Cuneo 作)

在这图中，吉白林是为他创造的人物所围绕

英文的才力是没有人能够及到的；他的表现，是一种新的有弹性的表现。

美勒狄士（George Meredith），杜·马里耶（George Du Marier）与吉白林（Rudyard Kipling）三人的小说又各自有特殊的风格，与前人不同。美勒狄士（1828－1909）有诗名，却也与史的文孙及哈提一样，小说家之名却更高。他的小说以《维多利亚》（Vittoria）及《利查·弗佛莱的酷刑》（The Ordeal of Ricard Feverel）为最著。他的描写力很深刻而高超，文笔却有些隐晦，所以他的东西，是好的，却不是最流行的。杜·马里耶，（1834－1896）本是一个画家，常在画报上写些具有深意而有趣的讽刺画。在他的最后几年间，才开始做小说，却立刻得很大的成功。《彼得·依白逊》（Peter Ibbetson）里，写的东西异常的新颖，文笔也异常的新颖，差不多是法文的调子而不是英文的；那里并附插着他自绘的插图。《特里尔贝》（Trilby）继之而出，出版时便



哈　提



推斯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ubert Herkomer 作

卡拉尔（A. Clare）在睡梦中行走，到了推斯的床边，忧愁的咿唔道："我的妻死了死了！"然后，他把她抱在臂间，在夜中把她带到墓场，谨慎的把她放在一个墓上。

销去了五十万册。(一八九五年出版)。作者在那里叙的是一个美丽的女郎，特里尔贝便是她的名字，在巴黎做艺术家的模特儿。某天，一个奥大利的犹太人，一个大音乐家，在画室里看见了她，以为她可以成极好的歌者，便用催眠术，指挥她去唱歌，立刻得到了大名。某一次，特里尔贝正在唱时，那位施催眠的大音乐家突然的死了。她因此失去了唱歌的能力，立刻失败，也死了。她有一个旧时的情人，那时也在场，便也殉情而死。

吉白林比之美勒狄士和杜·马里耶都伟大。他与沙克莱一样，也是生于印度的；他的生年是一八六五，生地是孟买。他是一个早熟的作者。当他二十三岁时已著名于世。他的第一册短篇小说集出版于印度，而受到印度人及英国人的同样的注意。他的短篇小说，在英国是无可与并肩的。即史的文孙，也不能及得上他。他的感觉非常的锐敏，写的东西又是很新颖的。他“有两种惊人的力量，一是能使人发出惊恐骇异的心意，而他却不必用神奇不可能的事迹，只须用可能的事的描写，这是非寻常作家所能几及的。还有一种是解释极复杂纠纷的社会情态，他只须选几件非常有力的事变，便能暗示一切即详细陈述即不能明白的事。”(小泉八云语)。



基 新

吉白林的短篇小说集，以《平原的故事》(Plain Tales)，《三兵士》(Soldiers Three)，《林莽之书》(The Jungle Book)，《胜者威廉》(William the Con-



王尔德

querer）等为最著。有的人以为他不会做长篇，然而他的《光亮熄了》（The Light That Failed）及《勇敢的军官们》（Captains Courageous）的出版，却足以表示他们的话的错误。他是一个热情的作家，写的东西，都是赤热的，非冷血的读者所能读得下。有时，他所描写的却过于残忍。所以有许多批评家都视他为一个彗星。他后来出版的《凯姆》（Kim），也是一部杰作。

哈提的短篇小说以《威赛克斯小说集》（Wessex Tales）为最著，威赛克斯因为他的描写，成了有名的地方。他的长篇小说，第一次引人注意的是《在绿林树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推斯》（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与《难解的裘特》（Jude the Obscure）是他不朽的大著。他所写的都是人生的黑暗面，他的情调是悲观的，但却带有愤懑与热情，和那些冷酷的悲观主义者不同。《推斯》叙的是一个美丽的村女推斯的一生。她偶然的遇到一个自私的男子，被他

蹂躏了而回家。她生了一个孩子，不久又死了。她一次做了那个男子罪恶的牺牲，自此以后便永久做了他的习惯道德的牺牲了。她离开了本乡，又遇到一个少年克拉尔（Clare）；他们互恋的结果是结婚。当他们结婚的一天，推斯告诉克拉尔她从前的事。他却立刻把天女似的看待她的心肠变做冰冷了，立刻离开了她。她遂在贫穷、失望病苦之中，遇到她的结局。《难解的裘特》也是同样悲惨的小说。那里写的是少年人裘特，想到牛津去，去成就为一个学者。但因环境的关系，因一个天性卑下的妇人爱她，与他爱一个淑雅而体弱的妇人之故，而不能向前去。前一个妇人拖他下泥水中去；后一个妇人又要他一同翔翱于星空。在这两种地与天的恋爱中，裘特便毁坏了。他离开牛津一天一天的远。后来，私生子出来了，爱



《沙乐美》之顶点　（A. Beardsley 作）

情没有结果，贫穷又捉着他，使他不得不以死为结局。哈提所作的小说，大都告成于十九世纪之中，到了二十世纪，他于专心于他的诗，不做小说了。在一九一三年，他才再出版一部名为《变了的人》（A Changed Man，The Waiting Supper and Other Tales）的短篇小说集。但他至今还健在，也许他更会有大名作出世呢。

基新与王尔德应该在最后叙述一下。

基新（George Gissing，1857－1908）也与奥斯丁一样，他的名誉在死后才渐渐的大了。他是一个化学药品商的儿子，十四岁进欧文学院（Owens），以特异的才能，得到不少次奖。他欲专心研究学问，却于十九岁时，与一个妇人相恋，因此毁坏了他的终身。他和她结婚，因她的需用过奢，他不得已去偷窃同学的东西，因此被捕下狱。后来，他到美国去，做些短篇小说卖钱，却不得到什么成功。他困苦万状的回到伦敦，这时他开始做小说。他之做小说，却也是生活关系而逼出来的。但结果到底成就不少好的东西。《不入流者》(The Unclassed)，《狄摩士》(Demos)《漩涡》(The Whirlpool)三部是他的最好的著作。他的《狄更司评传》(C.Dickins:A Critical Study)也很著名。

王尔德的小说以《狱中记》为最著，以《格雷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为最引起辩论，很多人以此书为不道德之作而咒骂不已。他的短篇小说和童话也都很成功。童话集《安乐王子和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更可表白他的广大的同情心。但他的重要作品，大概都是戏曲，如《沙乐美》（Salome），《遗扇记》（Lady Windermere's Fan），《一个不重要的妇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及《理想的丈夫》（The Idela Husband）等都是近代剧场上最常演奏的戏，也是世界各地读者手中最常看见的剧本。

参考书目

一、史格得，奥斯丁，狄更司，沙克莱以及以下诸人的重要小说，在邓特（Dent）公司出版的《万人丛书》（Everyman 's Libray）中大概都可得到。史的文孙，哈提，吉白林诸人的小说，也甚易得。

二、《史格得传》（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 Scott）陆卡特（F. G. Lockhart）著。

三、《史格得》（Scott）赫顿（R. H. Hutton）著，在《英国文人丛书》中。

四、《史格得》安特留·兰（A. Lang）著，在《文学家传》（Literary Lives）中。

五、《奥斯丁传》（Life of Austine）　奥斯丁·莱夫（J. E. Austine Leigh）著。

六、《奥斯丁》（Jane Austine）皮卿（H. C. Beeching）著，在《英国文人丛书》中。

七、《狄更司传》（Life of C. Dickens）福斯特（J. Forster）著。（Chapman and Hall 出版）

八、《狄更司》瓦特（A. W. Ward）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九、《狄更司：他的生平，作品及人格》（C. Dickens, His Life, Writings, and Personality）吉顿（F. G. Kitton）著。

十、《沙克莱》特罗格甫（A. Trollope）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十一、《沙克莱传》（Life of Thackeray）Merival 与 Marzials 合著。

十二、《佐治·依里奥特传》（Life of George Eliot）克洛士（J. W. Cross）著。（Messrs. W. Blackwood & Son 出版）

十三、《佐治·依里奥特传》史特芬（L. Stephe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十四、《美勒狄斯：小说家，诗人，改革家》（G. Meredith: Novelist, Poet, Reformer）韩特孙（M. S. Henderson）著。

十五、《史的文孙传》（Life of R. L. Stevenson）巴尔福（G. Balfour）著。（Methuen 出版）

十六、《哈提的艺术》（The Art of T. Hardy）约翰生（L. P. Johnson）著。

十七、《哈提传》（The Life of T. Hardy）白林尼克（E. Brennecke）著。

十八、《哈提评传》（T. Hardy, a Critical Study）L. Abercromb 著。（Martin Secker 出版）

十九、《吉白林评传》（R. Kipling, a Critial Study）Cyril Falls 著。（Martin Secker 出版）

第三十二章　十九世纪的英国批评及其他

一



狄·昆西　(J. Watson Gordon 作)

十九世纪的英国评论开始于两个杂志，一个是《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发刊于一八〇二年，一个是《每季评论》(Quarterly)，发刊于七年之后，是反抗前者的。这是近代的评论与杂志的起源，在文学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史实。跟着他们之后的，又有两个相

反抗的重要的杂志出现，一个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一个是《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前者成立于一八一七年，后者略晚些。兰姆(Lamb)，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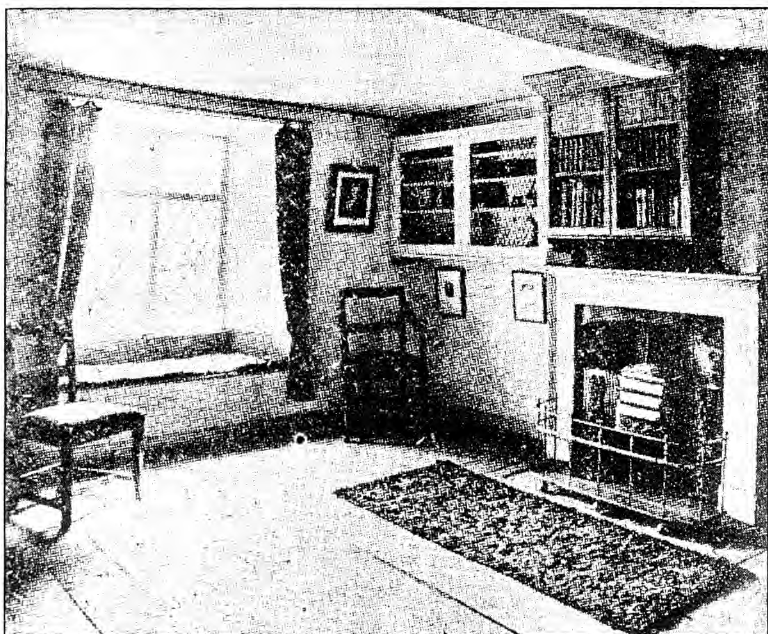
"在他的梦中，他是置身于东方的世界中了。"

——狄·昆西的《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忏悔》

士勒德(Hazlitt)狄·昆西(De Quincey)以及卡莱尔(Carlyle)诸名人皆为《伦敦杂志》的投稿者,狄·昆西又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的投稿者。这些文学上的新势力,颇有风靡当代之概,不仅重要的散文家为他们的重要投稿者,即小说家也常在那里发表他们的作品,即诗人也是如此。就散文而论,这些评论或杂志的产生,至少有了两个重要的影响:其一是给一种鼓励于当代作家,使他们努力于一种随笔评论或絮语散文的写作,因此作整部大书的人不多而作零篇的絮语或随笔者日众;其次,它给一块新的领土于文学批评。当时批评者分成了新的与旧的两派,互相攻讦,互相辩论,而使批评的文学成为有力的、热烈的、有声有色的东西,无形中变更了前代爱迭生与高尔斯密的宁静可爱而缺乏变化与热力的作风。

在十九世纪的前半,一般的散文家,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属于两个《爱丁堡杂志》的,一派是属于《伦敦杂志》的,再一派是不属于这两派的。《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约弗莱(F. Jeffrey,1773－1850)是当时最有影响,虽然不是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是偏于守旧派的一方面的,他的合作的人史密士(Sydney Smith,1771－1845)是一个很好的讽刺作家。到了现在,这两个人的文字却已很少人读了。威尔孙(John Wilson,1785－1854)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的创办者,他体格强健,是一个拳术家,著作不少,然现在也已没有什么人去读他们了。

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是投稿于《黑木杂志》,同时又投稿于《伦敦杂志》的人,他是威尔孙的朋友,但在文学上的地位却较之上述的几个人都重要得多。他的全集,共十七册,大多数是讨论各式各样的事物的论文与随笔,有的时候失之于隐晦,有的时候却非常有力而动人。他的叙述力与描写力极大,此可于他的《贞德传》(Joan of Arc),《英国的邮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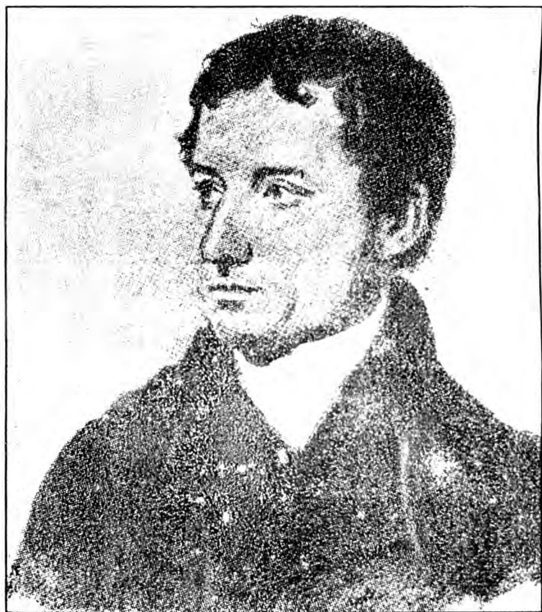
鸽　巢

狄·昆西在此住了二十年，华兹华士也在此住了七年。

(English Mail Coach) 及《梦的追逸曲》(Dream Fugue) 见之。在他的《谋杀是美术之一》(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 他把严肃的滑稽与恐怖联合在一处是很成功的，这一篇讽刺文学，连史惠夫特也要为之怡悦。但他的最有名的著作，还是《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是一篇奇异的自传一类的作品，是一篇世界文库中的不朽的名著之一。洛克赫特 (J. G. Lockhart 1794 - 1854) 也与狄·昆西一样，是两个反对的杂志，伦敦与爱丁堡的联络者，他也写了四部小说，但他的最有名的东西是两部传记，《葆痕士

传》(Life of Burns) 与《史格得传》(Life of Scott), 他的妻子乃是史格得的女儿。

《伦敦杂志》那方面的人才可不少, 最著名的, 最得现代人的敬爱的是查尔士·兰姆 (Charles Lamb, 1775-1834)。他的父亲是一位书记, 他在十七岁时也成了印度局 (India House) 里的一个书记, 专心去看护他的发狂的姊妹马丽 (Mary), 有一次, 她竟她死了她自己的母亲。他非常爱伦敦, 偶然远去便不快活。他的性质非常的和善, 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 柯尔律治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他晚年, 他得了一笔退俸金而退休了。他与他姊妹同著的《莎士比亚戏曲里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 是一部最流行的英文书, 但他最好的著作却是《依里阿的随笔》(Essays by Elia)。他非常喜欢古的作家, 在他的许多作品



查尔士·兰姆 (G.F.Joseph 作)

上，似乎曾印上了他们恬静的风格的痕迹。他是当时最可爱的作家，能够很技巧的把滑稽与愤慨，渊博与素朴混合在一处。

夏士勒德（William Hazllit，1778－1830）是兰姆的同时人，曾去学过画，但他批评图画的能力却比作画的能力好，于是遂放下了画笔而拿起墨水笔来。他供献许多关于当时艺术与文学的批评给主要的文艺与政治的杂志。他的最重要



一八二三年的兰姆

（Brook Pulham 画）



夏士勒德　（W. Bewick 作）

的著作是《莎士比亚戏曲的人物》（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 's Plays）及《英国诗人论》（Lectures on the English Poets）与《桌话》（Table Talk），在其中，《桌话》是尤为著名，足以见他的风格。他的文字，思想是清晰的，常是同情于所批评的作品，表现出广阔而复杂的学问，他的风格是活泼如画。他曾被称为“批评家的批评家”（The Critic 's Critic），对于新派与旧派同样的给他们以公道。

韩德（Leigh Hunt，1784－1859）是一个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与雪莱与济慈是很亲密的朋友。他的重要著作却是散文。他的风格是深印着他自己的随便而不负责任的性情，他的轻如蝴蝶似的才能，及他的个人的可爱。他依赖他的笔为生活，所以许多书都是写得太快些，但他的随笔却机警异常而想象丰富，常常是可读的，他的爱文学，是忠恳而深挚的。他的名著是《自传》（Autobiography），卡莱尔很称许它。



韩　德　（J.Hayter 作）

不没身于以上两派或其他社团的深渊中者，有考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诸人。考贝特是政治改革家，新闻家，还是一位写了不少本书的人；他是具有最动人之个性者之一，他的影响在当时很大。他的《乡间的骑

行》（Rusal Rides）是具有永久之趣味的；他的《英文法》（English Grammar）是许多文法中无与比肩的一部，因它全部是可娱悦的。许多人列他于彭扬、狄孚和史惠夫特之林。兰杜（W. S. Landor）的风格恰与考贝尔相反，他的名作是《想象的谈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以过去的大人物为谈话的主人翁。沙赛（Southey），在本书的上面一章中已经举过，他是一位勤力的散文作家，与他的作诗一样，他的大作是《奈尔孙传》（Life of Nelson）。有人说，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还重要。但柯尔律治却与他不同，他的散文不过是诗歌外的零片。然柯尔律治的批评力却极高；常是暗示的与刺激的。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他的分析力与解释力充分的表现于此。此书论诗的原理，乃是一切同样东西中可占最高位置者。

二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作家，他的给与当时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略略有点田产。他从苏格兰的破衣旧履的农民丛中跃出，进爱丁堡大学。没有等到授学位，他便离开大学去教书。他的父母要他入苏格兰教堂办事，但他因宗教观念突然的变迁了，因此不能进去。他经过一会儿的怀疑与痛苦，但后来终于得到勇敢与信仰。不幸他精神的信仰得到了，他的身体却成了急性胃病的牺牲者，这个病自此使他的生活可怜，且使他的思想染上了不少色彩。他以私家教读与勤苦的著作维持他的生活，到了一八二五年，他才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席劳传》（Life of Schiller）。一八二六年，他结了婚，好几年以后，都以作稿投登杂志为生，所做的东西，大都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德国文学

是他在那里发见到“一个新天与一个新地”的一种文学。他的第一本书《Sator Resartus》是一部很奇异，很重要的书。一八三七年的夏天，他的大作《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出版，一八四一年，他的讲演集《英雄与英雄崇拜》出版，一八四三年，他的很有影响的书《过去与现代》（Past and Present）出版，一八五〇年，《晚年的论文》（Latter-Day Pamphlets）出版；《菲力特里大帝史》（The 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是他的最重要作品，出版于一八五八，一八六二及一八六五年，每年出版二册。他的妻在一八六六年死去，这个打击，他受到后，永不能得恢复，他只是失望的悲观着，他的余年是充满了灵的忧愁与痛苦。他死于一八八一年，他遗嘱要葬于本乡，果然照此实行了，不如大家所料的葬于威士敏斯德寺。卡莱尔的风格，因为它辞藻的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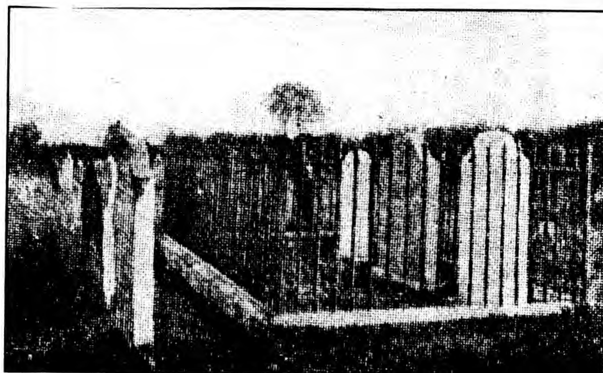


卡莱尔　英国的大批评家

句法结构的奇异，以及章法的古拙等等，成了英国散文学中无比的精美。我们在他的奇异的“散文史诗”《法国革命》，可以看出他的描写力与抒写个性的能力。他的恳挚的精神与美好的想象，给他以一个位置在预言家与诗人中。在所有他的哲学的精要里，他归根结底的是一个清教徒中的清教徒。他以为无情与淡漠是当时最坏的罪恶。他的教训的钻孔是忠恳。他憎恨习惯与非真实；他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在社会、政治与宗教里寻求真实，无论用什么价钱。在他看来，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表现上帝的对于人们的正直行为；他在过去所读的教训，他带了



卡莱尔之家（在 24，Cheyne Row，Chelsea）从一八三四年至他的死，他都住在这里。崇拜他的人，不断的至此老屋游历。



卡莱尔之墓 （在 Ecclefechan）

来，应用到现在。他的位置在近代的世界，是他的绝对反抗近代的一切最有特质的理想与趋势。他对于民主主义没有信仰，他以为大多数的民众需要“英雄”或“能人”的引导与领袖。他最恶因商业急速发达而生之乐观。他反对科学的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或“猪的哲学”）。当然，卡莱尔未必真能挽转当时的潮流，然却不能否认他在当时竟没有影响。

路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是卡莱尔后之第一人；他的作品之多而广博，他的有力与天才，他的在艺术，文学与生活上之影响，及他的风格之高尚与美丽，都足以使他成为卡莱尔的后继者而执当代文坛的牛耳而无愧。他生于伦敦，但是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酒商。当他在童年与少年时，凡一切财力所能供给的快乐，他都享受过，然而他的早年教育，却如卡莱尔一样，是严格的清教徒的，他的家庭环境也使他成了一个清教徒。一八三九年，他在牛津大学因做一诗而得奖。四年之后，他发表了《近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第一册，最后的一册则出版于一八六〇年。同时，他又专心的注意于建筑，如他之注意于图画一样，于一八四九年发表了《建筑的七盏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一八五一——五三年发表了《委

尼司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但在《委尼司之石》及《二路》(The Two Paths, 1859)里，他的艺术史之研究却引到社会情况的研究；他的兴趣因此到了他的当代实际问题的方面去；他在这里，受到了卡莱尔的灵感，而自已称他为师，完全的由艺术批评家转迁到仁人与改革家。他的晚年，在牛津为教授，仍继续他的艺术史与原理的工作；但他大部分的时间与力量却专注在社会的宣传，即他的在课堂上的发言也深染上他的新热忱。他的这一类的著作颇不少；在几集“给英国工人的信”，名为 Fars Clavigera 的，以及其他几本书里，他建立了他的经济学及他的



路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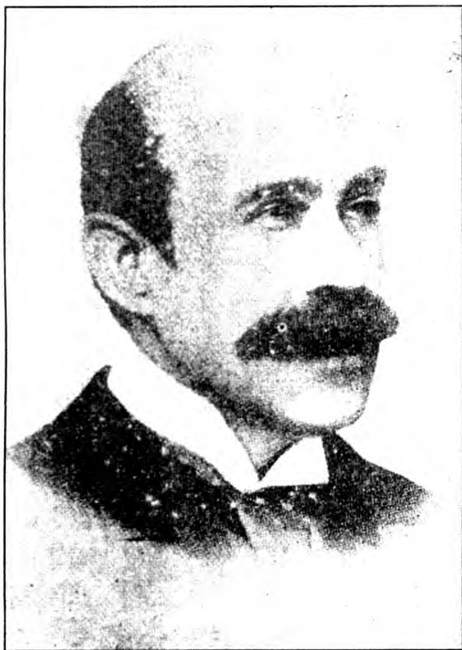
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与散文诗人。(Joseph Simpson 作)

教育的理想；他的更普通的伦理的训条可以在《胡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1865）里看出。在路斯金的数量那末多、性质那末杂的书里，大约总可以分二大类；他的关于艺术之作品，大约都在一八六〇年之前作的，他的在一八六〇年之后所作的，却都是关于社会，经济，伦理的问题的书。这两方面的关系之密切，远非我们初料之所能及。他的后来的实际的教言乃是由他的艺术的训言的伦理的结果与发达。他的美学完全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说，真的艺术，仅能产生在一个为高尚的国家目的所感化，有着一种纯洁、正直与快乐的生活之国家里；所以，他以为，在十九世纪沉沦的英国，富的阶级享用过奢，而大多数民众乃在穷苦中生活，艺术的教导是无用的。一种全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纯洁化——一种“心的全变”——是英国在艺术复兴之前所应该先做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就使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他的最好的工作在这一刻是应该在社会服务的地域里。如此，他成了卡莱尔的跟随者，如此，他又成了慕里斯（W. Morris）的主要师长。

亚诺尔特（Arnold，1822－1888）是一位诗人，却也是一位重要的批评家；他是路斯金的同时人，他的气质虽与卡莱尔或路斯金不同，却做了不少工作，继续他们对于近代生活的物质主义的攻击，虽然是走着他自己的路。他受教育于牛津，即已杰出于同辈；在一八五七——一八六七年之间，他是牛津的诗歌教授，在一八八三——一八八六年，曾到美国游行讲演。他的散文天然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生的。他的关于文学的作品，可于他的二册《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杂论》(Mixed Essays）及《荷马译文论》(Lectures on Translating Homer）诸书中见之。他以文学为“人生的批评”，常论到作者的道德的价值。他的文学批评是可惊异的充实、暗示

与光明。他在人生批评的一方面，其工作是欲打倒了“酷硬的非智慧”而增大最大多数英国公众的心灵与道德的水平线；此可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及《友谊的花圈》（Friendship's Garland）见之；在《文学与训条》（Literature and Dogma），《上帝与圣经》（God and Bible）里，他又进入了神学的范围，要在纯洁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他的散文，流利，庄美而可爱，为当时最刺激人的作家之一。

路斯金等人之后，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是配脱（Walter H. Pater，1839－1894），他以精纯美好的风格（有人批评他太雕斲了），慢慢的，很努力的发表他的文字；他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与《希腊研究》（Greek Studies）二书包含他的最好的批评，但他也写些美好而不可及的哲学的传奇，如他的《想象的图像》（Imaginary Portraits）和《马里奥斯》（Marius the Epicurean），在当时，他可算是一个最好的批评家。


配　脱

女的批评家有琪美孙夫人（Mrs. Jameson，1794－1860）她的父亲是一个画家。她的婚后生活似乎很不快活，后来她与她丈夫分离了，自己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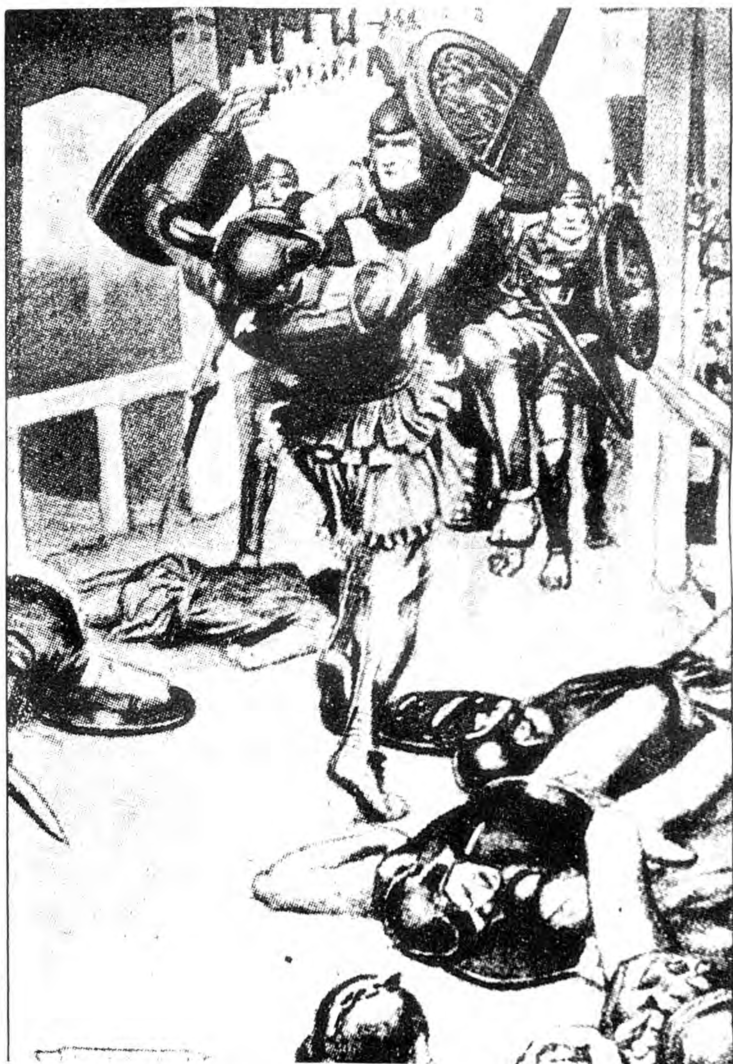
于文学。在她的许多作品中，《意大利画家的回忆》（Memories of Italian Painters）及《神圣的与传说的艺术》（Sacred and Legendary Art）等书是可以注意的。此外，写了很好的论文与批评的作家还有不少；法洛特（James A. Froude，1818－1894）有他的《大事物的小研究》（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施的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有他的《在一个图书馆里的时间》（Hours in a Library）；诗人史文葆（Swinburne）也写了不少的文学批评；小说家史的文孙（Stevenson）所写的东西，如《回忆与图像》（Memories and Portraits），《人与书的研究》（Familiar Studie's of Men and Books）等，在散文中也是很重要的著作；李委士（George H. Lewes，1817－1878）也写了他的很重要而有兴趣的《歌德传》（Life of Goethe）。此外还有不少的人，这里却不能一一举出了。

三

历史的著作，作者很不少，而以马考莱（Macaulay，1800－1859）为最著。马考莱在近代得一般人的注意，远过于卡莱尔与路斯金；他在康桥大学成绩极好，一八二五年，以在《爱丁堡评论》上著了一篇《米尔顿论》，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进了国会，以演说家与政客著名。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八年，他都在印度，时时还为爱丁堡做文章。回到英国后，又去做政治活动，得到了爵位。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首二册出版于一八四八年，立刻引起了极大多数人的注意，得到了自有史书以来所未有之荣誉。后来，他身体虽衰弱了，却还著作着，第五册至他死后才出版。他的文字，又美丽，又通俗，天才很高，而用笔极细微而有趣，所以会把干燥的史书写成了一部最通俗的



马考莱　著名的历史家与论文家



荷拉底与阿斯杜（Horatius and Astur）马考莱之《荷拉底》之一幕

书。他没有写过一页沉闷的文字，他可以与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相比，有力，活泼，而精细如画。即他的纯粹的文学论文，也为最大多数人所爱读，这些人都是向来没有想到要读批评的。他的通俗，除了他的才气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本是当代的一个典型的英国人，所以会愉悦一般的人；他所表白的，所有力的表白的，乃是一般的人对于事物的见解，并不想改变它或攻击它。他是实际的，积极的性格的人，并不怀疑，且毫不注意到什么人生的“神秘的担负”。他憎厌朦胧的与神秘的，对于他的时代的“快活的物质主义”却有很深的信仰。因此，他与卡莱尔与路斯金恰立于反对的地位；因此，他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大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传记与历史可真不坏，却又以叙述不正确而喜横恣的记载见讥。但他的成功却仍是很大的，因为他的论文，把文学的趣味民众化了，他的《英国史》永远是一切史书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部。其他史家著作有一举的价值者，如蒲克尔（Henry T. 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显示出物理学的重大影响；弗里曼（E. A. Freeman，1823－1892）的《诺曼人侵略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是一部整片的作品；法洛特（J. Froude）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是一部很不坏而不大正确的史书；高狄那（S. R. Gardiner，1829－1902）的一部从史豆慈（Stuarts）时代至内战的《英国史》，与莱该（W. E. H. Leeky，1838－1903）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史》都是很用苦功的著作；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与以上各史都不同，这是一部表白当时的强大的民治主义的影响的史书，一部人民的，而非帝王的与战争的史书，这一类史书不少，而此书实为最好。

西蒙士（John Addington Symonds，1840－1893）的七大册

的《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史》（The Renaissance in Italy）是一部为史书与美术批评的联锁的书，功力真费了不少，也实在是一部价值很高的书，只可惜辞句太冗长，太华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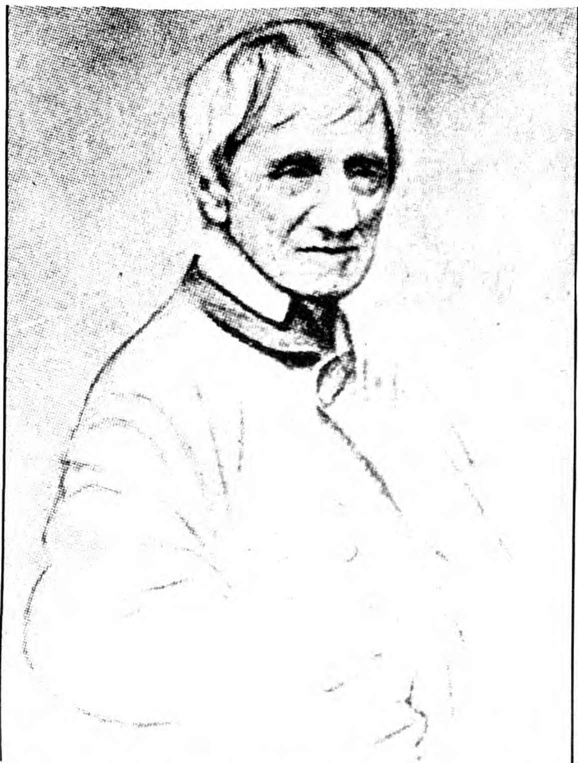
四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为经济的，宗教的，与科学的事件之冲突所煎熬的时代，当时文人的领袖，如卡莱尔、路斯金诸人以及小说家们也都加入了这个战争，或响应他们的呼声。一般经济的，宗教的，与科学的专家自然是争辩得更利害了。有许多专家，其文章也写得很不坏，在英国文学史可以有位置留给他们。

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一位新时代、新思想的领袖，他的《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失了时效，而近代发生的事实，也早已把许多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原理送入废字篓中了。但密尔的书却是一部专家著作的模范。他的《女权论》（Subjection of Women）因了近来女性的解放，也已成了废纸。但他的《自由论》（On Liberty）却是永久生存的，即在今日，即在今日之后也还是新鲜而刺激人的。

十九世纪之中叶，新教徒与旧教徒又生了辩难，牛曼（J. H. Newman）是旧教徒中的最有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即他的敌人也承认其有文学上的价值；他的"Spologia Pro Vita Sua"是一部可爱的智慧的自传；他的心虽倾向于实际问题，他的本能却是艺术的；他又是一位教师，他的略带些滑稽的《大学的意义》（Idea of a University）中的一段，论到英文作法的，每个教师及每个想去写东西的人都应该拿在手里看。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一位极重要的科学家，开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局面，其影响极大，但他虽是如



牛曼

著名的诗人与散文作家，牛津运动的领袖。

此的一位专家，却也把文学做了他的仆人。他的《物种由来》(Origin of Species)，《人类起源》(Descent of Man) 及《壁格尔 (Beagle) 游记》都可以证明他的风格是可爱而能动人的，他的文学力使他的作品不朽，不管将来进化论的原理发展到如何的程度。在别一方面，达尔文的朋友史宾塞 (Herbert Spencer)，也是一位进化论的哲学家，却与他大不相同；史宾塞因为不知道写作的技术，所以他的作品读的人便少了。

在所有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中，在文学上最足以自立者是赫胥



琪隆底士之梦　（The Dream of Geroutius）
牛曼最有名的诗之一。（Stella Langdale 作）

黎（Thomas H. Huxley）。他是一位专门的生物学家，是这门学问的大师。他以他的杂论及讲演，永生于文学上，超出于继续的科学与宗教之争之外。他的作品是在专门的讨论之上的；他们要的是自由考察与寻求真理的权利。《人在自然中的地位》（Man's Place in Nature）及《讲演集》（Lectures and Lay Sermons）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即在没有科学训练的读者看来也觉得非常清楚，他们在一般人的见解上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的。他把科学的知识与文学的艺术。很显著的联结在一处了。



赫胥黎　（The Hon. John Collier 作）

参考书目

一、狄昆·西的《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忏悔录》，通行本极多，《万人丛书》及《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中俱有之。

二、《狄·昆西》马逊（D. Mass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Macmillan 出版）

三、《狄·昆西：他的生平与作品》（T. De Quincey: His Life and Writings）约甫（A. H. Japp）著。

四、兰姆的作品，俱极易得。(Muthuen 出版兰姆兄妹的全集，共六册)。

五、《查尔士·兰姆：一部回忆录》(Charles Lamb：a Memoir) 康瓦尔 (B. Cornwall) 著。

六、《马丽与查尔士·兰姆》(Mary and Charles Lamb) 夏士勒德 (W. C. Hazlitt) 著。

七、夏士勒德的作品，《万人丛书》中大都有之。

八、《夏士勒德》皮勒尔 (H. Birrell) 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Macmillan 出版)。

九、《韩德》(Leigh Hunt) 蒙克侯斯 (C. Monkhouse) 著，《大作家》(Great Writers) 之一。(W Scott Publishing Co. 出版)

十、柯律勒琪之《文学传记》，《万人丛书》中有之。

十一、卡莱尔的作品，《万人丛书》中不少。其他通行本亦多。

十二、卡莱尔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曾由诺登 (C. E. Norton) 重编。

十三、《卡莱尔传》(Life of Carlyle) 法洛特 (J. A. Froude) 著。(Longmans 出版)

十四、《卡莱尔》尼可尔 (J. Nichol) 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十五、路斯金的作品，《万人丛书》中大都有之。(Geo. Allen and Unwin 也出版了好几种本子。)

十六、《路斯金传》(Life of Ruskin) 柯林伍特 (W. G. Collingwood) 著。

十七、《路斯金》赫里逊 (F. Harrison) 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Macmillan 出版)

十八、《路斯金：社会改革家》(John Ruskin：Social Re-

former）霍布孙（J. A. Hobson）著。

十九、《路斯金的作品》（The Work of John Ruskin）瓦尔士丁（C. Waldstein）著。

二十、亚诺尔特的《批评论文集》，《史格得丛书》（Scott 's Library）中有之。

二十一、《亚诺尔特》保尔（H. Pau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Dent 出版）

二十二、《近代英国作家》（Modern English Writers）中有桑次保莱（G. Saintsbury）著的《亚诺尔特》，又《文学家传记丛书》（Literary Lives）中有拉赛尔（G. W. E. Russell）著的同名的书。

二十三、配脱（Pater）的作品，牛津大学出版部有得出版。他的《文艺复兴》，《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中亦有之。

二十四、《配脱》彭孙（A. I. Bens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二十五、《配脱》格林土勒特（F. Greenslet）著。《现代文人丛书》（Contemporary Men of Letters）之一。

二十六、马考莱的《英国史》，通行本很多。（Messrs. Longmans 出版他的著作最多。）

二十七、《马考莱》莫里逊（J. C. Moris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二十八、密尔、达尔文、赫胥黎诸人的作品，通行本甚多。

第三十三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

一

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开始于史达埃尔夫人（Mme. Staël, 1766－1817）和察杜白里安（Chateaubriand, 1768－1848）二人。这两个人向来大家都承认为新的反对者，但却是新的时代的曙光，我们不能不把他们与新时代的诸大家联合在一处。史达埃尔夫人本名尼考（Germaine Necker），生于巴黎，长于繁富的家庭之中，因此智力发达得极快；她最喜欢卢骚的书，一生都印着他的影响。一七八六年，她嫁给瑞士驻法公使史达埃尔，不久便与他分离了。后来因为反对拿破仑，被逐出境，住于瑞士，时时游历英、德、俄诸国。到了拿破仑失败后才复回巴黎。她有两部小说，《狄尔芬纳》（Delphine）出版于一



史达埃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八〇二年，《柯里纳》（Corrinne）出版于一八〇七年，又有《文学论》（De La Littéature）出版于一八〇〇年，《德国研究》（De L 'Allemague）出版于一八一〇年。她的文章，条理明白，而不善于修辞，远不如察杜白里安之精美。

察杜白里安（François de Chateaubriand）曾被称为法国的最大的文人，又曾被批评家称为罗曼主义运动之父。他是一位宗教信仰者，旧的信仰的赞美者，然而文章却开创了后来的路。他的作品很不少，都是半为叙述的，半为宗教的作品；《基督教的美质》（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为一半自传的，一半艺术宣传的东西；这部卫护或赞美基督教的大作，不是以辩论或神学的辞句见长，那些东西，书中固是不少，而其长处却在他色彩，与美的文句及象征主义。《殉道者》（Les Martyrs）是一部叙基督教早期的故事。《莱纳》（René）是一篇叙一位忧愁的少年寻求者的传奇，流行于全个欧洲。《坟前的回忆》（Les Mèmoeires d' ourtre-tombie）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他死后才出版，他的真性格，完全在此书表白出，正与卢骚的《忏悔录》一样；当出版时，颇有许多人至此才明白他的为人，自悔以前太赞许他了，而此书却实是一部真实的忏悔的书，表现他的弱点不少，惟此，乃使我们更觉其可爱。



察杜白里安

二

接着察杜白里安之后的，是雨果（Hugo），巴尔札克（Balzac），大仲马（A. Dumas），佐治·桑特（George Sand）诸人的时代，即所谓罗曼主义之时代者是。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戏曲家，又是一位很伟大的小说家，批评者都称他为近代法国的最大作家。他的父亲是拿破仑的军官。当他十七岁时，即已为一个杂志的重要投稿者。一八二七年，他的《克林威尔剧引》出现，便成为罗曼运动的领袖。曾被任为上议院议员，极力主张民主，因此，当拿破仑第三称



雨果 Benjamin 作



雨果　——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曲家。

帝时，他便逃亡出去。拿破仑第三败后，他才回来，虽已高龄，却还帮助国民抵御德人。一八八五年，他死于巴黎，举行国葬。法国文人像他那样的受到全国的赞颂与爱感是很少的。雨果的诗与剧本，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只说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中的名著，是《巴黎的圣母寺》(Nortre Dame de Paris, 1831)，《哀史》(Les Misérables, 1862）及《九十三》（Quatrevingt treize, 1874)。《巴黎的圣母寺》叙的是有关于这个巴黎有名的建于十一世纪的大教堂的传奇，自始至终，雨果都把这座弘大的教堂放在他的幻想中。书中的英雄是一个怪人，名为甲西慕杜（Quasimodo）的一个又聋，又驼背，又盲了一眼的寺中撞钟者。《哀史》在未出版之前，已译成了九国的文字，震动了巴黎、伦敦、柏林、马得力、纽约、圣彼得堡等诸大城。这部书与《巴黎的圣母寺》不同，《圣母寺》叙的是中世纪的传奇，这部书却是一部十九世纪的小说。在这篇故事的五大册之中，中



甲西慕杜

《巴黎的圣母寺》中之驼背人，他是一个有力气而奇丑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巨人被割碎了，而再不按原形的凑合成的。”

心人物是瓦尔琴（Jean Valjean），一个朴实苦作的农夫；他因为看不过他姊姊的孩子们的饥饿，去偷了面包给他们吃，因此被捕，判决监禁五年。为了他的几次图逃，刑期却加长到十九年。这使他成了一个厌恶的人；到了他被释放时。他求乞着，却无人肯施给他。后来，遇到了一位牧师，他给他吃，请他过夜。在夜间，瓦尔琴却偷了牧师的银子而逃去。中途为警士所捕，押回牧师家里。这位牧师是一个圣人，他声明这银子是他赠给他的，因此救了他。瓦尔琴自此大受感动，完全变了一个人，努力去做好事。以后，他的生活便是继续的自己牺牲。他成了一个富人，做了一城的市长。在许多善事之中，他与一个为她情人所弃之做工的女子芳丁（Fantin）为友，要帮助她的女儿。芳丁死时，恰好瓦尔琴为一个侦探所认识，知道他是逃犯。瓦尔琴虽然逃过了他，后来为了免得有别的误会，又自首而投于狱中。他又逃



“把少女的双手举起，叫道：避难所！”

这是雨果的《巴黎的圣母寺》中最动人的一幕。甲西慕杜由行刑者手中救了依史莫拉（Esmeralda）把她抢进圣母寺。在那里，什么刑罚都可以躲避过。

了，从残酷的店主人手中，救了芳丁的孩子，小柯赛特(Cosette)。她长成了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成了他生命中的慰安。青年马里斯（Morius）与她发生了恋爱。瓦尔琴预备他们的婚事。但马里斯却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一个龌龊下流的人；为了柯赛特之故，老人不得不离开了她。但他却不能活着没有她。当马里斯晓得了自己的错误，偕同柯赛特匆急的去寻他时，这位忍耐的英雄正将死了。这部小说，事实是如此的复杂，人物是如此的众多，——尤多的是穷苦的不幸的人物——却写得异常的动人。其中描写滑铁卢战役的一节，也是很有名的。他在这里，表



《哀史》之一幕

瓦尔琴偷了牧师的银子而逃，为捕者所获，但牧师却说，那不是他偷去，是他自己送给他的，因此解了瓦尔琴的围。

白对于现在的意见，同时贡献对于将来的暗示。他同情于弱者，他的仁心善念，充溢于纸上。读此书而被感动得泣下的，不知有多少人。有的批评者说，这部小说缺乏统一，材料太多而排列无序；但他的对于人生的渊博的知识，他的丰富的想象，他的有力的描写，却给它以永久的崇高的位置而一无疑问。《九十三》本是一部“三部曲”的首部，其后却没有继续下去，叙的是战争的故事，时代是大革命的前后，一七九三年的大事件，但东·罗伯士比诸人的谈话都在这位大作家的手下写出。论者公认此书为雨果天才的最高成功之一。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3－1870）是一个大戏剧家与一个大小说家；他的祖先是黑人之后。百年之内，他的小说读者之多无可与比。他的小说，题材是取得很动人，但如果没有他的惊人的艺术，却也不过成了平常的传奇，一时即消灭无踪的东西而已。他不但能捉住惊人的文局，且会运用他的艺术，创造了各种的人物，会用他们自己的足来走路，驰马，会如活人似的说着话。他有许多的合作者，据说有二百个帮手。他为一个“小说制造所”（fiction factory）之首领，为他们的中心与头脑。他写的小说真不少，据说有



大仲马 法国大小说家之一

一千二百余种，剧本及史书诸作都在外，其中好的也真不少，至少有两部是不朽的作品；一部是《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一部是《蒙狄·克里斯多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三个火枪手》是大仲马著名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其第二部名《二十年后》（Vint Ans Après），其第三部名《十年之后》（The Vicomte de Bragelonne）。这个三部曲的故事，经历的时间是一六二五——一六六五年，写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乡间的武士达唐安（D' Artagnan），由他衣冠不整的到了巴黎起，至他成了火枪手队的队长，达唐安伯爵而死为止。其中还有三个武士，皆以他们的假名阿助士（Athos），波助士（Porthos），阿拉米士（Aramis）著。第三部《十年之后》最长，也是三部之中最有力的一部。至今，全个欧洲与美洲的少年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晓得这几个武士之姓名、性格与行为



她说道：“祖父，发生了什么事？”
《蒙狄·克里斯多伯爵》之一幕
诺尔底叶（Noirtier）和他孙女瓦伦丁（Valentine）的故事，是此书中最感人之一节。她因了祖父之阻梗，才得逃脱了她父亲布排的无爱情的结婚。



达唐安　(Gustave Dore 作)

达唐安是大仲马最著力写的人物之一，也是传奇中最大人物之一。

的，正如我们的少年之熟悉武松，秦琼等人一样。《蒙狄·克里斯多伯爵》(一名《水晶岛》)出版于一八四四年，这是这个大作者的作品中，唯一的取近代事实为材料的小说；其流行之广不下于《三个火枪手》，"蒙狄·克里斯多的宝藏"一句话已成了成语。故事发生于一八一五年，主人翁是少年但特士(Dantès)。他在船上做事，正要升为船长，且要与他的情人结婚，忽然一个敌人，(也要为船长与娶这个女士的)假说他是替幽居荒岛的拿破仑带信给他的党人的。法官虽知其冤，却有别的原因，也要陷害他。于是他遂被送入一个黑狱中，幽禁了二十年，最后，他逃了出来，且由一个熟识的犯人那里，知道了蒙狄·克里斯多岛上富于宝藏的事。于是但特士发见了这个宝藏，过着新的生活，自称为蒙狄·克里斯伯爵以震眩世人。他立意要报仇，而他的仇人们现在都已居高位，有资产。

然他终于一个个的把他们除去了。这部小说，前半是骇人的奇异的冒险，后半却是另一个调子，是痛快的报仇的故事，有许多人不喜欢如此，但这部书却是一口气到底的，读的人一被它所捉住，便要不暇呼吸的一直看到了底。



“达唐安伏身在地板上静听”
《三个火枪手》之一幕（Rowland Wheelwright 作）
达唐安窃听李却留主教之爪牙在商议袭劫波那西克士夫人（Bonacieux）事。

大仲马的小说写的是古代的传奇，写的是奇情异事，一个与他同时的女作家，笔名为佐治·桑特（George Sand，1804－1875）的，却不在这个同一的地方着她的笔锋，她写的是恋爱的故事，写的是农人的生活，写的是社会的黑暗。桑特本名杜宾（Lucile Aurore Dupin），早年无父母，为祖母所养育，过的是田家的生活，为她以后储蓄材料的预备。一八二

二年，她嫁给一个贵族，却不久便与他分居，带了两个孩子住在巴黎，以著作为生，常用她的笔名佐治·桑特署于文端，于是桑特的名字，盛传于众口。一八三九年后，退居本乡，过她的宁静的生活，不再出来，死时年已七十二。她也写历史小说，但她的最好的小说却是她写乡村生活的一流。她爱那恬静的乡间的太阳与明月，花木与田野，禽鸟与家畜，她自己也努力要分享这种恬静的幸福。其中以《小法狄特》（La Petite Fadette，1848）为最著，批评家都以为这是她的最优美的作品，她童年的可爱的回忆，写在这里的不少，事实并不奇特，却把读者深深的带入家庭故事与农家日常生活的中心去。有一对夫妻，住于一个小农场中。生了一对孩子。这两个孩子非常的友爱，他父亲怕他们要因此发生忧愁。于是他把其中的一个分离出去到别一家去做事。这个孩子的性格是自立的，离家倒并不觉得什么难过，那一个为他母亲所爱的，却把这个分离当做苦事，又嫉忌他兄弟有了新朋友。后来，两个兄弟



佐治·桑特　（Boilly 作）

又同爱了一个女子，即小法狄特。这件事是这部小说的中心。《小法狄特》之外，还有《漂泊者法兰西士》（François le Champi）及《魔池》（La Mare au Diable），也都是与《小法狄特》同类的小说。

巴尔札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是从罗曼主义到写实主义的联锁者。他的小说已开了写实主义小说之先驱。他曾经营印刷业，不幸失败了，这与史格得一样，不得不以勤苦的著作生涯，得些资财以偿还债务。因此，过度的工作，把他的生命促短了，到了五十一岁便死了。他身体长大，时人上了一个“快活的野猪”的尊号给他，他自己又自称为“文学界的拿破仑”。真的，他著作的勇敢，实不下于拿破仑赴敌之勇敢。他立定了一个计划，要把所见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写了出来，成为一部《人类的喜剧》（Comèdie humaine），虽然这部大著作到了他死时还没有全部告成，却足以使他不朽了。在他已出版的许多《人类的喜剧》中，大约可分为数类，一类是个人生活，一类是巴黎生活，一类是乡村生活，此外还有外省生活及政治与军事生活之数类。他所写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其中最著者，有《爱琪美·格朗狄》（Engeme Grandet），写一个天真烂漫的乡女所遇到的厄运；有《塞沙·皮洛多》（César Birotteau），第一次把商业与金钱的故事引进了小说中，这乃是把他自己在商界的困恼的经验放在里面的；还有《逢斯表兄》（Le Cousin Pons），《白特妹妹》（La Cousine Bette）及《老戈里奥》（Le Père Goriot），都是描写巴黎生活的。他的小说，描写得太细腻了，有时至于太累赘了，因此读起来，便没有雨果、大仲马诸人之动人。有人说，巴尔札克的小说，再读一遍的人恐怕没有。然他的影响却远较雨果、大仲马诸人为大，后来的写实主义者大都是跟随在他的后面的。他也作短篇小说，风格亦似其长篇。



巴尔札克　（L.Boulanger 作）



Les Yoyeulsetez du Roy』（Gustave Dore 作）

此篇为巴尔札克的恢谐故事之一

史丹台尔（Stendhal）和梅侣米（Merimée）二人虽不如以上四个大家之伟大，却也自有其地位，不能不一述的。史丹台尔（1783－1842），本名亨利·倍尔（Henri Beyle），他的小说《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及《巴尔门之小修道院》（La Chartreuse de Parme）俱以善于分析性格著名；这两部小说都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版，却到了史丹台尔死后，方才有人注意。巴尔札克称赞他，以后的法国作家又宣言受他的影响，颂扬他的天才。他的名望，正与时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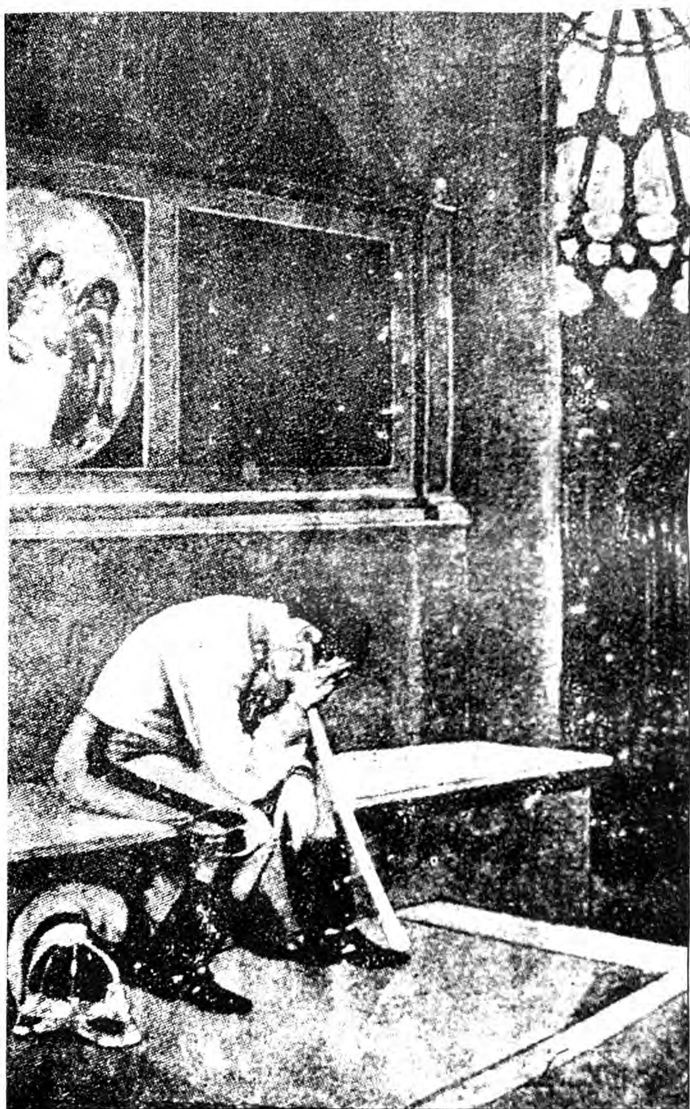
梅侣米（Prosper Merimée，1803－1870）的名望系于他的《嘉尔曼》（Carmen），这部小说的盛行，一半由于皮塞特



史丹台尔



梅侣米



『骑士在下泪呀！』(René Bull 作)

梅侣米的杰作《嘉尔曼》是George Bizet的全个世界还在演唱的歌剧之所本。这里画的是骑士郁斯为嘉尔曼所弃而至礼拜堂哭泣的一段事。嘉尔曼是你叫她来，她倒不来，你不等她，她却来了的一个妇人。



嘉尔曼

《嘉尔曼》为梅侣米的名作。这是一部罗曼而富于诗趣的小说，写一个吉伯色的女子嘉尔曼的故事，很为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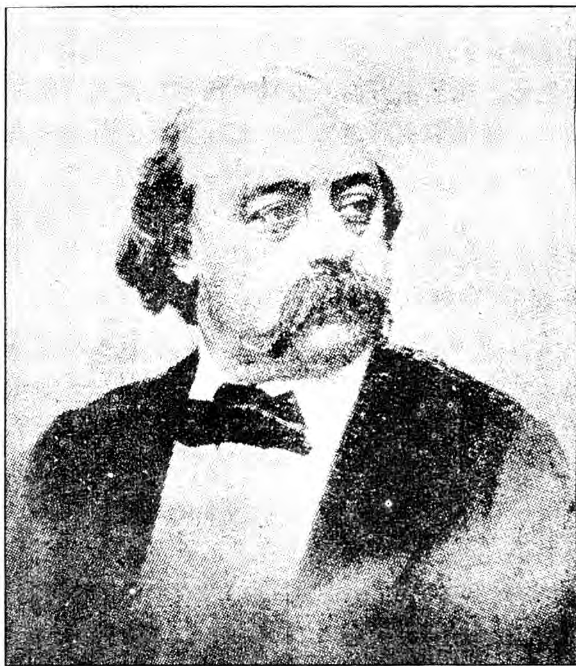
(Bizet) 的大名的歌剧。《嘉尔曼》是一个吉伯色的女子，性格极浪漫，梅侣米把她写得很活泼。《柯龙巴》(Colomba) 是一篇完美的叙事，事实与《嘉尔曼》同样的可激动人，其风格也与《嘉尔曼》一样，清晰而充满了诗的色彩。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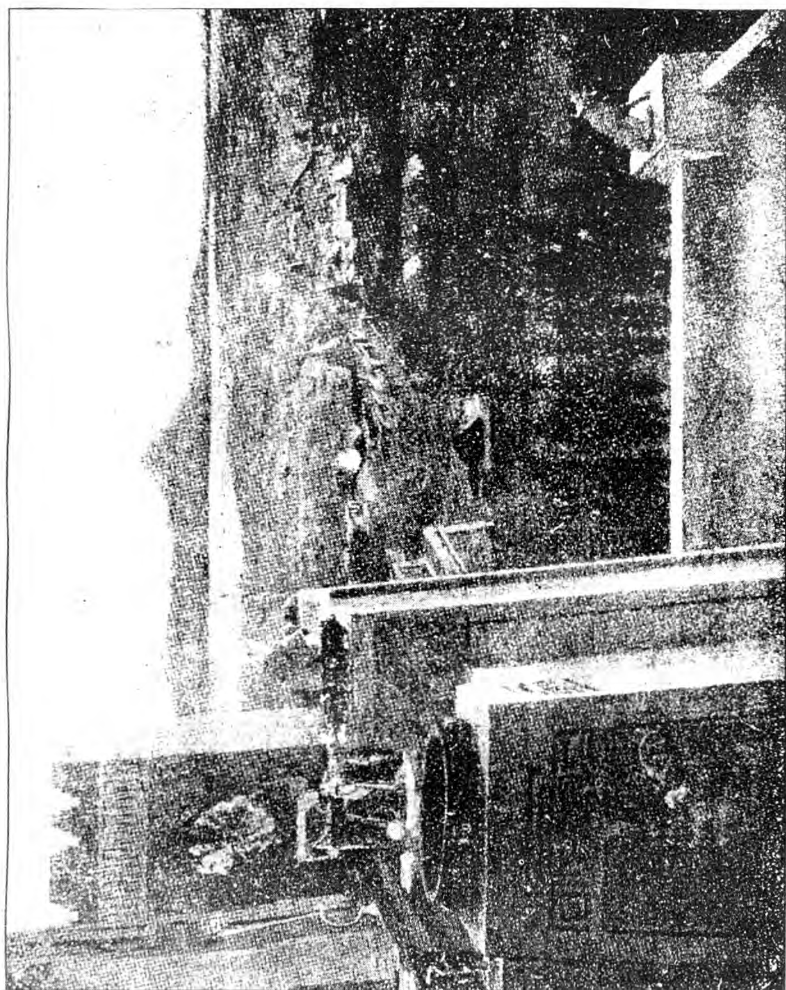
大仲马, 雨果, 巴尔札克诸作家都是乐生的, 快活的, 而一到了写实主义的时代，弗罗倍尔 (Flaubert)，左拉 (Zola)，莫泊桑 (Maupassant) 诸作家却完全换了一个样子。他们生在黑暗的空气中，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刺激他们太利害了，于是他们便大都带有悲观的色彩。在艺术方面，发端于巴尔札克的写实之描写，正流行于当时，使他们在题材方面，叙写方面，都与十九世纪的前半有了很大的差别了。

弗罗倍尔 (Gustave Flaubert, 1827－1880) 初在巴黎学法律，而他的性格却更近于文学。以后到南欧，非洲及东方诸国游历，回来时，便动手写他的《波华荔夫人》 (Madame de Bovory)，于一八五七年出版。此书一出版，写实主义的时代便跟着开始了；他立刻得到了极大的声誉。他的文辞写得非常细腻而美好。结构又极完整。他的冷静的客观态度，他的秀美的风格，他的真切而活泼的叙写，都足以使他成了一个很高崇的作家。所以他的小说虽写得不多，却没有一部不是好的。大约他的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写实主义的作品，如《波华荔夫人》，《一个简单的心》(Un Coeur Simple)及《感情的教育》(L' Education Sentimetale, 1870)，一类是“罗曼的写实主义”的作品，如《萨郎波》(Salommbô, 1862)及《圣安东尼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1874)等。《波华荔夫人》是弗罗倍尔最伟大的著

作,写外省的绅士生活,非常的真实,一看就知道那是真的事,真的人,真的说话,真的行动,而并无一句虚夸的话,一段空想的叙写。《波华荔夫人》是一个不安于平庸生活的妇人,她梦想着那浪漫的时代,浪漫的行为,于是背了她的丈夫,沉浸入浪荡不羁的情爱之中;结果是以她的自杀了结全书。这部书不仅因文学史上可划一时期的关系而重要,其艺术之完美,亦为法国自有小说以来之第一部。《萨郎波》是他的别一方面的大著作,写的古代斐尼基的事,凡十年才告成功。这种的传奇,或历史小说,却仍用他的写实的方法去写它,考据极精密,一语一物,俱有所本。有人谓其描写太细如披阅考古学之图籍。《圣安东尼的诱惑》,则记埃及圣者的觉醒,他本因痛苦而不想再生存,乃忽为艺术所动而终身从事于此,这正是他自己寄托之言。他的短篇小说,以《一个简单的心》为最著,写一个老仆的单纯



弗罗倍尔　法国自然主义之父



《萨郎波》所写之宫苑

赫米尔加的宫殿，以黄色云石建成，坚固的立于迦太基之旁。



圣安东尼的第一次诱惑（The first Tempation of St. Antony）（Katherine Low 作）

『他把果子含在齿间，……他摇摆他嘶嘶的头……在夏娃的面前。』

朴质的心理，极为微妙。

弓果尔兄弟（Goncourts）与弗罗倍尔同时，兄名爱特蒙（Edmond，1822－1896），弟名裘尔（Jules，1830－1870），家产富裕，为当时文坛的领袖，死后捐了他们全部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弓果尔学会。他们以为文学是作者将他所见的社会现象，如样的写了下来，以成人生的纪录。他们自己便实行了这话，随时随地的精密的去观察社会情况，而尤注意于平民生活。一八六五年，爱特蒙所作之《极米尼》（Germinie Lacerteux）即为法国的一部描写下层的平民生



圣安东尼第一次诱惑　（K.Low 作）

"骑着的一只白象来了……。"

活的最早的小说。他们兄弟二人作小说及其他作品，大都是合撰的，描写与风格极相近，分不出什么痕迹来。

左拉（Emile Zola，1840－1902）较弗罗倍尔更进一步而提倡自然主义，几乎把文学当作一种科学，为仔细的研究社会生活的结果的纪录；此与弓果尔兄弟又略不同，弓果尔兄弟写下的尚为自己对于所见事物得到的印象，左拉为纯粹的客观的研究态度，他取世间之形态，人类的情智，一如化学家之分析一石一木，经历化验之手继而究其真相。论者或别名之为左拉主义（Zolalism）。他生于巴黎，家世贫苦，故对于平民生活都曾亲身经历过。后来到了一个书局，为发行员，始于余暇作短篇小说，投登日报，渐渐的有名，被任为某报的副编辑。其后以勇敢的批评旧派被逼去职。生活虽苦，却仍专心于著作。晚年，震动一时之大尉狄莱弗（Dreyfus）事件发生，他为了人道，力出主张公理。与法朗士（A. France）同冒举世之不韪而不少屈。后为煤气所毒死。他的大著作为《洛根·马加尔特丛书》（Rongon Macquart）二十卷，《三大名城》（Les Trois Villes）三卷，及《四福音书》（Les Quatre Evaugiles）四卷。《洛根·马加尔特》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始作于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三年才告成。此



左 拉

书类巴尔札克的《人类的喜剧》，把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捉入其中。第一卷名《洛根家的运命》，叙洛根家娶一女为妻，有心疾，后此女又重嫁马加尔特家。以后各卷便分叙二家子孙之行事；同受恶劣的遗传性，各应社会的环境，造成种种悲剧。第二十卷，则叙柏斯卡尔（Pascal）博士据遗传之说，寻求此二族之系统，究其原因，以为结束。这部大著作中，写得最好者为第七卷《酒店》，写巴黎工人之纵酒淫佚之状，第九卷《娜娜》(Nana)，叙女优之生活，第十三卷《萌芽》，叙矿工之困苦。他的《三大名城》写的是伦敦、罗马及巴黎。他的《四福音书》以《茂盛》，《工作》二卷为最著。左拉的作品，大都写社会之黑暗面，如《娜娜》等，尤为论者所讥。然他不过以忠恳的态度据实的描写社会现状而已，因此以他为不道德是完全错误的。但他的叙写的艺术，实远不及弗罗倍尔，时时把他的文辞，写得太冗长，或写得太夸张过度了，不复是严格的一个自然主义者了。

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的艺术却较左拉为精进。他幼年很贫苦，身体又弱。后以作短篇小说得名，住在巴黎以著作为生。在他的《小物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的生平来。他的小说，在看厌了冗长的巴尔札克和左拉之作后，再去看它，却如服了一帖清凉剂，非常的舒服。他所写的都是他锐敏的感觉感到的印象。他并不如左拉之以小说为纪载什么学理，他是以作小说为作小说的目的者；他的作品都是恰恰好的，并不过长，也不有意的要简短，并不板冗，也不过分的热烈。他的风格是自然，细腻而生动，有时又带些有趣的讽刺，这使他的作品无一不格外的动人。就是短篇，也足以与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相匹敌。他的名作为《小物件》（Le Petit Chose），《磨房书简》(Les Lettresde Mon Moulin)，《那巴卜》（Le Nabab），《莎孚》(Saphe）及《达拉斯公的狒狒》(Tartarin de Tarascon)，而最后的



都德 法国近代大小说家之一

一部尤为不朽之大著。《达拉斯公的狒狒》以诙谐微妙之文章，如画似的写出夸口的“狒狒”的可笑的经历。这是一部法文中最美好的诙谐作品之一。叙的是达拉斯公地方的一位绅士名“狒狒”的，他素以同伴的谄媚，为生命的呼吸，立志要想成一个大猎者和爱冒险者。某一个星期日，他和达拉斯公的一班猎人，到了镇外去打猎，但他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获到，仅把他自己的帽子抛在空中，以枪击之为戏。颇有人开始怀疑他的无能力，于是他立志要到阿尔其士（Algiers）去猎了一只真的狮子来。他带了不少箱子，满装着火药，医品之类，一到阿尔其士，便孑孑的到郊外开始打猎。每次都失望而归，连狮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后来，才动身到南方去寻求狮子。在沙漠中经了许多冒险，最后才打死了一只他所见的唯一的狮子，——一只可怜的盲目的老驯狮。他把狮皮先送到达拉斯公，自己随后回来。全镇的人都发狂似的欢迎他。他在这个地方的猎人之王的位置是永久保存了。在这里，他写法国南方的风俗和人民性格写得



《达拉斯公的狒狒》　（Kathleen Shackleton 作）

异常的细腻。

他不是一个冷酷的自然主义者，他用的是写实的方法，却对于苦人有极丰富的同情；因此，便有许多人把他比作狄更司；真的，他是一个狄更司，同样的能以轻妙可爱的描写引人的微笑或

眼泪；他的《小物件》乃是狄更司的《大卫·考贝菲尔》，他的《狒狒》乃是狄更司的《辟克威克故事》。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是弗罗倍尔的弟子，在叙写的精美方面，完全承继了弗罗倍尔的遗产，而其全局的结构与题材的剪取，却较他的老师为更精进一步。他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最有名；在全个世界的短篇小说的作家中，在他之前的没有一个是发现过他那样的写法，在他之后的，直到现在为止，及得上他的却还未有过一人，至多只可说有一个俄国的柴霍甫（Chekhov）。论者每称他为短篇小说之王。而他的长篇的成功却也并不在别的大作家之下。他与别的自然派作家不同，他写的不仅是外面的，而且更进一步是内在的，是深入人的精神与灵魂中而写出其秘密的。他的文辞是如此的正确、明澈与自然，他的描写是如此的深入、随便与生动，他的题材是如此的拣选得好，如此的是以激动人，简直是没有一个作家曾追上过他。他的风格真是完美之极，已经到了自然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了，因此自然主义自他之后，便几乎成了强弩之末，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了。莫泊



莫泊桑 近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桑的短篇，凡二百余篇，散见于各报，经后人掇拾编辑之后尚时时有遗漏未编入之作品发见。其中最有力者为《菲菲小姐》,《羊脂球》,《颈圈》之类，一时也数不尽。长篇的最有名者为《一生》,(Une Vie)出版于一八八三年,《漂亮朋友》,(Bel Ami)出版于一八八五年,《彼得与约翰》(Pierre et Jean)出版于一八八八年;《人心》(Notre Coeur)是他的最后的长作，出版于一八九〇年。《一生》写一个女子的生活，事实非常沉痛，《漂亮朋友》写的是一个美男子的幸运，都写得很动人，《人心》尤足以代表他的晚年的作风。《彼得与约翰》的序，是一篇作者自己对于小说的宣言。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段绳子》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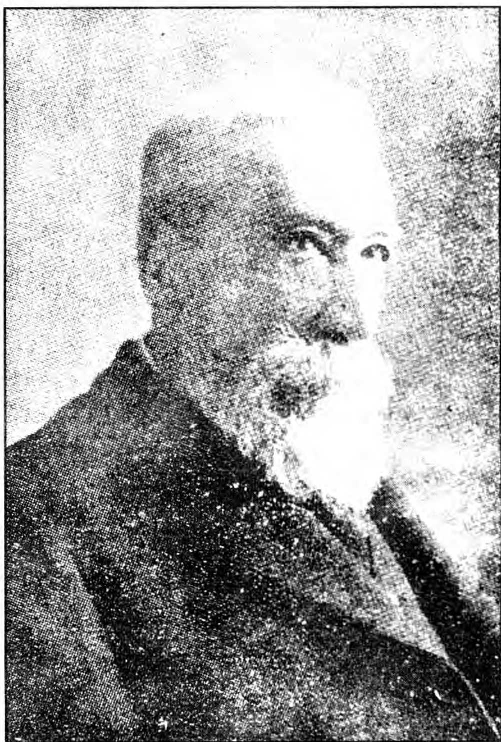
这是他结构最完美的短篇之一，叙一个乡人为了拾着的一段绳子而为流言所中，至死悲憾的事。

黑斯曼（J. K. Huysmans，1848－1907）是自然主义的最后作家；他深受弓果尔兄弟的影响，却自有其独特的地方。他应用了自然派的叙写方法，去叙写另一方面的东西，即宗教的生活与神秘。他著名的作品是《在家务上》（En Manage）与《小礼拜堂》（Le Cathedrale）。他的风格，独特的色彩极浓烈，叙写的气

概，非常的勇猛与豪迈。有人说，他在将来，一定可以在法国及别的国里得到更大的名望。

四

自然主义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已使人习见生厌，于是有一班独特不群的大作家便出来另辟了一个新局面，敷设了另一条大路给后来的作家走；为十九世纪作一个结果，为二十世纪树一个先端。在这些的作家中，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蒲尔格(Paul Bourget，1852－1923)及洛底(Pierre Loti，1850－1923)三人是最先使我们想到的。



安那托尔·法朗士

法朗士以法国的国名为名，论者以为这个名字给他是最相称的，因他的作品是异常的法国的，带了极浓挚的法国的风

味。他生长于巴黎，他父亲是一个旧书商人，因此，他便染了一种好古之癖。在中学里，便对于希腊文学有了很深厚的兴趣。他的文辞别有一种细腻的情调，别有一种可爱的风趣，是非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办的。他曾与左拉同为大尉狄莱弗的事件而奋斗，以正直与公道震于国中。当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开始时，他也曾发表反对的言论，大战后，他与巴比塞（H. Barbusse）组织光明社，高呼和平与正义。他的勇气到将死时还不衰退。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写上古的故事，如《钿盒》（Etui de Nacre）之类，有一部分写近代的事，如《红百合》（Le Lys Rouge）及《趣史》（Histoire Comique）之类。论者以为，我们只要读了他的书，我们便好像能够从他们里面晓得他的国家，他的时代及最完美的法国语言了。他是一个怀疑派；他的《潘琴岛》（Penguin Islande）是一部文明的讥刺的历史。《现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re）共包含四部小说，是一部"写实小说"而带着微妙的讥讽的。《西尔浮斯特·蒲那特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是一部传奇。他的思想是常常革命的；他的风格是清澈如水而素朴如白练的，他憎恨虚伪的君子，但他的憎恨却是中庸的，讥讽的，有泪的微笑的，哲学的，而并不热烈愤怒。他的小说，便是装载他的思想与意见的最好的工具。



蒲尔格

蒲尔格是摆脱了冷酷的自然主义而倾向于理想主义

的一个很有力的人。他曾以诗及批评家著名，最后，才从事于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是史丹台尔以后的第一个心理解析的作家。他把他的英雄的性格分析得真细入毛发，与自然派的作品一比较，真要觉得他们的粗率了。他的大著是《门徒》(Le Disciple)，在这本小说里，他对新的少年人，攻击唯美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罪恶，而大张理想主义的旗帜。此外，他的作品描写上中流社会的心理是最多，如《近代爱情心理学》（Psychologie de I 'amour Moderne)，《一个妇人的心》（Un Coeur de Femme）及《一个离婚》(Un Divorce）等，都是写他们的最变幻，最复杂的心理的。

洛底的真姓名是裘连·委特（Julien Viaud)，少年在海军中任事，因此，经过了不少的地方，近东如波斯，埃及，远东如中国，日本，乃至北方的冰天雪地，都曾任他流连过。他把他的经验，写为小说与回忆；他的艺术，如此的可爱，竟使任何类的读者都会觉得喜欢他。《洛底的结婚》(La Marrige de Loti)是写南方的海上的事的；《菊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是写他在日本的经历的；《冰岛的渔夫》(Le Pêcheur d'Islande）是写北方的一件故事的。他与蒲尔格不同，蒲尔格是一个正确的心理观察者，带着道德家的人生观，洛底则是一个印象主义者；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色彩，感动，经验，全不管什么道德上的善与恶的问题。



洛 底

还有几个后期的小说家，也应该在此一提。这几个人都是多少的受有俄国的影响的。路特（Edouard Rod，1857－1900）是瑞士人，但他在法国文学上的地位却很重要。他不是一个冷酷的自然派，他乃是一个充满了仁心热肠的作家，与俄国的托尔斯泰诸人一样，把他的对于平民的同情寄托在他的小说中。他著名的小说有《三个心》（Les Trois Coeurs），《无益的用力》（L 'inutile Effort），《火灾》（L 'incendie）及《静默》（Le Silence）。和居依（Melchion de Vogüe，1850－1910）译了不少俄国的小说到法国来，他的功绩即在于此。有了这许多俄国的小说，那好心肠的充满了对于下层人民及不幸者的同情的小说，使法国文坛，变更了一个样子。他自己的著作很好，《海上主人》（Le Maitre de la Mer）是一个代表。他的批评著作却更为著名。马格里特（Paul Marguerite，1860－1918）也是受到俄国的影响而著作的。他本来是一个纯自然派，及到受到俄国的新光，作风却变了，不期然而然的竟把严冷的观察者换成了一个哀矜的作家。他的风格很明洁，所作有《物力》（La Force de Choses），《暴风雨》（La Tourmente）及《活泉》（Les Sources Vives）等。

参考书目

一、史达埃尔的《柯里纳》，在 Burt 公司的《家庭丛书》（Home Library）中有英译本。

二、雨果的小说，极易得，有英译全译本。中译本有《孤星泪》（即《哀史》）《活冤孽》（即《巴黎圣母寺》）等。

三、大仲马的小说，亦极易得，有英译全集本。中译本有《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法宫秘史》（即《十年后》）等种。

四、乔治·桑特的小说亦有多种英译本，《漂泊者法兰西士》及《魔池》，《万人丛书》中均有之。

五、巴尔札克的小说，伦敦邓特公司有英译全集，共三十六卷。

六、梅倡米的《嘉尔曼》，《柯龙巴》，英译本极多，《嘉尔曼》有中译本，《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七、弗罗倍尔的《波华荔夫人》，《萨郎波》，《圣安东尼的诱惑》，Collins 公司的《荷花丛书》（Lotus Library）中，均有英译本，《波华荔夫人》有两种中译本（一，李青崖译，《文学研究会丛书》；二，李劼人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一个简单的心》亦有中译本，名《坦白》，《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八、左拉的小说，英国Windus，Greening等公司均有英译本。

九、都德的小说，英译本亦甚多，中译本有《小物件》，及《达哈士孔的狒狒》两种，均《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十、莫泊桑的小说，英译本全集本，美国 St. Dunstan Society 出版。中译本有莫泊桑小说集（一）（二）（三），《一生》，《遗产》，《漂亮朋友》（将出版）均《文学研究会丛书》；《人心》，《少年中国学会丛书》；《髭须》，《霜枫》之一。《东方文库》内有《莫泊桑传》。

十一、法朗士的小说，Lane 公司的英译全集。中译有《艺林外史》，《波纳尔的罪》，（均见《东方杂志》）《红百合》（将由文学研究会出版），《蜜蜂》（创造社丛书）等；《小说月报丛刊》内有《法朗士集》及《法朗士传》各一册。

十二、蒲尔格及洛底的小说，英译本甚多。

十三、《万人丛书》，《荷花丛书》，《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袖珍名著丛书》（Illustrated Pocket Classics）中，均有十九世纪法国大小说家的作品多种，极易购得。

第三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

一

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大略的可分为三派；即罗曼派，高蹈派（Parnassian），及象征派（Symbolic）。罗曼派的诗歌跟了罗曼主义的运动而起，在法国，与在英国一样，势力都极大，把旧的一切习惯与格律都扫除了，形式是新的，题材是新的。他们的取材，近之取于他们的灵魂的深处，远之取于远古，中古，高之取于天空的星辰。高蹈派却为罗曼派的反动，他们反对罗曼派的粗率与自我的表现；他们所要求的诗歌，是客观的，非自我的，不是粗冷如云石，而是纯洁，坚固，美丽如雕像的。这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连莎士比亚和但丁，他们也要以为是“野蛮的”。然后又来了象征主义者，他们却又反抗高蹈派的客观的主张；他们坚持：诗歌必须是个人的，必须是歌唱自我的，除了“忠恳”以外，不能做别的事；他们的批评家古尔蒙特（Remy de Gourmont）说道，人之所以要去写东西者，就因为要表白他自己的人格。但这三派及其他许多附属的派别（据说，法国每十五年，

便有一个新的诗派出来），并不是根本上互相仇视，互相排斥，因为诗歌归结总是诗歌。高蹈派的台李尔（De Lisle）所做的诗与魏伦（Verlaine）同样的是个人的。高蹈派主张形式的美，音节的美，而魏伦，一个象征派的大诗人的大标语便是“音乐在一切东西之前”。象征主义者表白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的情调，用暗示的方法，把他的情思传达给读者，在这一方面，与早期的罗曼主义者真的可以说没有两样；拉马丁（Lamartine）的诗还不是如此么?在小说上，在批评上，罗曼主义与写实主义有的是严格的区别，但诗歌却未必是如此。我们如果必定要坚持的把某诗人归在某派，某诗人归在某派，那末，我们将不能完全明白他们了。

二

法国罗曼派的诗歌，开始于一个有名的少年诗人查尼叶（André Chènier 1762－1794），他于三十二岁时，死于断头台上。他从希腊与罗马，得到他的灵感；虽然罗曼派诸诗人称他为先驱，他却完全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他的古典主义，却不是迂腐，乃是有结果的古典主义，不是借来的，或有意研究来的，乃是他的天性的一部分。他的诗柔和可爱，乃是真的而非做作的，自然的而非堆积的，所以罗曼派称之为他们的父。他的诗的一部分，简直可以放在希腊诗选中。



查尼叶

罗曼派所十分赞许的诗人，还有一个，那就是皮伦格尔（Bèranger），那个伟大的民谣及民歌的作家；他不属于罗曼派，乃是独自有他的地位的，但他的充满力量的歌，却真的是与他的同时代的罗曼派诸诗人没有两样。他的民歌，有力而素洁，忠恳而可唱，如不是最伟大的诗歌，却总是这一类诗歌中的最完全者。

但真的罗曼派的第一个大诗人却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1790－1869）。他幼年喜欢卢骚和史达埃尔夫人之作品。曾去从军，不久，复归。因所恋的妇人病死，便郁郁的把他的一腔热烈的情思都发为诗歌，于一八二〇年出版了《默想》（Les Meditations），立刻得了极大的成功，登上了大诗人之花坛。过几年，又发表了《新默想》等几部诗集。七月革命时，他为临时政府首领之一。不幸帝政复活，他只好退休于本乡；从此不再出来。他的作品很多，于《默想》诸诗集外，还有小说及杂记、史书多种，却俱无他的《默想》那样的重要。他的诗是那样的和谐，有人说，自十七世纪以后，法国久已不曾听见过这种好听的诗歌了。他们都是感情弥溢，情调新鲜而有独创之格局的。他的悲郁，他的柔和的愁情，他的“微光与记忆”的情调，是完全忠实的。他的感情的范围是很小的，他的诗歌的色彩，并没有雨果他们的浓烈。他的最有名的诗是《湖》（The Lake），兹



拉马丁　法国的大诗人

译其二节如下：

啊，湖呀！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
再没有她的眼来欢迎那熟悉潾潾的水波了，
看呀！我独自坐在这块圆石，
你知道这块圆石原是她所常坐的。

如此的你在你的石湾里微语着，
如此的你散碎在它的岩石的胸上；
如此的你把风吹的浪沫溅在雕纹的沙上，
那沙纹呀，原是她可爱的足所印上的。

雨果（Hugo）是诗歌的王，他坐了五十年的王位。他的作品是如此的复杂与繁富，有小说，有戏曲，而诗歌尤其是他的重要作品；他总之是一个诗人，即他的别的作品，也充满了诗的趣味与气氛；他的抒情诗与叙事诗，都是有力而富于色彩，热烈而忠恳。他是一个伟大的歌者；他的诗的音节，弘伟而为创造的。他的短诗的集子一册一册的出来，在这些短诗之里面，隐藏着的乃是我们的诗人的灵魂。这些诗集的尤有名者为《秋叶》（Les Feuilles d'Automne）、《光与影》（Les Rayon et les Ombres）、《静观》（Les Contemplations）及《街头林内之歌》（Les Chansons des Rues et des Bois）。他的叙事诗有《历代传说》（La Legende des Siecles）三卷，为法国文学中最大的史诗，叙上帝之创世至末日裁判止的世界大事。他的诗歌中，赞美自然，称扬民主，而厌恶专制。底下是他的诗的一片：

孩子在唱着；母亲在床上，呼吸快停止了。

她将要死了，她的美丽的目，在阴影之上俯下了；
死正翱翔在她上面的云端；
我听见那死的响动，我听见那歌声。

孩子是五岁，他立在窗边，
他笑着游戏着，发出可爱的声音；
母亲在那个终日唱着的可怜的美丽孩子之旁，
终夜的咳嗽着。

母亲在礼拜堂的石下睡着了；
孩子又开始唱起来——
悲哀是一个果子；上帝不使它生在
太柔软了不能载得起它的枝上。

这首诗，可以证明他的乐天的思想；这样的信仰和思想使他经过许多悲苦的经验而不为所屈，并使他与同时代的悲观作者不同。他的所有作品中，都织上这样的伟大的怜恤之情在内。全个世界的人，虽有人对于他的艺术表示不满意的，却始终是尊敬他的为人。

没有怀疑，也没有希望能够把
“地”的高举的头低弯下去，他的头是高抬到底的。

委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也是这时代的重要诗人，他没有雨果那么样的富于作品，也没有雨果那么样的乐观；他的作品虽少，却都很精湛，他虽悲观，却能强抑着他的悲苦；他以为人生之辛苦，悲痛，不必去怨天，也不必去尤人，但安静


委 尼

静的听凭运命的支配以待尽而已。如他的有名的诗《狼之死》(Le Mort de Loup)，叙老狼负伤忍苦，默然而死，实可表现他的斯多噶派的厌世哲学。他是世袭的公爵，早年从军；一八二八年后，即退出军队，专心从事于文学。他的戏剧和小说都很著名；他的诗集有二册，《古诗和今诗》(Poémes Antiques et Modernes)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他在法国诗歌的进步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的诗并不停止于少年时；他的年龄愈老，他的诗便愈有思想，形式也便愈整齐了。他与拉马丁同样的悲观，但拉马丁以上帝为痛苦之父，委尼却以痛苦为人生之不可免者，须勇敢的去对待它；且他的悲观也非个人的，而为人类全体的，因此遂生了悲悯之念，在这里，他是与雨果同道了。


缪 塞

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是一个完全的诗人，生平并没有做什么事，除了酒与妇人。他是一个极富于情感的人，诗中的悲观的情调，并不弱于拉马丁和委尼。当他二十岁时，发表了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遗事》(Contes d'Espagne et d'Italie)，此后十年之中，继续

发表重要的诗歌及戏剧，小说不少。曾与小说家佐治·桑特夫人相识，感情很好，却不久便离开了，这使他很痛楚，也使他产生了不少抒情诗。大约他的抒情诗，都为狂热的，豪放的，如拜伦一样；他是很崇拜拜伦的，但他的艺术的精深，却超过于拜伦的粗率。在他有名的《给拉马丁书》（Lettres á Lamartine）里，他把他自己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它的悲哀与希望，都写进去了。底下是一首诗《忧愁》，可以给读者以缪塞的哀音的一斑：

力量与生命已远远的飞去了，
朋友是没有了。欢乐是死了；
从前喂养的荣誉也去了，
信仰是在我的脆弱的星上了。

有一次我祝福一个真理的朋友，
在我知道她变更了服色之前；
当我的双眼上的掩蔽物落下时
唉，痛切的怜悯呀！

她的权力是无终止的，
所有的人经过她而不窥看时，
他们短促的生命的时间，
是没有结果的。

上府说着话，听的人
必须要回答；所有生命
给我的好的东西，
乃是慰安我泪的心的洪水。



戈底叶　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

从罗曼主义的波涛汹涌的海中，戈底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是一只小舟，它的白色的帆，在许多大船中，很鲜明的显出他自己来。他初为一个画家，到了巴黎，受罗曼派的影响，乃改而学诗，不久，即声望甚高。他最注意于艺术，他的诗集《珐琅与螺钿》（Emaux et Camèes）是雕斵得极工致的，真的如珐琅与螺钿一样；他的散文，也和他的诗一样是用细漆漆起来的。他并不能算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也不是思想家，他却自有他自己的路；他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标语，高呼着美：

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尘土中去，
除了那齐整秀出的美的东西。
　半身像
比之炮台更为永久。



De Sigognac and Vallombreuse　（Victor A. Searles 作）

戈底叶的著作多而复杂，在诗歌之外，他还写了不少故事，上面的图，是从他的“Le Capitaine Fracasse”取下，这一部书，乃是一部叙述冒险的历史小说。

因此他便带领了高蹈派（Parnassian）向前走，为他们一个最老的同志。高蹈派的标语，也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所追求的也便是美，他们所努力于表现也便是外物的精细的形状。

在这个时代，还有三个很好的诗人，如果这个时代没有那末多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声望也许可以更大些。这三个诗人乃是白里修克士（Brizeaux），巴比叶（Barbièr）与台尼瓦尔（Gerard de Newal）。白里修克士的诗是乡土的，忠实的，世间的。他曾把但丁的《神曲》的全部译为法文。巴比叶是一个讽刺诗人，他和查尼叶（Chénier）一样，乃是以有力的讽刺，来责备当时的众恶。台尼瓦尔是一个很优美的抒情诗人；他保守了前世纪秀美的形式，而染以罗曼的色彩。他的《浮士德》的译本，使歌德在法国著名。他的散文故事集，包含他的一篇杰作《西尔委》(Sylvie)。

三

高蹈派继罗曼派而起，以戈底叶为先锋，而以台里尔(Leconte de Lisle)为中坚。当一八六六年时，有一部很重要的诗集出来，那就是《今日的巴那斯》（Parnasse Contemporain），巴那斯为希腊的东北部的一个山，为希腊神话中文艺之神聚居之处。其中的作者有台里尔、卜鲁东（Sully-Prudhomme）、台赫莱狄亚（Jose Maria de Hérédia）、柯贝（Franoiz Coppèe）诸人，非其派中的诗人如魏伦及麦拉尔梅（Mallarme）亦有诗歌在内。所谓高蹈派（Parnaissian）者，即得名于此。

台里尔（Leconte de Lisle，1820－1894）生于法属非洲，少年游历印度诸地。回国后，曾加入法里叶（Fourier）的共产社会组织，二次革命时，亦曾在政治上活动一时。以后，便专心于诗

歌的创作及古典的研究了。他译了荷马的二大史诗，《伊里亚特》与《亚特赛》，还译了西奥克里特（Theoerite），此外便只有几部诗集，更无别的东西了。他的诗集，有《上古之歌》（Poemes Antiques），《野蛮之歌》（Pomes Barbars），《悲歌》（Poemes Tragiques）及《最后之歌》（Derniers Poemes）。他与叔本华（Schopenhauer）一样，也是一个勇敢的悲观者。他对于古典文学极有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希腊学者。所有高蹈派的诗人都是崇慕往古的，他便是一个代表；在他的诗里，也可以看出他所受于的古人的灵感。他反对现代的机械生活，他赞美死，但他对人类全体的痛苦也不免要动心；不管他态度是如何的客观，如何的非个人的，然而总不由得要表现出自我来。他的大功绩乃在于艺术上面。他的完美的艺术，他的诗歌形式之优雅、整洁、光彩与谐和，当代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所以有人批评他的诗如大理石，洁白有光，细腻可爱，而又坚实异常。至今，他的影响还是很大。

卜鲁东（Sully-Prudhomme，1839－1908）是研究科学的，后来却弃了工程师的生活而专心于诗歌。同时又潜心于哲学。他的客观乃带有科学与哲学的形式。除了别的著作以外，他的诗集很不少，最有名的是《公平》（Justice）与《幸福》（Bonheur），这两部都是用诗体写下的伦理与哲学的讨论。但他并不是完全抽象的，他对于人民的疾苦还有柔和的同感；他具有真的诗的情绪，遣辞用韵又是很精美的，适当的。自他出来之后，法国的哲学诗便建立成功了。

台赫莱狄亚（Jose Maria de Hérédia，1842－1905）是高蹈派中最讲究形式的诗人，是高蹈派最“非个人”的作家，最忠实的信徒。他的客观是历史的。他以他的诗集《战利品》（Les Trophèes）著名，其中都是以人类过去的故事为题材的，从希腊、罗马一直到文艺复兴；他的咏歌，并不参入个人的情感，只



卜鲁东



台赫莱狄亚

是工细的写出古代的图画。他对于古学是用过苦工的。《胜利品》都是用十四行诗（Sonnets）写的，所以这部诗，可算是法国极有名的十四行诗集；他的同时代诗人柯贝称它为“十四行诗写的历代的传说”。论者以为自莎士比亚以来，在无论哪一国的文字里，没有见过如他那末样美好的十四行诗的。

柯贝（Fransois Coppée，1842－1908）以诗人及戏剧家著名，生世很穷苦，一生所过的都是平民窟中的生活。他初受雨果及卜鲁东诸人的影响，多作史诗；后来却专心于写巴黎的平民生活。这使他辟了一块特殊的园地，这使他得了成功。他以高蹈派写实的功夫，细细的写出工人，小商贩，贫女以及其他无告的平民的生活与心情，写得真足可以动人。平民们读了他的诗，也都赞叹其能如真的一样。

与高蹈派诸诗人同时而没有把他们的作品放入《今日之巴那斯》集中者，有鲍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和班委尔（Theodore Banville，1823－1891）。

鲍特莱尔是有名的恶魔诗人；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只向他自己的黑暗而诡奇的道路上走去；他的诗集有一部《恶之花》(Fleurs du Mal)。在那里，已足完全的表现出他自己来。他与台里尔一样，赞美死；他对于色，味，声等有特殊的感触。他追求着新与奇的东西，曾服食鸦片和印度大麻等刺激品，以寻求幻怪的境地。他所咏的东西，不是英雄，也不是哲理，不是良辰美景，也不是婉娈的恋情，乃是一般人所认为丑恶的东西，如鸱鸮，如尸，如游魂之类。有人以为他是但丁；以为但丁游过地狱，而他则是从地狱中来的。他深喜美国作家爱伦·坡（Allan Poe）的著作，曾译了他的《非常的历史》及《新非常的历史》到法国来，当然，他自己也是很受坡的影响的。他的诗，在艺术上是很精美，对于嗅觉及味觉等，尤有极深入之描写，这一点他是与高蹈派同调，而且有影响于他们的；在他思想的颓废与诡异，他的完全表现出他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灵魂来的几点上，则又开了后来象征派的先声。

班委尔（Banville）是戈底



柯　贝



鲍特莱尔

叶的弟子。他在运用诗歌的音韵上，与戈底叶有同样的成功。他的诗集《雕柱》（Les Cariatides）等，都是音节极谐美的。论者谓，他说的话不多，但他一说，却总是很完美的。他复活了法文的古诗式，却把他们变得更华丽了。

一个有诗才的作家，也与鲍特莱尔一样不适宜于任何派别，而自有其独特之地位的是李查宾（Richepin，1849－）。他是一个过着漂泊生活的人，思想怪特而有力。他的第一本诗集《光棍之歌》（Chanson de Gueux）是那样的惊世骇俗，当它一出版，法国人便以为有背公众道德而把他囚禁起来。但他的笔却并不因此而遂停止；法国遂渐渐的与他相习了，承认他的天才与忠实。以后，他的作品也渐渐的更聪明了。他的小说与戏剧，俱以精于心理的描写著名。

四

当高蹈派正在全盛的时代，象征派便也开始崛起。什么是象征主义呢？这是很简单的。譬如爱伦·坡的《乌鸦》诗，其中所咏的乌鸦，如果是代表运命或他灵魂的黑暗方面的，那末在这诗的表面之下，便有了双重的意义了；这样的诗便是象征派的；常以一物代表或象征他物，常以其他观念，代表某种观念。象征主义是与诗歌一样的古老了，在很早的时候已有人用此法了。不过法国的诗人却提倡着这样的叙写法。但有的时候，象征派作家却是写了很隐晦的东西；他很用心的写下第二个思想或想象，使我们完全寻不出他的原意是什么。这乃是文学上新的奇异的表白法，即颂扬他们的人也会为之迷惑。鲍特莱尔和麦拉尔梅诸人的诗，有时就是如此。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曾痛加以攻击。

象征派的第一个领袖是魏伦（Paul Verlaine，1844－1896），



魏伦：酒的诗人

他家世很贫苦，很早的就出来谋生。但他青年时代的生活却充满了爱情与诗意；后来因为他的感情太热烈了，又好使酒生气，便与他的妻反目，弃家而为一个漂泊者，游历英、比诸国。曾在比利时因事被捕下狱。一八八一年，回到巴黎。这时，他的名望已震于全国，少年诗人群推为象征派的领袖。不久，他乃死于巴黎的一间破店小屋中。魏伦的著作很多，少年时代唱的是《美满的盛会》(Les Fêtes Galantes)，到了他过着漂泊生活以后之作品却都是悲苦之歌，如《今与昔》（Jadis et Nagriere）等。在这些诗里，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细密而热烈的情绪；他自己曾在某处说，“这本书没有一篇不是生命。”实则，他的全部的诗，也就可以算是他的一生的歌咏。凡是他的感觉，他的恋爱，他的憎厌，他的希望，他的失意，都如盈盈的绿水，满盛于湖中一样的储于他的诗里。他遣辞用句，完全不管法国诗的旧格律，只凭他自己内部发出的柔美的音调。他在他的有名的《诗学》（Art Poetique）里，他把他的原理告诉给大家；第一个原则便是音乐超于一切别的之上，不必有清晰，不必有机警，不必有论理，常要有的乃是音乐。他自己的诗便如此的实行着。他把他的歌散于晨风中，他的歌是自然得如鸟之啭歌的。音乐家常喜把他们谱入音乐中。他常不能自制其感情，但他的制御艺术的能力却极大。在他囚于比利时狱中时，他由异教者变成了一个旧教徒，写了一册法国文学中最优美的宗教诗歌。他如雪莱，如海涅（Heine）一样的触动读者心的深处，但其情调却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不仅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且是近代欧洲的最伟大诗人之一。

麦拉尔梅（Stephane Mallarmé，1842－1898）与魏伦是象征派的双璧；他的生活和性格却与魏伦都不同。他的生活完全是艺术的生活。他以为文艺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他之作诗，乃为作诗而作诗，随自己的意思作去，并不求普通人的

了解。他的诗乃如音乐，别的不能接触到的，它会接触到，别的不能深入的，它却会深入；能被它感动的，便真的是感动得最深挚的。他因此非常注意于音乐的节奏，常常和音乐家在一处，以帮助他的诗的创作。他的诗因此有许多地方很隐晦，连他的门人也不大明白；但有许多诗却明白得如日光一样。他与鲍特莱尔一样，也是爱伦·坡的崇拜者，并译了不少这个美国诗人的诗进来。他的名著为《完全的诗》(Poesies Completes)及《篇页》(Pages)。因为他的诗与音乐是如此坚固的联结着，所以在法国以外的人读到他的诗的人却很少，即在法国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

林博特（Arthur Rimbaud，1854－1891）是麦拉尔梅和魏伦的好友，与他们并称为象征派的三杰。他感情很热烈，又喜欢漫游，这使他与魏伦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他又喜欢音乐，这与麦拉尔梅是同好。他成名的时候很早。当他与魏伦在一处时，还是一个童子。论者每以与英国的童年诗人查托顿相比，实则他的诗较查托顿为尤高一等。他曾和魏伦同游于比利时。魏伦喝得大醉，取枪击他；亏得他的枪法太不高明，林博特才不至有性命之忧。魏伦之被囚于比狱，即因此故。他的著作有《灵光》（Les Illuminations）及《地狱中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他的诗，音韵极自然，而神秘的气氛很重。

在这个时期的最后，还有两个作家，亦可谓为属于象征派者，一个是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一个是有名的批评家古尔蒙特（Gourmont）。

拉福格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与林博特一样，但他却死得很早。他是一个怀疑派的哲学诗人，十分崇拜叔本华与康德(Kant)。他的大作为《平民悲歌》（Les Complainte）。他感觉极锐敏，凡人所见不到的，他却能看到，且能深切的写出。梅特林(Maeterlinck）是很赞许他的人中的一个。

古尔蒙特于他的散文外，他的诗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名作是《西蒙》(Simone)，凡十三章，自称为“田园诗”。他的诗注重于抒写情调，不落于其他象征诗人之比喻一流。

同时代的大小说家法朗士（A. France）及蒲尔格（P. Bourget）亦为有名的诗人，诗意清澈而辞笔明洁。有重活古典主义之倾向。或归之于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新派中。但他们的诗都不很多，且比起他们的小说来，诗歌不过是附庸之作而已，故不详述。

参考书目

一、法国诗人作品译为英文者不多。雨果的诗集有英译全集本。

二、缪塞的《一个近代人的忏悔》(A Modern Man's Confession）有《荷花丛书》本（Collius 出版)。

三、戈底叶的《Capitaine Fracasse》有《荷花丛书》本。

四、鲍特莱尔的《散文诗》及《恶之花》。英译本有 Elkin Mathews 出版的一本。

五、《鲍特莱尔诗集》有史格得公司（Walter Scott）出版的“Canterbury Poets”本。

六、西蒙士（A. Symons）的《鲍特莱尔》，Elkin Mathews 公司出版。

七、《魏伦诗集》，在“Canterbury Poets”丛书中。

八、《魏伦：他的生平与作品》（P. Verlaine, his Life and his Work） E. Lepelleptier 著。T. Werner Laurie 公司出版。

第三十五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戏曲及批评

一

十九世纪法国戏曲的开始，是跟了罗曼主义而俱来的。自大仲马的《亨利第三及其朝代》（Henri III et sa Cour）及《奥托尼》（Automy）上台排演后，罗曼主义在法国才完全胜利。他们把古典主义者所信仰的“三一律”，打得粉粉碎碎。此后，剧场上的戏剧便活泼有生气得多了。

大仲马是这时代很重要的戏剧作家，也许他的戏剧，比他的小说还重要。他写了百余剧，《亨利第三及其朝代》与《奥托尼》二剧是最重要的。《亨利第三》叙一个公爵疑心他的妻与某人有秘密行为，便强迫他的妻写信约了他来，伏兵把他杀了。《奥托尼》叙奥托尼爱一个女子，却因种种的关系，不能娶她。后来，她嫁了别一个人。他却于某日又强迫她与他恋爱。正在那时，她的丈夫追来了。奥托尼却立刻杀了她，对她丈夫说，因为她不从，所以杀她。在这些戏曲里，其题材与表演都是激烈粗暴，足以倾动一时的。所以自从这些戏曲开演后，自然而然的古典主义是绝踪了。

雨果，与诗人委尼及缪塞也各写了好些剧本。雨果的戏曲也以事迹的诡异见称。如《赫尔那尼》（Hernani）写一个贵族的女子不爱一个王子，却把她的恋情寄在一个强盗的身上。《吕依白拉斯》（Ruy Blas）叙皇后对于她的仆人，一个为她仇人所遣来的侦探，却发生了恋爱。雨果的成功，便在能把这些浪漫的事迹，运以抒情诗似的文笔，成了异常的华婉动人的东西。委尼所写的剧本，却没有大仲马与雨果那末样的辣烘烘的。他的有名的剧本为《查托顿》(Chatterton),写的是英国有名的童年诗人查托顿的事；查托顿富于天才，终于因穷困失望，服毒自尽。委尼用细腻的文笔，把这个幼年诗人及与他有关的人物，都写得十分的活泼动人。缪塞的剧本，完全为任性的创作，毫不顾到剧场的习惯。但在舞台上成绩却并不坏；他的好处乃是对话的漂亮；剧中每个人物的说话都逼真而响亮，不加一点的做作。他的有名的剧本，为《马利亚纳之恶习》(Les Caprices de Marianne)及《莎伦萨契奥》(Zorenzaccio)等。



小仲马

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6）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为写实主义戏剧的始创者。他初以作小说，有名于



“茶花女”　（Aubrey Beardsley 作）

时。后来，把他的《茶花女》（Dames aux Camelias）改编为剧本，一上场便得了极盛的彩声。此后，他便专心于作剧了，所作凡二十余种，虽不及大仲马之多，却精粹远过于他的父亲。他的剧本大多为社会问题之研究，如《私生子》（Le Fils Naturel），《一个阔绰的父亲》（Un Père Prodigue）等都是如此。他的戏剧，除了他们的思想与所储匿的问题外，艺术也是极高崇的；对话之恰如各个人物的身分，结构之完密，人物性格之真切，都足以使它们不朽，且使它们至今犹为各地剧场所扮演；《茶花女》更为世界剧场上最常见到的一部戏曲。

与小仲马同时的剧作家有奥琪叶（Emile Augier，1820 -


奥琪叶

1889)，萨都（Sardou）诸人。奥琪叶家世富裕，专心于作剧。所作有诗剧与散文剧二大类。论者每以他的戏曲与巴尔札克的小说并称，因为《人类的喜剧》里，包含的是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生活，奥琪叶的戏剧也是如此。他又与小仲马一样，很注意于社会问题的叙写。对于婚姻问题尤为注意。如在《波里叶先生的女婿》(Le Gendre de Mr. Poirier)里，叙一个富商仰攀名门，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贵族，因此毁坏了他女儿的一生。如《一个美满的婚姻》（Un Beau-Mariage）叙一个很有才能的工程师，赘于一个富翁之家，结果也到了饱受那富翁家族的侮辱的境地。如《穷的母狮》（Les Lionnes Pauvres）叙的是一个寒士娶了消耗甚大的妻子，终至于悲惨的结果。这些都是对于当时社会上最习见的现象加以攻击而促其反省的。他的文笔平易而忠实，不为过度的夸张，这使他的剧本更易为人看来受感动。因为逼真的平叙较之夸张的烘托，是更易动人的。

萨都（1831—1908）以善作喜剧著，文笔非常的灵活可爱；除喜剧外，他还著些历史剧与悲剧。他的名作为《苍蝇的脚爪》(Les Pattes de Monche）等。此外还有好几个喜剧作家，如那赫克（Neilhac，1831－1897）与赫莱委（Halevy，1834－1908）等，他们的名作大都为小歌剧场（Operette）中常演的戏曲。

二

小仲马之影响弥漫于法国的剧场者很久，到了倍克（Henri Becque，1837－1899）的名剧《老鸦》（Le Corbeau）出世后，才脱出了他的窠臼。倍克也是一个自然派的戏剧家，但他并不如小仲马他们一样，念念不忘的在他们的戏曲里讨论着社会问题。他的剧曲完全把他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不加烘染的写了出来。听众见了这样的耳目一新的素描的作品出来，一时甚为之感动，开了近来法国自由剧的风气。

继倍克而起，提倡自由剧的，有安东尼（André Antoine，1852－）。他要把平常的人生，切了一片一段来，毫不加点染的表演在剧台上。但这时，写实主义的怒潮已衰落了，他的剧本却不能鼓起大家的兴味。这时足以吸动听众的乃是具有哲学的与象征的意味的自由剧。做这些剧本的，有梅特林（Maeterlinck），他虽是比利时人，却用法文写他的剧本，在法国剧坛上占很重要的位置。（他将在第四十章中讲到，这里不说。）此外，有居莱尔（François Curel，1852－），也编了不少这一类的剧本；但他却把理论太多的装载于他的剧本中，使演者很感困难，使听众觉得无味。

社会剧或心理剧，在这时非常的引起听众的注意；他们写的是巴黎的中流社会，对话与结构都极漂亮而精致，因此风行了一时，为十九世纪最后极有力的剧作。这一类的作家，有白里安（Brieux），赫尔委叶（Hervieu）及拉夫顿（Lavedan），路斯丹（Rostand）诸人。

白里安（Engène Brieux，1858－）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他的剧本都是严正而有气魄；他以他的锐敏的观察，看出近

代社会之众恶而以细腻深入的辞笔写出之。他的《红衫》（Le Robe Rouge）诸剧，在近代剧场上是常演之作。

较白里安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赫尔委叶（Paul Hervieu, 1857－1915）。他捉住了一个恶点，便用全力去攻击，攻击得异常的勇猛。如他之攻击法律，便是如此。他的名作有《钳子》（Les Tenailles），《人的法律》（La Loi de t'homme）等。他的文笔流利而痛快；"公道"在他剧里是一个重要的要素；读他的剧本，自然会生出一种有力的情绪，连气都透不出。

拉夫顿（Henri Lavedan，1859－）与白里安他们不同，他是以轻快微妙的笔调来写社会的心理的；对于心理的解剖，细密之极，使读者或听众不期然的会进入那最深远的人心的深处。他的语气有时也很滑稽。他的名作为《决斗》(Le Duel),《服侍》(Servir)等。

路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以《小莺》（L'aiglon）一剧震动全个欧洲。他的剧情带些讽刺的情调，文笔却是新鲜的；以明洁的笔迹，写出他所特有的青年的愉乐的趣味。



路斯丹

批评家勒马特（Jules Lemaitre，1853－1914）也以戏曲著名；他的剧本是诚诚恳恳的细致的把社会心理写给大家看，并不参入什么哲理的讨论，所以甚得听众的欢迎。所作以《反抗者》（Les Revoltes），《白婚姻》（Le Mariage Blanc）等为最著。

三

十九世纪的法国批评，开始于一个杂志名《地球》（Globe）者，这个杂志，创设于一八二四年，有六年之运命，在这六年间，对于新的文艺势力却给以鼓励与欢迎；在当时伟大的文艺运动上有指导的功绩；同时并介绍了不少外国的大诗人进来。

委尔曼（Villemain，1790－1867）是十九世纪法国的第一个重要的批评家；他以为文学是人类心灵的表现。他并不把自己囿于规则的解释，美的文句的颂赞上；他乃是把文学的研究，当做一种历史知识的工具的。他的大作为《法国文学讲义》。

尼萨（Nizard）是一个与委尔曼立在反抗地位的批评家；委尔曼是表示科学的方法的，尼萨却表现那理想的，教训的方法。他把文学批评当做一种理性的结构。他给教训。他把关于时代的，关于个人的一切事都放开了；他仅要知道永久的美。在他看来，仅有具着不为时地所限的，以完美的文字，表白真理——人类理性的实质——之作品，乃可算为伟大的作品。

到了伟大的批评家圣·皮韦（Sainte Beuve，1804－1869）出来，尼萨的主张，却为他所打破，他是反抗尼萨而与委尔曼的见解相近的。他初在巴黎学医，后与雨果等为友，乃弃了医生的职业，而加入文艺界中。他所专心的不是小说，不是诗歌，也不是戏曲，乃是批评。他在各有名日报上，做批评主任，著作很不少；主要的作品便是那有名的每礼拜写一次的《星期一谈话》

(Causeries du Lundi)，接连的做了十几年。他的批评，完全是客观的态度，不参加一点自己的感情和意见。他的心思非常的细密，善于搜讨古籍，善于繁征博引，而组成有条有理的文章。他的批评方法是：在研究一种作品，必须先知道那个作家的家世、生平和性格。他自己说，常常一个人闭门十五日，同着一个有名死人的著作，研究他，玩味他，并且爱去问讯，如同把他放在面前的一样；后来，便渐渐的把这个作家的恰切的真实处发现出来。因此认识了这个作家，因此，认识了他的作品。这样的科学的态度，他曾应用在他的《文人写照》(Portrait Litteraire) 上。他想由这种的方法，总有一天，可以建立一种批评家的科学来，如生物学一样，可以把人类的精神，照天然的分别，分起类来。这当然是一件很伟大，也许竟是不可能的工作，所以他终于没有成功。但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他开创了后来的写实主义的大路，并为泰耐（Taine）的老师，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接踵的用圣·皮韦的方法去研究某个文学家，去批评某部作品的。



圣·皮韦



泰　耐

泰耐（Hippolyte Taine，1828－1893）继于圣·皮韦之后，创立了较圣·皮韦更进一步的科学的批评法。他曾为教员，后来，弃了职，专心去研究学问，实行了“生活着是为了思想的”一句话。他的著作很多，以《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eature Anglaise）为最伟大，此外还有《拉芳登论》（L’Essai sur la Fontaine）等较为不重要。他的批评原则，在有名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上，说得非常明白。他以为研究一国文学史，须由三个地方去考察，一是种族，二是时代，三是环境；每个国家的文学的潮流，总不外因这三个大影响而有所起伏，每个作家的作品与性格也极受这三个大影响而有所不同。法国的种族与英国不同，英国的又与东方诸国不同，因此所产生的文学和作家便截然的两样了。某个时代的文学与作家，又常受时代的思想和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戏曲不能产生于十二十四世纪，拜伦的狂热的诗也不能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这就是一二个例证。至于环境之有关于作家和文学的全部，乃更是了然。他用了这种归纳法，去批评历史，去批评文学，很得些成功。《英国文学史》便是他的最好的试验的成绩。但有许多批评者，却对于他这样的太科学了的批评法大为不满；无论如何，照他这样的方法去批评文学，总逃不了太机械的弊病。所以他的信徒，终于不至有圣·皮韦那样的多。——原因是圣·皮韦的方法不是如他那样的机械的。

莱南（Ernest Renan，1823－1892）与泰耐恰是立于相反的

地位；他虽是很信仰科学的，而他的批评却完全是理想的，不似泰耐之立有一种固定的方式。他有些是怀疑论者，但却对于宗教有很深湛的研究。他所喜爱的只是殉道者，高尚的心灵者，不可能的朋友。他常专心于宗教，常以为自己是一个牧师。后来，他



莱南　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评家与哲学家　（Bonnat 作）

虽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却仍旧承认宗教的价值与理想。他游了叙利亚与耶路撒冷之后，便有意于做《耶稣传》（Le Vie de Jèsus），这部大传记出版于一八六二年，立刻震动了世人，引起了很激烈的宗教上的辨论。后来，他又著了一部《基督教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也是一部大著。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关于宗教，哲学和历史的著作。他的文笔是异常的娇媚可爱的，把他的思想及感觉，都能细细的写出，把往古的奇迹和故事也都能惊人的，动人的，正确的写出。他承认宗教的理想，却根据于历史的研究，而打破一班人的迷信，尤其反对的是教堂。在这里，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他的《耶稣传》的伟大，也就在于此；于表现这个大教主的伟大人格外，却同时把攀附于他身上的种种灰尘和藓苔都铲除下了。

二

自泰耐，莱南之后，到了十九世纪之末，批评的作家，重要的很不少。古尔蒙特是应该第一个数到的。古尔蒙特（Remy de Gourmont，1858－1915）作诗歌，作小说，还有好些关于哲学，生物学，言语学之著作多种，而以批评之作《假面集》（Livre des Masques）二卷为最重要。《假面集》乃评论象征派诗人之论集，解释象征主义之意义至为明晰，对于象征派诸诗人都极有研究；论者因称他为“象征派的发言者”。他尊重个性，尊重现世，可为近代异教精神复兴之代表。他以为人当爱重自我，寻求幸福。人仅此一生，生复有限，故必须及时求乐。故贤者唯一之信仰即为自我，唯一之祖国，即为人生。

勒马特（Jules Lemaitre，1853－1914）与古尔蒙特不同，他并不宣传什么主张，并不解释什么派别，他仅以自己读书时所得

到的印象，随了他的对于那个作品的解析，同时写出；他的笔调很美秀可爱。他的批评作品不少，以《时人》（Les Contermporaèno）为最重要。

勒马特不注重主观的批评，也不立什么信条或方法；白鲁尼特（Ferdinand Brunetiere，1849－1907）却是一个主观的批评家，他有他的道德信训；他执了这个信训，对于自然主义，“为艺术的艺术”大肆攻击。他可以说是泰耐的后继者，因为他应用了进化论的学说，到文学的批评上来。他以进化论来解释文学种类的变迁，如研究生物种类之变化一样。他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评论》，《抒情诗的变化》及《自然派的小说》等。



白鲁尼特

法格（Emile Faguet，1847－1916）与白鲁尼特一样，也反对自然主义，也提倡道德；同时，他并追踪圣·皮韦，应用他的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作品。他的著作很多，以《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等为最有名。

此外如法朗士，也曾写过高妙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比起他的别的大著作来不过是零片，所以这里不说到了。

参考书目

一、大仲马的戏剧可在英译的他的全集中找到。（英译全集有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的一部。）

二、雨果的戏剧在英译的全集本可找到。又有 Bell 公司出版

的《彭氏丛书》(Bohn's Library) 本。

三、小仲马的《茶花女》；小说有林纾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剧本有刘复的译本，北新书局出版。

四、白里安的《红衫》的中译本，(名《红衣记》) 泰东书局出版。

五、圣·皮韦的《星期一谈话》，E. J. Trechmann 英译。(Routledge 公司出版)。

六、圣·皮韦的《论文集》 (Essays) 有史格得出版公司 (W. Scott) 出版的一本 (在 Scott Library 内)。

七、泰耐的《英国文学史》有 H. Van Laun 的英译本，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

八、莱南的《耶稣传》及《论文集》在史格得公司 (W. Scott) 的 Scott Library 中有英译本。

九、《莱南》William Barry 著，在 Hodder & Stoughton 出版的《文学家传》(Literary Lives) 中。

十、法格的《法国文学史》，英译本由 T. Fisher Unwin 公司出版。

第三十六章　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

一


迭　克

大诗人歌德死于一八三五年，然实际上德国的古典时代乃终止于席勒之死。到了十九世纪的开始，罗曼主义的新潮便渐渐的弥漫了德国的文坛，与英、法诸国的罗曼主义相映照。罗曼主义之在德国，其起因，当然半由于外来的影响，然政治上的大变动却促进了这个新的潮流不少；德国在那时是很衰弱的，拿破仑的马足一到，便成了法国的势力所及的被保护国了。在这样的被异族

所征服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的会发生了两种动力，一种是景慕中世的伟大的德国与她的文学，史诗，行吟诗人乃至教堂与弘丽的建筑，一种是促成了国民及诗人的爱国心，高喊着要求自由。这都是德国罗曼主义的特点。但在罗曼主义的第一期，却只是做着诗人的梦。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天才出现。到叔本华，克莱斯特（Kleist）诸人崛起之后，德国的文坛才现出蓬蓬勃勃的活气来。

二

第一罗曼时代的主要人物是迭克（Ludwig Tieck，1773－1853）。他生于柏林，他的功绩乃在引起这个新的运动，而不在他的作品上，他的诗才并不怎么样的高。他的重要著作是他的童话。希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是这个新派的批评的领袖，他建立了罗曼主义的理论的基础；他的哥哥威廉（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译了莎士比亚的戏曲到德国来，这个劳苦的工作是不朽的。诺瓦里斯（Friedrich Novalis，1772－1801）是这一派的诗人，他在二十九岁时便犯肺病死了。他的《零片集》（Fragments），虽不过是零片而已，却有不少好的东西。



威廉·希莱格尔

介绍莎士比亚到德国来的作家

这一派的生命很短，到了一八〇四年便告终止了：这个时代的德国政治与国家的生命都暗淡无色。一八〇六年时，神圣罗马帝国渐渐的邻于没落之境；拿破仑把它打得、分得零零碎碎的，再取来作为他自己的掳掠物。这把德国诗人的国家意识与爱国心很强烈的引起了。这些诗人有亚宁（Ludwig A. von Arnim, 1781 – 1831），白伦泰诺（C. Brentano, 1778 – 1842）与歌莱斯（J. Görres, 1776 – 1848），他们把第一罗曼主义时代的梦，带到地上来；他们写当代的国民生活，或追写过去的历史——是真的过去的德国人民历史，而不是如诺瓦里斯所写的想象的，他们最大的成功，是亚宁和白伦泰诺所编的国民民歌集，《孩子的魔角》（The Boy's Magic Horn），与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Jacob，1785 – 1863）（Wilhelm，1786 – 1859）所搜集的民间故事集。格林兄弟的成功，也许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是异常的伟大的；他们编的故事集，成了世界上每个孩子都高兴读的书，而且也是一部为研究民俗学者所珍视的东西了。



诺瓦里斯 夭死的罗曼派诗人

一八一三年，莫斯科被焚，拿破仑由俄国狼狈的退回；这时，德国有许多爱国诗人高唱着爱国的抒情诗，如柯纳（Theodor Körner，1791 – 1813），亚伦特（Arudt，1769 – 1860）



约柯伯·格林



威廉·格林



克莱斯特

以及兴金杜夫（Schenkendorf, 1783－1817）等。他们的诗颇有影响于当时，却都不是很高的诗才。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的戏曲乃是这时期的光荣。他于很轻的年龄时，即自杀而死，留下不少精美的剧本与中篇小说。他是十九世纪德国第一个大戏剧家，可与席勒相比，引起了新的国民的自觉心。他开手作了《西洛芬斯顿的家族》（Die Familie Schroffenstein），十八世纪的“狂风暴雨”是染上了罗曼的色彩而复活了；他的《洪堡王》（Der Prix von

Homburg）是一篇历史剧，普鲁士的国民的戏曲；《海曼斯拉特》（Die Hermannsschlacht）是一部悲剧，穿上远古的衣服，而有力的表现出当代的真实之政治冲突的。克莱斯特还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科尔赫士》（Michael Kohlhass），写十六世纪的一个故事，对于克莱斯特死后二年之反抗拿破仑的运动很有影响。

克莱斯特不是当时唯一的戏曲家，却是当时唯一的伟大的戏曲家。当时的戏曲家，还有委尔纳（Z. Werner），他是所谓“运命戏曲”的作者，带些悲观的色彩，所作有《二月二十四日》。

查米莎（A. von Chamisso，1781－1838）与爱秦杜夫（J. von Eichendorff）及慕劳（W. Müller）是当时三个重要的诗人；查米莎是法国的人，居于柏林的，他写的是很真朴的德国抒情诗。他本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于抒情诗外，又作了一篇名《彼得·希莱米尔》（Peter Schlemihl）的故事，得了全国的赞许，这是一篇可爱的神仙故事，叙一个人把他的影子卖给魔鬼。查氏居德国，一切习惯如德人，回法以后，痛恨法人的习俗，却又不便改隶德籍；这一篇即是写他无祖国的内心苦痛的。爱秦杜夫（1788－1857）是罗曼派诗人中最伟大者之一，也是德国所有的最能感发人的抒情诗人之一。他是与德国森林中大神潘（Pan）同住的；大自然的景色，原野的漫游，都一一的印在他的诗里；



查米莎



爱秦杜夫

除他的诗外，他还有一部《一个废人的生活》(From the Life of a Good for Nothing)，这是一篇短篇故事，但却也是用散文来表白抒情诗的情绪的。慕劳死得很早，只活了二十七年。他与爱秦杜夫一样，歌咏的是自然，却所咏的范围更广；他还作些民歌，以及政治的歌；他的《希腊人之歌》是德国自由战争之后，第一部有名的政治诗歌。

当时的诗人，受有东方的很深的影响者，是鲁卡特（F. Rückert，1788－1866），他出了好些部的诗集，大部分都是印上东方的波斯与阿剌伯诗的色彩，幻想微妙，而音调可爱的。



鲁卡特

在小说的范围内，有福沟(F.Fouque, 1777－1843)，霍夫曼(E. T. Hoffmann 1776－1822)及赫林(W. Häring)工作着。福沟以他的名作《涡提孩》(Undine)著称，他终身都在中世纪与骑士时代的小说的活气中著作着。涡提孩是一个水的精灵，她爱恋了一



福 沟

个武士，而这个武士却又被别一个人间的妇人恋着。其婉恋可爱而渗和着悲戚的苦味的情调，至今还为全个世界的人所喜爱。但他对于后来的时代，还有别的影响；他第一次把《尼泊龙琪歌》的故事放在近代剧场上。他的《北方英雄》(Held im Norden)乃是赫倍尔(Hebble)的《尼泊龙琪》及魏格纳(Wagner)的《尼泊龙琪之指环》的先驱。

霍夫曼是后期罗曼时代的有力作家。他的小说是属于德国的伟大的小说作品之内的。他有异常的天才，却不能没有缺点。他写的大都是超自然的故事，午夜的魔影，怪异的语声，他都有声有色的写出，而他自己的生活却也是为酒呀，妇人呀所侵入的魔的生活。

赫林是一个极力摹仿史格得的人，他写得是那末样的像，据说，曾有一次，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了，英国人都惊以为真的是史格得一部未刊的小说！



皮泰尔达哭了 《涡提孩》的一幕

所以他被称为“德国的史格得”。在实际上，他却有许多不及史格得处。他的小说，大部分是普鲁士的国民小说。

罗曼派的最后一期由乌兰特（Ludwig Uhland），慕里克（Eduard Mörike）莱奴（Nicolaus Lenau）诸诗人告了结束。乌兰特（1787－1862）是一个有名的中古研究者；曾为大学教授，后又从事于政治活动。他以作抒情诗及民歌，得名于文坛。慕里克（1804－1875）的诗才是很高的，在德国诸诗人中是可以列在第一流的。他还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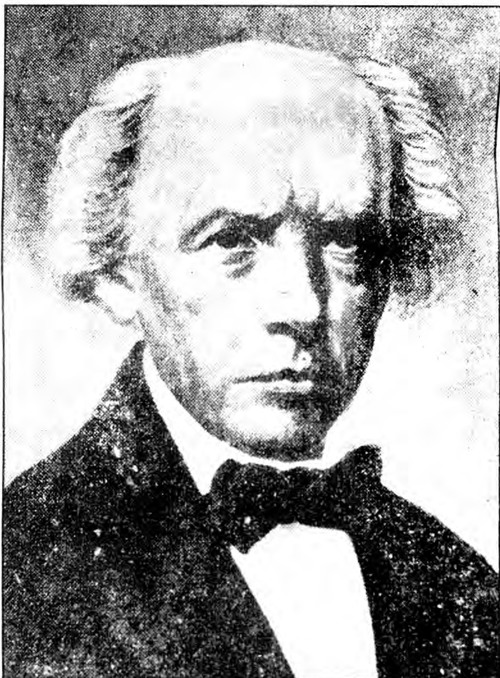
霍夫曼



涡提孩没入多瑙河不见了

篇小说《画家诺尔顿》(Maler Nolten)。

莱奴(1802－1850)是奥大利人，他是奥大利近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有着悲观的天性；曾因厌恶本国而到了美国，不料这个“自由之土”却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于是他废然的复回欧洲；回来之后。他的悲观主义却愈深沉了；他成了不可救药的狂人。他的诗，是他的这个时代的欧洲之悲观主义最中心的表白。他的悲观，是纯粹的情绪的悲观，是主观的悲闷，与拜伦一样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幸的诗人赫尔特林(Hölderlin)，他的境遇也和莱奴一样的悲惨，但无论如何，却总没有莱奴那末样的触于绝望之深处。莱奴还写了史诗和史诗的戏曲，(如“Die Albigenser”及“Faust”)其气势之弘伟与想象之富裕，远非一般仅仅善于写抒情诗之诗人可比。


乌兰特

奥大利在这个时代，不仅出了莱奴，还有好些个戏曲作家呢。格里尔柏曹(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与莱奴之在诗坛一样，

是奥大利剧坛的一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第一剧《女祖先》（Die Ahnfrau）产生于一八一七年，是属于受定命论的影响的“运命悲剧”的。《莎孚》（Sappho）是他的第二剧，是一部古典的模式的恋爱悲剧。这剧里充满的娇秀可爱的罗曼派的色彩。他的大著《金羊毛》（Das Goldene Vlies）是一部三连剧，其最后的一剧《美狄亚》（Medea）尤为他的重要贡献。他把这个曾吸引住无数诗人的古代神话，用近代罗曼派的主观重写出来，写得那么样的美丽与生动，乃非纯粹的古典剧作家所曾梦见。他的《亚图克王的幸运与结局》（Kö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是奥大利的国民悲剧的代表。与他同时的剧作家不少，大都是跟随于西班牙诸大剧家及莎士比亚与德国大作家之后的，在这里都不能提起。西班牙卡尔特龙（Calteron）诸人的戏曲，这时在奥大利影响是极大，连格里尔柏曹也不免多少的受到些。

浪漫主义仅有的真的好戏曲，乃是抒情的歌剧；如惠伯（Weber，1813－1894）与马契纳（Marschner）的歌剧，萧葆特（Schubert）及萧曼（R. Schumann）的音乐，都是罗曼主义的最中心的精神，都是世界上极伟大的创作。

大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也生于此时。他是不朽的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其影响极大，尤其在罗曼主义以后的德国。他的重要著作是《意志与表现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在文学上最有影响的



格里尔柏曹

奥大利的大戏剧家



伊莫曼

乃是他的用很优美的散文写下的《杂作》（Miscellanies）二册。无论在文学上，哲学上，艺术上，音乐上，他都有极丰富的启示。

伊莫曼（K. Immerman, 1796－1840）与柏莱顿（A. von Planten-Hallermünde, 1796－1835）乃是罗曼主义最后的双柱。伊莫曼是一个著作极多而头脑清晰的批评家；他无论什么都写，小说，戏曲，诗歌，批评。他的小说《苗裔》（The Epigoni）是“有主义的小说”之先锋。柏莱顿是一个很有力的讽刺作家；他由本国迁居于意大利，中年即死了。他以为诗歌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忏悔录；所以在他眼中看来，主观的真实还不如外面的技巧为要紧。他的讽刺诗极机警；他的十四行诗尤为著名；《从委纳司的十四行诗》（Sonnets from Venice）是十九世纪德国形式的诗中很高的作品。

三

一八三〇年七月的巴黎革命，震动了全个德国，诗人受其感动尤深，遂有所谓“少年德意志”（Young Germany）的一派新的文学运动出现，他们较前代为更写实的，为更倾慕自由的。

“少年德意志”的最重要的诗人是海涅（Heinrick Heine,

1797－1856)。他是德国的犹太人，生于一七九七年，是罗曼主义的儿子，也是革命的儿子，一个梦想者，又是一个写实者，充满了要求人类自由的热情；他歌唱仙岛的美景，又咏写平民的痛苦；他的人格如拜伦一样，影响了全个欧洲。他到今日还是德国的争辩之潮的中心；有许多人极热诚的拥护他，有许多人却酷刻的攻击他；全个欧洲的近代诗人，恐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受人更甚的攻击或拥护的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这是一个定论，但他的著作，却还不如他的人格与影响之更为重要。他早年沉浸于罗曼派的影响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使他不能不脱离了罗曼派的；其一，他是犹太人，本是没有祖国的，所以世界主义是深印在他身上，对于罗曼派的极端的德意志主义自然要不满意了；其次，海涅的生地，早已属于法国所管辖，所以对于拿破仑并没有别的诗人那末样的厌恨。再则，他对于现实的罪恶，实在看不惯了，便不得不高声叫着反抗。这些使他走离了罗曼主义。然他却终



海　涅

于不能远离。

一八二七年，海涅的《歌集》（Book of Songs）出版了，凡在一八二七年以前他所写的抒情诗，都已在收内了；这是一部当时德国最流行的诗集；他所歌咏的乃是夜莺，玫瑰与紫罗兰，完全是罗曼派的东西。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写法，而不在于题材。他的技术就在于把他们取来表白他自己个人的情绪。但他之用眼看自然，态度却不大忠恳。这是反对他的人的大口实；也实有一部分是对的。但他后来的作品，如《北海之歌》（North Sea）却是极忠恳诚实之作，题材是真实的，艺术较早作亦更为成熟。

当七月革命爆发时，一线新光落于海涅身上。有一个时候，他把法国当作新耶路撒冷，为当时政治与智慧破产中的唯一的存身处。他便与当时的一般少年政论作家，联起手来，执笔去攻击旧的恶政治，且为新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把家移居于巴黎去。在这时，他作的散文不少，虽不如他的诗之有名，却是有声有色，丰富明快，雄辩而机警的。他自己说，他是一位为人类自由而战的一位好战士，这些散文便是记载那战事的。他的后期的重要作品是《阿泰·特洛尔》（Atta Troll），是一部半抒情诗半史诗的，半罗曼半讽刺的传奇；论者以为自拜伦以后，欧洲没有产生过与此同样的作品。他病了好几年，于一八五六年，死于巴黎。



蒲　尼

蒲尼（Ludwig Börne）也是少年德意志的有力的分子，与海涅一样，也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有名的急进政论家；视巴黎为欧洲的救主，为她的政治桎梏的解放者。他的《巴黎通信》（Briefe aus Paris）是当时智慧运动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同时还有一个劳甫（H. Laube），终生以介绍法国的文化与文学入德国为职志；在把德国剧场放在法国的近代社会剧的影响之下，他是有大功的。

少年德意志的一群文人中，最超越的纯粹素朴的作家是古兹歌（Karl Gutzkow，1811－1878）。他也是一个具着急进的政见的人，但政治在他的作品上比别的作家少有影响；他的全力在小说与戏曲。他的戏曲并不是什么杰作，小说却是他的大著作。他是小说界有天才的先驱之一。在伊慕曼的作品中，已见其影的社会小说，在他的《精神的武士》（Knights of the Spirit）上却完全现出真形来了。旧的罗曼派的主观，在这里，在实际的社会问题之前，是看不见的了。德国小说家自此不复以写一个英雄的故事为目的，而竟欲把当代的全个社会放在他们的读者之前了。可惜古兹歌的描写力不够，他自己却并没有成就了什么伟大的作品。



古兹歌

少年德意志的运动之后，德国却又突然的复响起爱国的歌声来。来因河被歌颂为德国的伟大的象征。这个歌声由少年革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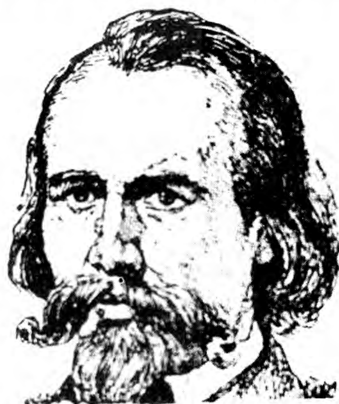
赫委夫（G. Herwegh）发出，响应者不少。弗莱里格拉（F. Freiligrath，1810－1876）这时正以早期的罗曼派的风格作诗歌，染以很浓的东方色彩。赫委夫却反对他，以为不足道。这两个人领导了当时的全体诗人走着。

基倍尔（Emanual Geibel，1815－1884）在当时的诗人群中最可注意。他也与革命者有关连。他的抒情诗，并不弹新调，乃纯粹罗曼派的复活，然他对于音乐的感觉极敏锐；他的辞句，润饰得极光艳；所以他又是“曼尼契”（Munich）派诗人的老辈。曼尼契派的主张与法国的高蹈派相同在一八五〇至一八七〇中出现。小说家海斯（Paul Heyse）亦加入这个运动。

一八七〇——七一年，乃德国的军事胜利时代，全国的人，都为这个胜利所感悦；这时的诗人，基倍尔之外，以少年作家史特拉委兹（M. von Strachwitz）与一个女流作家名安尼特（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者，为最著。史特拉委兹天才极高，可惜到了二十三岁即死了。安尼特是德国最伟大的女诗人；她早



弗莱里格拉



基倍尔

年的叙事诗是很受拜伦的影响的；她的抒情诗与宗教诗，则超出于罗曼派的泥泽之外。

四

十九世纪中期的前后，是德国小说极光荣的时代；小说在德国的古典时代不过是附庸之物；在罗曼时代也不见有什么不朽的大作。到了这个时代，小说家却非常的活动，在各方面活动着，如镜似的，把当时社会的生活都映入了。这时的小说，约分为二大派，一派是所谓有意义的小说（novel of ideas），一派是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派以古兹歌的《精神的武士》为领导，第二派以伊慕曼的描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奥皮霍夫》（Der Oberhof）为领导。继着古兹歌之后的是史比尔赫根（F. Spielhagen）。他的小说在当时很可动人，虽然现在已是过时了。他的最好著作是《怒潮》（Sturmflut）。

讲起小说的技术来，法莱泰（Gustav Freytag，1816－1895）却较史比尔赫根高明得多了。他的大作是《资产与债务》（Soel und Haben）出版于一八五五年，是一部写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社会生活最有趣的小说。他很受英国的影响，技巧很好。是用工夫的作品，而非如宣传着呼喊着的主义的小说，时效一过，即无所用的。



史比尔赫根

海斯（Paul Heyse，1830－1914）是这时极重要的作家；他的



法莱泰



海　斯

大作《世界的孩子们》（Kinder der Welt）出版于一八七三年。这部小说很有力量，把他的时代都写在里面了。虽然海斯是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最有研究，然这部长篇却仍显出他的天才来。《世界的孩子们》还有很深高的意思，她是表白当时“知识荒”的情形的。

第二派的乡村小说的作家，有皮西士（A. Bitzius），他是一个瑞士的作家；他把瑞士的农民生活细细的如真的写下。他的《仆人乌里》（Uli der Knecht）和《农夫乌里》（Uli der Pächter）是近代农民小说中有数之作。奥巴契（B. Auerbach，1812－1882）是德国的南部人，他写的是黑林的生活，在当时，他的名望较皮西士为尤大。他的大作《黑林村故事集》（Black Forest Village Stories）至今还为许多人所读。路托（Fritz Reuter）也写

下不少乡村小说，《我耕田的时代》（Ut Mine Stromtid）是其最著之作。



奥巴契

这个时代还有别一类的小说；虽然只有一部小说可拿来作代表，我们却不该忽视。因为这部小说是这一类中无比的好的。这就是克劳（G. Keller, 1819－1890）作的《绿亨利》（Green Henry）。克劳是近代瑞士的最伟大的作家，在欧洲看来，也是第一流的。《绿亨利》写他早年的生活，表白得极恳挚，都是作者由内心流出的。但克劳的精力却并不放在长篇小说而放在短篇小说上。短篇小说是德国文学中最好的散文作品。如果德国的长篇，常陷于结构与形式的不完美，那末，他们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却是一无疵病了。克劳是这些短篇作家中占主要的地位的。克劳的短篇，并不特别的美或有刺激性或感觉极敏锐，如他的同国人马耶（G. F. Meyer）和短篇之王莫泊桑一样。他只是淡淡的不知不觉的写去；读的人也常常的于不知不觉中会受



克　劳

到他的一种不自知的力量之感动。

与克劳齐名的作家是封泰耐（Theoder Fontane，1819－1898），他初为商人，后为报馆记者，最后才作长篇小说。他是一个为写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先驱的作家，作品细腻而确实，如《依菲·白莱斯特》（Effi Briest）及《生命的错乱》（Life's Confusions）是其代表作。

史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短篇，其情节却与克劳不同；他是一个散文的诗人；他的小说大都是浴于罗曼主义的柔光中的。他们是一个罗曼时代的表现，非常美丽的表现。如《意门湖》（Immensee）即属于此。他的后半期的小说却采取了写实的方法为他的叙写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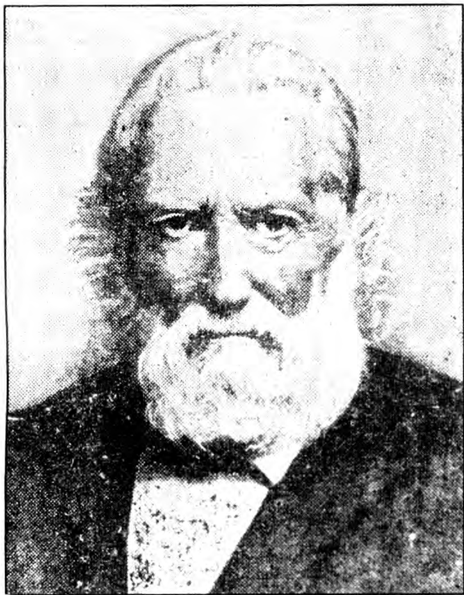
马耶（Conrad F.Meyer，1825－1898）与克劳一样，也是瑞士人。在以上好几个短篇作家中，他的艺术是最高超的。马耶写的东西不多，到晚年尤少。他写的东西非常的谨慎；他的风格是明白，修整，有时是很客观的，几乎到了冷酷的地步。像他之这样的注意于艺术，是德国散文作家中不常见到的。他极端赞爱文艺复兴的大时代，他在这个大时代或其前



封泰耐

后，寻求他的题材的参考。

奥大利在这时也有几个短篇作家，但俱不大重要。



史托姆

五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戏曲，可以三个人为代表，这三个人都是生于同年的，——即一八一三年。赫倍尔（F. Hebbel，1813－1863）是第一个，其次是鲁特委（Otto Ludwig，1813－1865）及魏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2）。在这三个人中，魏格纳的年寿最长。

魏格纳是乐剧（Music Drama）的改革者，在今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他的剧本也时时在歌场上演唱。他早年的著作都是罗曼派的歌剧，用纯粹的罗曼派的方法，写罗曼派的情调；充满了罗曼的感伤与罗曼的幻梦。这一期的名作是《冷齐》（Rienzi）等。第二期的更伟大的魏格纳，也不能离开罗曼派，他的心沉浸于悲观的罗曼主义中，比无论谁都深。这时的名作是《特里丹》（Tritan）与《尼泊龙琪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还有《恋爱诗人》（Die Meistersinger），是曼尼契派

的文学运动中所产出的最好的一篇喜剧。到了一八八二年，《巴西法尔》（Parsifal）出来后，他的悲观时代才告终止。他在近代德国剧场的进化上所占的地位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赫倍尔是近代戏曲全部运动的先锋。他的第一剧《犹狄士》(Judith)，出现于一八四〇年，是一个重要的界石。这里，他无疑的是受了少年德意志派的影响；这个影响，攀附于他的身上，终生不脱。他之喜以心理的地位与社会的问题混杂在一个大的象征的风格中写来，乃是出于少年德意志的。但赫倍尔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势力，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力量；他以异常的原创力去看人生；他由人家向来没有看过的一个角度上，去考察人类；他以为戏曲上只写外面的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剧场的真正事业，是表现灵魂的运动。他的重要著作是《基诺委瓦》(Genoveva)，《赫洛特与马利亚》（Herodes and Mariamne)，《尼泊龙琪》（Die Nibelungen）及《白那约》（Agnes Bernauer)；他们都是表现人格的神圣权利与社会秩序之冲突的戏曲。他不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他不是超等的戏曲的诗人；但他有他的极重要的地位；他是近代从罗曼派悲观主义的残



魏格纳



赫倍尔

灰中燃起的个人主义的先驱者，这个个人主义在易卜生（H. Ibsen）及别的近代作家中是可显著的看出的；这个个人主义把戏曲的全部潮流都改了方向。十九世纪的文学中，没有比赫倍尔的戏曲更具有原创力的。

赫倍尔的同时代人鲁特委（Otto Ludwig）在这方面是比较得不重要的；他是那班常常不能把他工作弄到结局的不幸作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是很少的；但却有一篇很好的小说。《在天与地间》（Between Heaven and Earth），这是一部很用苦功的写实主义的作品；还有两篇很好的剧本。这些作品，在德国以外，也许不闻名，且也没有赫倍尔作品之重要。但他在德国文学上做了很好的补助赫倍尔的工作。赫倍尔所缺乏的写实主义，却是鲁特委作品的特质。

六

普法战争以后，叔本华的势力，在青年中还很大。到了八十年代，悲观思想才为康德（Kant）所转移。同时，写实主义的桎梏亦脱了下来而为重生的理想主义所代。

在这个复兴的背后的主力，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以猛勇的精神反抗过去的哲学家尼采（F. Nietzsche，1844－1900）。他一开头，便和沉重的压在德国人心上的传统思想争斗；他舍弃了叔本华；同时，却和他最亲密的朋友魏格纳破裂了，他打翻了旧的

东西的秩序，而代以他的充满精力的乐观主义。他的《柴拉助斯特拉如此说》（Also Sprach Zurathustra）是德国新时代文学中的杰作。尼采宣言道，要做生活的主人，不要做它的奴隶；任何传统的东西，都不要相信或承认它，不管它背后有如何大的权力。尼采思想之重要在它的积极的建设主张者少，而在它的激动力的伟大者多；它给那少年时代以勇气，去独自的与人生对面；去从它自己个人的观察点，去看一切东西。因此，他使新的德国文学成了一种反对传统的文学。



李连克隆

这个新时代，是打破一切旧的时代；那时，公众看的是摹仿奥琪叶（Augier）及小仲马的戏曲，读的是感伤的小说，与无精无彩的诗；于是“极端的自然主义”（Consistent Naturalism）以兴，立下了一个有力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何尔兹（Arno Holz，1863－）以批评及诗歌，首先鼓吹着；李连克隆（Detlev von Liliencron，1844－1909）以他的诗歌，霍卜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以他的戏曲，相继的给崇高的模范与大家看。于是新的文学遂产生出来。

李连克隆早年过着军人的生活，到了四十岁时，始把他的诗



霍卜特曼

歌发表出来。他的抒情诗，是德国文学的光荣；他以真实的，细腻的文笔，写目前的情景。在他的歌和民谣中，土地，酒，与面

包的生气是非常强烈的喷出。他的诗歌的形式又是很讲究的，涂饰得非常华美。

霍卜特曼是一个诗人，是近代唯一的以用美的风格，写诗的戏曲而得成功的一个戏曲家。他最初写自然主义的戏曲。一八八九年，他的《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一剧出演于柏林，他的名望，遂大震于当世。《孤独的人》(Eilsame Menschen)，《织工》，《獭皮》(Beberpelz)都是极有力量的自然剧。到了一八九三年之后，他的方向却改了，不复执笔写自然派的戏曲；如《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白色的救主》(Der Weisse Heiland)等的象征剧，乃为他所喜写的东西。然无论是自然派的戏曲，是象征派的戏曲，他却都装载着一种向光明与美走去的愿望与精神。他写的都虽是黑暗的情况，虽都是受苦的人，却总带着一线未来的希望的光明。他的最伟大的成功乃在



苏特曼

人物的创造。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充满了有呼吸的灵魂，在这一层，没有一个生存的作家能及得上他。后来的人，将能在这个世界里，看出一个时代，及一个国家的真实的生活来。

苏特曼（Hermann Sudermann，1857－）与显尼志劳（Arthur Schntzler，1862－）在戏曲上的成功，也不下于霍卜特曼。

苏特曼先以小说著名，他的大作为《忧愁夫人》（Frau Sorge）。一八八九年，他的戏曲《名誉》（Die Ehre）出演于柏林，遂又成功为一个大戏曲家。此后继续的出版了《苏妥姆之结局》（Sodoms Ende），《故乡》（Die Heimat）等剧。他的戏曲大都对于现前的社会加以攻击。但他的声望，到了后来，却一天天的陷于落潮之情况；他后期的作品不复为写实主义的，而另辟了几条路出来，或为心理的悲剧，或为戏剧的童话，或为半古典的诗剧，攻击他的人因此益多。但无论在什么作品里，我们却仍旧只看见那同一的苏特曼——那具着近代观念与讨论近代社会问题的苏特曼——不过时时



显尼志劳

穿上了化装的衣服而已。不管近来的人对于他如何的不满意，他却已经对于德国的戏曲与小说尽了不少的力，却已经写了好些不朽的作品了！

显尼志劳是奥大利的作家；他以描写维也纳的社会著称。在他的戏曲里，我们没有看见如在霍卜特曼戏曲里所见的“力”，但他却是优雅的，娇媚而轻妙的。他的最好的戏曲《爱情的光》(Light of Love)，《神仙故事》(The Fairy Tales)，《寂寞的路》(The Lonely Way)，《阿那托尔》(Anatole) 等，都是把忠实和柔秀的忧情与精神的娇媚连结在一块的。他的故事也是如此写得又流利，又是音乐的。

七

继着自然主义之后的是象征主义；在李连克隆及霍卜特曼的作品上，我们已见到象征主义的光明。而完全浴身于这个光明中者则有下面的几个人。

佐治 (Stefan George, 1868－) 是主张象征主义最力的诗人；他的诗，音调极自然，而艺术亦无懈可击。李尔克 (R. M. Ritke, 1875－) 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曾在巴黎为大雕刻家罗丹 (Rodin) 的书记。他的诗形式极秀美齐整，而有神秘的意味，为后来一班少年表现主义的抒情诗人的先生。

一个同时代的重要诗人德美尔 (Richard Dehmel, 1863－1920) 却并不投身于象征的潮流中；他在李连克隆的活泼精致的描写上，加上了哲学的幻想。他写着民歌，写着素朴如中世纪的歌，但他的最大的成功，乃在于他的诗集《两个灵魂》(Two Souls)；他创造了写近代男人与女人的诗歌；一次自由车的旅行，一回电话中的谈话，一个妇人在隔室里弹钢琴，都捉在他的

诗里，写得又明洁，又崇高。

霍夫曼司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14）也是一个奥大利人；他的象征剧，可以《愚人与死》（Der Tor und der Tod）为代表。他的名望与霍卜特曼及苏特曼他们一样，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

最后，还要一提这个时代的小说。小说在德国，总是落在抒情诗与戏曲之后。然这时期却有不少有名望的小说家。如法伦辛（Gustav Frenssen，1863－），初为牧师，以写德意志北部的农民生活著称；最近的著作，是一部叙写欧洲大战的小说《兄弟》（Die Brüder，1917）。委皮格（Clara Viebig）以写柏林的贫民生活，及来因河的较快活的孩子们的生活著称。赫克（Ricarda Huch）是一个有天才的女作家；她是一个学者，诗人，及小说家，艺术极精纯而想象极丰富。这几个人的名望都正在逐渐增高之中，已立在他们之上的，是下面两个人。

马恩（Thomas Mann，1875－）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多，一部长篇小说，《蒲登白洛克斯》（Buddenbrooks），两本的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还有些论文及随笔，这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了。但《蒲登白洛克斯》，讲一个留白克（Lübeck）家的盛衰的故事的，乃是一本非常完美而厚大的书，有热情而态度严正；他的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特别是《在委尼司之死》（Death in Venice）是不可及的美丽与淡泊的。在这个时代所写的散文，没有比他更高贵的了。

瓦赛曼（Jacob Wassermann）曾被比于狄更司与俄国的杜思退益夫思基（Dostoevsky）；他是接触于幻想之国的。他的大作《世界的幻觉》（The World 's Illusion）是一部神秘的作品。他的创造力很强，热情很烈。在他许多年的努力中，他得到了流利的

诗的形式与风格，恰宜于写他的对于各种事物的热情的幻象。瓦赛曼在他的血中，有些先知的权力。他与显尼志劳及霍夫曼史答尔一样，是一个犹太人。在他与马恩之不同处，（正像显尼志劳之与霍卜特曼不同一样）乃在绘写出情愿与劳苦，快乐与上帝之寻求；那也就是现在许多少年的德国诗人，戏曲家，小说家的作品上所深印上的色泽。

参考书目

一、《德国文学》（Literature of Germany）洛葆生（Robertson）著，《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之一，亨利·福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

二、《十九世纪文学主潮》（Main Currents of 19th Century Literature）勃兰特斯（Brandes）著。其中第二册，为《少年德意志》。麦美伦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出版。

三、《德国文学史略》（Brief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柏莱斯特（Priest）著，史克里卜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

四、《德国文学》（German Literature）汤姆士（Thomas）著。阿卜里登公司（D. Appleton）出版。

五、《近代德国文学》（Modern German Literature）威尔士著，洛保兹公司（Roberts Bros.）出版。

六、《近代德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海劳（Heller）著，琪姆公司（Ginn and Company）出版。

七、《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Germ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柯亚（Coar）著，麦美伦公司（MacMillan）出版。

八、《德国文学论丛》（Essays German Literature）博益孙（Boyesen）著。史克里卜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出版。

九、《为社会力所决定之德国文学史》（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as Determined by Social Forces）法兰克（Francke）著，亨利·福尔特（Henry Holt）公司出版。

十、《德国文学史》张普传编，中华书局出版。

十一、《近代德国文学主潮》《小说月报丛刊》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二、《德国文学史略》唐性天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将出）。

十三、《洛林童话集》（Grimm's Fairy Tales）　英译本极多，亦有中译本。

十四、福沟的《涡提孩》有中译本，徐志摩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五、叔本华的著作，英译本很多。

十六、海涅的诗集，有英译本。在Bell公司的《彭氏丛书》（Bohn's Library）中。

十七、史托姆的《意门湖》，有中译本，唐性天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泰东书局亦出版另一译本，名《茵梦湖》，郭沫若译。

十八、尼采的《柴拉助斯特拉如此说》，有英译本。（T. N. Toulis 出版）。

十九、霍卜特曼的戏曲，大都已译为英文；中译本有《日出之前》，耿济之译，《织工》，陈家驹译，《獭皮》，《火焰》，杨丙辰译。他的小说《异端》，郭沫若译，均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苏特曼的《忧愁夫人》有中译本，胡仲持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一、显尼志劳的戏曲，英译本有一册，在《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中；他的《阿那托尔》已译成中文，郭绍虞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三十七章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

一

俄国文学实际上之开始，乃在十九世纪；而在仅此的一个世纪中，她却继续不断的产生了无数的不朽的作家，无数的光荣的作品；她的年龄比无论哪一国都幼稚，而她的成就与精神，却比无论哪个先进之国都伟大。以前的人，每迷惑于俄国的黑土的秘密，到了她的小说一大册一大册的介绍出去后，他们却才完全明了她。她的文学，开头是受先进诸国的影响的，到了后来，却给与很大的影响于世界的文坛；无论法呀，德呀，英呀，乃至东方的日本呀，中国呀，都受到她的感化；最近的世界的文坛由她的不朽的作品的感兴，却也产生了好几部重要的作品出来。

在十九世纪之初期，最有力的作家是助加夫斯基（Zhukovsky，1783－1852），他是罗曼派的诗人，介绍了不少英、德的重要诗歌进来，如拜伦，如席勒，都经过他的手而引进于俄国；以后俄国的漫烂的文坛之造成，他是有大功的。这时，恰有十二月党，于一八二五年，在圣彼得堡竖了革命的旗帜，虽然失

败，死了不少最优秀的青年，罗曼的空气却鼓动得益为利害。为这次革命运动的牺牲者，其中有一个诗人，即李列夫（Ryleev，1795－1826），不幸夭死，致其诗歌没有达到成熟之境。

二

在这样的罗曼的空气弥漫之下，有两个大诗人便产生了出来；不仅他们的作品是浴于罗曼主义的强烈的日光中的，即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罗曼的意味；这两个人便是普希金（A.Pushkin，1799－1837）和李门托夫（Lermontov，1814－1841）。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用纯粹的俄文来写美丽而伟大的著作的；他的诗才极高，他的影响极大；自从他出来了之后，俄国才有自己的不朽的文学，才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他生于莫斯科贵族的家庭中，在大学时，即已有很惊人的诗名。助加夫斯基送给他一张照片，上面写道："给一个学生，从他失败的先生。"他和十二月党中的人物都是好友，因此，深受其影响，写了《自由歌》，及其他歌颂革命思想及讽刺政府的诗。因此，当他二十岁时，便被政府放逐到一个小乡镇上去。后来。回到莫斯科，和一个法国人决斗，被杀，年仅三



普希金 俄国第一个大诗人

十七。但他生存的时间虽短，却已有了不少的不朽的成绩。他很受拜伦的感兴，但其艺术却似较拜伦为尤好。在他的《亚尼徵》(Evghnig Onyeghin)，一部韵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完全见到了他的诗才。这部大作，叙的是亚尼徵与一个少年诗人同恋着一个女郎；他在一次决斗中，把这诗人杀了。因此不得不与女郎离开。但这个女郎还有一个姊姊，泰台娜（Tatiana)，却是恋着他的。她写了不少信给他，他却全不理会。后来，泰台娜嫁了。亚尼徵于无意中遇见了她，却不知她就是从前的泰台娜；这时，却是他写了不少信给她求爱了。某次，他到她的家里，正见她在读他的信，眼里充满着热泪。他热烈的向她求爱，却被她拒绝了。她拒绝他的一段话，曾博得无数俄国妇人的眼泪。普希金还曾写了几部长篇小说，——《甲必丹之女》(The Captain's Daughter）及《杜博洛留薄夫》（Doblolubov）是其中最著的——及短篇小说。在俄国散文上也很有影响。



普希金之画

李门托夫以作诗



李门托夫 俄国大诗人之一

悼普希金之死，得大名，亦因此，被政府把他放逐到高加索去——因诗中有攻击政局的话。他最喜拜伦与雪莱；他也有了拜伦与雪莱的超越时代的独立精神，歌颂自由而爱重平民，反抗一切的非人道的威权；在这里，他是比普希金更伟大了。在《密希里》（Mtsyri）里，我们看出他是如何的渴慕自由呀！密希里是一个孩子，被养于修道院中。牧师们以为他的心已忘了世事，实则他是每夜梦着他的家乡，梦着他的常把他自己躺在他们身上，听他们对他唱催眠歌的亲人。某夜，大风雨，牧师们正在祈祷，他却乘机逃出了这个囚笼似的修道院，以寻求他的自由。他在森林中漫走了三天。当牧师们寻到他时，他已经因和豹斗，受了重伤而将死了。但他却已得着他的自由了，虽然时间是极短促。在这几天自由的时候，他才真是生活着！他的散文小说《当代英雄》（The Hero of Our Own Time）是后来许多把"时代的众恶的影响"作为人物的型式的小说之先驱。他死时，只有二十七岁，较普希金为尤年轻；与普希金一样，他也是死于一次的决斗中。

在这时代，有不少的诗人，受普希金的影响而兴起，但俱不大重要，这里不能一一说及；只有一个克鲁洛夫（Krylov，1768－1844），却自有他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他的不朽的工作是寓言，



李门托夫之画（一）



李门托夫之画（二）



克普洛夫 俄国最有名的寓言作家

其初译伊索和拉马登的，后来自己去创作；他把很深邃的哲理，放在寓言世界的各种活动里，他的诗又是轻妙秀美，而音节极为铿锵的。因此，博得世界的，不仅是本国的，名誉，现在的儿童，都把他的寓言和伊索及拉马登的同读。他的作品，实较普希金和李门托夫的尤为流行。

三

俄国的写实主义时代，开始得比无论哪一国都早；李门托夫之后，接着便是歌郭里（N. Gogol，1809－1852）的时代，他乃是一个被称为"写实主义之父"的小说家；自他出来之后，俄国的灿烂无比的大时代便开始了；俄国文学之大势力和大影响，不在她的罗曼主义时代，乃在她的写实主义时代；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完全是一个为写实主义所支配的时代，俄国的许多不朽的博得全个世界的深挚的同情的作品，也大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品。而这个大时代，却常被人称它为"歌郭里时代"。

歌郭里是小俄人。十九岁时，到了圣彼得堡，欲为一个伶人而不可得；后来，在一个部局里为一个不重要的办事员。这当然与他爱好文学的天性不合的，所以，不久，便弃去了，专力于文学的工作。一八二九年他的两部描写小俄乡村生活的小说集出版了，助加夫斯基和普希金立刻张开了两臂欢迎他。他的《狂人日

记》和《外套》，虽是两篇短小说，给与后来的影响却很大。《狂人日记》写狂人心理极为深入而逼真，开后来心理分析的小说之先路。《外套》写一个穷苦的小官，好容易储蓄了钱，做了一件新外套。不料，第一天穿了去赴宴，却即为一盗强剥了去。他去报告一个警部官长，反被他威吓了一顿。这位小官员又急又怕，不久即死了。同时，在他外套被盗所劫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鬼，那就是那位小官员的鬼，专在那里夺取过往行人的外套。直到了后来，剥去了那个警部长官的外套之后，这个鬼才不再出现。在《外套》里，歌郭里的描写，虽带着笑容，却是含着不可见的泪珠的微笑。这乃是俄国以后作者所特具的气质，所以屠格涅夫（Turgenev）说："我们都是从《外套》传下来的。"他的长著《死灵》（Dead Soul）及他的喜剧《巡按》（The Inspector General）也是不朽的大作；《巡按》至今还常见其在世界各处的剧场上演唱着。



歌郭里　俄国第一个写实作家

在这个时候，重要的作品，可比于歌郭里的《巡按》者，有格利薄哀杜夫（Griboedov，1795－1829）的有名喜剧《聪明误》（Gore ot Uma）；可比于歌郭里的《死灵》，而较其势力为尤大者，有龚察洛夫（Ivan Gontcharov，1812－1891）的《阿蒲洛摩夫》（Oblomov）。

格利薄哀杜夫死得很早，作品也不多，但《聪明误》一剧，已足使他不朽了。他曾为俄国驻波斯的公使，不久，便

为波斯的暴动的群众所杀死。《聪明误》是一篇强有力的讽刺剧，攻击当时莫斯科的贵族社会。剧中的英雄是查兹基（Tchatzky），他新从国外归来，肆意的批评当时的社会，人家却当他为疯子，没有一个人去听他的话。此剧最好的地方曾为检查官删去不少，但仍不失为好戏，到后来还常常在剧场上演。他所用的对话是纯正的漂亮的莫斯科话。

龚察洛夫的文学生涯，有四十五年，但他的作品却很少，如精莹的珠玉似的，并不以多为贵。除了几部杂记和游记之外，他的小说只有三部：《阿蒲洛摩夫》，《日常的故事》（A Common Story）及《悬崖》（The Precipice），都不坏，而《阿蒲洛摩夫》尤为有名。《阿蒲洛摩夫》完成于一八五八年，是俄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论者常以它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及托尔斯泰的《复活》及《战争与和平》，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并举。这部小说的英雄，就是阿蒲洛摩夫。他生长在使奴唤婢的家庭里，农奴有六七百个，什么事都有人代办，连袜子也不必自



《巡按》之一幕 歌郭里自画

己动手去穿。后来，他进了大学，仍有仆人跟随在旁边。大学里热烈的讲演，青年朋友们如火如剑的激刺的谈话，也能在他胸中燃起了暂时的热情。但他的惰性却又立即把这可贵的热情的火星弄熄了。到了毕业之后，还是如此的过着昏惰的生活。太阳已射到室里，他还高睡着，几次想起来。想了一会，又懒懒的躺下了。他的评判力并不坏，他也有思想，他也有同时代青年们所同有的热情和理想，他也羞做一个管理许多农奴的地主。他很会说话，但他却不能立起来做。他竟懒得怕离开沙发一步。他的朋友史托兹（Stolz）很替他忧愁；后来，为他介绍了一个女友亚尔加（Olga），想把他从懒惰的泥泽中拖起。其初，他也很受感动，想竭力从沙发上挣扎的立起。但不久，却又安安静静的躺在沙发上，仍然做他的旧梦去了。亚尔加只得离开了他，和史托兹结婚。这部小说一出版，立刻震动了俄国的全个知识阶级，什么人都拿着一本《阿蒲洛摩夫》读，“阿蒲洛摩夫气质”（Oblomovism）成了一个熟悉的名



《巡按》中之二女人　歌郭里自画



龚察洛夫

词。大家都觉得自己血管里有些阿蒲洛摩夫的成分在内，都想极力的把这个有毒的成分排斥出身体之外。这一帖兴奋剂，正是俄国当时最对症的良药，所以龚察洛夫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但《阿蒲洛摩夫》实不仅是一部俄国的书，“阿蒲洛摩夫气质”实不仅在俄国人的血管中。因此这部小说的价值与影响便不限于俄国，这一帖兴奋剂便为一切有阿蒲洛摩夫气质的毒液在血管里的人所需要的了。

四

以后，便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了，这个黄金时代的造成，是由于三个有力的农夫，那就是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 1818－1883），杜思退益夫斯基（Feodor Dostoevsky, 1821－1881）和托尔斯泰（Leo Tolstory, 1828－1910）。这三大小说家，不仅是俄国的，乃是世界的。

屠格涅夫的家庭是贵族的家庭。大学毕业后，到过德国一次；一八五二年，以作悼歌郭里的一篇文字得祸，几乎被送到西比利亚，亏得有人救护，才把他禁锢于家中二年。此后，他便离开了本国而漫游于欧洲；巴黎尤其是他常住的地方。他在那里有了不少朋友，俄国文学最初之得西欧人的注意，完全是他宣传与



屠格涅夫 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介绍的功绩。他寿至六十五，死于巴黎，归葬于圣彼得堡。他的小说，在艺术上是完美的著作，在思想上是影响到当时的全个俄国。他的文学工作继续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中，俄国的社会和青年思想急骤变迁的痕迹，都在他作品里映出，如照在镜中之影，如留在海岸沙滩上的潮痕。他的最不朽的地方，是：他的叙写，满含着诗的美，无论长篇，中篇，短篇的东西，其全局的结构，与遣辞用字，都极为精密，当时的作家，这一方面无一能及得上他，即杜思退益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远逊之；在欧洲，与他有同样的精美的艺术的也不过几个人而已。他最初把他写农民生

活的故事集为一册，用《猎人日记》的名字出版。俄国农奴制度之得废除，这部小说是很有力的；正如美洲之黑奴，因史陀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一书而得解放一样。以后，他接着写了两部很可赞美的描写他自己的小说，《初恋》和《春潮》；这两部小说里面，诗意是要泛溢出纸外。再以后，他便专意去写纯客观的表现时代精神的小说了。这样的小说，共有六部。恰恰的表现出俄国自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七六年间知识阶级生活的各方面。《路丁》(Dmitri Rudin）写的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能说不能行的青年；《丽萨》（Liza 一名《贵族之家》），写的是能说能行却又力量太薄弱了的青年；《前夜》（On the Eve）里的英雄，却已完全换了一个样子，她不仅能行，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强。以后的许多为自由运动而牺牲的俄国女子，受着书中英雄，——女英雄——海仑的感兴不少。《父与子》是这样的小说的第四部，写的是俄国当时新旧思想的冲突。新的英雄，即子代的英雄，巴札洛夫，是有勇气，有主张的人；他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之下，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明的理论；他的信仰是科学，是物产主义；他要把俄国的一切不合理的旧习惯，旧风俗，旧制度，都加以否认，都加以攻击。因此，便有人上了“虚无主义者”（Nihilist）的尊号给他。但这个“虚无主义者”却不是后来的一班袭用这个名称的“恐怖党人”一样；他是现实的，不是虚无的；是有信仰的，不是破坏一切的；他只是要把他的新信仰来代替旧的而已。在这时代之后，有一个大改革运动发生，结果是失败，于是这样的小说的第五部《烟》（Smoke)，便充满了失望的愁情；最后的一部小说《荒土》(Virgin Soil）却叙写着俄国青年在七十年代于失望后所发生的“到民间去”的新运动。在欧洲，这几部小说差不多公认为研究俄国青年运动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在俄国，名望却没有这样好，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在国外已久，凭着个人直觉去写，未



马丽让沙宁坐在她身旁　《春潮》之一幕

在屠格涅夫的许多小说中，结构之精密，文笔之富于诗意，要以《春潮》为首。



《春潮》之又一幕

马一跳，把马丽的帽落下了，她的金头发松散在肩上。

免有缺乏真实的地方。然而不管他们如何不满，屠格涅夫的高超的艺术，却已足使这几部伟大的小说不朽了。他的《韩莫雷特与吉诃德先生》（Hamlet and Don Quixote），是一篇讨论这两部伟大戏曲（韩莫雷特）与伟大小说（吉诃德先生）的论文，在文艺批评上，也是很重要的作品。他的散文诗，意味深邃，而文辞婉媚，虽是用散文写，却真的都是最好的诗歌。其中《老妇》，《狗》，《乞丐》，《自然》诸首，尤足动人。

杜思退益夫斯基是许多为恶政治所残踏的不幸的文人之一；他初到圣彼得堡时，一无人知，但当他的《穷人》(Poor People)告成时，诗人尼古拉莎夫（Nekrasov）却半夜的来叩他的门，庆贺他的成功。四年以后，他为参预一种自由运动，被政府判决死刑。已于十二月冰雪满地之时，牵到刑场，却又得赦令，改流于西比利亚。这使他的精神刺激得太厉害了，以至终生都受其影响。到了一八五九年，他才被赦回来，因为生活的穷困，便以卖文为生。他写得非常快，差不多一脱稿就上印刷机。因此，在艺术方面看来，他不仅不如屠格涅夫，亦且不如托尔斯泰。但他的伟大处并不在此。艺术之粗率并不能损及他的伟大之分毫。他的伟大，乃在他的恳深的人道精神，乃在他的为被侮辱的人，为被人不齿的上帝之子说话。从前的作家，写的都是英雄，都是贵族，都是高雅的人，就是恶人，也是



杜思退益夫斯基

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一个伟大的恶人。至于那世间的细民，如乞丐，如酒徒，如小窃之类，却非他们的笔尖所屑赐顾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把他们的留下的地域发现了。他用力抒写这一班被损害，被侮辱，被不齿者的生活，内在的与外面的生活；他更发现：他们的行为虽极龌龊，而他们的灵魂的光明却并未完全丧失；人的气息，在这些人当中是更多的存在着的；于是他不禁的蕴着满腔同情去写他们。他有了这伟大的爱的精神，而他的小说，便自然而然的在字里行间潜伏着一种最感人的感动力，使读者完全忘记了他艺术上的缺陷。所以当这些大著作一介绍到法、德、英诸国时，他们都不禁的惊诧为一种新的发现，而立刻上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当代最伟大作家及“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族灵魂”的大作家的尊号。屠格涅夫的名字几被他蔽盖着，托尔斯泰也被人忘了一时。他的重要的著作是《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死屋的回忆》,《罪与罚》,《白痴》,《少年》,《魔鬼》, 及《客拉马助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 而《罪与罚》尤为震动一时的大作。它的外国文的译本极多，连日本和美洲也都有了。《罪与罚》可以作为他的著作的代表，英雄是一个穷学生拉斯加尼加夫(Raskolnikov)。他为了穷苦不堪，为了社会的不平心，去杀死了一个放债为生的无心肠的老妇人，并杀了她的一个姊妹。这是一幕极动人，极骇人的戏剧，杜思退益夫斯基写来如把这一件谋害案完全放在你面前走过一样的逼真！拉斯加尼加夫虽把老妇人杀



杜思退益夫斯基之死型

了，却为血所惊住，忘记了他来的目的。他一点财物也不取的跑了出来。心灵里自此永远的负着痛苦与惊恐的重担，这个重担压得他非常难过，一刻也没有安逸！后来，他到妓女莎尼亚(Sonya)那里去，把这事向她倾吐了。莎尼亚乃是一个生活卑下而灵魂纯洁的妇人，极力劝他自首。他去自首了，判决流放于西比利亚。当他走时，莎尼亚也跟了去。终于在罪恶的海中，把拉斯加尼加夫救了起来。在这里，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赞美作者能把拉斯加尼加夫的心理分析得如此真切。克洛巴特金（P. Kropotkin）以为："拉斯加尼加夫的背后，乃是作者他自己。他设想，如果他自己或如他那样的人，处在拉斯加尼加夫的地位，也去杀人，如拉斯加尼加夫所做的一样，那末，心理上所起的变化将如何呢。"因此，他所写的乃是他自己的心理的变化，因此，他所写的乃会如此的动人。但克洛巴特金又说："然而像这样的



《罪与罚》一幕

拉斯加尼加夫把老妇人杀死，还想去取东西。在这里，作者把杀人犯的心理写得很逼真。

人是不会谋杀的。”所以在这一点，杜思退益夫斯基是失败的。然而他在写卑下的社会生活与卑下的向为人所不齿的人物一点上，却完全是不朽的。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一样，也生于贵族的家庭中。他的父母都死得很早，他的少年是在罗曼的生活中过去的。他曾到过高加索，在军队里服务，那时写的是《幼年》，《童年》与《少年》诸作。他回到都城后，于一八六二年结婚。他的家庭生活是很快乐的。这时写的是两部大作，《战争与和平》及《婀娜小传》(Anna Karenina)。《战争与和平》写的是拿破仑攻掠俄国的事；人物那样的多，背景那样的复杂，有时是悲壮的战事生活，有时是炉火微红，家人聚话的恬静生活，有时是弘宫伟殿，有时是废瓦颓垣，有时又是农村草舍，而他写来却都丝毫不苟，笔笔都是精彩异常。在艺术上是可以不朽的。平常的历史小说，主人翁总是大人物，《战争与



《罪与罚》之又一幕

莎尼亚从罪恶中把拉斯加尼加夫救了出来。



托尔斯泰

和平》却轶出了这个常规之外，以一个朴讷的农人白拉顿（Platon）为主人翁。他写拿破仑，写亚历山大一世，都当他们是平常人看待，并不特别夸大的去描写。他以为历史上的所有大变动都是不可知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每个人都有造成这个运动的力量，而每个人又都为一种不可抗抵的潮流所驱迫。《战争与和平》真是一部大帙的著作，但据说，他的夫人却曾为他手抄了七次。《婀娜小史》写的是婀娜嫁给一个老官吏，境况很好而精神很痛苦。她爱了另一个青年，却始终没有勇气和家庭脱离关系，因此投身于铁道上而死。在这个悲惨故事里，托尔斯泰把他的艺术锻炼得更精致。到了七十年代之末，他的精神忽起了大变动，突然的由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道德家；最后的一年，他且突然脱离了家庭而去寻求另一个更好的、更安心的 生活，不料走至中途，却犯肺炎而死。在他的后半生，他都宣传着他的福音，为民众而服务，做了不少的事。以后所作的小说，已不复为一种艺术的创作，如《战争与和平》诸书一样，而成为一种宣传主义的工具了。但因为他的艺术根底真不坏，所以即便是宣传式的小说，却也写得很精致、很动人。他的不朽，即在于此。这样的小说，可以《复活》（Resurrection）为代表。复活的主人翁是尼希留道夫。他早年曾恋爱一个女郎。后来又弃去不顾。她因此堕落。到了后来，尼希留道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审官时，恰好她也因犯了杀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来。他见了她，突然的由灵魂里榨出极痛苦的苦液来。他于是开始变了，竭力要挽回以前的过失，把她从堕落的深渊里救起。她被判决，流放到西比利亚，他牺牲了一切，也跟了去。他要求和她结婚，但她拒绝了，另嫁了别一个人。同时，尼希留道夫便在爱与怜与自忏中得救了。这部大作，有两重价值，一重当然是小说中所蕴的他的博大的思想，一重却是艺术的精美。他的短篇小说不少，有大部分是很鲜明的鼓吹他



《复活》之一幕　史绿娅立了起来



《人需要多少土地》

这是托尔斯泰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一个地主，尽力欲得多量之土地，终于奔波而死，仅得到几尺葬身之地。

的无抵抗与爱的主义的。他的戏曲也不少，《黑暗之势力》，《活尸》，《黑暗之光》是最有名的。他的艺术主张，完全放在艺术论上，也是宣传他的主义，反抗唯美的空幻的文学，而欲以艺术为宣传一种宗教之目的。这个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的极端的主张，恰好与同时盛唱于德、法的高蹈派，曼尼契派的“为艺术的艺术”的呼声相对抗；这两个派别至今尚为两种对峙的势力。

五

在这个时候，另有一派小说家，以叙写民众生活的小说著称。第一个是格里各罗威契（Grigorovitch，1822－1899），他与英国的罗赛底一样，也是一个同时努力于绘画与文学的人；他初以《擦机械者》一篇小说有名于时。以后则动手写一部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乡村》（The Village），把农民的艰苦和奴制的恐怖都和盘托出；《不幸的安东》（Anton the Unfortunate）对于以前奴制的废除的功绩，与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要平分的。这真



丕赛姆斯基　俄国民众小说家

是另一部的《黑奴吁天录》；知识阶级的男女读了无不替不幸的安东流涕，而因此对于农奴，遂另换了一副好心肠。但他的农人还带些理想化。至于丕赛姆斯基（A. Th. Pisemsky, 1820－1881）写的小说《千人》（A Thousand Souls）及剧本《悲惨运命》，却把真实的农民表现出来。勒谢尼加夫（Ryeshetnikov, 1841－1871）较丕赛姆斯基更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极端的写实主义者”。幼年的生活极为穷苦而且多险途，所以对于民众认识得更为真切些。他的小说，《格鲁摩夫》（The Glumoffs），写铁匠的生活，《何处是较好的地方》，（Where is Better）写到都城求工作之穷妇的困苦，都是平淡朴质的。如日记似的，把他们阴郁的生活写出，一点也不加以修饰。列维托夫（Livitov, 1835－1877）的生活，与勒谢尼加夫同样的悲惨，他的作品，以《草原杂记》为最有名。乌斯潘司基（Gleb Uspensky, 1840－1902）也属于这一派，其叙写的态度与方法却与他们不同。他的小说，是政论与艺术的混合物，如《土地之力》（The Power of the Soil），即为其代表。这一派的作家，除了上面几个人外，还有不少，但艺术最高的，还要算最后的一位作家高尔基（M. Gorky）；他将于下面讲及。



乌斯潘司基

六

诗歌在这个黄金时代却是很落后，正如小说之在德国的文坛上的衰微的情况一样。尼克拉莎夫（N. Nekrasov，1821－1878）是这时最大的诗人，但有许多人对于他的诗才与他的诗歌的价值却很怀疑。他的生活非常穷苦，他自己说："整整的三个年头，我没有一天不是挨饿的。"后来，以努力于文坛的结果，境况渐好。他的诗另有一种精神和色彩，许多诗人的诗神，大都是欢愉与恋情的，他的，却是"复仇与忧愁的诗神"；这些诗如果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也是无可疑的。他不仅忧愁，却还要复仇。不仅悲哀，却还要奋斗。他的题材，乃是关于农民的痛苦的。他的对于民众的爱，成了一串红丝，串着他的全部作品。他的名作是《赤鼻霜》(Red Nosed Frost)及《农家的儿童》(The Peasant Children)。许多人以为他的音节不很和谐，但他实是俄国民众最崇拜的诗人，他的诗已成了全俄国的财产；读他的诗者不仅是知识阶级，而且是最贫苦的农民，只要是认识几个字的。



尼克拉莎夫　俄国的大诗人

尼克拉莎夫同时的诗人，有加尔莎夫（Koltzov，1808－1842），他也是一个平民诗人，唱的是悲伤的调子；有尼吉丁(Nikitin，1824－1861)，他也

与加尔莎夫一样，死得很早，他的诗，也是染上很浓的灰色的。

不唱悲歌与愁曲者，有一群“唯美派”或“为艺术的艺术”派的诗人。邱采夫（T. H. Tyuttchov）是这一派的代表，屠格涅夫很称许他；他的诗虽不多，却都是些珍宝。梅依加夫（A. Maykov，1821－1897）的诗是很音乐的，早期的作品，充满了争自由的精神。他的《三死》，是一部大作，表现的是古代异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间的冲突。善辛（A. Shenshin，1820－1892）以他的笔名孚特（A. Fet）著；他的诗，自始至终，都是保持着“唯美派”的特色的。他还著了一部《回忆录》，凡二册。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那里记载着不少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生活与行动与谈话；因他与这两位大作家是很好的朋友。这使这部《回忆录》更有名。

同时以作“回忆录”得大名者还有一个阿克莎加夫（Serghei J. Aksakov，1791－1859），他写了《一个猎人的故事》与《回忆》及《家史》（A Family Chronicle and Remembrance）都是很有名的，能把当时的全个社会反映在这些作品里，且能进而创造出那时代的人的真范。

台尔（V. Dal，1801－1872）也以这样的随笔或杂记著名；他的一部描写民间生活的杂记《俄民生活的影片》，甚得屠格涅夫及倍林斯基（Bylinsky）的赞许；但他的全力乃用在他的人种学与语言学的研究上，而不在于文学。

七

自歌郭里的《巡按》与格里薄哀杜夫的《聪明误》之后，阿史特洛夫斯基（Ostrovsky，1823－1886）的戏曲，即占了俄国剧坛上极重要的地位。他在戏曲上的地位，正如托尔斯泰，屠格



阿史特洛夫斯基

俄国伟大的戏剧家

涅夫，及杜思退益夫斯基之在小说上一样。他生于莫斯科。年轻时，即为莫斯科剧场的一个热心的顾客；和人家谈话也总是关于戏剧的事。自他由大学退出后，即为商人公庭的书记；因此他初期的戏剧，大都是写他所熟悉的商人的。他开手作喜剧，第一部是《家庭幸福》。以后作《破产》（The Bannkrupt），初登于一个杂志上，全国的人都为他所感动了，而莫斯科的商人却大为震怒，上控于尼古拉二世。故此剧直到许多年之后，才准加以修改而开演。在此剧未演之前，他又作了三剧：《他人之车不可坐》（Don't Take a Seat in Other People's Sledges），写的是一个富商之女，跟了一个贵族私逃，后来那个贵族知道她不能得到她父亲的钱，却便虐待她，舍弃她；题材是不大新鲜的，在阿史特洛夫斯基的灵活的笔锋之下一渲染，却成了一部名剧；《贫非罪》（Poverty No Vice）更为有名，几乎全个俄国都受其感动；剧中叙的是一个富商要把他女儿强嫁给一位她所不欲嫁的人，她所恋着的乃是书记米底亚。全家的人都反对这件婚事，只有父亲是坚持着。恰好他的一个兄弟，即她的叔父，来了，揭发这位未婚夫的前罪，他逃避去了；她始得与米底亚结婚。全家复为欢愉所照耀。他在这剧里，写每个人物的性格与行动，真是逼真。当时批评界曾施以很热烈的欢迎。

较《贫非罪》为尤动人的是继出的《雷雨》(Storm)。有名的批评家杜薄罗留薄夫曾用《黑暗之国》的题目，写了两篇长文，解析阿史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对于《雷雨》，他乃称之为“黑暗之国里的日光”。剧中的主人翁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受着他婆婆的虐待；同时有一个小商人，也受他主人的酷逼。他们处在同一的境况之下，自然而然的生出同情来。他们很懦弱，没有勇气去与强者对抗；他们婉转委曲的避免了与他们的冲突，却结果仍免不了牺牲。后来女子为其夫所弃，自投于船头而死。全剧一幕紧似一幕，没有一个地方不动人，真的是一篇大成功的作品。阿史特洛夫斯基所作剧凡五十本，都是适宜于舞台上的演作的。他并不把他的人物分为“善”“恶”两型；如一般的作家一样；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实际生活里，“善”与“恶”是永远混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的；阿史特洛夫斯基便是表现如此真实的日常生活与实际生活。这是他的较别的作家伟大处，这是他的不朽处。

阿史特洛夫斯基晚年曾做历史剧，但不大成功。做历史剧而成功的是阿里克塞·托尔斯泰(Count Alexei Tolstoi, 1817－1875)。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的历史剧《恐怖伊凡之死》，《依凡诺威契帝》(The Tsar T. Ivanovitch)及《波里士·各特诺夫》(Boris Godunov)，乃是一部伟大的三连剧；为了受历史的拘束，有的地方不能放胆写去；虽是写实剧，又有些地方带些罗曼的气息。但他所写的《伊凡诺威契帝》，却是一个活泼泼的人，因为伊凡诺威契与当时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性格恰是十分相像。阿里克塞和亚历山大二世是很亲密的朋友；所以能写得如此的好。同时的戏剧家还有：巴特金(A. A. Potyekhin)写了他的《丁塞尔》(Tinsel)及《混水》(In Muddy Water)；柏尔姆(A. I. Palm)写了他的《老贵族》(The Old Noblemen)。此后便

入了柴霍甫的时代。

八

在这时期，俄国的批评是很极端的；完全是“为人生的艺术”派占了胜利；自倍林斯基之后，都是沿了这条路走去的；直到了本世纪的最后，趋向才转变些。倍林斯基（Bylinsky，1810－1848）在大学时，曾因仿席勒的《海盗》的风格，做了一篇悲剧而被斥退。此后，便力与传统的势力相战，直到于死。他的文艺批评的主张，是以后一切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批评的开始；他不谈崇高的理想，他不坐在象牙塔里研究技巧问题，他乃立在现实的社会中，以批评指导青年的。他以为：真的诗就是现实；文艺是要有益于人生的。在文艺思想之外，他还在他的政论上努力。他的作品同时并为具着美与热情的散文，这使他的主张，更为青年们所欢迎。

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继于倍林斯基之后，努力于发挥光大倍林斯基的主张。他以为人生是超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就在解释人生，批评人生，对于人生表白一种意见。他辟除了一切流行的美学原理，而立下了他的写实主义的“美”的界说。他以为：美所引起的感觉是一种快乐的感情如同我们在一个亲爱者之前所引起的一样。所以美的里面，必含有与我们很亲切的东西，而这种亲切的东西就是人生。所以，艺术的美决不是超于人生的美。艺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我们记起人生中有趣味的事，教导我们，人是怎样生活着，及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着。这个主张到了杜薄洛留薄夫（Dobrolubov，1836－1861）尤为发挥到彻底，走到了极端之境。

杜薄洛留薄夫的家庭负担很重，年纪很轻，只有二十五岁，

便死了。他的批评论文共四册，其中如《黑暗之国》，《何谓阿蒲洛摩夫气质》等，尤给当时青年以深刻的灵感。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人格的伟大。他在批评一切东西之前，先要问："他们对于劳动阶级有什么用处呢?"或是问："他们将怎样帮助造成那种目光注着这条路上的人呢?"总之，他所要的，所赞许的，乃是那些有益于民众，或有益于从事民众运动的人的文艺。这样的彻底主张，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里也坚持着，不过态度更为坚决，而目的却变到宗教的了。

此外几个批评家如皮莎里夫（Pisarev）等，也都很有功于当时文艺界。格里各里夫（A. Grigoriv，1822－1864）乃是反抗"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批评家，他主张"唯美"的艺术观，否认当时以艺术为工具的应用主义；虽于当时未生影响，却于后来有"开风气之先"的功绩。

俄国的政论，曾分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互相攻讦，前一派主张西欧文化的输入，后一派则要保存斯拉夫的旧文化。后来，二派竟互相携手，同为自由与人权而奋斗。此二派的争端遂消灭了。在当时两派争斗正烈时，最重要的作家是赫尔岑（Herzen，1812－1870）与周尼雪夫斯基（Tchenyshevsky，1828－1889）。这两个人都是属于西欧派的。赫尔岑在国外宣传他的主张，周尼雪夫斯基则在国内。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也是一部名著，叙一个青年与他一个同学的夫人恋爱着，丈夫晓得了，心里非常的痛苦，遂狂饮以消愁。这个青年预觉到那悲剧的结局，便离开了他们。但丈夫与他的妻的爱情终于冰冷，丈夫终于以酒丧其生。周尼雪夫斯基主办《现代杂志》；其对于青年的影响，不下于赫尔岑。他在监狱中作了一部小说《怎么办呢》；在艺术上，它未免有些缺点，而它的影响却极大；青年们之欢迎的热诚，几达于沸点。它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私逃出去组织家庭。不久她又倾心

于别一个青年。丈夫遂假装自杀，离家到美洲去。他们俩遂结了婚。后来，丈夫在美洲又娶了一个妻子回来。他们仍维持朋友的关系。作者在这里把旧的伪道德和家庭罪恶打得粉碎，而另谋一个解决的方法。它所以会受到极热烈的欢迎，其原因大约即在于此。

讽刺作家在俄国是极少，只有一个莎尔条加夫（Saltykov，1826－1889）是很有名的这一类的作家。他常以他的笔名谢特林（Schedrin）写东西；他的讽刺名作《吏治杂记》，给与读者的印象很深，全个俄国都在谈论着它，模拟的著作纷纷而起，但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奴制解除以后，农民又苦租税的压迫。这个资料，给莎尔条加夫以许多讽刺作品；《无辜的故事》（Innocent Tales），《一个城市的历史》，《圣彼得堡的日记》等都可归于这一类。

九

黄金时代告了终止后，俄国文学却并不衰落；柴霍甫，克洛连科，高尔基，迦尔洵，安特列夫诸大作家又继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托尔斯泰而出，给许多不朽的作品于世界的文坛；他们也与黄金时代的三大作家一样，不仅是俄国的，且是世界的。

柴霍甫（A.P.Tchekhov，1860－1904）是一个戏曲家，又是一个短篇小说家；他的戏曲已成了世界各处剧场上常演的东西；他的短篇小说，是与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并称为双柱的。他生于南俄，他的父亲是一个奴隶，后来自赎出来。他自己没有受什么教育，对于柴霍甫的教育，却异常的留心。柴霍甫初在莫斯科大学研究医学，后来在一个医院里做了一年事，又接连的做了



柴霍甫

莫泊桑后最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俄国近代伟大的戏剧作家

与此相类的事许多次；这使他对于各种各式的人类都有了一个亲密的观察的机会。他的天才发展得极快，在大学一年级时，即已执笔为小说了。以后，出版了他的第一集短篇小说，批评家都诧为新生的乳虎。其初，他的小说是滑稽得使人笑的，后来，却渐渐成了俄国文学所特具的“含泪的微笑”，再以后，灰色的空气却更弥漫着。他的小说，用笔是节省的，却似尖利的刃，语语刺入人的心中；看来本是一片一段的小小记载，却可使人回想了三日。他的短篇，乃真的是日本的盆松，是疏朗朗的几笔的漫画，最能以少须胜人多须。他的长篇小说却不大成功，所以他一生做的长篇最少。

他的戏曲，《依文诺夫》（Ivanov），《凡尼亚舅舅》（Uncle Vania），《海鸥》，《樱桃园》，《三姊妹》，没有一篇不是很好的作品；俄国人以他为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后最大的戏剧家。他的《海鸥》曾成为莫斯科一个大剧场的名称。《海鸥》写一个女郎，梦想着著名作家的伟大，以为他们的生活必定是最有趣的，超出于平常人之上的。他的热情，他的举动，也一定同平常人两样的。但后来她遇到了一位向来崇拜的有名作家，却把这个信念，完全打破了。他向她显示出作家的痛苦与真实，她才知道作家的生活原来并不殊于平常人，也许是更苦。剧中那一段作家的自白，是所有文艺中表白作家的甘苦最尽致而且最恺切的文字。他的《樱桃园》写新旧人物的观念，写的真是好。古老的樱桃树被人丁丁的斫伐着，樱桃园是卖去了，父辈的人记起了从前的快乐，不禁沉痛的啜泣着。而子辈的人却喜悦着，他们相信，他们将有新的生活，新的园林与幸福了。可知柴霍甫虽常为灰色雾所包围，却始终并没有弃却对于将来光明的信仰。他之后，曾来了一大群摹仿者。然无论在戏曲，在短篇小说方面，他终于是维持了不可及的地位。



迦尔洵



科洛林科

迦尔洵（V. L. Garshin，1855－1888）少时即有狂疾。一八七六年俄土战争时，他深感战争的痛苦，死亡者的众多，便欲投军以分受这个人为的残虐。他的《懦夫》一篇，即写当时的心理的。但他终于不是一个懦夫。他在战场受了伤回来，做了《四天》和《目兵伊文诺夫日记》，这两篇都是战争文学中有名的大作。一八八七年，他由狂人院楼上跳下，受了重伤，第二年，死在医院，年仅三十三岁。《红花》是他最后的著作，描写狂人心理极为细腻，是心理学家最好的研究材料。

科洛林科（Korolenko，1853－1920）曾被俄国政府流放于西比利亚，到了一八八六年，被赦回来，即发表了他的名作《马加尔的梦》，立得到了大成功，许多人都以他为屠格涅夫的一个真的后继者。他蕴在这篇作品之后面的愤慨与悲哀，正是当时全个俄国所要写而写不出的愤慨与悲哀，所以同情于它的，读了它

而感泣的所在都有。以后所发表的是《林语》，《恶伴侣》，《森林》，《盲乐师》等，也都是很精妙而具有深意的作品。

高尔基（Maxin Gorky，1868－）的呼声却与上面几个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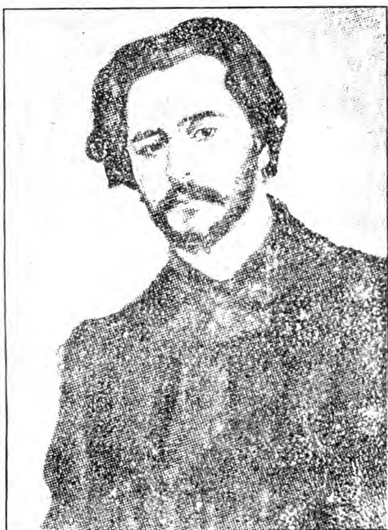


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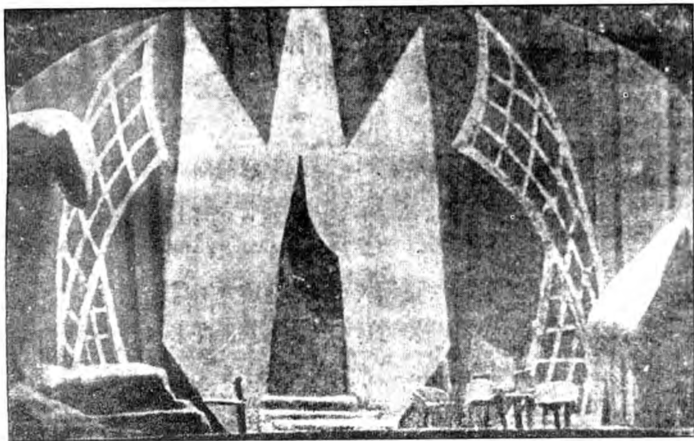
都不同；柴霍甫是潜着泪珠，迦尔洵是狂叫着，科洛林科是气愤愤的不平，高尔基却不同了；他是一个强固的人；如在高山绝顶之青松，无论什么大风雨，都不能把他屈服；他是奋斗着的，不诉苦，不失望，只是以弥漫的精力，坚决的气魄，向前走去。这恰足以代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国青年的气概。于是他遂为他们狂热的欢迎着。他少年时，生活极困苦。父母早死，养育于别人家里，因为受不住虐待，便逃走了，到一个商船上做事；以后，过着漂流的生活，做过烘面包者，侍役，卖苹果者，书记等等不同的事。他初作一篇小说，在科洛林科编辑的一个杂志上刊出，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要知这个新的作家是谁。原来高尔基是他笔名，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A. Pyeshkov）。一九〇〇年他的小说集出版了，初版数日内即售尽，他的文名立跻于柴霍甫和科洛林科之列，有的人且以他为托尔斯泰的后继者，我们如读了他的《二十六男与一女》，《我的伴侣》等，我们便可以知道他之成名如此的迅快，决不是偶然的。他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英雄是平常人，是下等人，是流荡者和草屋的居民。在一切文学上，再没有一个比高尔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写得更新鲜更特创的了。同时，他的坚固的意志，反抗的精神，绝叫着生活的权利的声音，又如阵雨似的把读者捉住了。当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的乌云弥漫于天空时，高尔基的著作，乃是夏雨之前的雷声。他的长篇小说，与柴霍甫一样，是不大成功的。他的戏曲《沉渊》（At the Bottom）乃是一本不朽的作品。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告成后，许多生存的作家大都避居于国外，独有他是与多数党合作的，且在文化运动上，帮助了他们不少。

安特列夫（Leonid Andreev，1871－1919）与高尔基一样，少年时也极贫苦，也与高尔基一样成功得极为迅快。他做过画家，律师，都没有成功，到了他的第一篇创作刊出时，高尔基立

刻极力的赞许他。自此，他便登上了光明之域了。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后，俄国的青年复为悲哀、失望所笼罩。那时，高尔基的意志强烈而精神勇毅的作品，已不复为他们所喜爱，他们所喜爱的乃是安特列夫灰色的作品。安特列夫曾寻向人生的根本问题，而得到的答案，总隐隐的是“疯狂与恐怖”几个字。人的生活，人的动作，哪一件是有价值的。于是他便凄然的啜泣了，在他的《到星中》和《人的一生》，



安特列夫



《人之一生》最后一幕的布景　D. M. Oenslager 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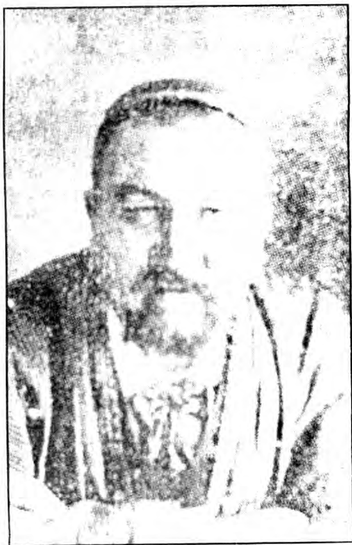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见到他的这样的思想。《七个绞死者》却是写的各个的人对于在“死”之面前的态度。此外，《海洋》，《阿那西玛》及《墙》，《黑面具》等，也都是类此的灰色的作品。《红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忏悔》，《比利时的悲哀》则是写战争的罪恶的。《红笑》可与迦尔洵的《四天》相比肩，同为战争文学中不朽的大著。

梭洛古勃（F. Sologub，1863－）也是一个悲观者；他较安特列夫更为彻底，他歌诵的是“无生”之乐。他见做着美梦之失败，便连他们也与“生”同样的诅咒着。他的作品以《小鬼》，《创造的故事》，《比毒药更甜美》等为最著。他的抒情诗的情调也是如此。

科布林（Kuprin，1870－）的对于人生的态度却与他们完全



梭洛古勃



科布林

不同了。他是一个强者，是高尔基之流；他肯定人生，他有很美好的希望，他对于将来很乐观，如《马盗》，《生命之河》，《贺筵》，《皇帝之公园》，《决斗》等作都是如此的。他的文笔极劲强，正如他的思想一样。

阿志巴绥夫（M. Artzybashev，1878－）也是一个强者，但他却不赞颂人类的将来，如科卜林一样；他所赞颂的乃是个人，乃是个人的神圣权利。在他的大作《沙宁》中，这个思想是充分的发挥着。批评家常将这部小说举来为近代强烈的个人主义的代表。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所作的《朝影》与《血痕》也极有名。竟因此得祸，几被强暴的政府所杀。大革命后，他得了不救



《沙宁》的作者阿志巴绥夫



路卜洵

之病，至今还是痛苦的活着。

路卜洵（V. Ropshin，1880－1925）与阿志巴绥夫一样，也是绝叫着个人的自由的，却更渗上了很重的无所不怀疑的色彩。《灰色马》是他的代表作；在那里，英雄佐治是一个以暗杀为生活的青年。他杀人，乃如猎人之枪杀野兔，并不动情，也并无什么目的。他虽是社会党员，却对于社会主义，所谓实现地上乐园的主义，他也怀疑着。终于，暗杀成功，他也自杀而死。这个佐治正是作者他自己。他本名萨文加夫（B.Savinkov），也是一个以暗杀为生的著名恐怖党。大革命后，他被捕入狱，自投于狱墙外而死。

除了以上几个作者外，活动于这个十九世纪末叶的文坛上者，还有：波塔宾加（Potapenko，1856－），波波里金（Boboykin，1836－1921），奥特尔（Oertel，1855－1908），蒲宁（I. Bunin，1870－），契利加夫（E.Chirikov，1864－），莱美沙夫（A.Remizov，1877－）诸人。他们都各有所成就。使我们不能忘记。

十

在这个世纪末的时代，狂喊于俄国的为人生的艺术派的批评，似乎呼声略低了，于是有了一派新的作家出来，扬起反抗的旗帜来。在其中，美列兹加夫斯基（D. Merezhkovsky，1866－）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作家，写着诗，小说，批评。他拥护个人的权利，信奉尼采的话，崇拜着“美”，反抗以艺术为宣传工具的主张。他的大著是一部“三连的小说”。要表现古代异教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冲突。第一部名《背教者求连》（Julin the Apostate），第二部《文西》（De Vinci），第三部名《彼得与



美列兹加夫斯基
俄国近代大批评家诗人及小说家



巴尔芒 俄国近代的大诗人

阿里克赛斯》。他的批评著作不少，以《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一书为最有名，他的妻子系比丝（Z. N. Hippius, 1867 –）也是树起唯美派的旗帜的。她说："我是我的奇异而神秘的词句的奴隶。"她曾和巴尔芒（C.D.Balmont, 1867 –）合作着。巴尔芒是近代俄国的抒情诗之王。他的诗集：《让我们像太阳》，《火烧着的房屋》，《在北方天空之下》及《只有爱》共四册，把他自己，把他的艺术完全显现在大家之前。卜留沙夫（V.Bryusov, 1873 – 1924）与巴尔芒是同调，也是一个极端的颓废派。后来，他的作风变了，把近代人的感情，放进纯洁美好的古典文句中。他的诗集共七册。

布洛克（A.Block, 1880 – 1921）也是这时一个重要的诗人。有一个批评家说，布洛克的耳特别敏锐。他能听见绿草的生长，



布洛克



伊文诺夫

能听见“安琪儿”在以太中鼓翼，并能听到毒龙在海底翻身。他的大作为《美之歌》，《俄国之歌》等，在一九一七年左右所作的长诗《十二个》，曾博得不少人的同情。

伊文诺夫（V.Ivanov，1866－）与皮莱（A.Byele，1880－）也是美列兹加夫斯基的信徒。伊文诺夫的学问极为广博，有人称他为一个“苍老的术士而带有婴儿的灵魂的”。皮莱的抒情诗非常的优美，即巴尔芒和皮留沙夫也难得及他，但有时颇隐晦。他的大作是《银盒》（小说），《彼得堡》（小说）及诗集等。

参考书目

一、《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Ideals and Realit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克洛巴特金（Kropatkin）著，克纳夫公司（Alfred A. Knopf）出版。

二、《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　白鲁克纳（Bruckner）著，史克里卜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出版。

三、《俄国文学》（Russian Literature）　瓦里萧夫斯基（Waliozewski）著，阿卜里顿公司（D. Appleton and Co.）出版。

四、《俄国文学》（Russian Literature）　巴林（Baaing）著，《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之一，亨利·福尔特公司（Henry Holt）出版。

五、《俄国文学的界石》（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巴林著，麦美伦公司（MacMillan）出版。

六、《俄国文学指南》（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奥尔金（Olgin）著，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 出版。

七、《俄国小说》（The Russian Novel）乎古伊（Vogüe）著，George H. Doran 公司出版。

八、《俄国小说家》（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菲尔甫士（Phelps）著，麦美伦公司（Mac Millan）出版。

九、《俄国文学选》（An Anthology of Russian Literature）魏纳（Weiner）著，共二册，第二册为《十九世纪的文学选》。G. P. Putnamt's Sone 出版。

十、《俄国文学史略》　郑振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一、《俄国四大文学家》　耿济之编，《小说月报丛刊》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二、《俄国文学研究》　沈雁冰编，为《小说月报》十二卷之号外，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三、《俄国印象记》（Impressions of Russian）勃兰特斯（Brandes）著，其中下半册，为论俄国文学者；英译本的出版公司为史格得书局（Walter Scott）。

十四、《俄罗斯的精神》（The Spirits of Russian）马沙里克（Masaryk）著，共二册，以俄国文学来解析她的精神的变迁，英译本由 George Allen & Unwin，Ltd. 出版。

十五、《近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莫史基（Mirsky）著，克诺夫（Alrfred A. Knopf）公司出版。

十六、《现代俄国文学》（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莫史基著，克诺夫公司出版。

十七、英译的俄国小说及剧曲诗歌，很多，不能一一具举。

十八、中译的俄国小说及戏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及《共学社丛书》中有不少。

第三十八章　十九世纪的波兰

一

波兰文学到了最近半世纪，才为世界所注意。立刻，她的重要作品便译出了不少；瑞典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也两次的把文学奖金送给了波兰两个近代的大作家显克威兹与莱蒙脱。

在十九世纪之前，波兰的重要作家有：莱依（Rey，1515－1569），被称为波兰诗歌之父；克拉西基（Krasieki，1739－1802），被称为波兰的福禄特尔；此外，重要的作家却不多了。波兰文学之黄金时代，实际上乃为十九世纪；这个时代，正是波兰被俄、奥、德所宰割，沦于政治上最黑暗的时代。中间，在拿破仑的胜利时代，曾见了一闪的光明；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前，也很有些鱼肚白的微光可见，但拿破仑的失败与革命的没有告成，却两次使波兰陷入更恐怖、更黑暗的境地。直到了一九一七年欧洲大战告终止之后，波兰才复成了一个独立的完全的国家。黑暗的时代，既然是十九世纪的全部，于是这时代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殊的色彩的文学了。

二

十九世纪的第一个老作家是南西委兹（J. U.Niemcewicz, 1767－1846）。他的生活年代很长，前半生见了十八世纪的波兰生活与作家，后半生又见了一八三一年革命的失败，并与大诗人美基委兹（Mickiewicz）及其他作家，同寄住于巴黎。因此，他乃是近代波兰史的两个时期的连锁者，他的作品也是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与十九世纪的罗曼主义间的连锁者。他的后期作品《波兰史咏》（Lays of Polish History）在波兰，有马考莱的《古罗马咏》在英国的一样的势力，没有一个学童不曾于学校中读到。

真正开始了十九世纪波兰文学的黄金时代的乃是美基委兹（Adam Mickiewicz，1798－1855）。他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与但丁之在意大利，莎士比亚之在英国，杜甫之在中国一样。他的第一部作品《短歌与传奇》（Ballads and Romances）之出现于一八二二年，使波兰文学的罗曼主义期跟了他而开始。他把以前传统的辞藻和题材，都变更了一个面目。他的生活可分为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与波兰的国家悲剧的程序恰是一样。第一个时期是囚禁，他和许多大学的同学都因反抗神圣同盟而入狱。第二个时期是流散于俄国内地。他接触了新异的环境，便充分的明白他国民的特点。第三个时代，是他在西欧寄住着，这时，他是沉入默想中了。在美基委兹心灵上的国家与宗教的信仰，



美基委兹

受了这三个时代生活变迁的影响，充分的以不同的样子，表白在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里。他在少年时，歌咏是玫瑰色的恋爱。但到了他在狱中时，他的歌声却变了。他由一个歌唱个人不幸的恋爱，变到歌唱千百万国民的不幸的运命。在一八三〇——三一年的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时，美基委兹虽不亲身加入，却以诗歌歌咏兵士们；他歌咏他们的勇敢，歌咏他们的死，最后，在《兵士之歌》的几首中，他却与几千个失败后被送到异国的兵士们同受其苦了。他自己也逃到西欧去，住在巴黎，眼见波兰逃民之不快乐，及无可救药的自己争闹，他便作了《进香者的书》（The Pilgrims Books），以鼓励他们。没有一个寄居于外之波兰人，读了这书而不觉得自己是有力、高贵的；他激动他们的自尊与希望心了！同时，他又作了一部伟大的史诗，这成了波兰的国民史诗，——《泰达士先生》（Mr. Thaddæus）。这部史诗，——不咏波兰的大英雄，也不咏波兰的大史迹，却咏的是他儿童时代的景色。他为什么如此的写，他自己曾告诉过我们。他以为：不幸的云，罩在国家上面，罩在人的心上，诗歌的想象是不忍翱翔于如此可怕的景象中的；没有别的，只有失望在着；于是安慰是需要的：那就是求之于过去时日的回忆。从想家的寄住于外的波兰人在火炉旁谈到幼年的梦境的话里，这史诗便产生了；这是唯一的未被毁的幸福的影，仍挂在波兰人心上的。这故事，名为“乡中绅士生活的故事”，中间插以拿破仑战争的回响，每个人都希望这次战争之得胜。这诗终止于拿破仑大军之经由波兰而到莫斯科。波兰人是心里充满了波兰复活的希望。这个希望，美基委兹他不仅在梦想，而且要见之实行。当意大利人反抗奥大利之侵略时，美基委兹立刻起来帮助他们，一半为争自由者之助，一半亦因奥大利乃波兰三仇之一。他到了意大利，组织了一队波兰军，虽然没有结果，却已足以鼓动不少人的心了。过了几年之后，克

里米战争（Grimean War）开始了，俄国乃是波兰的主仇，于是美基委兹又起来，到了东方，第二次组织了一队波兰军去反对俄人。不幸。如拜伦一样，没有身临前敌，他却先病死了。他死时是一八五五年，死地是君士坦丁。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不仅是一个先知者，他乃是他国民的一位永久的统治者与领袖，波兰的所有罗曼主义者，大都要经过一个路线，乃是由文学，经国家主义而到宗教。美基委兹却更为崇高，他乃是由文学，经预言，而到实行的。在这个地方，他之指导波兰，乃远在文字与思想之上。

恰好与美基委兹的英雄事业相映照的，是这时代第二个大诗人史洛瓦基（Julius Slowacki，1809－1849）的文学的事业与艺术的成功。他以文学的教育与文学的艺术为出发点，而以完美的音节谐和，想象丰富的诗歌来装载高尚之国家的与宗教的哲学。他在国外之文名在美基委兹之上；在波兰，他乃被视为“诗人中之诗人”，如雪莱之在英国。他诗中的题材，包括人类的感情极多而广；从自然与妇人之爱到父亲对于将死孩子之失望的爱，与年老丈夫对于他少妻之妒忌。他的戏曲，有类于莎士比亚，范围亦极广，自历史剧以至幻想剧无所不有；直到了今日，他还是波兰悲剧之王。他又是一个讽刺诗人。这个方面的诗，乃是美基委兹及其他同时诗人所未开辟的领土。他的大作是一部长篇而迄未完工的史诗《彭尼夫斯基》（Beniowski)，他在这里，把许多国家的与国际的，文学的与社会的，宗教的与哲学的问题都讨论到。在他的《海上的夕



史洛瓦基

阳》(At Sunset on the Sea)或《阿加米农的墓》(Agamemnom's Grave)里，他对于他所爱的国家的衰落，到处都表白出悲哀的沉思。他的悲哀转入了神秘的热情，这在他后期的历史剧《父亲马克》(Father Mark)及《莎洛米亚之银色梦》(The Silver Dream of Salomea)更容易看出。他最后的一部大作乃是《国王精灵》(The King-Spirit)，这是一部未完工的弘伟史诗，叙的乃是波兰国家之灵魂，表现于各个相继的统治者身上的。他的剧本的题材一部分取之于国外，一部分乃取之于波兰。他有时做着幻想的梦，为一个神秘的诗人，有时却为他的国家感情所激动，而做比美基委兹更写实的东西。在他的《柯狄安》(Codian)里，他写的乃是一八三〇年革命时代的波兰；在他的《安希里》(Anhelli)里，他写的波兰罪犯在西比利亚所受的地狱似的痛苦；这种恐怖的景色都是美基委兹他们所不敢写的。

这时代第三个大诗人是克拉辛斯基(Sigismund Krasinsky, 1812－1859)。他是一个严肃的诗人，对于人类历史大事件而加以哲学的深思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即有苍老的哲学家的面目。



克拉辛斯基

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之《非神的喜剧》(Undivine Comedy)，是一部想象的表现专制与民主之冲突的；他把两方面的对与不对，理想的高贵与实际的卑鄙都表现出来。他所表现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正是今日乃至以后的阶级斗争的写照。他的比譬剧《伊里狄安》(Iridion)是写智慧与美丽的古帝国之降落，与奴隶的宗教，即基督教的胜利的。他的哲学诗《黎明》，也是具着历史的背景的。他的后期的大作《将

来的祈祷歌》（Psalms of the Future），充满了抒情诗的与宗教的呼吸。《信仰的祷歌》（Psalm of Faith）回叙波兰的过去和她的历史的使命。《希望的祷歌》（Psalm of Hope）则预测着她将来的大功业之告成。《爱的祷歌》（Psalm of Love）写的是：在革命与恐怖的时代，爱是必须要的。在《悲哀的祷歌》（Psalm of Grief）里，他悲叹着在这时代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之缺乏。在《善念的祷歌》（Psalm of Good Will）里，他祷求的是最崇高最重要的祝福——我们心上的善念。他是以他的默想与宗教的祝福来慰安他的国人的。他还写着拜伦，史格得似的传奇，还写着哲学的论文和小册子，以及许多抒情恋歌。

在这三个罗曼主义时代的大诗人之外，同时还有好几个诗人；马尔西夫斯基（Anthony Malezewsky）的"乌克兰故事"《马丽》（Mary），是一部诗的传奇，可与拜伦诸作相比美的。柴莱史基（J. B. Zaleski）的短歌是不朽的珍宝，他几次想作伟大的史诗，却都没有成功。如他的歌《战前别他的情人》（Farewell to His Love Before a Battle）等，至今还常在一般人的口中重唱着。郭兹胜斯基（S. Goszczynsky）与马尔西夫斯基及柴莱史基一样，也是以乌克兰为他的题材的。他的悲愤的诗的传奇《卡尼奥夫堡》（Kaniow Castle）是写高傲的波兰贵族与困苦的乌克兰农民间的可怕的历史上的真实之妒恨的。郭兹胜斯基感情很热烈，当然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他是首先加入的。但他的晚年，却在他的本乡度过，与其他文人之逃避国外者不同。他死于一八七六年，为罗曼主义的最后留存的一个文人。西洛公拉（W. Syrokomla）是一个生年较后者，他的真名是孔特拉托威兹（L. Kondratowicz）；他的诗所咏的是鲁森尼亚的乡间景色；它的田野森林，湖光山色，都在诗里映出，如华兹华士诗中所映的英国一样。莱那托委兹（T. Lenartowicz）是一个雕刻家诗人，他的

诗是咏他本乡的农民的；他的农民是带有他的理想化的。蒲尔（Vincent Pol）是一个地理学家的诗人；他的祖先是外国人，他在十八岁时还不会说正确的波兰话，在大学里教德国文。到了后来，他却成了一个波兰的伟大诗人了。他的《祖国之歌》（The Song of Our Land）是一部不朽的名作；波兰的每个学童都熟悉它。

三

波兰的写实主义乃开始于一个哲学诗人阿史尼克（Adam Asnyk）。他写作的范围很广，独有他的哲理诗是不朽的。

郭诺甫尼加（Mary Konopnicka）是波兰的最伟大的女诗人，正像美基委兹之为一个最伟大的男诗人一样。对于穷人与被压迫者，苦作者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是串于她的全部作品中的线子；她以为工人与农民的地位是一天天在社会上重要了。她把他们写入诗里，虽然有时是艺术的秩序混乱些，然事实是在那里。高蹈派的作家，唱的是为“艺术的艺术”的歌，她却先注意于社会的改革而后才注意于艺术。她的《白尔沙先生在皮拉西尔》（Mr. Balcer in Brazil）写的是波兰农民们移住于森林中的事；景色与人物，写得都异常的逼真；她的对话《柏洛米修士与西西弗士》（Prometheus and Sisyphus）虽是用象征主义者想象的风格写下，却仍讨论着她所爱说的社会问题。她的散文也很谐和可爱；她于写诗之外，也常写些文艺评论。她和佐治·依里奥特（George Illiot）一样，爱情的调子在她的琴上是不弹的；她的作品有爱在，但那是对于工人农民的爱，对于本乡的农村景色之爱。她的作品里，同狄更司一样，具有民主主义的气息。

较之郭诺甫尼加更近于狄更司的是卜鲁士（Boleslaw Prus,

他的真名是 Alexander Glowacki)，他不仅有狄更司同样的民主的心胸，与对于平民的沉厚的同情。且有了他同样的题材与风格。郭诺甫尼加是最爱村间和农民的生活的，卜鲁士却像狄更司，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文学上的城镇之人。他是短视的，不喜欢旷野的；他的眼看惯了那沉闷而统一的灰色街道与公园中之棕色树木，却不能有趣味于大自然的新鲜颜色。他处置他的题材，用的是科学的方法与自然主义者的正确细腻的描写。如他的历史小说，写古埃及的故事的《法老王》（The Pharaoh)，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是死的古代的僵石，并不是什么活泼的人生。这是他的缺点。然他写的近代的生活，杂以他的人道的呼吸与同情的，却使他成了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人。他的心是广大而热烈的。他所写的孩子们是波兰以前的作家所未见到的。在这里，他的观察已非科学的而为同情的了；在《小安琪拉》(Little Angela）里写的是十二岁女孩子在交际世界上的观察；在《孩子们的罪恶》(Sins of Childhood）里，写的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在道德世界上的观察；《小史丹尼士拉斯的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Little Stanislas）里，写的是一个一岁的婴儿在物质世界里的观察。他还以同样的有魔力的同情，在他的长篇小说《解放的妇人》(The Emancipated Women）里，忠实的写出一个近代世界的少年妇人求得一个独立的社会地位的竞争，及她之力与个人恋爱的感情相战的情形；这是一部男人写的分析妇人心理的书中无比的成功之作。此外他的《偶人》（The Doll)，他的最后之作《孩子们》(The Children）也都是真实之气扑人鼻管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比之长篇的写得尤多。在他的无数的短篇小说里，他的对于社会的同情是完全的展布出来；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见到环绕于他左右的活泼泼的波兰社会，孩子与学生，地主与书记，理想主义者与玩世者，心地轻松的少女与饱经世故的老人。他以最谦下

的心对待他的题目；他把他们的灵魂看到底，但他是微笑的读着他们；他有的是无所不在的滑稽的精神，如太阳似的什么地方都照到。在波兰，别的滑稽作家不少，却没有如卜鲁士那样的可列于高等的：他即在讲到最严重的问题，亦未完全免除了他的滑稽的情调。

与卜鲁士之深挚的人道观念不同者，有史委托查夫斯基（Alexander Swietochowski），他的真名是奥孔斯基（Okonski）。他以冷静的理性与光明的机警著。他生活时代很长，直到现在还活着。史委托查夫斯基在少年与成人时所持的福音，是由一般道德之提高而得更好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将来。他的一生都从事于新闻事业。他也从事于戏曲与小说的活动，尤是喜欢的是如古代柏拉图所悬式的对话；然他大部分的精力，乃在新闻事业。

卜鲁士注意的是人间，他是短视的，看不见或不注意到人间以外的世界；在狄加辛斯基（Adolf Dygasinski）里，我们却见到更广大的世界。卜鲁士写到狗与牛，所给与于他们的乃是滑稽的人的心理。狄加辛斯基却不然；他不仅把动物如真似的表现出来，且还用诗的光荣与哲学的兴趣的弘伟，把动物国里“生存竞争”，“适者留存”的戏剧的事业，充分的表白出来。这都是在他的《生命之宴》（The Feast of Life），他的最好且最后的著作里，所写着的。他在那里，重新苏生了已被忘记了的斯拉夫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象征。他还以锐利的观察，把动物世界里最亲近于人的“狗”之内在生活，活活泼泼的叙写着，给他同时代人以许多有趣的狗社会的故事。《生命之宴》所写的范围尤广，他把他本省的森林中，田野中，空中的全部野兽生活，从鹰到鹪鹩，从熊与狐到兔与黄鼠狼，把他们永存的死，饿，恋爱，以及残酷的竞争，一日间的喜与愁，完全都显示给我们看，这实是一部近代文学中最伟大的自然书之一。

四

以史格得为领袖作者的近代小说流传各国，影响甚大。波兰便也受到此种影响，译进了不少他的作品。同时克拉士西夫斯基(J. L. Kraszewski)，“波兰的史格得”，便也乘时崛起，产生了五百余册的小说；这样多量的作品没有一个人曾自夸完全读过；他所包含的内容是如此的复杂，乃同时为守旧者与急进者，乐观者与悲观者所赞颂，所攻击。他的初作是罗曼派的作品，然自始即有写实主义的影子在内。他的成功之小说是《诗人与世界》，表示理想主义者对于社会的物质主义的厌恶，同时，又照耀着对于艺术的高尚使命的影响。他的《人面狮身像》（The Sphinx）写一个宫庭画家的故事，其技巧的表现画室与其空气是很有名的。他写了不少关于白俄及小俄的农民生活的小说，其最后的成熟作品为《村梢头的草屋》(The Cottage at the Village End)，把被压迫的农民和活泼鲁莽的琪卜赛人（Gipsies)，以同样的温热的同情写出。然有的时候，在克拉士西夫斯基的小说里又持着社会的与宗教的反动的见解，大似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者，以本国为最好的，而西欧乃是“破败的西欧”。然不久，他因到了西欧旅行了一次后，他的态度却又完全变了；他变得和急进派携手而行。在一八六三年革命之时，他竟联合“红”的，以反对“白”的。他发表着激烈的革命的文章。到了后来，革命失败了，他只得与当时的一般重要的波兰人，同到外国去。他的后半生便在国外过着。在这时候，他没有别的事业分心，便专心从事于文学，除了著作以外，还译了但丁。他的二十八部叙写波兰史迹的小说，只有头一部《一件旧故事》（An Old Tale）是成功的。但他的古典的故事小说《尼禄时代的罗马》（Rome in the Time of

Nero）却得了很大的赞许，为显克威兹的大著《你往何处去》（Quo Vadis）的先驱。

与克拉士西夫斯基同时代的作家，没有一个有他写得那么多或著作范围那么广的；但在出品之技巧与风行于当时这二点与他相同者，则有高西诺夫斯基（Joseph Korzeniowsky），他也与克拉士西夫斯基一样，在罗曼主义时代著作着，而预树着写实主义的先声的。虽然他的死年是在那新时代的门口——一八六三年，但他却比克拉士西夫斯基更为有近代性，即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取之于当代生活的。他还是一个有技巧的戏曲家。他的作品，大都有机警的喜剧的意味的；他的《邻人》（The Neighbourhood），《漫游》及《驼背者》都是如此。

克拉士西夫斯基是近代的崇拜者，为卫护新潮而攻击旧的东西，同时却有一个小说家，恰与他相反，乃崇拜旧的“国故”而反抗新潮者，这人就是莱西吴斯基（Henry Rzewusky）。他是一个大贵族的儿子，生长在旧的光荣的微光中的。他的大作是《十一月》，《沙卜里加的日记》，都是写旧时代与其风俗习惯的，当时摹仿之者纷起，惟查特士歌（I. Chodzko）是一个有特性而非盲从的作家。

卡西加夫斯基（S. Kaczkowsky）是当时第三个历史小说作家，足与克拉士西夫斯基及莱西吴斯基相拮抗的。他与克拉士西夫斯基一样，著作的范围甚广，且所作甚多，又与莱西吴斯基一样，他的题材乃取之老年男女的真实回忆而非取之于远古的。他早年投身于革命潮流中，是一个红热的急进者，后来，仔细的研究了历史之后，却成了一个守旧党。他的大作是一群的以委尔西爵（Vilczuja）家族中一个绅士所说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当显克威兹出来，初得大名时，他颇想与之抗衡，但终于不能及得上。

这时，有一个作家，他的漫游生活却较之他的文学作品为尤动人，他直活到一九一五年才死，起初在罗曼主义时代，后又眼见写实主义的兴衰，他就是米尔加夫斯基（S. Milkowski），曾三次从军，为波兰的自由而奋斗。他的人格在他作品中活泼泼的现出。当他在晚年时，他的创作力衰弱了，却写着过去日子的回忆。

五

自克拉士西夫斯基起到他同时的几个历史小说家止，没有一个有后起的作家显克威兹（Henry Sienkiewicz）那么样的伟大。克拉士西夫斯基占据了十九世纪中五十年的文坛，到了最后的二十五年，却是显克威兹的世界了。他的叙写力，比上面所说的几个小说家都大得多。自他出来后，自他的历史小说产生后，在他之前的几个历史小说家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人过问了。

显克威兹在写实主义已泛溢于波兰文坛之时，而以历史与传奇得他的大名。他的少年时，在华沙以新闻记者及文学者为生，用李特胡士（Lituos）之名发表东西。一八六三年的乱事使他注目于现实政治及社会问题。在这个灰色光中，显克威兹的短篇小说第一次引起大众的注意。《炭画》（Charcoal Sketches）里悲观的情调与精巧的艺术，激动了读者的心，其所写之古村生活里的无助之黑暗与无目的之受苦的悲剧图画，到今日还深印在读者眼帘。在《音乐家约尼》（Johnny the Musician）里，在《老仆》里，在《安尼》（Annie）里，其情调亦是如此。其表现波兰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的情形，则有《一个校长的日记》（The Diary of a School Master），他本意要写俄国的压迫，在俄国检查官的眼中则以为写的是德国人的罪恶。其实是易地则皆然。在《得胜者巴

特克》（Bartek the Conqueror）里，国家主义的色彩也很鲜明。巴特克是波兰的农民；在一八七〇年时，很勇敢的为普鲁士去打法国，所得的报酬却是被德国人逐出自己之家。在动人的短篇小说《灯塔守者》（The Lighthouse Keeper）里也深潜着亡国的悲哀。一个波兰的逃出国外的人民，在西印度看守灯塔；因读着美基委兹的诗，沉入故国的思念中，而忘记了点灯，因此，被免职。《在马里波沙》（At Mariposa）写的是一个奇异的老年波兰人，住在美国的加里弗尼亚，他天天读十六世纪的波兰文圣经，用圣经上的波兰话和一个祖国的游历者谈话。这乃是作者本身的经验。他的美洲之行，对于他极有影响。他的《美洲通信》是波兰最好的旅行书之一。



显克威兹　波兰近代最大的小说家

后来，他又到非洲去，写了一部《在沙漠与森林中》（In the Desert and in the Forest），叙的是一个波兰的小孩子，和一个英国的小女儿在非洲荒漠里的冒险，在波兰文学中，立刻成了儿童的名著之一。

然他的悲观，在他的长篇大著里却为新生的国家的乐观主义所代替，他写成了十三册的“三连小说”。《火与剑》（Fire and Sword）写的是波兰的乌克兰边境防卫科萨克人之侵略的故事；《洪水》（The Flood）写的是波兰从瑞典占据的洪水中救解出来的故事；《瓦洛特约夫斯基先生》（Mr. Wolodyjowski）写的是防守前线以御土耳其人的诸人之勇敢行为。这些书都是为全国的人所气也不透的读着的；没有一部波兰书有那样的流行的，即美基委兹的大史诗《泰达士先生》似也难有此盛况。在波兰的黑暗时代；在被三个强国把全国土地分裂的占据着的时代，重演古代的光荣的书，如上面之三部者，当然可以给他们以慰安。他们忘记了现在的困苦；为这部小说所警醒，知道自己是以前曾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的后裔，因此，心里点着了对于祖国复活及一个伟大之将来的崇信的火。所以这部伟大的“三连小说”不仅在艺术上有价值，且为国家的重要的产品。在这一部大作之后，他又写了一部三册的写当代生活的小说。《没有训条》（Without Dogma），以日记的形式，深刻的写一个极端的近代英雄之心理的图像。这部小说立刻达到了法国以心理分析之小说著名的蒲尔格（Paul Bourget）的最高点，但在《波伦尼基家》（The Polaniecki Family）里，显克威兹却由一个怀疑派变成了倾向于宗教的人。这部小说也是写近代生活的。他的《漩涡》也是如此。

显克威兹在国外的名望，完全寄在他的大著《你往何处去》（Quo Vadis）上。这是许多近代人所写的将没落的罗马帝国与新兴的基督教势力间之冲突的许多小说中，一部最成功的作品。其



尼禄王时代的基督教徒

这时代的基督徒生活，在《你往何处去》中写得很活跃。

背景之弘，其色彩之丰富而活泼，其一群一群的基督教人物与罗马人物之逼真的描写，如活人似的行动，凡是读到它的人，无论他是哪一个人，无不热烈的称许。在那里，他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充分的表现出，在那里，他把光荣的罗马，重活于我们的眼中。写这同类的故事的作家不少，而他的艺术却高出于一切的他们，使这部小说成为近代的一部最伟大而且不朽的小说之一。



彼得由罗马逃出，中途遇见主，向主道："你往何处去?"主答到："到罗马，再被钉在十字架一次。"

他最后又作了一部叙写过去的伟大事迹，以慰安当时受普鲁士人之压迫的心志堕暗的读者。

这就是他的《十字军武士》(The Knights of the Cross),写的是十五世纪之初,波兰人战胜了德国势力之事。他在这里与在《你往何处去》及“三连小说”里一样,把古代活泼泼的重生在我们的面前。他把波兰人与德国人,如在《你往何处去》中的基督教人与罗马人一样,当做两个极端。一端是精神上的道德力量,一端是肉体上的体格之力。显克威兹在晚年又写两部小说;《在光荣之地上》(On the Field Glory)及《骑士》(The Legions),可惜都没有完成,因为欧战把他的笔夺了下来,叫他去到各处募捐以救济波兰人。在这时,他却不幸的为死神所召,这两部大作遂终于没有告成。

在显克威兹专心写他的许多伟大著作时,他仍旧没有放弃了写短篇小说的笔。滑稽的日光,在他的许多大作的一部分篇幅中时时照耀着,如由浓密的绿叶之隙中透射下来者,却在他的短篇小说《第三个》(The Third One)中,完全晒照着,这篇小说写的是华沙画家的生活,其中充满了喜剧的与浪漫的美。在他晚年时,显克威兹又常常把他的政治意见写在短篇小说里,最动人的是《老年的撞钟者》(The Old Bell-Ringer)。

六

显克威兹时代的作家很不少。前面讲的卜鲁士,也生在这个时代,而女作家奥西斯歌(Eliza Orzeszko)则略生于卜鲁士及显克威兹之前。当她已把她的大作刊布时,他们方才渐渐的有名。她起初写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小说,其中之一,《马莎》(Martha),连德国人也引起注意。其后,她又动手写犹太人的生活,她对于他们的受人歧视,受人嫉忌,是很表悲怜的同情的。她写的《在尼曼河岸上》(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Niemen),是一部描状鲁萨尼

亚景色的小说，写得是无比的好。

在这时代，后于奥西斯歌，而以写农民生活著名的有莱蒙脱（W.S.Reymont），他自己是生于乡间的人，曾过着一时的农人生活，他的少年的大部分光阴是耗费在做游行演剧者及铁路小职员的生活上。他早岁的几部著作，便是写他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其后，《允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出版，他便成了一个名家。这个故事是以波兰的工业中心洛兹（Lodz）城为背景的，其中写工厂里如蚁堆似的工人，写暴富之犹太、德国及波兰人之穷奢极欲，写得真是动人。于是莱蒙脱立刻成了第一流的波兰小说家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却把他的成熟的技术突然的回转到农人描写的一方面了。他的四册《农人》（The Peasants），是一部用故事的形式写出在俄国治下的波兰农民之苦作与快乐，习惯与恋爱及嫉恨，个人的热情与社会的冲突的百科全书。它写的是一个女英雄（其悲剧的运命，有类于哈提的推斯），及一家父与子间因为她的恋爱而引起的嫉视。它分为四卷，《秋》、《冬》、《春》、《夏》，把一年间的农民生活与波兰自然界的景色完全写出。他并不把在这部大作里讨论什么问题，悬示什么教训，他只是用强烈的写实之笔，把他的故事及其背景写出，使大家自然的



莱蒙脱　波兰近代的大小说家

感到其中的悲剧的情调，与一种强烈的乡间泥土的气味。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因为他的这部大作，而赠给他以文学奖金，那是很公允的。

奥甘（W. Orkan）写的短篇小说及他的长篇小说《洛兹托基谷》（The Vale of Roztoki）与莱蒙脱一样，题材是农民的生活，而用尖刻的写实主义写出，他的诗集《从这忧愁之国》（From This Sad Land）也是如此。

在莱蒙脱的晚年，他转他的笔锋去写一部历史小说《一七九四年》（The Year 1794），表现着独立之波兰之最后一年。他还勇敢的去写异国情调之东西，如《吃鸦片者》（Opium Smoker）之类。

这样的异国情调，使我们记起同时的作家，西洛西夫斯基（W. Sieroszewski），他曾被俄国遣戍到西比利亚的极东北部，度过十二个年头，因此，把他的经验写为《耶科兹》（Yakouts）及许多短篇小说，其艺术之精美，可与俄国之作家科洛林科相拮抗。我们又记起一个现在还生存着的最优美的文艺作家倍伦特（Waclaw Berent），他并不写异国与新异的人民的故事，他写的乃亦是富于异国情调的辽远而浪漫的中世纪，在《活的石块》（Living Stones）里，他重现了中世纪的城市与乡间的生活。还有尼契夫人（Mme. Nitsch，她的笔名是J. Pawalski），她也把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很精巧的写在她的小说里。

以绝端的自然主义，以科学的精神，去写她的小说的，有女作家柴波尔斯加（G. Zapolska）。她和奥西斯歌夫人很不同；她先为女伶，过着好几年不规则不安定的生活，后来，在本国，成了一个小说家与戏剧家，在年龄很老时死去。她的许多戏剧与小说都是讨论“问题”的。有时很技巧，有时很粗率。她的《别一个人》（The Other Man）写的是爱国的情绪，是一九〇五年波兰

少年参预俄国革命的悲剧之故事。当一九一五年时，此剧在华沙连演了数百夜。较柴波尔斯加的艺术更为精深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为卜西皮西夫斯基（S. Przybyszewski），曾被人攻击为不道德的恶魔。他在德国与俄国，读者很不少。他的小说如《萨丹之子》（The Children of Satan）之类，一见其题目，即知为如何性质之物。他与在柏林的同学史特林堡（A. Stringberg）同为妇人厌憎者。他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一部剧本，乃以妇人为可怕之物，为吸人之生命血者。他的题材，范围很狭，然技术却极完美，为波兰近代作家中风格最优美者之一；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在《萧潘》（Chopin）里写音乐之批评及音乐家之性格至为精审。

七

波兰近代的喜剧，以法莱特洛（Count A. Fredro）为大家；他少年时曾在拿破仑属下波兰军中与俄国打仗。在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内，他刊布他的好作品不少。他的喜剧，在剧场上占极大的势力。波兰人称他为“波兰的莫里哀”。他的大名的喜剧《丈夫与妻子》（Husband and Wife）写的原是熟悉的滥调的夫、妻与情人，却很有力的又加上了一个客室的女仆。这个女仆，剧中的两个男人都向她求爱，因此，发生了好些可笑的事，而终于和平。全剧只含四个人的谈话，却有三幕之长，使人毫不觉其沉闷，这可见作者技术之高超。《马尼亚之于外国的东西》（The Mania for Things Foreign）亦是一部很好笑的喜剧，写的是一个极端崇拜外国东西的人，尤其崇拜的是英国的。他常常说了许多可笑的话；如已成为各国所通行的东西，他却常常要加以外国的冠辞，如：“我们去坐车游一次吧，只要走一个英国的哩左右!”

之类，都是要使听众不禁得要发笑的。他的一部后期的剧本，到死后才刊印出来的，《一个大人物之对待小事》(A Great Man for Little Affairs) 乃是各个时代各个社会所共有的可笑故事。一个忙碌的人以为他自己是他周围的人每件事的中心与发源者，其实呢，他在他们眼中，乃是一个不足轻重之人，事情之进行，并不受他深谋弘算的影响。他的著名独幕剧《憎人者与诗人》(The Man Haters and the Poet)，写一个少年的热心的理想者，对抗旧的玩世与冷笑之态度。在这里，法莱特洛现出他自己乃是一个热心的罗曼主义者。

自法莱特洛之后，波兰没有产生与他同样伟大的作家；但同时的小说家高西诺夫斯基 (J. Korzeniowski) 也是一个很好的喜剧作家。当欧洲的喜剧由莫里哀的变为小仲马诸人的讨论社会问题的喜剧时，波兰作家的风尚亦为之一变，如法莱特洛之子，如白里辛斯基 (J. Blizinski)，都是在这个风气中的。如巴鲁基 (M. Balucki)，则以高明的天才，专门讽刺、讥笑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当日奥大利的波兰之缺乏公众精神的新自治。

在严肃的悲剧一方面，史洛瓦基的伟大成绩，在上面已说到了，其后则有魏斯潘斯基 (S. Wyspianski)，在二十世纪之初年，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又是很好的画家) 这将在以后提到。

参考书目

一、《波兰文学史略》　用英文写，诃勒温斯基 (J. de Holewinski) 著，一九一六年出版，为《波兰报告委员会甲种丛书》之一。

二、《波兰文学史的各时期》(Periods of Polish Literary History)　狄薄斯基 (Roman Dyboski) 著，为著者在牛津大学之

讲演稿，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三、《近代波兰文学》（Modern Polish Literature） 著者及出版处俱同上，亦为著者在牛津大学之讲演稿。

四、卜鲁士之小说，英译本，世界语译本，及中译本俱有。

五、显克威兹的《炭画》，有周作人译本，北新书局出版。

六、显克威兹的《你往何处去》，有徐炳昶、乔曾劬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显克威兹的其他著作，英译本不少。

八、莱蒙脱的《农人》，有英、日译本。

九、《波兰短篇小说集》 倍那克（Else Benecke）英译，牛津 B. H. Blackwell 出版。

十、《波兰短篇小说续集》 倍那克（Else Benecke）英译，牛津 B. H.Blackwell 出版。

十一、《波兰文学一瞥》 共二册，为《小说月报丛刊》之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二、在周作人译的《域外小说集》，《点滴》及《现代小说译丛》里，有波兰作家的短篇小说的译文不少。

第三十九章　十九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文学

一

丹麦的十九世纪文学，以奥连契拉格（Oehlenschläger，1779－1850）为前半的重镇。他与华兹华士一样，为罗曼派诗人之领袖，其生活时代亦甚长。他受着歌德与席劳的影响，但其风格与材料却毫不相袭；他回到他祖先的古旧传说那里，把他们变成了罗曼派的悲剧或叙述。他的作品，充满了诗趣；他的对于古之崇拜与古诗之热心，有类于史格得。在三十岁之前，他即成为最重要的丹麦诗人，他的诗名传到斯坎德那维亚的其他诸国以至德国，被称为“斯坎德那维亚之歌王”。他的大著《赫根·乔尔》（Hakon Jarl）是取之于古代传说的，凡五幕，是一部悲剧；他的美丽的恋爱剧，《阿克赛尔与淮尔葆格》（Axel og Valborg），是以中世纪的一个故事为题材的。他的《阿拉定》（Aladdin），一部极优美的抒情诗剧，其题材乃取之于《天方夜谭》中之有名故事《神灯记》。与他同时的诗人及散文作家有下列几个人，有的是受他的感兴而起的，有的是与他反对的。



巴格森



英格曼

巴格森（Jens Baggesen 1764－1826）是转变时代的一个诗人，曾与奥连契拉格以批评互相攻击。格伦特委（Grundtvig）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宗教作家与宗教领袖，在历史与神话方面也很有成绩。蒲特超（L. A. Bödtcher，1793－1874）是北方诗人中最完美、最成熟的一个，他的诗并不多，与格莱（T. Gray）所有的诗分量差不多，但几乎每一首都是珍珠，以最技巧的艺术，最细致的笔墨，写作成功的。英格曼（B. C. Ingemann 1789－1862）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论者称之为“丹麦的史格得”。他的血管里是完全的罗曼派的血液。巴鲁顿·慕劳（Paludan Müller）是一个沉思的



歌尔特契米特

哲学家，又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才很高，把古今文学，圣书，以及神话都融化入他的热情里。温曹（Christian Winther）是一个很好的抒情诗人。白里超（Steen Blicher）是草原的故事作家。歌尔特契米特（Aaron Goldschmidt，1819－1887）是一个小说家，其作品曾传译于国外。海伊堡（Heiberg）写了二十册以上之诗与散文，还有剧本与歌剧。海尔兹（Hertz）是一个抒情诗人，还作了不少的重要的韵文的喜剧。最后，还有一个开尔吉格（Soren Kierkegaard）是一个富于想象的基督教哲学家，在北欧的势力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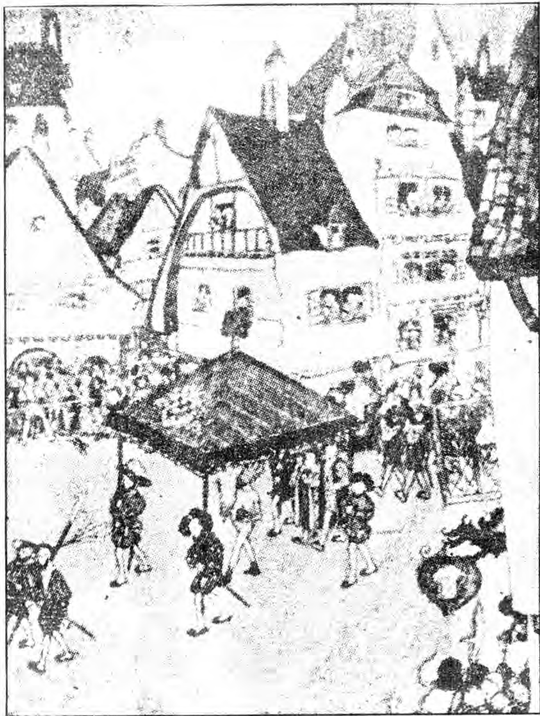
在这个时代，罗曼主义的时代，丹麦的诗歌是极盛，然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诗歌的作品却突然的减少了 但是却有了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富于诗趣的童话；在这时，丹麦的诗神实在未曾潜踪他往。



安徒生　近代最伟大的童话作家

安徒生是北欧最重要、最有名的文人之一，我们一讲起北欧的文学，他与易卜生乃是第一要想到的。世界上哪一处的孩子，不曾读过他的童话？哪一国的文字没有他的童话的几部译本？他的童话，有一部分是根据古旧的传说而改作的，有一部分是创作。如《无画的画帖》，如《丑小鸭》，如

《姆指丽娜》，哪一篇不是深蕴着他的温柔的情绪，美妙的诗趣的。真朴而杰出的风格，乃是他所特具的。他并不堆砌美字，并不有意的拣着华贵的辞句写下，然他的文字却于平易素淡之中，自有一种精光，自有一种美彩射出，如素洁的玉，如白色的大理石像，不必假大红大绿以及碎金细银，而自足动人。因此，他的童话，一方面为儿童最好的读物，一方面却亦为成人所深喜的作品，一方面为有趣的故事，一方面却为用散文写的最优美的诗。所以安徒生归根结底的说，乃是一个诗人，一个比他同时代的诗人都伟大的诗人。有人说，如果你们不知道安徒生的好处，只要先取格林兄弟编的童话集及其他童话，如安特留·兰（Andrew Lang）所编之《红神仙书》（Red Fairy Book），《青神仙书》，《黄神仙书》来读，然后再去读安徒生的童话，你们便可以知道安徒生之有异于他们，便可以知道安徒生之可爱处何在了。这是真的，一点也没有夸说过度。安徒



安徒生童话《国王的外衣》 （Edmund Dulac 作）



《卖火柴的女儿》　　Anne Anderson 作

安徒生的童话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艺作品之一。《卖火柴的女儿》是他童话中的杰作，写一个穷苦的卖火柴的女儿在将冻死于道旁时所见的种种幻像；文笔静穆柔和，而其中乃蕴着至深至厚的悲悯。

生在童话之外，还写了不少的东西，诗歌，游记，小说以及自传。他的《我一生的童话》，是一部极有趣的自传；如《即兴诗人》，如《弹弦者》，如《O.Z.》也都是很好的小说。但他也与西凡提司一类的作家一样，因为他最伟大的作品是太伟大了，竟使我们忘记了他所写的别的好东西。

二

十九世纪的中叶以后，即当六十年代时，欧洲的思想突然的大变；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和《人类起源》相继的出现，于是人类的知识眼为其所照而得看见了过去的一切，科学上起了一种大改革，而文学上也引了写实主义的运动。把欧洲的写实主义介绍到丹麦，把他们的前进的思想介绍到丹麦的，是一个近代大批评家佐治·勃兰特（George Brandes，1842－）。他是一个少年的急进思想家，于一八七一年时，在库平哈京大学讲演，以其充满精力且具有深湛之研究的《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The Main Currents of 19th Century Literature）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丹麦作家。他以为丹麦文学是死了的，是太技巧了，太辽远于人生了。文学一定要与人生直接有关，而解释人生的问题；文学必须大胆无畏的表现出社会的实际问题。它可以是热情的，技巧的，甚至于想象的，但必须有时代的科学的精神，而根据于客观的考察。他崇拜拜伦，赞颂一切急进的思想家，文艺家。但他的急进思想，却引起反动了；大学辞退了他，他移居到柏林去。然过了几年之后，勃兰特的思想却在丹麦开出花来，他遂成了他们最大的一个思想家与批评家，其势力笼罩了一切。他知识的范围极广；他似乎全读了欧洲人所写下的作品。他于大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册之外，对于各个作家还有湛深的研究，其中“莎士比亚”，“易



佐治·勃兰特

近代最伟大的批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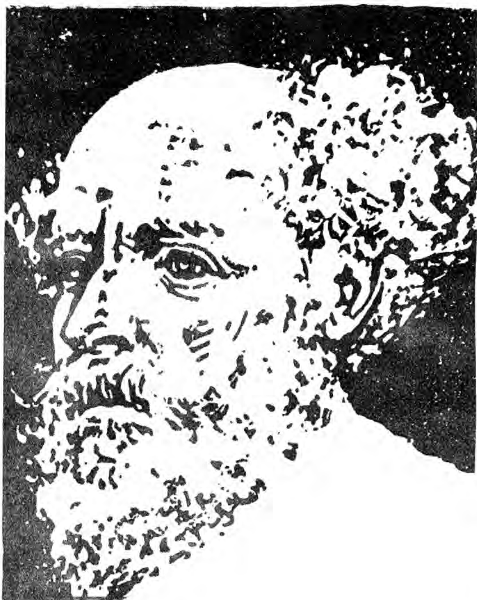
卜生"，"尼采"，"法朗士"（A. France）都是很有名的。此外还有《俄罗斯印象记》，《法兰印象记》，《近代之精神》，《人与作品》等。在这些多量的著作里，都可见勃兰特的富于理智而同时又富于热情的性格，其作品精力弥漫，而又观察精细，其风格则流利可爱，而又力量沉重。至今，他已不是丹麦的批评家，而为全个欧洲最重要的批评家了。他不是丹麦的本土人，乃是一个丹麦的犹太人，犹太人如有成功，往往是很伟大的成功。

三

受勃兰特的感兴而起的作家不少，最著的是特拉契曼（Drachmann），约柯伯生（J.P.Jacobsen）及亨杜洛夫（Schandroph）诸人。最有声望于世界的是约柯伯生。

特拉契曼（1846－1908）先以图绘海洋画著名，后来，却放下了画笔，改执着墨水笔，把他的"海"画在文字中了。他作品中的英雄都是水手与渔夫。他写着爱国、爱人民的有力的诗剧，成了丹麦剧场上的一个领袖。他远涉重洋，去研究海与其人物的各方面的特质。因此，他的文字是有力而逼真的。他的代表作品是《海与海岸的故事》。他的抒情诗，是富有天才的。他很勇敢，为当时急进思想家的重要者之一。

约柯伯生（1847－1885）先以研究植物学著名，后来离开了他的显微镜，以高超的风格，创造了一种新的丹麦散文。他死得很早，作品并不多，然他却已成了一个丹麦最伟大的散文艺术家。勃兰特说："在他以前，北方文学中，永没有如他一样的用字语绘成的图画。"他如法国的弗洛贝尔一样，他费了不少时间去寻找适当的字，适当的韵，且以非常的谨慎去写他的一切作品。他的小说《尼尔士·林纳》（Niels Lyhne）是一部社会问题的


特拉契曼 (O. Ruotolo 作)

研究；《马丽·格鲁蒲》(Marie Grabbe)，写的是一个十六世纪的妇人的故事，她为许多的求婚者所包围，后来因为社会上的地位忽然低落了，才复得到她的自由。这两部是他仅有的小说，此外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莫干斯》(Mogens)。他也写些抒情诗，然写得极少，如女诗人莎孚似的，一句一行都是珍珠；他的《伊米林玫瑰》(Irmelin Rose)是丹麦抒情诗中无价之宝。总共他所作的，不过二册而已。然他的作品的影响却极大；所有丹麦与挪威的作家，求散文之美与风格与艺术者，胥以他为标准。


约柯伯生

亨杜洛夫（1836－1901）为约柯伯生死后之领袖的小说家；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善于描写乡间人民与城中下中等的阶级著称。他的最有名的小说为《小人物》(Little Folk)，他的最好的

短篇小说集，是《乡村生活》。

彭格（Herman Bang，1858－）也与亨杜洛夫一样，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他的写实的手腕，论者以为较亨杜洛夫为尤高。他的最好小说《路旁》（Near the Road）是一部深沉有力之作。他如弗洛贝尔的弟子莫泊桑一样，以深刻细腻的风格著，凡有材料，无论是如何的平常的，一到了他手上，一经过他的剪裁，便变成了不凡的动人的东西。《路旁》写的是一个丹麦的妇人，在一个几乎毫无色彩的环境中的故事；恋爱进来了一次，却又是忧愁的闭了门。还有一部小说《丁尼》（Tine）是一部恋爱的故事而纬以一八六四年丹麦人与普鲁士人战争的炮花的。一个军官，在炮火的间停时，很疲倦的由战场走到近旁的村中，蹂躏了一个美丽而天真的农女。这故事的悲剧，乃是赤裸裸的自然主义。他是一个沉郁的定命论者，他的厌世主义是自然派作家的厌世主义。

爱德华·勃兰特（Edvard Brandes，1847－）也应在此一举，他不幸为佐治·勃兰特的弟弟，因此，他的名字乃为他哥哥的大名所掩。其实，他亦是一个有力量的批评家，一个戏剧家，还写了两部很有名的戏剧。

此外，同时还有好些作家，应该一提的。史克兰（Erik Skram，1847－）曾被勃兰特称为丹麦“自然主义文学的正宗”。盖莱鲁泼（Karl Gjellerup，1857－）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又是一个生物学家，他的杰作是《条顿人的教训》。南生（Peter Nansen，1861－）是近代文笔最美秀的丹麦作家，以善于写波希米都市生活著名，他的大作是《马丽亚》。伊瓦尔特（Carl Ewald，1856－1908）以写童话与自然的比譬有名，他的《四季》，已有了英译本。克纳生（Jakob Knundsen，1858－）是一个急进派，常在内心的智慧与宗教的冲突中。白鲁安（Laurids Bruun，

1864－）以小说《永久》（The Eternal）著名，讲的是近代社会的冲突。米查理士（Sophus Michaelis，1865－）如约柯伯生一样，风格极秀美，爱美心极热烈，所作以《死之跳舞》（Dance of Death）为代表。尼克莎（Martin Andersen-Nexö，1869－）以他的社会传奇《胜者彼尔》（Pelle the Conqueror）得名，一半是他的自传。彭孙（Otto Benzon，1856－）是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却也以作剧有声于文艺界。但以喜剧著名于当时，最能逗人发笑的，还要算是魏特（Gustav Wied，1858－）。他性格之滑稽，有类于狄更司，他所表现的乃是广漠的中等阶级。他的《二二为五》，充满了讽刺之意，曾征服了德国剧坛。又著好几部小说。此外，伊士曼（Gustav Esmann，1860－1904），兰格（Svan Lange，1868－），洛特（Helge Rode，1870－），倍格斯特隆（H.Bergström，1868－1914）诸人，也都以戏剧著名于时。倍格斯特隆的两部问题剧，《卡连·波尼曼》（Karen Borneman）及《林格特公司》（Lyngaard and Company）尤其有影响；前一部写的是性的问题，后一部写的是一件跨越了劳动与资本的战线的恋爱故事。

但负最近丹麦文坛之重望者，除了勃兰特，彭格外，还要算波托辟丹（Henrik Pontoppidan，1857－），兰尔生（Karl Larsen，1860－）及约生（J.V.Jensen，1873－）。

波托辟丹以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才为国外的人所知。他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以无情的、写实主义的、明晰、冷静之风格，描写丹麦的农村生活。他的杰作是《李克泼》（Lykkeper），写一个少年历经了许多职业，寻求他的幸福，却终于无望之事，是一件平常的事，却写来极动人。有人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屠格涅夫的名作里面而无愧。

兰尔生也是一个严肃的写实小说家，他的小说是立在科学调

查的结果上面的。他不倦不息的收集人类的经验。如植物学家之收集花草而分类一样，兰尔生也把许多尺牍，日记以及儿童，兵士们之涂壁物都收下来，以备织入他的客观的小说中。他的近作《从远处来》（From Out Yonder）是用一束真的尺牍组合成功的。

约生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也与别的写实主义者一样，是以科学的方法去写小说。他为了要预备写《冰河》(The Glacier)，专心一志的去研究地质学，且到挪威的白雪掩盖的深山中去考察。这部小说叙的是在大冰河时代遗留下来的原人的生活的。

妇人作家在丹麦是没有在瑞典那样的多，但近代却有一个，以作喜剧《金鸟》(The Gold Bird)有名，这就是格特夫人(Madam Emma Gad, 1852－)。她还写着诗，政治论文等。

诗人在这时代虽没有十九世纪上半叶之发达，但也有好几个在诗坛上努力。莫劳（Niels Möller，1859－）的诗，声调高旷，是受有英国的影响的。史托金堡（Viggo Stuckenberg，1863－1905）是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有古典派的明莹的作风。约格生(J.Jörgensen，1866－）是一个罗曼派的作家，其诗富于宗教的象征色彩。洛丹（V.Rördam，1872－）曾写着爱国的诗，（当一八六四年普鲁士战争时）许多丹麦人都晓得背诵。阿克约(J.Aakjaer，1866－）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他的诗是写农民生活的，他的歌声是如钟声似的洪亮。尼尔生(L.C.Nielsen，1871－）以作乐歌著名，曾到过美国，受到很盛大的欢迎。

批评家，论文家，在勃兰特之外，丹麦也并不是再没有；安特生（Vilhelm Andersen，1864－），尼尔生（Harald Nielsen，1879－），特洛尔·隆特（Twels-Lond，1840－），汤生(V.Thomsen，1842－)，尼洛卜（K.Nyrop，1858－）约士泼生(Otto Jespersen，1860－），及奥里克（Axel Olrik，1864），都是

勃兰特同时有名的作家，而哲学家霍夫定（H.Höffding，1843－）尤为丹麦人所爱，为丹麦以外之世界所闻名。他的哲学是关于温热的人类的问题的，并不全是冷静的分析。当一八九〇年，勃兰特介绍尼采而极力崇赞其超人之主张时，霍夫定曾与之打过很激烈的笔战。

四

挪威的文学，初与丹麦是分不开的；到了十九世纪之初，便有建立一种挪威的独立文学的运动。近代挪威文学，自有独立的地位以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前驱者，第二期是易卜生时代，第三期是新运动。

重要的前驱者有三个人。魏格兰（Henrik Wergeland，1808－1845）是力量弘伟，性情热烈的诗人，是一个实际革命者，是一个爱国的热忱者。或称他为北方的卢骚。他的抒情诗，有一部分是很美丽的。他死得很早，但他的著作分量却很不少。他的妹妹柯莱特（Camilla Collett，1813－1895）在这时代的地位也很重要。她是一个小说家，是第一个提倡忠实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人；她的杰作《省长之女》（The Governor's Daughters）为女权运动的有力的先锋。委尔哈文（S.G.Welhaven，1807－1873）与魏格兰是反对的；魏格兰严持他的国家主义，委尔哈文则以为挪威的文化，定要与丹麦及其他诸国相合的。委尔哈文的作品有文学批评，传奇，及很崇高的抒情诗。

在同时，还有阿兹般生（Asbjörnsen）及慕依（Moe），以搜集挪威的民歌及民间故事著名。他们的收集是很重要的。

五

易卜生时代，是挪威文学的黄金时代；除了大戏剧家易卜生外，般生（Björnson），约那士李（Jonas Lie），开兰（Kielland）诸大作家，都出现于这个时代。

易卜生（Henrik Ibsen）是近百五十年来，欧洲的一个最伟大的戏剧家；无论何国的大作家都比不上他；他是与阿斯齐洛士，莎士比亚及孔耐尔（Corneille）在一处的。他生于一八二八年，儿童时代的生活很苦。少年时，为一个药店的学徒。他的学问与写作的能力都是自己养成的。一八五〇年，他认识了般生，与他一样，也卷入革命的理想中。同年，他发表了第一剧《卡特林》（Catiline），这是一部用无韵诗写成的悲剧；在易卜生的剧中，这位罗马的叛徒卡特林乃成为一个革命的英雄。同时，波尔（Ole Bull）在倍尔根（Bergen）开创了一个剧场。他认识了易卜生的天才，便请他为戏剧顾问。其义务之一，是一年要作一篇新剧本。这件事使这少年作家渐渐的成熟了他的天才。他的文学生涯，大部分是不在挪威度过的。一八五七年，他离了倍尔根，他的位置，便由般生继续了下去。他有时住在罗马，有时住在马尼契



易卜生　欧洲近代剧之祖

(Munich)。到了他的晚年，才回到国内，度他的余生。在他发表了最后一剧之后的六年，死于一九〇六年。从易卜生在一八四八年初作革命的诗歌起，至他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写他的最后一部象征剧止，他写了不少的剧本，在其中，可以看出时代精神的变迁。综计一下，他的剧本共有二十二部，可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六部的罗曼主义的剧本，第二个时期是四部的转变时代的剧本，第三个时期是六部写实主义的剧本，第四个时期是六部象征主义的剧本。易卜生并不像他的同时代作家左拉，史特林堡（Strindberg），萧伯纳（B. Shaw）及梅德林（Maeterlinck）诸人一样，持执着文学方式之一极端的；他是以很平允的艺术的批判，由想象经理性而到直觉的。

他的早期作品的一部分是用韵文写的，有几节是载着抒情诗之美的；其题材都取之于古代的北欧传说，正与当时流行的梦想着英雄的过去光荣之国家的倾向相合的。如《莎尔霍之宴》(The Feast of Solhoug)，如《恋爱的喜剧》（Love 's Comedy）等剧，虽然外面的读者不大晓得，对于挪威人，却都是很亲切的剧本。

跟着来的是转变的时代，是早期历史的罗曼剧及散文的写实主义剧的中间时代；在这时代，易卜生产生了四部很伟大的剧本；“Brand”出版于一八六六年，《辟尔·金特》（Peer Gynt）出版于一八六七年，《少年党》（The League of Youth）出版于一八六九年，《皇帝与高里留》（Emperor and Galilean）出版于一八七三年。“Brand”写的是一个挪威的牧师把对于上帝的义务，放在恋爱，妻与子之上；在《辟尔·金特》里，写的是挪威人及他自己的弱点。辟尔（Peer）有许多好才能，但不自知去用他们。在这剧的后半，辟尔几乎经历了许多的人生经验，如浮士德之在歌德剧中后半的所经验的一样，最后，为一个妇人莎尔委



《辟尔·金特》最后之一幕

(Solveig) 的爱所救。《少年党》是他用散文写的第一部剧本。《皇帝与高里留》费了易卜生不少的时间，他自己以为这是他最伟大的著作。这剧描写罗马皇帝裘连（Julian）在第四世纪时，欲寻找一个第三帝国以继续罗马与教会，但没有成功。在这里，易卜生显然的把他自己的对于将来社会革命之梦包含于内了。

一八七七年之后，易卜生完全弃了诗歌与传奇，专心去做他的六部写实主义的散文剧；这些剧本，写的都是近代生活。这六部剧本使他得了世界的名望，并给极大的影响于近代的剧场。勃兰特，丹麦的批评家，以为文学必须表现人生问题以供讨论，这主张在易卜生这些剧本里是完全实现了。《社会栋梁》(Pillar of Society) 出版于一八七七年，揭白出社会上以为他是栋梁的人，却原来是一个伪善者，在这里，他刻毒的骂着社会上一般占高等



《傀儡家庭》之一幕　诺拉　合尔麦



《傀儡家庭》之又一幕　哈尔麦　诺拉　林顿夫人

地方，享高大名望，而实是一个自私心极重者的人。《傀儡家庭》(A Doll 's House) 出版于一八七九年，写一个女子，诺拉 (Nora)，初为救她丈夫之故，犯了假冒签字之罪，后来，她丈夫合尔麦 (Helmer) 知道了，却完全不能原谅她，对她反变了一个样子。她因此看穿了男子的自私心，看穿了家庭的黑幕。后来，这件事和平的过去，她丈夫又要把向来如小鸟似的，如玩偶似的对待她的手段去敷衍她，然而这时，她已经变了另一个人了。她离了家，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欲永远做傀儡下去。这剧的影响极大，多少女权运动者是执着这剧的！《群鬼》出版于一八八一年，

表示罪恶的父亲对于他儿子的遗传，是如何的可怕。好好的一个青年，竟为他父亲的花柳病毒的遗传而葬送掉了。这几部社会剧接连的出来，得罪了不少的人，于是非议纷起，对他下了不少攻击。在一八八二年，他便写了《国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以寄其愤慨。医生司铎尔发见了本地浴场里有传染病菌，要设法改良。然而他的这番好意却反为自私的“社会栋梁”及一般盲目百姓所反对。他在大会里乃被视为“国民公敌”。司铎尔却并不灰心，他坚信：“世间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他是骄傲的，因为他是站在“对”的一边，虽然是最孤立。这就是易卜生自己的骄傲与自信！《雁》（The Wild Duck）出版于一八八四年，写的是一个失时的理想主义者的不幸。《海妲传》（Hedda Gabler）出版于一八九〇年，写的是一个妇人的悲剧，他自己说，在这剧里，并不讨论什么问题，乃忠实的描写人生——情感，运命，处境等等。他相信环境的势力是极大的。

但易卜生不仅止于“社会学的戏剧家”，他实在还是一个诗人。在他的晚年，继续于热烈的写实主义的剧本之后的，乃复为富于想象，富于诗意的剧本，如在“Brand”与《辟尔·金特》中所见的一样。这些剧本乃属于象征主义的，凡六部，《洛士慕萧》（Rosmersholm）出版于一八八六年，《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出版于一八八八年，《大匠》（The Master Builder）出版于一八九二年，《小爱约夫》（Little Eyolf）出版于一八九四年，《博克曼》（J.Gabriel Borkman）出版于一八九六年，《当我们死人复醒时》（When We Dead Awaken）出版于一八九九年，都是精细的心理剧，人物是神秘的，象征的。

易卜生的艺术极高，他的对话，没有一句是可省的，他的字语，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他也写些抒情诗，以后曾集为一册，然他的全力乃用在戏剧的技术上。他不像般生，不像史特林堡那样

的分心于他务或他种文学的形式。在易卜生之前，挪威剧场上做的戏，都是丹麦文的，自易卜生与般生之后，才有挪威的戏曲，且立刻即是极高超的戏曲。易卜生所创的问题剧，乃是戏曲上的另辟一新面的作品，为阿斯齐洛士与阿里斯多芬，为莎士比亚与莫里哀所未之梦见的。他的影响极大，立刻各国都有了继起者，且大都是很伟大的继起者，不仅为摹仿者而已；如瑞典有史特林堡，如丹麦有爱德华·勃兰特，如德国有霍甫特曼，如意大利有琪亚柯莎（Giacosa），如英国有萧伯纳。

般生（Björnstjerne Björnson，1832－1910）也与易卜生一样，是随了时代而变迁的，先由罗曼派而入写实派，以后又由写实派而转到象征派，但他不像易卜生一样，专心致志于一种文学的方式；他的方面是极广，戏剧、诗歌、小说及至政论，无不涉笔及之，而作品虽多，却不如易卜生之精审。他的剧本，以《新结婚的一对》（The Newly Weded，1865）为最有名，写一个由女儿到妻子的新婚妇人之性格。此外，还有《挑战的手套》等。他的小说，大都是描写挪威的本乡的，这很有影响于德国的乡土文学。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写他少年时代的，以传奇的情调去写耕种于雪峰之旁的农民生活的。其中，《莎尔巴金》（Synnove Solbakken）与《奥尼》（Arne）两篇恋爱故



般生　挪威近代大作家之一

事是最有名的。他还写了不少爱国的与抒情的诗，还写了不少演说与论文。但他不仅是一个著作家，乃是挪威的国民生活剧中的主角；他的人格之影响较之他的作品为尤大。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传袭了讲演，教训，指导他的人民的天性。他以如火的热烈的感情，去演说，去写论文，他的爱国心是极坚定的。挪威在一九〇五年得到新独立，他的号呼，是异常有功的。他曾被称为"无冠之王"。在晚年，又被呼为老熊。真的，他的高大身材，他的无惧的精神，他的白而上指之发，他的大眼，他的长眉毛，大家都会想到他乃是一个北极的熊。他曾好几次到过国外，美国也去过，他的死年，乃是在巴黎经过的。他是第一个斯坎德那维亚的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的（1903）。他是属于挪威的，恰与易卜生之属于世界的，成一个对照。许多人都以他为"挪威的席劳"。他总之是一个国民作家。

约那士·李（Jones Lie，1833－1908）是仅次于易卜生与般生的作家。他的童年，在最北的海岸上，在渔夫与海滨居民中度



约那士·李



开　兰

过，以后他们便成了他的短篇小说与传奇中的人物。他做了律师，但在三十五岁时即开始从事于文学。五十年来，他始终不懈的以罗曼派的笔法去写东西，不管外面写实派的潮流是如何的凶猛。到了一八八三年，才跟了易卜生和般生去写“问题的文学”；但在一八九一年出版的两册民间故事集《特洛尔》（Trold）里却又回到神秘的元素。他的小说，写的是挪威家庭生活的平静的内部，并没有易卜生与般生那样的严肃与英雄的情调。他的大作为《提督之女》（The Commodore 's Daughter），《舵工与其妻》（The Pilot and His Wife）及《生命的奴隶之一》（One of Life 's Slaves）。他也与般生一样，在巴黎住了许多年。

开兰（A. Kielland，1849－1906）具有崇高与讽刺的散文风格，以同时法国写实派的精神，非常谨慎的技术，去写他的剧本与中篇小说。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指示学校、教会与国家的改造的。三十岁时，他的短篇集才出版，其中深印着莫泊桑之影响。长著有《劳动者》，《雪》，《卡鲁曼》等。

六

第三时代，即新运动时代的作家，非常的多。在八十年代时，自然主义在挪威非常的发达，有类于法国之赤裸裸的无所不谈的作品，出现了不少。

爱马丽·史克兰（Amalie Skram，1847－1905）是丹麦作家史克兰之妻，风格很讽刺，其作品善于叙述不幸妇人的生活。

柏里兹（Alvilde Prydz，1848－）也是一个女小说家，有些罗曼的感情，写的是孤寂妇人的争斗生活，她们自闭于家庭环境之外，以求得她们智慧的自由。她的大作《北海之心》（The Heart of the Northern Sea）曾被译成了好几国的文字，其他作品

也俱有别个文字的译本。

格尔波（Arne Garborg，1851 - ）是一个多方面的作家，写着小说，诗歌，论文，剧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批评易卜生的《皇帝与高里留》的，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一个自由思想家》（A Freethinker）。他的文字是一种新的国家的文字，名为兰特麦尔（Landsmaal）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曾译成了别国的文字，只有名为《赫杜莎》（Haugtussa）的一部抒情诗剧，是太美丽了，难得有成功的译文。

他的妻赫尔达（Hulda Garborg，1862 -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女流作家，写的是近代妇女的生活的，所作有小说，有剧本。

包尔（Jacob Breda Bull，1853 - ）以忠实而活泼的描写他的本乡的荒旷社会著名，他的短篇小说集《山原之民》（Fell Folk）写乡间家庭生活极为细致。

海依堡（Gunnar Heiberg，1857 - ）是一个戏剧家，他的作品以无顾忌的攻击习俗著称。他的《国王美达士》（King Midas）讽刺许多有名的作家，引起全个斯坎德那维亚的注意。他的《洋台》（Balcony），有许多节抒情诗的美，然其道德之观念却震骇了当时的习俗。

哈姆生（Kunt Hamsun，1860 - ）是这个新时代最伟大的作者，论者都以为他是文学巨人易卜生，般生，李及开兰的精神的后继者。他的动人的文字，于矿屑中杂了无数的金块。有许多小说与剧本，他是在冷酷的自然主义者的范围内写下的，但有许多东西，却注重心理，富于同情，有似于俄国的作品。他的笔，是刀一般的尖利，一划一划都深入纸里。他是一个浪游者，少年时曾到过美国，过了许多冒险的生活。他是一个独立不群，个性极强的人；他常以自己个人的立点去批评社会的现状。他的《近代美国的知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 in Modern America）有一部

分是表白他自己的穷困的经验的。《饿者》（Hunger）也是一部半自传的东西；写的是科平哈京一个文士的贫苦，写其因饥饿以至发狂之心理至为深刻而逼真；《土之生长》（Growth of Soil）是他的大作之一，叙述极有力量。《维多利亚》（Victoria）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散文的牧歌，写的是未能实现的恋爱。他的大作已译成了好几国文字。他所作共有四十部小说，好的真不少。他与般生一样，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

安路特（Hans Aanrud，1863－）是以方言写滑稽故事的作家；他的人物是农场与孩子们。喜剧也为他著作之一部分，尤有名之剧本为《鹳》（The Stork）。

克拉格（Thomas Krag，1868－1912）的主要作品《克尔特》（Gunvor Kjeld）描写一对情人的悲剧的经历，以非常的忠恳的笔写来，使人觉得这一对情人的结合，即不是由社会结婚的习惯，却也是很对的。他的《威尔特》（Ada Wilde）也很有名。

伊格（Peter Egge，1869－）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家，他的小说《心》（The Heart）写的是一个旧村镇上的一对不相称的结婚者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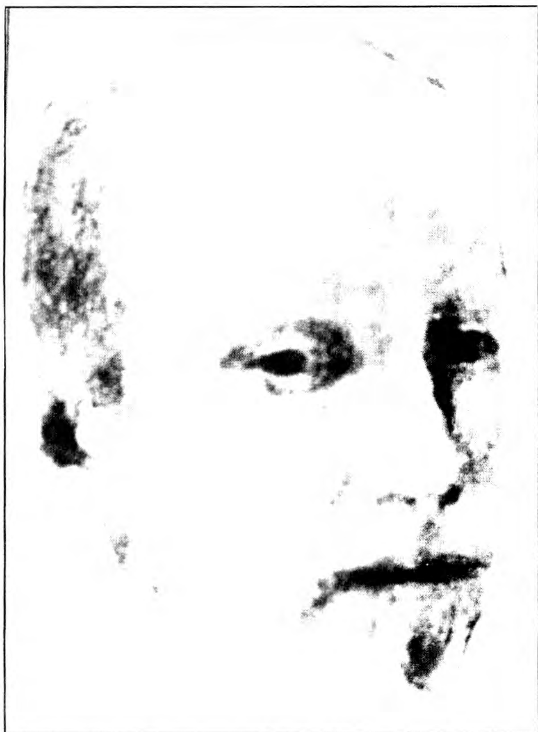
威廉·克拉格（Vilhelm Krag，1871－）是上述的汤姆·克拉格的兄弟，是一个抒情诗人，属于新罗曼主义时代，而把写实主义弃去的，他曾为一时的国家剧场的经理。

包以尔（Johan Bojer，1872－）是哈姆生外，现代最有名的挪威作家，他的重要作品都已陆续的译成他国文字。他的大著《谎言之力》（The Power of a Lie）最有名。

奥拉夫·包尔（Olaf Bull，1882－）是上述的包尔的儿子，是近代很杰出的一个诗人，他的恋歌，以优秀的字句，写近代的情调。

除了上面的小说家，戏剧家及诗人外，这时代还有不少的学

者及批评家；他们不仅以勤苦的研究著，亦且想像力很丰富，文字很深入。莎尔士（Johan Sars, 1835－）是一个历史家，写挪威国家的发展史的；薄格（Sophus Bugge, 1833－1907）是一个言语学家，收集民歌，编订“诗的伊达”。莫伊（Moltke Moe, 1859－1914）是一个有名的民歌研究者，且曾讲演



包以尔 近代伟大的挪威作家之一

中古文学。西格尔特·易卜生（Sigard Ibsen, 1859－）是一个外交家，出版家，是大戏剧家易卜生的儿子。他的妻是般生的长女。他的大作，《人类菁华》（The Human Quintessence），是一册的论文集，《法兰克》（Robert Frank）是一部剧本，这几部东西都曾译为英文。南生（Fridtjof Nansen, 1861－）是一个冒险家，深海的自然学家，作了一册《北方的雾》（Northern Mists），写早年北极探险的事。西士（Jens Thüs, 1870－）是一个艺术批评家，曾作了一册论文西（L. da Vinci）的作品。亚历山大·薄格（Alexander Bugge, 1870－）是

上述薄格之子，以写中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之历史有名。柯林(Christen Collin, 1857－)是般生的朋友，曾作了一部大名的《般生传》；他是一个心胸广宽的理想主义的批评家；他反对冷酷的自然主义与勃兰特所提倡的“极端的理性主义”。他的《爱与艺术之战》(Battle Over Love and Art)引起与勃兰特及自然主义信徒的新辩论。他的影响也很不小。其论文所讨论的，哲学，社会学，以及艺术批评都有。他以为文学乃是人类理想的发展的记录。

七

瑞典的文学，在十九世纪之初，亦与其他欧洲诸国一样，为罗曼主义所弥漫，罗曼派中的大诗人是脱格纳（Esaias Tegner, 1782－1846）。他生于农家，父亲又早死，亏得有一个朋友帮助他入学。他得名甚早，一八一一年，即为希腊文教授。朗弗罗（Longfellow）曾说道：“瑞典有一个大诗人，且只有一人。这人就是脱格纳。”他曾把脱格纳译为英文。脱格纳的题材，亦与其他罗曼派作家一



脱格纳　(O. Ruotolo 作)

样，是在古代传说中取来的。他的大作是《法里西奥夫传说》(Frithiof's Saga)，这使他在欧洲得了大名望，且使他得了牧师的地位，但这个地位，却与他不甚相宜。他是很乐观的，很有力的，在忧愁之前是向不低头的。

白莱麦（Frederika Bremer，1801－1865）是十九世纪初期一个很著名的女小说家与诗人。她的小说，《日常生活杂记》(Sketches of Everyday Life)，《H家》（The H.Family)，《邻人》(Neighbors）及《总统之女》(The President 's Daughter）都能捉住她同时代人的心，且盛传于欧洲。她与佐治·桑特一样的忠恳。对于妇女解放运动，她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

白莱麦女士是芬兰人。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个最大的诗人鲁尼堡（J.Ludvig Runeberg，1804－1877）也是一个芬兰人。他早岁受养于叔父家中。一八三〇年，发表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第二年，他的爱国的史诗《在辟尔荷的墓》(The Grave in Perrho）出现，得到了瑞典学会的奖金。他的大作是《史达尔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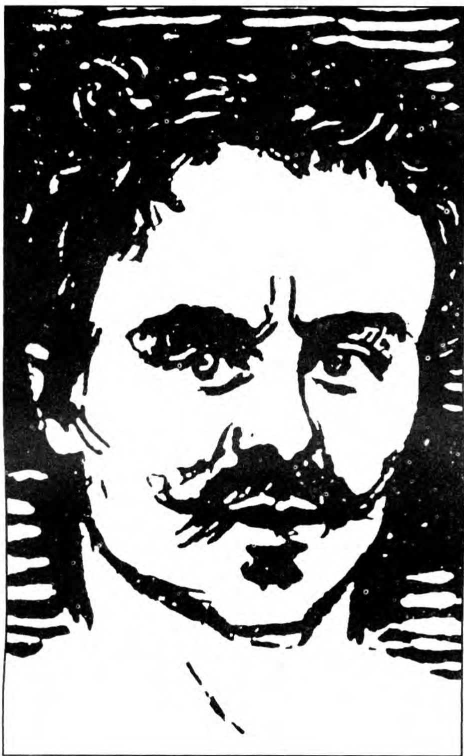
白莱麦



鲁尼堡

(Stories of Ensigh Stal)，写的是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芬兰人民反抗俄国而失败的事。这些诗歌都是热情充溢而辞韵晶朗的。他大半生住在芬兰，在一个小村中为教师，而成了瑞典的桂冠诗人，成了瑞典的脱格纳以后最大的诗人。

阿尔委斯特（Ludvig Almqvist，1793－1866）是一个传奇作家，作品很不少，但没有白莱麦女士那样的重要。



史特林堡　(O.Ruotolo 作)

与鲁尼堡同时的诗人，有李特堡（Viktor Rydberg，1828－1895），他写了不少想象丰富而音调优美的抒情诗；史诺尔斯基（Count Carl Snoilsky，1841－1903），他作着写景诗，民歌及许多很好的抒情诗，他的一生，大半在国外度过。

但瑞典的散文在这个时代却没有什么生气；比之挪威与丹麦，瑞典是远不如了。但到了十九世纪之末，受了法国写实主义的影响，受了挪威的易卜生戏曲，丹麦的勃兰特之批评的影响，瑞典的散文，却复兴了。这时代最重要的

作家是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他是一个具有无限力气的作家。性情怪僻，而想象极富。据说，易卜生看了史特林堡的一张照相，说道："这个人将来要比我更伟大。"但易卜生与史特林堡对于人生的观念却完全不同。易卜生在他的剧本里，表满腔同情于妇人之求解放者；史特林堡则为"妇人憎厌者"，极力反对妇人运动。他的大著《红屋》（小说）（The Red Room）写艺术家与著作家的与穷苦争斗的生活，其中说到男人失败之原因，总是说由于妇人。他的短篇小说集《结婚》（Married）写的都是妇女与婚姻的故事，大都为讽刺妇人运动者。他的作品很不平均，有时是很粗率的，有时是很优秀，具有无比的诗的美的。然而无论在他的什么作品里，却总有一个好处，即忠实的去看一切东西，而大胆无畏的把他们写下。他的戏曲很有不少著名者；《父亲》（The Father），及《裘丽亚小姐》（Miss Julia），与《红屋》一样，也都是写妇人之牵引男子入堕落之海或灭亡之路的。他的晚年，写了好些象征剧，《复活节》（Easter）是其中最著者。他一生持着急进的思想，过着无数风波的生活，如一只舟，在大海中与两块岩石，上帝与妇人，相对抗，幸不曾沉没。到了死时，却和平的，在他女儿面前，执着圣经在手，微语道："这是唯一的真理。"丹麦诗人特拉契曼（Drachmann），称他为"大风雨之王"（Storm King）。他的著作一共五十册；五十六部的戏剧，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他把近代流行之独幕剧，成了一个戏剧的正式的种类，正如莫泊桑之于短篇小说一样。

在女思想家爱伦开（Miss Ellen Key，1849－1926）的作品里，其急进之主张，有一部分不下于史特林堡。她为二十年的女教员，后来，在一八八九年，发表了她的演讲论文集，其中都是关于言论自由与妇人解放的，立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到了一八



爱伦开

九五年，她却退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而竭力主张母性之高尚与对于母性的功用的精神解释。她出版了《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及《爱情与结婚》(Love and Marriage)，这两部都是她的大著。她的著作曾译成了不少国的文字。

当史特林堡厌恶女性，而爱伦开拥护女性时，有一个作家，却离了这个方向，而去写作苦的工人与穷人。这人乃是格约史顿(Gustaf of Geijerstam，1858－1909)。他在短篇小说里，在喜剧里，在讽刺诗里，在社会问题的论文里，都以写实主义的手腕，尖锐的同情心，写了那极苦的人民的生活。在晚年，他却专心于心理分析一类的作品。《我的孩子们》(My Boys)，是他自己家里儿童生活的研究，《小兄弟的书》(Book of Little Brother)，是一部异常亲切的家庭传记与他自己结婚生活的印象的，或有时是神秘的，历史。

格约史顿以外的写实主义作家是托尔·海特堡(Tor Hedberg，1862－)是一个戏曲家。自一九〇〇年来，写了不少戏曲，其中以《乌尔弗斯丁那》(Johan Ulfstierna)为尤著，写的是芬兰争自由时的故事。还有：苏特堡(H.Söderberg，1869－)，他也是一个戏曲家，讽刺时人很尖刻，又是一个法朗士(A.France)的翻译者；倍尔根(Henning Bergen，1872－)，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专写近代工业主义的；英史特隆(Albert Engström，1869－)是一个滑稽家，有时受史特林堡的影响，有时受吉卜林(Kipling)的影响。

写实派的重要诗人有巴士(A.Bààth，1853－1912)和法尔史特隆(Daniel Fallström，1858－)，后者是一个波希米人，有特拉契曼新鲜有力的抒情风格。

在八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潮流中，主要的文艺批评家为莱法丁(Oscar Levertin，1862－1906)。他如英国的亚诺尔特

(M.Arnold)一样，不仅是一个批评家，而且是一个诗人，其诗思路清晰而辞笔洁净。到了一八九〇年，他完全离开了写实主义与同时诗人海滕斯顿合出了一册《配辟泰的结婚》(Pepita's Wedding)。此后，直至于死，他都是理想主义的中心人物。

海滕斯顿(Verner von Heidenstam, 1859－)是第一个对弥漫于瑞典文坛的写实主义下攻击的诗人。他方由南方回来，他的想象里深染上埃及的及东方的色彩。他的第一诗集是《进香与漫游》(Pilgrimage and Wandering)。他的大作《阿丽纳士》(Hans Alienus 1892)是用散文写的史诗，共三部分，叙的是各时代各地方的对于美的追求。以后，海滕斯顿又转笔去写小说与杂记，其题材大都取之于瑞典史的英雄时代。



海滕斯顿

如《卡洛林士》（The Carolines）就是写卡尔一世与彼得大帝之战争的。他的人民与自然的描写，乃是吉卜林（Kipling）的同类；他的人物表现出瑞典国民之无畏的体力与恳切的理想主义的联合。

堪与海滕斯顿相匹敌的诗人是法洛定（Gustaf Fröding, 1860－1911）；他乃是专门的诗人，一个异常的用韵者。他的灵感是得之于罗曼主义的黄金时代的斯坎德那维亚诸诗人的。他把威兰（Vermland）地方罗曼的人民的情绪都写入歌里。

如法洛定之歌咏威兰一样，卡尔弗尔特（Erik Karlfeldt, 1864－）是歌咏他的达里卡里亚（Dalecarlia）的；他的诗笔是动人的滑稽的，感情是热烘烘的。



拉绮洛敷　（O. Ruotolo 作）

在短篇小说的地域内，赫尔史特龙（Per Hallström, 1866－）是一个最大的作家。他其初为一个化学家，但并没有毁灭了他的理想主义。他自一八九一年后，差不多每年都出书一册。《死》（Death）是最著的短篇小说集之一。一九〇八年，他发表讽刺剧《伊洛狄孔》（Erotikon）。他的散文文笔精致而结构严密。以他的不休的努力，他成了瑞典学会中十八个不朽

学员之一。

法洛定在威兰写他的抒情诗时，同一个地方，出来了一个近代瑞典文学中最伟大的罗曼作家拉绮洛敷（Selma Lagerlöf）。她是一个近代最大的女作家之一，生于一八五八年。她起初试作诗剧与戏曲，虽失败了，却毫不灰心，又转而作散文，然仍不见成功。最后，她才找到她自己独立的风格，一种合于论理的抒情的散文，不依据于观察，而依据于直觉。她于一八九一年，应人家的悬赏征求而著了《歌史泰·巴林士传说》（Gösta Berlings Saga），立刻得了大成功，随了圣经而进入每个瑞典的家庭，在国外，译成了十二种文字。在结构上，这部作品是有类于亚述王传说及其他中世传奇的。在她的《耶路撒冷》（Jerusalem）里，她从冰岛故事中借用他们的有力而朴素的风格。而在她的《尼尔士的奇游》（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es）却又回复了她的抒情诗似的风格。她在这里，写一个瑞典的孩子，骑在野鹅背上，翱翔过瑞典的全境；如一部把读本和地理联合在一处的教科书一样，然而其成就却极伟大，连童话大家安徒生恐也要为其飘逸之叙写所吸引住。一九〇九年，瑞典学会给她以诺贝尔文学奖金，并说，这奖金之给她，是因为她作品之高尚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及深入灵魂的风格的。一九一四年，她被选入瑞典学会，在那里，十八个会员中，只有她一个是女人。

拉绮洛敷的朋友伊尔甘夫人（Madame Sophie Elkan，1853－）是一个以写历史小说有名的女作家；她的传奇之一，《国王与真理》（The King and the Truth），曾有了好几国文字的译本。

参考书目

一、《斯坎德那维亚人的斯坎德那维亚》（Scandinavia of the

Scandinavians）Henry Goddard Leach 著，为 Charlcs Scribner 公司出版之《国家与人民丛书》之一，其中有一部分是论到他们的文学的。

二、《斯坎德那维亚文学论》（Essays on Scandinavian Literature）博益孙（Boyeson）著。

三、《北欧研究》（Northern Studies）哥斯（E.Gosse）著，史格得公司出版的《史格得丛书》（The Scott Library）之一。

四、《丹麦诗选》（A Book of Danish Verse）本书为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The Amerïcan Scandinavian Foundation）出版的书籍之一。

五、《瑞典的抒情诗选》（Anthology of Swedish Lyrics）出版的地方同上。

六、安徒生的童话，英译本极多，全译的本子，有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一种，名"Fairy Tales and Other Stories"。他的著作全集的英译本，有美国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的一种。

七、佐治·勃兰特的著作，英译本多由伦敦的 Heinemann 公司出版，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册，亦为这个公司所出版。

八、约柯伯生的《尼尔士·林纳》及《马丽·格鲁蒲》俱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英译本。后者又有 Boni and Liveright 出版的一本。

九、倍格斯特隆的《卡连·波尼曼》等剧本，有纽约的 Mitchell Kennerley 公司出版的英译本。

十、阿兹般生与慕依合编的《挪威神仙故事集》（Norwegian Fairy Tales）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英译本。

十一、易卜生的戏曲，英译本极多；其早年的戏曲，知者较

少，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有一本，名《易卜生早年戏曲集》(Early Plays)。

十二、般生的著作，英译者有“In God 's Way”及“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二种，皆在伦敦Heinemann公司出版的《万国丛书》（International Library）中。他的《新结婚的一对》有中译本，刊载于十二卷《小说月报》中。他的《诗歌集》（Poems and Songs）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一本，又“Arnljot Gelline”亦为这个学会出版。

十三、约那士·李的著作，英译者有《提督之女》及“Niobe”皆在Heinemann公司出版的《万国丛书》中。

十四、哈姆生著作的英译本，如《饿者》，《土之生长》，《维多利亚》等，俱由纽约的Alfred A.Knopf公司出版。

十五、脱格纳的《诗集》（Poems）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英译本。

十六、史特林堡的戏曲集及短篇小说集（《结婚及其他》）在《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中俱有之。又美国的Charles Scribner公司出版有他的戏曲集四册。

十七、格约史顿的《小兄弟的书》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英译本。

十八、海滕斯顿的诗选“Sweden 's Laureate”及《法洛定的诗选》(Selected Poems）俱为C. W. Stork所英译，由耶鲁大学出版部（Ya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十九、赫尔史特龙（Hallström）的《短篇小说集》（Selected Short Stories）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会出版的英译本。

二十、拉绮洛敷的著作，英译者不少，有好几种皆由纽约的Doubleday, Page & Company出版，《尼尔士的奇游》即为其中之一种。她的《歌史泰·巴林士传说》有美国及斯坎德那维亚学

会出版的一本英译本。

二十一、《小说月报丛刊》中有好几种关于北欧文学的，如《北欧文学一脔》，《近代丹麦文学一脔》，《包以尔》及《瑞典诗人海滕斯顿》等（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四十章　十九世纪的南欧文学

一

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开始时，亦为风靡全欧的罗曼主义的潮流所卷入。有两个大诗人，可以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一个是蒙底（Vincenzo Monti，1754－1828），他不能为热烈的革命时代的代表，却有些受其影响，正如当时意大利之情形有些相同，她受革命的暴风雨所震撼，在潮流中摇来荡去的，她的帆向天展开，她的锚却仍固着于地。他作了好些歌咏自然之美及其他题目的抒情诗，还贡恭着拿破仑。他的史诗《巴士委连那》（Bassvilliana）乃是当时第一篇史诗。他还译了荷马的《伊里亚特》（Ⅰliad）。一个是福士考洛（Vgo Foscolo，1778－1897），他恰与蒙底的性格相反，他是热烈的，是罗曼的，他常常为热情所奴使；他乃是卢骚的感伤主义，自然主义的信徒。当意大利歌唱国家之欢乐与光荣时，他是很被他们所崇拜。他的传奇《奥底士》（Jacopo Ortis）是他最有名的作品，表现出意大利在奥大利与拿破仑的双重压迫下的痛苦。他写的诗不多，《墓诗》（Poem of the Tombs）是

一篇凄美的抒情诗。他是英国人所熟知的意大利人之一；许多英国人都住到意大利去，他却是常住在英国的。

为十九世纪前半意大利文学之重镇者，为曼莎尼(A.Manzoni，1785－1873)及李奥柏特(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曼莎尼是一个多方面的作家，天才非常的高。蒙底和福士考洛都是怀疑派，而他则为宗教的信仰者。他的性格异常的温和，虽为一个真心的爱国者，却没有实际去反抗外国的统治者。他的最大著作是《已订婚者》(The Betrothed，1825)，意文原名为I Promessi Sposi，《神曲》以后，没有一部别的意大利作品比它更流行的。在抒情诗方面，在戏曲方面，有可以与他相拮抗的作家，在小说方面却没有可以追得上他的。这是第一部伟大的意大利传奇，至今还是最伟大的。它的情节很简单：是十七世纪时米兰(Milan)郊外发生的一件故事；一个少年农人，已与一个天真农家女郎订婚了，而这个女郎却又为一个盗首所劫去。但结局却是团圆。其中写意大利的强盗生活，写英雄的牧师与教会生活，写各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很美丽而逼真的。他把人性写得恰如其实，不多也不少。歌德说：“它如完全成熟的果子一般的使我们满足。”但他写完了此书之后，却不再进一步去写别的重要东西了。他说道：“从前诗神是跟在我后面的，现在，我却要跟在



曼莎尼 (O. Ruotolo 作)



《已定婚者》　（O. Ruotolo 作）

他后面了。”他的戏曲也很成功，在《已订婚者》未出现之前，他曾著了两部悲剧，《卡马诺拉》（Carmagnola）与《阿特尔齐》（Adelchi）都是有很好的抒情诗在内。他的抒情诗也是第一流的，如闻拿破仑死时写的一诗“II Cinque Maggio”，凡是知道意文的地方，便没有不知此诗。他还写了一册的“赞歌”，供教堂之用。他虽不实际参预于意大利复国运动，然当意大利全国统一时，国民却同样的给他以最高的敬礼，因为他已尽力为意大利做了他所能做的了。当他以八十八岁之高龄病死时，全国都哀悼着，近代之作家很少有如他一般的得到他们国人之敬爱的。

李奥柏特（Leopardi）较之曼莎尼，其生活与性格都不同，他的生活是一个悲剧而不安稳的生活，时时现出灵肉之冲突来。他是贵族家庭之子，一生依靠其父母，而他父母却不是他自由思想与热情的同情者，常常不许他出外，而把他因于家中。他家中图书极富，他自幼便潜心于古典的研究。他的才能真是异常的伟大，当十九岁时，已能译很好的作品，且假作不少已佚的希腊作家之作品，连专门的古典学者也为他所欺瞒。他常常由家中逃出，不久却又被迫回家。他两次堕入了恋爱之渊，却都没有结果。他想到英国，法国去，却都为父母所禁止。最后，在一八三三年，他住到尼泊士（Naples），有一时身体很好，但不久，即复衰弱，于一八三九年死去。他的一个朋友批评他说：“早年是一个伟大的语学者，以后是一个伟大的



李奥柏特 （O. Ruotolo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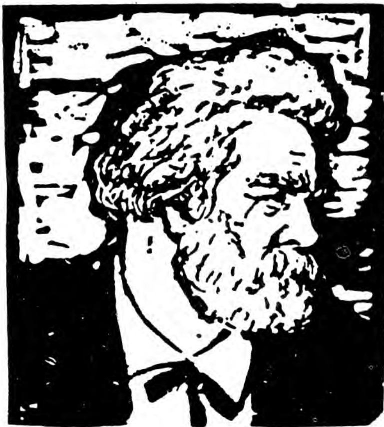
诗人，最后乃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诗人，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他的，他的最大成功，乃在于此；他的古典研究是很好的，他的哲学论文也是很优美而有精深之研究的（虽然范围太狭小了），然比起他的诗来，却不能有相等的伟大。他始终是一个诗人，一个意大利近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情调凄楚，而辞意秀美，虽然常常是不协韵的，动人之力却不下于那些最谐和的好诗。他的《给意大利》（To Italy），《法弗林丁的但丁纪念碑》（On The Florentine Mounment to Dante）及《发见西塞罗共和国论给安琪罗马依》（To Angelo Mai on the Recovery of Cicero De Republica），是最有名的诗篇，其情调是爱国的。他的无韵诗（Blank Verse）是意大利文学中之最好者。他的有名的散文著作，除了哲学论文之外，是许多对话。这些对话都是以人类的无终止的忧苦为题材的，其幻想之丰富与辞句之美丽，有类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有人把他比于英国的拜伦；他没有拜伦的豪放有力；而文辞却较拜伦为优美完好。

与这两个作家同时的，还有尼柯里尼（G.B.Niccolini，1789－1861）以他的爱国的戏剧著名；辟里柯（Silvio Pelleco，1789－1854）以他的伟大作品“Le Mie Prigioni”著名；居史底（G.Giusti，1809－1850）与李奥柏特之不同，恰如喜剧与悲剧之不同，他写了不少讽刺诗；倍里（G.Belli，1791－1863）以用罗马的方言，有声有色的写罗马之悲欢与滑稽著名；乔达尼（Pietro Giordani，1774－1848）以他的有趣味的尺牍著名，且为当时文艺运动之主源；然最有影响于当时者，却要推乔葆底（V.Gioberti）与马志尼（G.Mazzini），他们都是最尽力于意大利的复兴运动的。乔葆底以哲学的著作，闻名于全欧，马志尼则尽力于文字的宣传，使人知意大利解放之重要。而马尼志尤为人所爱，或以他与但丁及米查朗琪罗（Michaelangelo）并称，而上他

以“第三个意大利先知”的尊号。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意大利的文学却现着不振之象，作家虽不少，而没有一个是很重要的；直至后半叶时，卡杜西（Carducci）及唐南遮（D'Annunzio）出来后，意大利文坛才重复现出生气来。

卡杜西（Giosue Carducci，1836－1907）在一群诗人中，如一个高塔似的，耸出于天空，他弃了罗曼派，而引进了新的写实主义。他有两个性质，古典的与罗曼的；所谓罗曼的，乃是他反抗传统的精神，所谓古典的，乃是他对于古代形式的崇拜。他把新血灌入意大利将涸的血管中；他的情调与题材是极广漠而且复杂的；他的乐队可以把每一种乐器都加入他，并不从咏史诗与剧诗，他的诗才完全寄托于抒情诗上。他的第一册诗集出版于一八五七年；到了一八六五年，他的《萨坦的赞歌》（Hymn to Satan）出版，却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他的萨坦，实不是永住于地狱中的罪恶之王，而乃是反对社会的与教会的专制之精神。他的大部分抒情诗，大都以极流利的，平易的韵写出，每一首都是人人耳中所熟的，尤其是写日常生活的诗，如《夏天的梦》，《母亲》，《牛》等，都是用这种熟悉的韵写的。他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卡杜西的影响，创造了一派的诗人，有许多是很伟大的，但与他比起来，却都多少如学生之与先生，只有一个人是要与



卡杜西 （O. Ruotolo 作）

他平分诗的王国的，这人乃是唐南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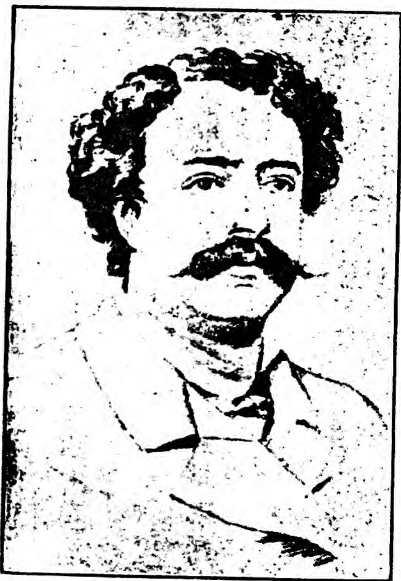
唐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是一个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各方面都现着异常的天才；他是追求于“美”之后的，他还应用不常见的字句，如科学与自然史上的名辞之类；他的作品乃是极为美丽的“砌石”（Mosaic），但却柔和生动，没有“砌石”之涩执。自他第三册诗集《食莲花者》（Lotus Eaters）出版后，他不仅成了意大利的诗人班首，而且成了欧洲诗人的班首。他的大著为《死之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及《火》（Fire），都可以列入不朽的名作之列的。他又是一个飞行家，一个政治家；他的气魄是异常的浩大；当委



唐南遮　（O. Ruotolo 作）

麦问题发生时，他率领一队兵，以强力占领了委麦，为近代惊动一时的事件之一；虽然后来是被强迫的撤退了，然他的勇气却已为许多人所骇异。这时代著名的抒情诗人，为格里尼（Olindo Guerrini），他的政治诗是很有名的；拉辟莎地（Mario Rapisardi），他是一个社会革命的诗人，且与卡杜西反抗；尼格里（Ada Negri），她是一个表现穷人之忧苦的女诗人；法格莎洛（Antonio Fogazzars），他是一个希望与信仰的诗人；阿美西士（Edmondo de Amicis），他是一个有名的旅行家，以作写景诗著称。他的大作为《心》。此外还有许多作家，不能一一在此举出了。

这时代有名的小说家，当然要推唐南遮，在这一方面足以与他相匹敌者，有委尔加（Giovanni Verga，1840－）。他在欧洲其名望与唐南遮是相等的，也与唐南遮一样，是写实派的领袖。但他的写实主义，乃是别一类的，并不是左拉的，或莫泊桑的。他是欧洲乡土小说家的最杰作的代表，抒写出一个特殊地方的情境，特况及活气的。他是西西里人，这个意大利南部的岛，便是他的小说的背景。经了好几个世纪的不法的政府之统治，西西里的人民的困苦，达于极点，积成了不少悲剧的材料等人去写。委尔加便以不动热情的观察，高超的艺术家的手腕去把他们写下来。他的小说，不仅激动了当


阿美西士

时的人，且足为西西里最有价值的社会史。《路斯特卡那》(Cavalleria Rusticana）乃是其中的最著者，且为马士卡尼(Mascagni）的流行歌剧之底本。

二

西班牙自委珈与卡尔狄龙这两个大诗人、大戏曲家出现之后，久未有足以承继他们的作家。到了十九世纪之初叶才有不少热情的诗人出来。

昆泰那（M.Jose Quintana，1772－1857）以他的爱国诗《武装起来去打法国人》（Call to Arms against the French），及他的西班牙古代名人之传记如《西特》（The Cid）等，著名于时。拉路莎（F.M.De La Rosa，1788－1862）曾有一时被欧洲人视为西班牙的文学代表，大半因他在西班牙政治地位上之重要。他是第一次把法国的罗曼主义引入西班牙的。李瓦士（Duque de Rivas，1791－1865）是一个急进的贵族，最崇拜拜伦诸人。他把国民传说写入诗里，把粗率的散文变为抒情诗的，以此，很有贡献于新派。他的大作，是一部剧本《阿尔瓦洛先生》（Don Alvaro）。

依士卜龙西达（Jose de Espronceda，1810－1842）是当时一个从事于实际革命运动的诗人；在十四岁时即加入一个秘密党会，为自由平等而奋斗。曾到处为政府所捉捕，遂逃到伦敦，后来到了巴黎，在一八三〇年的七月，三天光荣之日之内，他都伏在防御物后，为自由而战。他回到西班牙，也想推翻皇室，不幸他的同伴被杀，此事终于失败。此后到了一八三三年，他都从事于新闻事业。他死时，年才三十三。但他虽早死，他在诗坛上的贡献，却已比老年的诗人少得不多。他的生活与作品都很受拜伦

的影响。他在西班牙近代诗人中是最足感人的一个。

依士卜龙西达的后继者是莎里拉（Jose Zorrila，1817－1893），他的生平，可在他自己的《旧时回忆》中见之。他不幸从事于与性情不合的政治，因此一生穷苦。到了晚年，有年俸可拿，才略略的快乐。他的诗，急促，粗率的缺点是不免的，然却有许多特点：国家的精神，戏曲的观省，与抒情的感觉。他乃是西班牙的史格得，他的《格拉那达》（Granada）与史格得之《湖上夫人》，有同样的流行，以真朴而又如画的形式把国民的传说重活起来。他的戏剧也是很著名的。与他同时的作家都没有他那末伟大，只有白克宽（G.A.Becquer，1836－1870）是杰出的。他十岁时，即成孤儿，受抚养于祖母。十八岁时，到马得力，生活极苦，以致缩短寿命。他后来以译外国小说为生活，于其间，著了有名的大作《李马士》（Rimas）凡三册。

十九世纪的散文，有名的作家不多，而拉尔拉（M.Jose De Larra，1809－1837）在其中是杰出的。他先从事于戏曲，再从事于小说，都不成功，最成功的乃是新闻上的论说，没有一个西班牙作家在这方面曾超过他的。不幸，因用脑过度，到了二十八岁，即死了。他的论说里充满了悲观的语调，然而他的流利而有力的散文，读者却没有不为之移情的。

西班牙的小说，虽曾中断了一时，其精神却未曾死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果然又中兴了。第一个小说家乃是一个女作家，自署为卡巴里洛（Fornan Caballero，1796－1877）的，她的本来姓名乃是法贝尔（Cecilia Böhl de Faber）。她的第一部小说"La Gaviota"是这个世纪中西班牙作品中最流行于国外者，她在这里，把本乡的生活很真切的写在很自然的文字中。

亚拉康（P.A.de Alarcon，1833－1891）以他的较短的而不大用力的故事永生于西班牙的文坛。他的别的东西，都混入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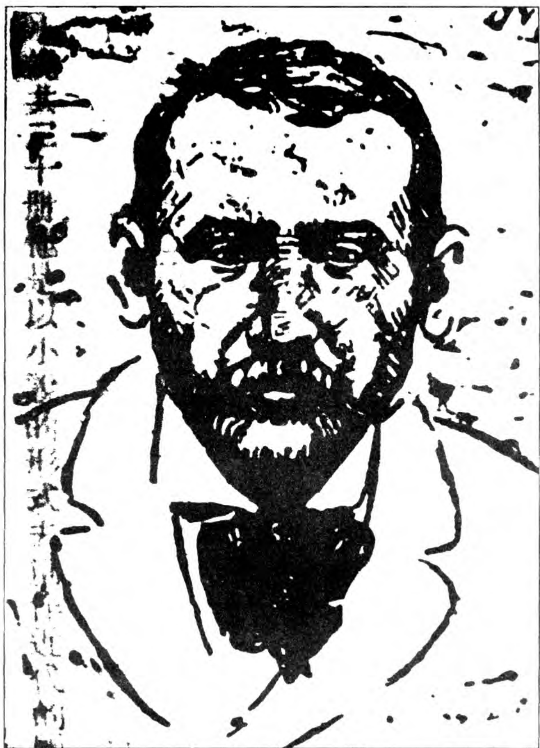
政治的潮流中，没有什么可称的。他的大作乃为“EI Sombrero de treo Picos”，一部以充满了欢愉与滑稽去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瓦里拉（Juan Valera，1827－1905）的生活极有趣，少年的故事，差不多已成了传说。他先学法律，后学外交，曾好几次为驻外公使。他的诗艺术很精美，他的批评显出他的渊博与其风格之美，然其最大之成功还在他的小说。他是一个直觉的天生的神秘者，一个环境与教育所造成的怀疑者。他的伟大的小说是《极米尼兹》（Pepita Jimenez）；自这部小说出现后，西班牙小说才开始中兴了。它并不受法国的影响，乃是受本国作家的感兴的。他的艺术常在进步；《杜那·鲁士》（Dona Luz）较前作尤为深沉，尤细于心理的分析。他在短篇小说上，也很成功。后来，他年龄高大了，便以口诵来代替手写。他的名作是与西班牙文学之存在同其不朽的；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天才的小说家，乃是一个国家的复兴的领袖，乃是国民的天才的表白者。

他的同时人柏莱达（Jose Maria de Pereda，1834－1906）也是一个大小说家；他初学土木工程，后转投于文坛。他的小说《桑契兹》(Pedro Sanchez)，写的是城镇生活，《莎特里萨》(Sotileza)写的是海洋生活，然其人物却都是地方色彩很浓厚的。他的观察是极精密的。他的缺点在多用方言与常混入道德的目的。然此乃太阳上的黑子。大体讲来，他写他所看见的人物，乃会动的，乃如生的；在描写山谷与雪峰与汹涌的海之风景，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格尔杜士（B.Perez Galdos，1845－）第一次出版他的小说“La Fontana de Oro”即著名于时。到了他的大作“Episodio Nacionales”写成，其丰伟的气魄却惊骇了不少人；这部小说共二十册。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去创作近代的国民史诗的，这些小说的背景有的在独立战争，有的在二十年来内乱相仍之时代，其中的

人物，不下于五百余个。他把写实主义与幻想，把平实的散文与诗歌的想象联合在一处。同时还有好些小说家，兹举其最著者如下。阿拉士（Leopoldo Alas, 1852 – ）以批评家著，但他的小说“La Regenta”却为近代西班牙最好的小说之一，分析犯罪的热情最为细腻。



格尔杜士 （O. Ruotolo 作）

瓦尔特士（A. Palacio Valdes, 1853 – ）是极受法国人的影响的；他本性是一个优好的艺术家；他比之一切西班牙作家对于法国的关系都密切些。他的《水沫》（Espuma）及《信实》（La Fe）是近代生活的写实的研究，以优美的讽嘲情调出之的。巴桑（Emilia Parde Bazan, 1851 – ）是近代西班牙最有名的女作家，她是西班牙的佐治·桑特，也与桑特一样，热心于国家与国民。她的大作《我的国》（de Mi Fierra）是活泼泼的把北方西班牙表

现出来的；这一部小说与其他一部《自然母亲》(La Madre Naturaleza) 都是在写实主义中出色之作。她还创办了一种批评杂志，大部分是自己执笔，肆意发表对于人生及艺术的个人的见解。

十九世纪中叶的西班牙诗人中，康波摩 (Ramon de Campoamor, 1817－?) 是最著的一个。他初学医，后乃从事于政治及诗歌。他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人，用口与笔，力与民主主义之潮流相抗。他在文学上的大功绩乃在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所谓短诗者是。他是属于象征派的。

达里奥 (Ruben Dario, 1867－1916) 乃是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诗人中之最重要者。他在当时诸诗人中是一个真的艺术家，他发起了象征主义的运动——有些像法国的堕废派——这个运动在西班牙本土与西班牙的美洲都极流行。



爱契格莱　(O. Ruotolo 作)

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戏曲很不发达，只有一个

大作家爱契格莱（Jose Echegaray，1832－）是真的伟大。他先以算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的演说家，短命的共和国的政务官著名，直到了一八七四年，他才从事于戏曲。他不是卡尔狄龙一类的天才，乃是可列于易卜生，霍卜特曼及萧伯纳之群的。他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的最好的剧本《唐裘安之子》（The Son of Don Juan）及《大格里托》（The Great Galeato），完全是以西班牙人的眼光去研究人性，然却为全个世界所懂得。对于他，毁誉很不同，有的很攻击他，以为他是不足注意的，誉之者却列之于世界大作者之林。然他为一个具有异常天才的人，却是无可疑的。

亚西（G.Nunez de Arce，1834－）也着手于写作剧本，他的“Haz de Lena”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历史剧，其雄伟优美，在近代西班牙舞台是很少可比的。但后来，他改做了一个政治诗人，却不大写作剧本了。

三

葡萄牙文学，在欧洲是最少人注意到的，然好几个世纪以来，可列入世界文坛的作家却也不少。十九世纪中尤为其很光荣的时代。不过比起同在一个半岛上的姊妹国西班牙及隔一带海的意大利来却究竟差些。

格莱特（Almeida-Garrett，1799－1854）是十九世纪葡萄牙文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戏剧家，一个批评家，又是一个演说家，一个外交家，一个政治家。他把他的天才用在那末广漠的区域，于是便成了很难得集中的现象。然如他的用全力写的悲剧“Frei Luiz de Sousa”及抒情诗集“Folhas Cahidas”却是很可赞美的。底下是他的一首抒情诗。

我知道群星美丽的升落的天空，
群花耀放着神灵的色彩；
但，我爱，我却没有眼去看星与花；
在自然的伟大里，
我没有看见美，
只有你，仅只有你！
在浓荫与绿树之间，
精妙的发出柔和而清脆的声音；
但我没有听见夜莺的叫声，
没有谐和的声音，
也没有别的美调，
只有你，仅只有你！

格莱特之后，葡萄牙陆续的出现了三个大诗人。拉摩士（Joao de Deus Ramos，1830－1896）是一个乡土诗人，他的心全是系在他的本乡的。他完全是一个诗人，不大预闻外事。他具有高尚的抒情诗才，其诗的音律，谐和得如民歌似的；他的诗大都是在葡萄牙的民歌里得到感兴的。他的最好的诗，轻妙灵巧，有如雪莱《云雀歌》之动人。如：

“当我见了我的情人，
似乎太阳是升上来了；
唱吧，对着曙光唱吧，
唱吧，天空中的诸鸟。”

便是一个例。他的同时代诗人菲莱拉（T.A.R.Ferreira，1831－1901）却与他不同。菲莱拉的诗是坚实而沉重的；他属于罗曼

派，最有名的诗是《一个葡萄牙人》。他又作了几册短诗，几篇剧本，及政治论文。他是一个政客，还编辑了好几种报纸，然而他的生活却仍是诗的。

昆泰尔（A.de Quental，1842－1891）是除了格莱特之外，最为葡萄牙以外的人所知之诗人。他的生活很浪漫，性格又是很活动的。但他的深沉的悲观，却一天天的浓厚了，虽力欲摆脱了，却终于又罩在他头上。最后遂自杀而死。他的诗无疑的是很精纯的；有的地方却类法国诗人缪塞，但缪塞是天鹅绒般的，是黄昏的光，昆泰尔的，却是青铜般的，如熊熊的火炬般的。在思想上与表白痛苦上，他的诗，又有些像鲍特莱尔，却灰色气较少而光与声较多。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大诗人中他是可以占一席地的。

当十九世纪的后半，小说在西班牙文学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时，葡萄牙也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小说家。白兰歌（Castello Branco，1825－1890）初以作诗作剧著名，自一八五一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阿那西玛》（Anathema）出版后，他遂成了一个小说家。以后四十年内，他很勤力的写着，共写了一百五十册，有时一年出了好几册。晚年，他得到政府所赠的年俸。他因为受有遗传的影响，于一八九〇年自杀而死。他的小说恰恰忠恳的表现出一个性格浮动，神经衰弱的人的作品。他曾受左拉的感化而作写实派的小说；但他却是极端的罗曼的；他的小说完全是动作与情绪。

凯洛兹（Eca de Queiroz，1843－1900）与白兰歌有几点相类，但大体却显出很不同的特质。他的短篇集，受有海涅，鲍特莱尔及爱伦坡的影响；他的第一部小说“O Crime de Padre Amaro”是写葡萄牙乡间旧教堂之黑暗的；颇有人讥他系摹仿左拉的，他虽极力申辨，然法国自然派的影响却很明白的印着。他自

己是时时要摆脱了一切影响与摹仿而自趋于伟大之途，这个努力有一部分是达到的；我们并不怀疑他是不能入于近代大作家之群的。

参考书目

一、《意大利文学》（Italian Literature）格纳特（Garnett）著，阿卜里顿公司（D.Appleton and Company）出版。

二、《近代意大利文学》（Modern Italian Literature）慕莱（Collison Morley）著，Little，Brown and Company 出版。

三、《意大利诗人》（The Italian Poets）格里罗（Grillo）著，白莱基公司（Blackie and Son，London）出版。

四、《意大利散文作家》（The Italian Prose Writers）著者及出版公司同上。

五、《意大利传奇作家》（The Italian Romance Writers）开耐特（Kennard）著，白伦泰诺（Brentano）公司出版。

六、曼沙尼的《已订婚者》有 Harcourt，Brace & Company 出版的《彭氏丛书》中的英译本。在《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中亦有之。

七、卡杜西的诗，有西瓦尔（Sewall）译的英文本，Dodd，Mead & Company 出版。

八、阿美西士的《心》，有夏丏尊君的中译本，名《爱的教育》，开明书店出版。

九、《西班牙文学史》（History of Spanish Literature）开莱（Fitzmaurice-Kelly）著，阿卜里顿公司出版。

十、《西班牙文学之数章》（Chapters on Spanish Literature）著者同上，G.P.Putnam 's Sons 出版。

十一、《西班牙文学的主潮》(Main Currents of Spanish Literature) 福特 (Ford) 著，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

十二、《西班牙文学史》狄克诺 (Ticknor) 著，共三册，Houghton Miffin Company 出版。

十三、《西班牙文学选读》(Cambridgs Readings in Spanish Literature) 康桥大学出版部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十四、《西班牙的散文与诗》(Spanish Prose and Poetry) 法耐尔 (Farnell) 著，牛津大学出版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十五、《近代西班牙戏曲杰作集》(Masterpieces of Modern Spanish Drama) 克拉克 (Clark) 编，Duffield and Company 出版。

十六、《葡萄牙文学研究》(Studies in Portuguese Literature) 倍尔 (Aubrey F.G.Bell) 著，牛津 B.H.Blackwell 出版。

十七、《现代西班牙文学》(Contemporary Spanish Literature) 倍尔 (A.F.G.Bell) 著。出版公司为纽约的 Alfred A.Knopf.。

第四十一章　十九世纪的荷兰与比利时

一

荷兰的大人物依拉斯摩（Erasmus），我们在文艺复兴时代已讲过他了；虽然他是用拉丁文写他的著作，然无疑的在荷兰文学上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此后有史宾诺莎（Spinoza），他是一个近代很重要的哲学开山祖，与培根，狄卡儿等在一处的人物；他与依拉斯摩一样，也用拉丁文写他的文章，明白正确，而不大有文学的趣味。荷兰的民间文学，可以自豪的是中古最有名的禽兽史诗《列那狐的历史》，其最古的诗本之一，乃为行吟诗人威廉（Willem the Minstrel）所作之《荷兰文本》，这一本是很著名的。十四世纪时，还有一个教士洛依史白洛克（Van Roesbroec）写了好些宗教的作品；现代比利时诗人梅德林（Maeterlink）曾把其中的一种，“Ba Beauté des Noces Spirituelles”译为法文。

最伟大的荷兰作家，乃是诗人汪特尔（Vondel），他生于十六世纪之末，而死于十七世纪的后半叶；他把戏剧的力与抒情诗的美联结在一处，来写他的悲剧。他的剧材大多数取之于圣经中

的英雄故事。他的大作《洛西发》（Lucifer）是可与米尔顿的《失乐园》与《得乐园》二大作相比的；题材之弘伟相似，风格之崇高亦相似；不过二人所用的文学方式却完全不同，《洛西发》是抒情诗的与戏剧的，米尔顿的诗，则为史诗的叙述。这书是世界的大名著之一。

自汪特尔之后，荷兰文学却现着萎靡不振之象。十八世纪的许多著作都是很沉闷的。到了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才有了复兴之气运。新时代的先驱者乃是皮尔特狄克（Bilderdijk），一个教训诗的作者，他的聪明的诗，在荷兰是非常的流行的，但在国外却知者不多。他很博学，却反对着德国新兴的诗歌。然不管皮尔特狄克之反对，德国的罗曼主义终于输入了荷兰；这当然大部分因为歌德的影响极大，没有一国能够自外；同时，当代的英国罗曼主义亦给荷兰以影响，尤其是史格得的小说。但这个新时代却并没有很伟大的作品出现，荷兰的文学成为传统的。到了一个少年诗人辟克（Jacques Perk）出来后，才把那固定的诗式打破。他死时，年只二十，然他的势力却很大。他的遗诗表现出原创的天才，与深厚的感情，引起了后一代的响往，而成为一派。

现代荷兰文学最杰出的人物是柯辟劳士（Louis Couperus），他的诗表现出他是与少年诗派表同情着，而他的小说尤为著名。有好几部小说，是译成了好几国的文字，而流传于国外。由了他，荷兰的文学才复在欧洲的文学地图上占一个地位。他的大作是《小灵魂的书》（The Books of Small Souls），乃以四本小说组成的一大部小说。曾传译于国外。

二

比利时与荷兰本同是一国，到了一八三九年，才脱离了荷兰，而另成为一国；他们反对荷兰的一切东西；文字也是以法文与法莱米文（Flemish）为宗，而排斥荷兰文；法文的作品，成就得很伟大，如梅德林便是一个世界的作家，法莱米文的作品，也有了不少的好作品。他们的年龄虽少，他们的精神与能力却是很伟大的，较之荷兰尤为伟大，尤为光荣。

第一个用法莱米文写他的东西的大作家是康馨斯（Hendrik Conscience，1812－1883）；在他之前，比利时没有流行的文学产生。他是一个小说家，比人称他为近代法莱米文学之父。当一八三〇年革命起来时，他也身预与役，为革命而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他的《一八三〇年的革命》（De Omwenteling van，1830）把他自己的这次经验写得很活泼。他的大作是《法兰特的狮》（De Leeuw van Vlandrerem），一部历史小说。

这时的诗人是李特甘克（k.L.Ledeganck，1805－1847），继之而起者有格西尔（Guido Gezelle，1830－1899）。李特甘克为人所敬，格西尔则为人所爱。李特甘克被称为“比利时的拜伦”。他的有名的诗《三个姊妹城》，是法莱米文的诗中最为人所歌吟者。格西尔被称为“法兰特的灵魂”。他的诗不仅为法莱米之瑰宝，亦为荷兰文化之瑰宝。此外，有用法文写他的诗的诗人赫赛尔特（A.van Hasselt，1806－1874）；他到了巴黎，见到雨果与圣·皮韦，遂成了一个罗曼派，他的大作是一部哲理的史诗。考司脱（Charles de Coster，1827－1879）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的大作《法兰曼传说》（legendes Flamandes），曾受不少批评家的赞美。

莱曼尼叶（Camille Lemonnier，1844－1913），最近代比利时最大的小说家，在从前，也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肩的。他是比利时作家中用法文写东西的一个中心人物。在二十一岁时，他即欲靠他的笔为生活，其初写艺术批评，以后乃作小说，他的第一朵美花“Un Mâle”，出现于一八八一年，立刻使他成了一个第一等的小说家。他共写了六十册的书，然大多数的人，只知他是“Un Mâle”的作者。它把森林中的生活，把林中捕鸟者的生活写得异常仔细；其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却不是一部使人伤心坠志的书，他是赞美一切强健与有力的东西的。《死》，他的别一部小说，却恰恰相反；“Un Mâle”是生之赞诗，《死》却是死之赞诗。他写了不少心理分析的小说，“L'Hysterique”是第一部。他是一个伟大的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康健之人的乐观主义。

伊克霍特（Georges Eckhoud，1854－）是莱曼尼叶以外，比利时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父亲早死；叔父欲使他成为工程师，成为军官，都失败了，便不再理他；后来亏得他的祖母把他收养下来。祖母死后，遗下不少财产，他都拿去置买田地；他自己天天四外的跑，因此得到了农民与农村生活的丰富知识，为后来写故事之用。不久，他的农事失败，又成了一个穷人，便只好以笔为生了。一八八四年，他的“Les Kermesses”出版，是一部有力的描写地方风俗的故事集，文字却有时生涩如译文。“Kees Dovrik”，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后还出版了不少部好的作品。

最为世界所知的比利时诗人，只有魏海依伦（Emile Verhaeren，1855－）了，他与梅德林一样，乃是世界的，而非比利时一国的。他的作品，连日本也有了译本，西班牙，俄国都译得不少。他把“力”的训条，引入文学路上，把日常生活的史诗似的弘伟，引入诗歌坛上。他是始终用法文写他的作品的，当小孩

时，即已用法语说话了。魏海依伦是第一个且是最大的一个诗人，能尽量的把近代的机械的发明物用进诗里的。向来，在诗坛上，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工厂，汽车以及其他一切丑恶之物，在人类进化上是必要的，然在诗歌里却用不到他们。诗歌是"美"的表白；所以丑恶的东西，便不能表白在诗里。近代的发明物与其结果都是丑恶的，不能写入诗里的。在诗里，我们必倒回到古典的，罗曼的，牧歌的过去。山青水绿是可以入诗的，市井喧扰却不可以入诗；板桥草舍是可以入诗的，烟尘蔽空之工厂却不可以入诗；小舟容与于中流，是富于诗意的，东冲西突，机声扎扎的小汽轮却是与诗无缘的。但这个倾向的虚伪，却为魏海依伦所揭破了。他以他的高尚的诗，证明了这话的完全不对，他也于过去时代求他的灵感，然他却并不拒绝去看现代的世界。他把所见的近代都市，写了下来。他发见了美的新理想；一件东西的美，原来并不在外表，乃在其表白的力量。魏海依伦之诗的动源是力。许多诗人求的是谐和；现在魏海依伦求的却是力量。在旧诗人看来，工厂之喧扰是避之欲浼的；在魏海依伦看来，弘伟的厂屋，整齐的机械工作，乃是富有诗意的。所以，他以为，现代的诗人，不仅要与现代的环境相合，且必须发现其史诗似的弘伟处，如古代诗人之歌咏大战的胜利似的去歌咏机械的发明。《乡间的幻想》（Les Campagnes Hallucinées, 1893）及"Les Villes Tentaclaires"（1895）二部诗集便是他赞颂新都市的歌。他们乃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乡间的幻想》写的是乡间人民之群趋于都市。在每夜里，乡人可以在地平线的尽处，见到城市所放出的光明。

魏海依伦完全是一个男性的诗人，女人是不明白他的；到了他结婚后，他才开始写他的优美的情诗。他彻头彻尾的是一个抒情诗人，他每在诗之外，着手做别的东西，却归结总是失败。他

的文艺批评是忠厚而且从大处着笔的；他的戏曲未能征服了剧场里的观众，但《黎明》（Les Aubes 1898）一剧，却特别的有名，因他是预言着大战终结后社会主义之胜利的。魏海依伦是世界的诗人；因为他的热情是世界的。但有一部分的作品，又可以使他本国的人称他为国民诗人。他常被人比为雨果。

梅德林（M.Maurice Maeterlinck，1862－）是近代世界的，不仅比利时的，最大的戏剧家及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连小孩子也晓得他是《青鸟》（The Blue Bird）的作者。他是近代最大的象征派的代表。他的作品无论哪一国文字都有译文。有的法文本一出来，别一国即已有译文了；有的很平常的随笔的东西，人家也常以为它必有深沉的哑谜在内。他的学校生活很苦，他自己说，如果再住七年，便不能有生望了。一八八六年，他到了巴黎，和麦拉尔梅（Mallarmé）相识。一八九〇年，他和一个朋友，在手印机上，印了三十本的《马丽尼公主》（La Princess Maleine）出来。这是他的第一部戏剧。有一册是放在麦拉尔梅的书室里，恰好为一个批评家见了。他取去读，立刻发表了一篇极赞颂之能事的批评，梅德林便自此闻名。或称他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自《马丽尼公主》之后，他继续的出版了不少剧本，《闯入者》（L'Intruse），《盲人》（Les Aveugles），《丁泰琪之死》（La Mort de Tintagiles），《七公主》（Les Sept Princesses）《柏莱士与马丽莎达》（Pelléas et Mélisande）以及《青鸟》（L'Oisean Bleu，1909），《莫那凡那》（Monna Vanna，1912）等，都是不朽的名作。梅德林他自己在一九〇二年出版的戏曲全集的序上说：“在这些剧本里，信仰是在那些不可见而致命的各种势力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意向，但戏曲的精神以为，他们是恶意的，注意于我们的一切行动，而为微笑、人生、和平、快乐的仇人，运命是一个无辜而不自觉的敌



梅德林

人，而加入了他们之内，参预于毁坏一切，但却一点也不能变更了爱与死在生人中所做的残酷固执的游戏，这都是呈在聪明的人的忧愁的眼光之前的，他预见了将来。”梅德林他自己便是那最聪明的人；他预见了将来。他以锐敏生动之笔，把忧愁之眼所见的都写了下来，于是便成了《闯入者》，《盲人》，《丁泰琪之死》诸作，这些作品，其情调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盲人》写的是六个盲男，六个盲女，坐在一个老牧师的周围，那牧师是他们的向导。他带他们到森林中。他们以为他是走开了一会，即将回来带他们回家。他们怕他失了路。这是黑夜，他们听见风森森的吹过树顶，海水澎湃的打在岩石上。死叶上有走路的声音。那是一只狗。这狗把一个盲人带到牧师的身旁。他摩着牧师的脸，却觉得那向导是死了。这剧的象征主义并不难懂。我们都是一个小岛上的囚人，我们能听见无限之海的有力的波涛澎湃声。我们有一个向导——宗教——虽似乎还在我们那里，其实已死了……我们是迷失在哑谜的深黑森林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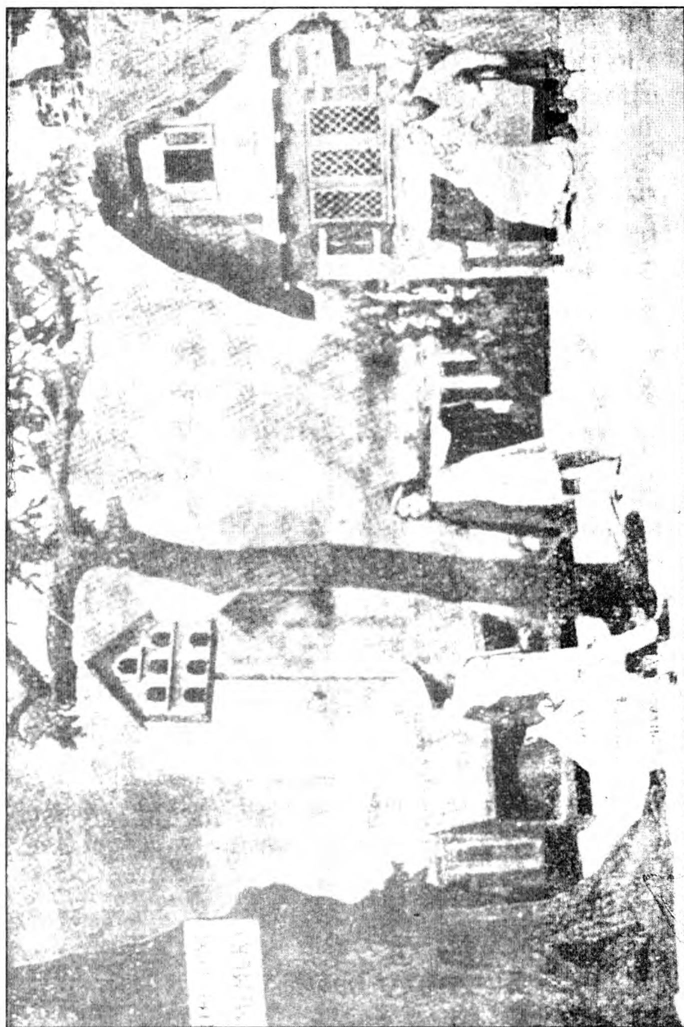
《七公主》之寓言却没有《盲人》之易懂。七个公主睡在一个门户锁闭的云石大厅里。一个王子从外面久游归来了。他从窗中看着七公主中的最美丽的一个，那是他从少就爱她的。他由地道，经过死人之墓到了厅内。六个公主都醒了，只有那个最美丽的，却已因久待而死了。这大概是说灵魂有七个元素，而中心的一个真我，却是不可知的，没有地上的理想能够把它从睡中叫醒。《柏莱斯与马丽莎达》的意思是如此：运命驱赶着人类，如一群羊似的，经由“爱”之草地而到达了“死”之境。《丁泰琪之死》是梅德林所有剧中最可怕的。在深谷的旧堡中（死影之深谷），住着一个老女王。她叫人去取丁泰琪来。丁泰琪是个小孩子，他有两个姊妹，知道她召他的意思是要杀他。于是她们非常严密的看护他，即在睡梦中，也把他抱得紧紧的。不料在她们熟

睡时，女王的使者却把丁泰琪抱去了。一个姊姊紧追了去。铁门闭了，她听见孩子的哭声，有人把手放在他喉上，然后，她听见一个小身体倒地之声。“死”是谁都不能拒绝的。

《青鸟》与《莫那凡那》二剧是后出的，却是离开了这样的运命与死的象征的。《青鸟》写两个孩子，在梦中要找寻青鸟，在记忆之土，在将来之国，在月宫中，在森林中，到处的找，都没有找到。后来，他们醒来了。邻居的一个孩子生病，要他们养的鸟玩。他们给了他。这鸟却真的变成青的了。但当他们把它放出来玩时，鸟又飞得不见了。青鸟乃是幸福的象征。只有从自己牺牲中才能得到。但幸福是非永久可以在握的。所以青鸟不久即飞去了。《莫那凡那》并没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却也在宣传着“自己牺牲”的主张。这是一部历史剧，写古时意大利之披沙与弗洛林斯二邑之战争。在那里，梅德林极力反抗传统的英雄主义，他以为最大的英雄行为，乃是牺牲了小节与成见以救护一城的人民。全城的人民是比之任什么英雄的行为与气概都重要的。这个剧本，在英国曾被禁止开演。

梅德林又是一个很伟大的散文作家，他写了好几部论文集，如《谦卑之宝库》（Le Tresor der Humbles），如《智慧与运命》（Sagesses et Destinée），如《蜂之生活》（La Vie des Abelles），如《死》（La Mort），如《生命与花》（Life and Flowers）等，都是极好的作品，可以激引起世界上无数的读者之感兴的。

十九世纪之后半叶，与梅德林，魏海依伦同时，比利时还有许多象征派的诗人，他们都与这两个大诗人有些关系，如洛定巴（G.Rodenbach，1855－）是魏海依伦的同学，如莱葆夫（C.van Lerberghe，1861－1907）与莱洛依（G.Le Roy，1862－）是梅德林的同学；此外还有莫克尔（A.Mockel），依尔斯康（Max Elskamp）等，皆为象征派之巨子。自莱曼尼叶与依克霍特之后，



孩子们到了记忆之土 《青鸟》之一幕



森林　《青鸟》之又一幕

以法莱米文作小说者，又有狄莫尔特（Eugene Demolder），这一切人，还有其他许多人，这里都不能一一的详说。

参考书目

一、柯辟劳士的《小灵魂的书》有 A.T.De Mattos 的英译本，凡四册，伦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

二、《现代比利时文学》（Contemporary Belgian Literature）皮赛尔（J.Bithell）著，T.Fisher Unwin 出版。

三、《现代比利时诗歌》（Contemporary Belgian Poetry）皮赛尔编辑，《刚脱白莱诗人丛书》（Canterbury Poets）之一，史格得出版公司（W.Scott Publishing Co.）出版。

四、《现代法莱米诗歌》（Contemporary Flemish Poetry）编者及出版公司同上。

五、魏海依伦的《黎明》，有西蒙士（Authur Symons）的英译本，《近代戏剧丛书》（Modern Plays）之一。伦敦：Duckworth 公司出版。

六、《魏海依伦诗选》（Poems by Emile Verhaeren）史特莱特尔（Alma Strettel）译，伦敦 John Lane 公司出版，共二册。

七、《魏海依伦戏曲集》（The Plays of E.Verhaeren）伦敦 Constable 公司出版，《黎明》及其他剧本都在内。

八、梅德林戏剧，中译本不少；《青鸟》，傅东华译，《梅脱灵戏曲集》，汤澄波译，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莫那凡那》，徐蔚南译，开明书店出版。

九、梅德林的论文集大都已译为英文。

第四十二章　爱尔兰的文艺复兴

一

爱尔兰人（Irish）是一种克尔底（Celtic）族的人民，他们自有其文化，自有其艺术，与英国不同。他们曾屡次的求独立，求自由；这样的自由战争，在近代引起了好几次，引起了好许多人的注意。同时，他们的文学，也有复兴的运动。爱尔兰的文艺复兴，乃是近代文艺界里一件大事。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如夏芝（Yeats），如爱依（A. E.），如新格（J.Synge），其所成就都有足以在世界的永久文坛占一席地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在此把她叙述一下。

爱尔兰人是一种心胸热烈而忠恳的民族，他们对于超自然是比任何民族都感得亲切的。他们虽信着基督教，却也并没有把他们的古代异教所遗留的好神道推出门外。他们把这些神道，放在可爱的神仙世界里，那神仙乃是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的联链者。许多小妖魔神，为厉于路上、溪中、山洞与海旁者，到今日还与远古一样。夏芝说道："我们与前面的世界交换文化。"他们真的

是“西方世界里的嬉戏的儿童”。

爱尔兰的早期文学，乃以古代传说为其宝库。我们不知道这些传说的作者，也不能确定为何时所出，大约最古者总在耶稣纪元之前。这些传说，内容极丰富，现在所留下的，不过一小部分而已，然已足写成了几千页。这些传说，可分为三个大系，第一系是神话系，传说的数目较少，叙的是诸神冲突之事，如《莫杜拉之战》(Battle of Moytura)，《李尔之子》(Children of Lir) 之类；题材是有些纷乱的，人物是巨伟的，人物的性格是粗率无定形的。第二系是红支 (Red branch) 系，普通称为英雄系，事实大都发生于耶稣纪元之初期。这是三系中最优美的。人物性格很明晰。事实很有秩序而且很有组织。其中考超林 (Cuchlian) 系是最有名的。第三系是法宁系 (The Fenian Cycle)，事实约后于红支系二百年；其中主要人物是芬·马克·孔海尔 (Finn Mac Cumhail)，与他的儿子奥尔安 (Ossian)，他们是武士又是诗人；是一群法宁武士的中心，有类于亚述王之圆桌的故事。这三系的传奇，其形式大都把散文与韵文离在一处，这是无疑的，其初本是韵文，后来乃把散文插入。

在丹麦人统治时代 (795 – 1014)，爱尔兰出了好几个诗人；高摩丽 (Gormly) 是美兹 (Meath) 王的女儿，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女诗人；马克莱格 (MacLaig) 以歌咏一〇一四年克隆泰夫 (Clontarf) 之大战著名。十一，十二世纪，是编订古代传说的时代。许多重要的传说都在此时被其保存。但同时，英国人乃略取了爱尔兰。好几个世纪继着下去。爱尔兰没有产生一个好作家。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乃为“法宁系”传说编订之期。古典期之最后光荣，为鲁希·奥克莱 (Lughaidh O'Clery)，奥修赛 (Eochaidh O'Hussey) 及奥希金 (Teig Dall O'Higgin)。奥希金乃为其中最有名的。到了十八世纪之前半，爱尔兰的诗体突然的

很快的变了，旧的古典的形式消灭了，代之而起的乃是新的近代的韵文。这一班的新诗人，有约翰·奥尼顿（John O'Neaghtan），以杂诗著，奥卡洛兰（Turlough O'Carolan），以美丽的歌谣著，米台里（Brian Macgioll Meidhre）以写可爱之神仙幻想《中夜之宫》（The Midnight Court）著，奥文·奥莎里王（Owen Roe O'Sullivan）以讽刺诗著，拉夫脱莱（Anthony Rafteny，? －1835）以短诗著，他乃是一个盲诗人。

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作家，有名者颇不少，如高尔斯密（Goldsmith），如葆尔克（Burke），如王尔德（O. Wilde）都是爱尔兰人而有不朽的文名者，但他们却于英国文学史上有地位在着；大家都以他们为英国的，而不当他们是爱尔兰文学上的人物。大部分的十九世纪的爱尔兰，都为争自由，争独立的政治运动所占，而文学运动反现着退步之象。十九世纪的初期，无名诗人所作之许多爱国诗歌，非常的流行。到了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之间，有一群"少年爱尔兰"的诗人活动着。曼甘（James Clarence Mangan，1803－1849）独自显出很高的天才，会自由运用旧爱尔兰文学的宝库。他乃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先驱；复兴运动中的诸诗人都以他为精神上的同系，为复兴运动的父。他的诗与他生活的几方面，有些像爱伦坡（E.A.Poe）。还有法格孙（Sir S.Ferguson），诗才没有曼甘好，而以博学著，他的《西高尔咏》（Lays of Western Gael），是依据红支派的传说而写的。

复兴运动之前的小说家，有许多可以一提的。爱特加华士（M.Edgeworth）女士（1767－1849）以写爱尔兰生活的小说著称，她乃是属于英国文学史中，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李弗（Charles Lever，1806－1872）在他的《奥马莱》（Charles O'Malley）诸小说里，写爱尔兰少年放浪者之生活；洛弗（Samuel Lover，1797－1868）在他的《汉特安特》（Handy Andy）及其

他小说里，写爱尔兰农民生活；这几个作家都写得很仔细。巴宁兄弟（John and Michael Banim）把他们的热情寄在爱尔兰生活的历史与爱国一方面，及英人治下的农民之痛苦生活上。他们的最好著作为《奥赫拉家的故事集》（Tales of the O'Hara Family）。卡莱顿（W. Carleton，1794－1869）是这时代爱尔兰生活的最好最真实的解释者之一，大部分的题材乃取之于农民生活，教员生活等。他的大作是《爱尔兰农民的特性与故事》（Traits and Stori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黑先知者》（The Black Prophet）等。写这时代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格里芬（Gerald Griffin），他的大作是《大学生》（The Collegians）；他的诗也很可爱，尤其是他的情诗。吉克汉（Charles Kickham）写农民性格与农村生活很有力量，曾因努力于少年爱尔兰运动而被捕下狱，囚禁了四年。他的最好小说是《莎莱·卡文那》（Sally Cavanagh）及《为了故国》（For the Old Land）。

奥格莱特（Standish O'Grady）及西格孙（George Sigerson）二人对于爱尔兰文艺复兴都有功伟，他们首先使爱尔兰回过头去望古代的光荣。奥格莱特在一八八〇年时，出版了一部《爱尔兰史》（A History of Ireland），在这样的一个普通题目之下，他把红支系及法宁系的英雄传说叙述出来。他以诗的热忱，把这些老传说穿在如此的丰富想象的衣服之下，使后来的作家得了不少的感兴。我们说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诸作家得有奥格莱特的大影响，是不大过夸的；在他们作品里，这些影响是可以看得出的。西格孙的《曼史特的诗人与诗》（Poets and Poetry of Munster）及《高尔与格尔的诗人》（Bards of the Gael and Gall）二书在古与今的深沟之上架了一道桥。他的功力在于他的收集的材料之丰富，他的善于吸取原作的精神与情调，及他的把古诗人的诗译为今文之精巧。他是堪与奥格莱特分一小半诱起复兴运动的荣誉

的。

二

克尔底的复兴（the Celtic revival）或爱尔兰的文艺复兴，乃开始于一八八八年出版的一部诗集：《少年爱尔兰的诗歌》（Poems and Ballads of Young Ireland）。在一八九二年，便有爱尔兰文学会（Irish Literary Society，伦敦）及爱尔兰国民文学会（Irish National Literary Society，杜白林）成立。爱尔兰文字之复兴运动亦伴之而起，希特（Douglas Hyde）对此尤为活动，他的最好作品，有诗，有故事，有短剧，都是用高尔文（Gaelic）写的。然他也有不少的东西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含许多民歌与故事的翻译，如他最有名的《康那契的情歌》（Love Songs of Connacht）之类。此外还有好几个人，这里不能一一的举出了。

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最有力的人物乃是夏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6－）。他早年的作品有些受史宾塞及雪莱的影响，但到了《奥森之漫游》（The Wanderings of Oisin，1889）出版时，他却进了创造的时代，成了正式的爱尔兰诗人了。夏芝的大部分的诗，都是写爱尔兰的传说时代及民众的信仰与风俗的。这是具着很浓厚的国家色彩的，不过是诗的，而非政治的色彩而已。他最使人满意的诗为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诗集》（Poems），都是为山川、为乡间的农民故事所感兴的。他早年诗里的直接而美的叙写，到了后来，却为神秘主义所代替。《芦中之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1899）乃是其代表，这一册诗集及其后出版的几册，都为平常的读者所不易领悟。夏芝的剧体，与其说是剧曲的，不如说是诗的；他们都是很印象的，具着奇异而深沉的意义，而动作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心欲的国土》（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是叙一个年轻新妇为妖仙所盗去事；"Kathleen in Honlihan"，写一七九八年的暴风雨时的爱尔兰；少年格兰（M. Gillane）在他结婚之夕，应了这个更高的号召。《阴水》(Shadowy Waters)，《狄尔特》（Deirdre）及《在倍尔的滩岸》(On Baile's Strand）三剧都是写英雄时代的故事的；狄尔特是爱尔兰的海仑(Hellen)，其恋爱与悲剧是古代传说中最有趣的一节。《在倍尔滩岸上》写的是古代大英雄考超林（Cuchulain）之死。夏芝不仅把这些传说重述了下来而已，他把他们写下，供应了求"美"的或高超之真实的灵魂之永久的要求。这些剧本都是用韵文写的，充满了诗的可爱。夏芝的散文著作也很重要，包含民间故事的重述及论文学及神秘的东西的文章。《克尔底的微光》（The



夏　芝

Celtic Twilight）是一册神异故事集，那些故事都为夏芝自己在爱尔兰农民口中收集下来的。这些故事的题材与对话都有他的一八九五年的《诗集》的可爱。《善与恶的观念》（Ideas of Good and Evil）乃是夏芝论文中最好之集子。夏芝之重要，与其说在文艺复兴及国家剧场的直接影响上，毋宁说是在他的把爱尔兰的诗歌从英国影响之下解放了出来而证明他乃有他自己的歌声的。他不仅为爱尔兰近代最大的诗人，且是世界生存的诗人中最伟大者之一；他的地位不仅在爱尔兰是重要的，即在世界上也是重要的。

自署为A. E. 的一个神秘诗人，亦为复兴运动中之有力人物，他的真姓名乃是鲁赛尔（George W. Russell，1867－）。他的神秘主义与夏芝又不同；他的幻象在他乃是真实的，并不是想象的图画用来象征一个意思的。他的诗把进入神灵生活的直接耽溺的情调表白出来。他爱的是微光的边境，常住在未发见之国的前线。他是一个真的诗人，常把平平常常的东西照在“无限的光明”中。在下面他的抒情诗《隐士》（The Hermit）之二节里，很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倾向：

“古代的神秘，
天天伸出它的手来，
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
土屋之旁，与我喃喃的谈着。”

“当黄昏的阴影翱翔着时，
在烟突的角上，我看见
那年老的有巫术者坐在那里，
微笑着，摇着手，招我打招呼。”

夏芝与鲁赛尔之外，复兴运动中之诗人还有不少；奥莎里王(Seumas O'Sullivans)是现代爱尔兰诗人中最有名的。他于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诗集》，是现代爱尔兰诗歌作品中最使人满意的一部。康倍尔（Joseph Campbell）在描写鄙野的农夫生活与农村风景方面，其诗是很成功的，于写农民心上的基督教信仰尤为亲切而为别的作家所不及。麦克曼纳士夫人（Mrs.S. MacManus; Ethna Carbery）以她的诗集《依林的四风》（Four Winds of Erinn）著名于时；她的诗是少年爱尔兰国民诗人的感伤的情调与夏芝及鲁赛尔之一群的暗示与象征的性质中间之联锁。我们不能说复活运动的诗人与爱尔兰的国家运动不表同情；但他们的热情是寄托之于吟咏罗曼的过去时代的。至于新芬运动（The Sinn Fein）却自有其诗人。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革命运动里，新芬党人死者不少，于其中，有三个著名的诗人亦及于难，——辟尔士（Padraic Pearse），麦克杜纳（T.MacDonaph）及柏隆克特(Joseph Plunkett)。

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最有力量的是戏剧方面。其初，在杜白林成立了爱尔兰文艺剧场。夏芝，慕尔（G.Moore)，格里各莱夫人（Lady Gregory)，麦尔丁（Edward Martyn）诸人是她背后的助力。他们为她著作剧本。于夏芝外，马尔丁是最著名的戏曲作家。《马夫》(Maeve)，《草地》(The Heather Field)，《幻海》(The Enchanted Sea）是他最有名的剧本；他的作品大多为农民以外爱尔兰现代生活的社会的与心理的研究。格里各莱夫人的名作很不少，特别是喜剧。她最好的喜剧是独幕剧，能表白出爱尔兰人的几种特有的性格，如《消息之传布》（Spreading the News)，《乌鸦》（Jackdaw)，《工厂守护人》（The Workhouse Ward）等都是。然其中最重要的大作剧家还算是新格。

新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的作品，有一部分，比之夏芝尤为重要。在一九〇三年到他死之六年间，他写了好几部戏剧史上无比的剧本。在其中，最好的是《在格伦的影里》（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海上的骑者》（Riders to the Sea），《西方世界的嬉戏的儿童》（The Play 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圣人之井》（The Well of the Saints）等。新格引用了爱尔兰农民的真实的口语，而把它变成了罕见之诗的性质的媒介物。他的剧本虽用散文写，而诗意却很丰富。因他的描写爱尔兰农民生活的方法，有人称他为一个写实主义者，但他乃是那些对于现实比之写实主义更有兴趣的稀有作家之一。

讲起以写实主义的方法去写农民生活来，柯伦（Padraic Colum）的戏曲却比之新格的更为写实些。柯伦以尖锐的眼光，坚实的笔触，谨慎而平均的结构，深厚而恳切的同情，写出了他的《土地》（The Land），《马史克莱》（Thomas Muskerry）及《弹提琴者之家》（The Fiddler's House）。这些都是农民爱尔兰的动人的图画，有一种力在其中的。柯伦并不像新格似的要写出问题剧，当然，在他的剧本的根上有些问题在着，但他所第一要求的是把爱尔兰乡间生活的戏曲写出来，为人类经验的显示。柯伦的诗，特别是他的《荒土》（Wild Earth），是具着土地的强壮之力的，——亲切，浓挚，活泼，表白出人与自然的深厚的力之竞争及他在日常经验中的苦与欢乐。

此外还有好几个戏剧作家，如包依尔（William Boylc）以他的《建筑基金》（The Building Fund）一剧著，依尔文（St.John Ervine）以写爱尔兰日常生活里的悲剧著（他还写了些小说），瓦台尔（Samual Waddel，即 Rutherford Mayne）以他的《转路》（The Turn of the Road）著；更有奥开尔（Seumas O'Kelly）及菲兹马里斯（George Fitzmaurice）二人，亦于剧坛有很好的供

献。

小说在爱尔兰复兴运动中，没有诗歌与戏曲那样的为人重视。作家之重要者亦不多。劳勒士（Emily Lawless）与巴洛（Jane Barlow）显出些特异的才能，在描写卑下生活方面；麦克曼纳士(Seumsa MacManus)及蒲洛克(Shan Bullock)在把小说带到与诗歌及戏曲的一条线上来，很有力。慕尔(George Moore)贡献了一册很高尚的短篇小说集——"The Untilled Field"——及一部很有力的小说《湖》(The Lake)。希汉(Canon Sheehan)的小说结构虽不周密，却是一个尖锐而有巧能的爱尔兰各样生活的解释者，特别是爱尔兰牧师生活，写得尤好。邓萨尼(Lord Dunsany)写了一群神奇故事，如《辟加那之神》(The Gods of Pegana)，《时间与神》(Time and the Gods)及《一个梦者的故事》(A Dreamer 's Tales）等，创造了有目的之他自己的奇异神话。他的著作，有一部分是用剧本的形式写下的，如《山之神》（The Gods of the Mountain）及《神之笑》（The Laughter of the Gods）等。史特芬（James Stephens）的可爱的幻想，如《金甏》（The Crock of Gold)，如《半神》（The DemiGods)，都是具有克尔底的在天与地界线间的活泼的特质的。他也写些小诗。

近来的小说家，都由罗曼主义而到写实主义骋驰于诗的弘丽及古代的伟大者，都未着眼及于真实的穷人生活，及又粗犷，又不可爱的环境；这乃是他们，近来的小说家，如约依士（J.Joyce)，李特（F.Reid）等，把这些诗人所未惠愿的题材提起来写为小说。但他们还没有很大的势力与成就，这里且不提。

参考书目

一、《爱尔兰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Ireland）希特

(D.Hyde) 著，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

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 博依特 (E.A.Boyd) 著，伦敦 Blackie and Son 出版。

三、《现代爱尔兰戏曲》(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Ireland) 著者同上，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

四、《新格与爱尔兰剧场》(J.M.Synge and the Irish Theater) 步济时 (Bourgeois) 著，麦美伦公司 (MacMillan) 出版。

五、新格的戏曲集，有中译本(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六、夏芝诸人的著作，原本俱甚易得。中译的夏芝剧本及格里各莱夫人的短剧，曾散见于各日报杂志上。

七、夏芝的《爱尔兰神仙与民间故事》(Irish Fairy and Folk Tales) 有《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 本，Boni and Liveright 出版。

八、《爱尔兰诗选》(A Treasury of Irish Poetry) 夏芝编，Methuen and Co. 出版。

九、《爱尔兰诗选》(Dublin Book of Irish Verse) 柯克 (Cooke)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十、《近代爱尔兰诗选》(Modern Book of Irish Verse) 柯伦 (Colum) 编，Boni and Liveright 出版。

第四十三章　美国文学

一

自一群的清教徒乘了“五月花”踏到美洲的大陆上时，美国的文学便开始了，那时是十七世纪的初期。但殖民时代（1607—1765年）的文学，却没有重要的价值，那时的作品大都讨论荒原的开辟与征服，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及其他事件，亦有宗教的文学，但富于想象与创造力的诗歌、小说及剧本则完全不见踪影。到了一七七六年，美人脱离了英国而宣告独立时，重要的文学作品才开始一部一部的出版；革命时代的第一篇不朽的文字，就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那是约菲生（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所作的；其中充满了雄辨与勇气，气魄浩大而理想崇高，是近代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然这时代的代表作家乃是法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而非约菲生。他是美国的典型人物，由穷苦出身，而跻上了名望之坛；一生所历的经验，所做的事业，不知有多少，他曾为印刷者，出版家，政客，公使，又是一个科学家，哲

学家。在科学方面，他是首先发明近代文明之母的“电”的。他的政治论文及其他论文，都是议论蹈实而见解切当，足以感发一般的读者的。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是美国不朽的作品之一，是说英文的世界里没有人不知道的一部书。他的人格，他的经历，都在这里完全的反映出来。有无数的人是在那里得到感兴的。



法兰克林

以后便入了十九世纪的黄金时代了。这在黄金时代里，出现了不少的不朽作家，如欧文，如爱伦坡，如朗佛罗，如惠得曼，都是世界的作家，而非美国所独有的；他们的影响，不仅及于美国，而且及于世界。他们使自来不能厕身于世界文坛的美洲文学，在那里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与英，与法，与德，与俄，共为近代文学的“天之骄子”。

二

美国的小说，以白朗（Charles B.Brown，1771－1810）为第一个作家；他乃爱伦·坡与霍桑的先驱，以善于描写恐怖的心理著；如他的《汉特莱》（Edgar Huntly），即为睡行者与疯狂的研究的小说。但美洲的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还要算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

美国没有文学，这句话乃是欧洲人所常常说的；真的，自美国的殖民时代以来，乃至自一七七六年美国宣告独立以来，已经好许多年，而迄没有一部惊人的大作出现，即法兰克林，也不是


欧 文

一个足以动世界之听闻的大作家。直到了华盛顿·欧文出来后，美国文学才不复为人所轻视。他也与他所仰慕而同名的华盛顿一样，乃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不过一个是在政治方面，一个是在文学方面而已。沙克莱(Thackeray)欢迎欧文为“第一个新世界的文坛派遣到旧世界来的公使”。他的文学事业之开始，乃为一部诙谐的作品《纽约史》(History of New York)，他假称这部作品是一个古时的荷兰居民的后嗣克尼考蒲克(Diedrich Knickerboker)写的。他的第二部大作是《杂记》(The Sketch Book)，这是使他得大名的著作；以轻妙诙谐之笔，活活泼泼的写出美国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李迫》(Ripvan Winkle)及《睡洞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李迫是一个荷兰人，一个不做事的少年；他很怕他的

妻子，有一天，不敢回家，带了他的狗和枪到山上去。在那里遇到了魔怪。他吃醉了酒，一睡醒来，狗已不见，枪管已锈坏，胡须已长到肚下，到了自己的村中，已无一个认识的人。原来他已睡了二十年了。这是一篇无人不知的故事。但其题材乃为根据一个德国传说的，欧文把他穿上了美国的衣服，变成了美国本地的传说。他所遇见的那些魔鬼，乃是赫特生（Hendrik Hudson）和他的水手；当雷声在赫特生河两旁作响时，大家便以为是他们在云中玩球了。欧文又曾作了一篇《华盛顿传》，把这个美国国父的一生，写得非常真切动人，是一切华盛顿传记中，最能把他的伟大传达出来者。在许多《传记》中，这是不朽的一部。

但欧文的心胸却是广阔的，并不被限于国家的界限；他在英国住了好几年，在西班牙又住了好一时。他的《旅行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写他的在英国的经验，又滑稽，又轻松，特别有一种动人的风趣。他的在西班牙的成绩，乃是两部很动人的小说：《格拉那达之陷落》（The Conquest of Granada）与《阿尔罕白拉》（The Alhambra），都是写慕尔人（Moors）与西班牙人间之英雄故事的，充满了浓厚的彩色与冒险的故事。欧文写此二书之报酬之一，乃为被任命为美国的驻西班牙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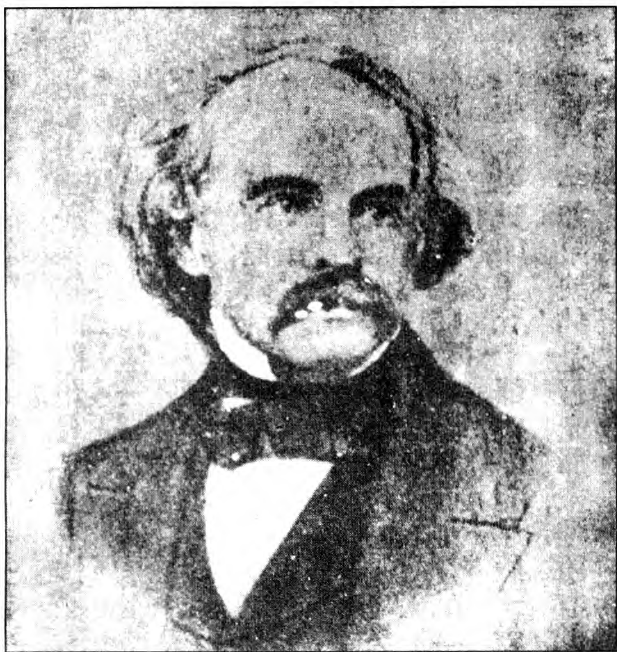


柯　甫

欧文是一个很和蔼，很宽厚的人，到处的受人欢迎，受人敬爱，性格恰恰与他相反的，是他同时代的有名小说家柯甫（James Fenimore Cooper，1798－1851）。柯甫乃是一个躁急的坏脾气的人，在他的为人，及他的文字的风格上，都可看出他的严肃的恶狠狠的神气

来。他和他的邻人斗嘴，说话和做文章，都是死板板的脸孔，一点诙谐的火星也没有。然而这个坏脾气的人，却把世界上传奇的读者的想象捉住了一个世纪。他为欧洲人所知，且为亚洲人所知。哪一个美国的学童没有读过他的《奸细》（The Spy）及《最后的一个莫希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呢？柯甫乃是一个惊人的说故事者。他有创见的能力，他有陆上海上的生活的一等知识，所以他的冒险会写得那样的使人惊心动魄。他生于纽约省的中部，现在，那里是一个极繁盛的地方，但在柯甫的时代，那里却是一片的荒原；红印度人与白种的探险者，林人，猎人等环城而居。他熟知他们，便把观察所得的写入小说中。他又是一个到过海上的，他熟知美国的水手和他们的船。所以，他的小说，写海上事是无比的好。他的力量有如此的大，当欧洲的孩子，读了他的小说后，每以为可在纽约城的左近，看见红印度安人的出没。其实，他们是早已不见了，荒原与森林，在一世纪内，已变成了世界最繁盛的都市与村镇之一了。然而讲到海，情形却还似以前一样的汹涌澎湃着。柯甫捉到了伟大海洋的永久的性质，凡是英文中写海的故事的作家，都要以他为全海军的领袖。康拉特（Joseph Conrad）——他也是一个最有名的海洋小说作家——说道："柯甫爱海，以最高的了解去看它……夕阳的色彩，星光的和静，晴天与暴风雨的情形，海水的伟大的寂寞，看守着的海岸的沉默，以及……"无不在他的小说中写出。他的海洋小说以《海盗》（The Pilot）及《水巫》（The Water-Witch）为最著。

柯甫与欧文把人生的外面的冒险与奇遇写成为他们的传奇。两个较他们后辈的小说家霍桑（Nathanial Hawthorne，1804-1864）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5）写的却是人生的内面的事件，他们的心灵的冒险与奇遇。他们俩都是愁郁的作



霍桑　《红字》的作者

家，没有欧文那样的诙谐与微笑，也没有柯甫的雄伟的力气。

霍桑忠恳的写着人们的灵魂的变化。他是新英兰（New England）清教徒的后裔，他自己虽不是清教徒，却生性是注意于良知的问题，且又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把他祖先所不能写出人性的冲突，都写出来。他在这一方面，成就是很伟大的。他在大学毕业，就以写短篇小说为生，他的风格是很修洁的。其中有几篇是小的杰作。但好久，好久，美国的读者却并不甚欢迎他。只有几个文人，爱伦坡也在内，称赞他的才能。霍桑称他自己为美国文坛里最隐晦无名的人。但到了他的第一部大作《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1850）出版后，他的文名却飞扬于美国的全国了。这个不意的成功，使《红字》的作家和出版家都很惊骇。霍桑以为这部作品“缺少阳光”，不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出版家也只印了五千部书，印完了，版子就拆了。不到几日，书已售毕，只得又重排一次。《红字》如果缺的是日光，那末，它所有的乃是紫云与黑影及神秘的月光。《红字》的主人翁是柏里尼（Hester Prynne)，她和一个少年恋爱，生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由别的地方来时，看见她立在罪人架之前，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她胸前有一个红字 A，乃是“奸妇”（Adulteress）之意，这个红字，她是判定终身要穿着的。她不肯说出奸夫的姓名，自己住到荒地的边界去，尽力做些慈善事业，她的孩子渐渐的大了。她丈夫还在镇上。她情人的心上却激烈的苦痛着。柏里尼知道了，要和他同逃。但他决意留在城里，把他的罪状公开了。当他忏悔了一切时，他死在柏里尼的手臂上了。霍桑把宗教的不可见之力与柏里尼及她情人的心灵的变迁与痛苦，写得那样的迫真，竟感动了无数的人，有许多人竟写信给霍桑，如对着神父忏悔一样，把他们的痛苦和诱惑告诉了他，要求他的帮助。他乃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悲剧的人，这部小说乃是十九世纪贡献于“文库”中的几册“名著”（Classic）之一。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七个屋翼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是一部神秘的故事，为许多喜读鬼谈奇闻者所爱；许多同类的作品都陆续的死了，这书是不会死的。他的《大石脸》（The Great Stone Face）又是一部杰作。在一个山上，有许多岩石，合看起来很像一个人；霍桑便把这山老人写成了这部东西。在霍桑作此之前，新英兰并没有什么古迹和神话，自他写了这部东西之后，新英兰乃也有了传奇了。霍桑还写了好些故事，如《怪书》（A Wonder Book)，如《林莽故事集》(Tanglewood Tales)，都是把希腊神话



Hugh Thomson 作

《红字》

《红字》是霍桑的名作，因了这书，他成了近代最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这里，画着不幸的女主人翁柏里尼(Hester Prynne)被判决胸前绣一红的"A"字；此乃奸妇(Adulteress)之意。她抱着她的孩子，自此便开始了受侮辱的、惨淡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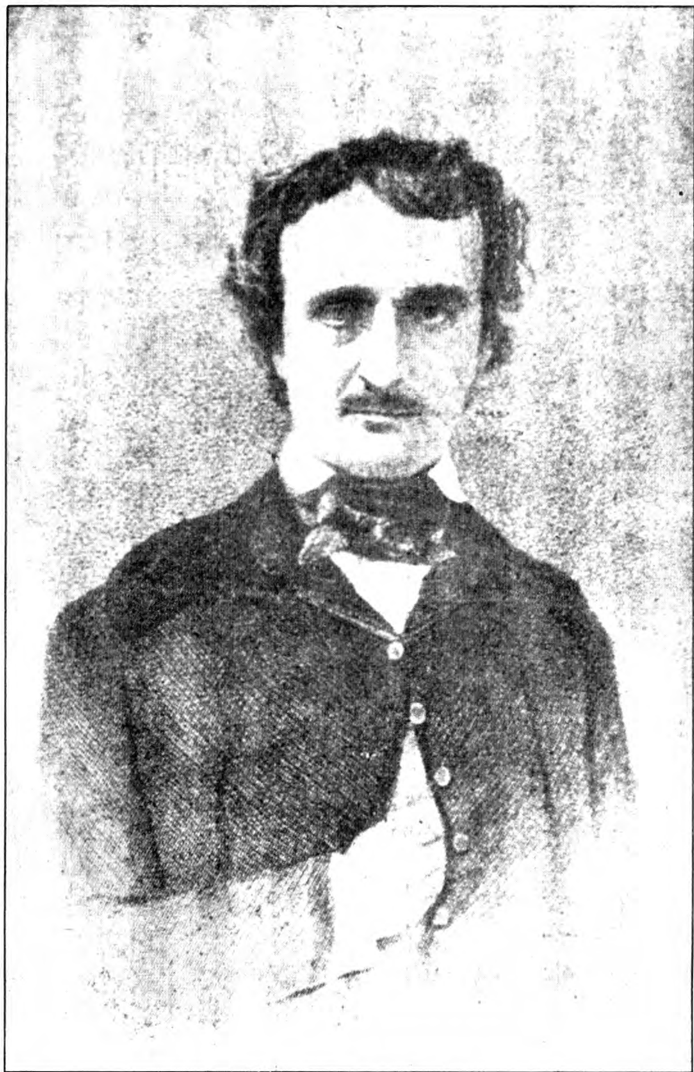
用他的有技能的笔重新写出，而成为英、美儿童们最熟悉的书的。

柯甫，欧文与霍桑都是在他们的生前看见他的作品为无数人所欢迎，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名望与荣誉的；他们的生活很安逸，只有一个爱伦坡，一个比他们更伟大的作家，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幸运。他死在他们之前；在他的短促的一生里，没有一日不是与



欧罗巴与牛　（Edmund Dulac 作）

霍桑的林莽故事之一，乃重述希腊之一神话者。



爱伦坡 神秘的与想象的故事之作者

穷苦相挣扎的。直到了他死后，世界才承认他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在欧洲文学上有他那样之有力的影响的。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的文学，爱伦坡却使欧洲文坛受着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了。在一九〇九年的爱伦坡的百年生忌时，全个欧洲自伦敦到莫斯科，自克里斯丁那（Christiana）到罗马，都声明他们所得到的他的影响，且颂歌他的伟大与其成功。他是超于传奇作者之上的。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且是一个新的有力的短篇小说的创造者。爱伦坡完全是一个自学成功者；在二十四岁时，曾写了一篇小说《瓶中所得的稿本》（Ms. Found in a Bottle）得到一百元；这是坡一生所写的东西得到最好之报酬的。坡的困苦生活，不靠他最好的小说，也不靠他不朽的诗，却靠的是他辛苦异常的新闻事业。他是一个谨慎而自好的人；他不敢因为求他所极需要的金钱而去写匆匆写成的作品。文学史上记载着许多为艺术而得穷苦及牺牲的事件，但在文学事业上却没有一个如爱伦坡那样的光荣的例子。他是一个骄贵的人，知道自己的天才与其作品之不朽。他曾为几个月的陆军学校学生。十六年之后，当他妻子将死时，她床上所有的唯一的被盖物乃是他的军衣。坡的短篇小说叙的是神秘的事件；他的小说与故事是被称为心理的；他远在柯南道尔（Connan Doyle）诸人之前，创造了侦探小说。在他看来，一篇侦探小说，不是一个犯人究竟捉到或被罚与否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心灵的论理部分，在一件事实之前怎样的动作的问题。此类小说最好者为《鲁莫格的谋杀者》（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及《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如坡那样的一个诗人与梦想者，他的智慧是如此崇高的发达在它的求纯理性的能量内者，我们在文学上罕见其匹。理性与诗歌并不是敌视的。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都能够容在思想的各部分。但所有各种的能力都给于一个人的脑中，那却

是很罕见的。时候过去愈久，我们益益的知道坡乃最少数的高超的智慧者之一。坡的技巧的理智的神秘故事，不过是聪明的玩意儿。然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没有一个作家是超过了他的。他的最美丽的散文，乃在很短的散片，这些散片，如诗歌或音乐似的有立刻引起情绪与感觉之能力。如《来琪亚》（Legeia）及《影》（Shadow）是其中最优美者。这一类的散文诗，如不能以坡为最初作家，却是一个无与比肩的作家。史文葆（Swiburne）——他也是一个神秘诗人——以坡为“最完美的才人”，“他常把他的意思完全的写出，写出些坚实、圆满及永久的东西”。他的短篇小说已足以使他永久与著名了；但即使没有了他们，他还是个批评家与诗人，他的文学评论，即使为报纸而写的，也有些永久的文学价值的思想。他们是光明而有学问的，表示出一八五〇年以前美国的文艺思潮。他能把他自己及别的好作品在群众所不喜的时代维持着。他独自奋斗着，他同时的人很少有他那样的勇气与力量的。这是很奇怪的事，一个大天才能够生在任何环境中，而无人能解释怎样或为什么这个天才会产生出来。坡就是一个例。



史拖活夫人《黑奴吁天录》之作者

在十九世纪前半的小说家中，除了霍桑，柯甫，欧文，坡诸人以外，在当时为最重要者之一，而至今尚为人记忆住者，有史拖活夫人。（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2－1896）。她的

大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 所生的大影响乃非作者初写此作能梦想到的。林肯称她为“引起这次大战争的小贵妇”。托尔斯泰是常常着眼在小说的道德的出发点上的，把它列入他所称为真实的艺术的最少数书籍的表中。这是一部写美国南部虐待黑奴的故事的；她表满腔的同情于当时的被制于白人奴使鞭打之下的黑奴生活与其悲痛的遭遇，写得真使人动心荡魄，不由得不生出怜恤与不忍的心肠来。因此，引起美国空前的大战，所谓“放奴战争”来。它乃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书之一。在艺术上讲来，这部大作的结构并不这样好，然而写得也并不坏，喷薄的热情，随了故事而向前去，紧紧的捉住了读者。她还有一部写新英兰生活的小说，《古镇的人》(Old -Town Folks)，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人处。

三

在南北美大战（1861－1865）之后，美国的小说界，出现了三个一等重要的作家及好几个很有才情的作家。那三个大作家是马克·特文（Mark Twain，1835－1910），霍威尔（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及亨利·乾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

马克·特文是最深沉而博大的美国人，他的真名字是克里曼斯（Samuel L.Clemens）。霍威尔称他为美国文学的林肯（Lincoln），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有他那样知识之广博，与熟知那末多方面的美国生活的。他为美国中西部而又近于南方的人，又有好几年住于东部。他旅行过全个世界，知道各式各样的人与其情况的。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适宜于解释他所住之国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有他那样的一个作家更适宜的去解释它的。他全说出他所要

说的话，他知道怎样的说，而环境又培养他的天才。他初始为新闻记者，以“滑稽者”著名。他的报馆派他到欧洲及圣地去旅行，他的通信后来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书《海外的呆子》（Innocents Abroad）。这不是一部好笑的书。不错，其中有不少可笑的地方，然其大部分乃是忠实的，独立的，严刻的观察与实在经历的报告。散文是高等的，没有一部比它更好的旅行报告书；他的锐眼看穿了一切的东西。在小说上，他的大作是《赫克莱培莱·芬》（Huckleberry Finn）；其叙述的景色之 范围的广大，其叙述的趣味之复杂，都是美国小说之无比者。《赫克莱培莱·芬》超过了一个孩子的故事，也并不是给孩子们看的书，虽然少年的读者喜欢它，如他们之喜欢《高利弗游记》而不知其深意一样。从赫克（Huck）的天真的眼中，我们看见全个文化（或缺乏文化），这乃是美国生活的有力的研究，乃是在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上的亚特赛（Odyssey）似的冒险记。写的是两个孩子赫克与汤姆（Tom），由家里逃出，与他们老朋友黑人乾姆（Jim）在一个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游去。经过了不少的经历，有时惊人，有时



马克·特文

可笑，后来，他们又回到了家，他们朋友们的焦急告终了，冒险故事也告终了。他的《汤姆·莎耶》（Tom Sawyer）也是一部大作，马克·特文自己以为比《赫克莱培莱·芬》更伟大，其实是不如它。此外，最好的著作是两篇讽刺的故事，《毁坏了赫特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及《神秘的客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他有些像史惠夫特，尖刻的讽刺着人，他所憎厌的便狠狠的讥嘲着。

霍威尔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美国文坛的领袖，是马克·特文的朋友与有似于亲切的教师的人，又是后一代的文人的奖进者。他的人格很崇高，自顶至踵都是艺术家的气氛，从他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其风格都是整洁如一的，在霍威尔文章里找到一个恶句，如在弗洛贝尔或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文章里找出一句恶句一样的可惊怪。然而霍威尔是懦怯的。他缺乏力量；理智制牵着热情。他写了不少小说（他乃是最勤快，最谨慎的作家之一)，其中不过三四部是天才之作而已。他的《一个近代的例子》（A Modern Instance）是美国小说中完全新的东西，《西拉士·拉潘的兴起》（The Rise of Silas Lapham）是第一部以一个平常的商人为英雄的小说。《吉顿人》（The Keutoms）乃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他以为，他是受托尔斯泰的影响的，其实在他小说中并没有托尔斯泰的踪影。霍威尔是一个惊人的读书者，他批评书籍的文章写得很好。他乃是完全的文人。

亨利·乾姆士除了生地是美国以外，几乎难说他是美国人，因为他的成人生活，大部分在欧洲度过。他是十九世纪有数的艺术家之一，但他的知识范围却太狭小了；他的人生的知识仅得之于旅店的客室，艺术馆及图书馆中。他被称为国际小说的创造者，因为许多他的人物都是在欧洲的美国人，大凡美国人在欧洲的常是一个游惰者，乾姆士知道的就是这个阶级。他的作品可分



亨利·乾姆士 美国的大小说家

为二期；第一期有《赫特生》(Roderick Hudson)，写一个意志薄弱的美国雕刻家的事；此外还有《雏菊磨者》(Daisy Miller)，《一个贵妇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及《美国人》(The American)。他的第二期的杰作是《鸽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及《金钵》(The Golden Bowl)。他还是一个短篇小说的有力的作家；他批评法国、英国文学的论文是很深入的。如果他不从事于小说，他也可以算一个文学批评的重要作家。

三个大作家之外，同时还有不少的作家，应该一举的。哈特(Bret Harte，1838－1902)以写美国西方的冒险生活著。他的浪人及矿工都写得很好。他的散文很好，他知道短篇小说的艺术；有许多他的作品已被人忘记了，然而如《法拉特的斥逐》(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等，却仍是新鲜的。他的两册《简练的小说》(Condensed Novels)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是具着优美的诙谐与第一等非直接的文学评论的。阿尔特里契(T.B.Aldrich)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曾写些可爱的短篇小说，其中《马格里的小鸦》(Margery Daw)是最好的。史托克顿(Frank Stockton)的短篇小说，亦很有名，以《贵妇乎虎乎》

(The Lady or the Tiger) 为最有名，南方的生活，也在几个作家的作品里活泼的写出。开倍尔（Cable）在新亚兰士老居民的生活中找出罗曼的材料。赫里斯（Harris）把黑人在《李摩士叔叔》(Uncle Remus) 中不朽了。依格莱士顿（Edward Eggleston）的《荷西亚[①] 教师》（Hoosier Schoolmaster）是第一部把方言谨慎的写在文字里的小说。在委尔金·弗利曼（Mary Wilkins Freeman）及裘委特（Sarah Orne Jewett）的小说是把新英兰的人民与景物写得很优美杰出的。委尔金·弗利曼夫人的《母亲之革命》(Revolt of Mother) 是一部写得真不坏的小说。克兰（Stephen Crane, 1871 - 1900）死得很年轻，却是那时代最有天才的作家；他的写南北美内战的故事，《红色勇章》(Red Badge of Courage)，其艺术之精美，是不能为人所忘的。诺利士（Frank Norris）也死得很早，他是一个忠实的写实主义者，他曾显出能够运用大题材的手腕。

奥·亨利（O. Henry, 1862 - 1910）本名泡脱（William Sydney Porter），为短篇小说的有名作家，其艺术是很秀美而深入的，他有真的天才与高妙的诙谐，但有时是太新闻化了，这是他的缺点。他的大作是《四百万》(The Four Millon)。

在生存的小说作家中，可称为最优好的艺术家者，我们要举瓦尔登夫人（Edith Wharton, 1862 - ），她的作品的背景常是纽约城或富裕的纽约人去避暑的乡间。她的《夏天》(Summer) 是写新英兰乡间的悲剧的；她的《天真烂漫之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是写七十年代纽约城的交际社会的。她还以写短篇小说有名。

---

① 印地安那州居民的诨号。

四

美国的诗人，在革命时代，有一个法莱纽（Philip Freneau，1752－1832），他是美国第一个诗人，具有情绪与艺术者；他的《印度安人的坟场》（The Indian BuryingGround）及《野生的耐冬》（The Wild Honeysuckle）二诗是很有名的。第一个美国的重要诗人，乃是白利安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他先学法律，后住于纽约，为《纽约晚报》的编辑五十余年；他是一个论文家，批评家，而诗人之名最著。他一生所写的诗都是好的，技术成熟而思想清新。他的最好的诗是《莎那托西士》（Thanatopsis），《给一只水禽》（To a Water-fowl），及《晚风》（The Evening Wind）之类，于描写景物之中寄以深思的。他还译了《依里亚特》和《亚特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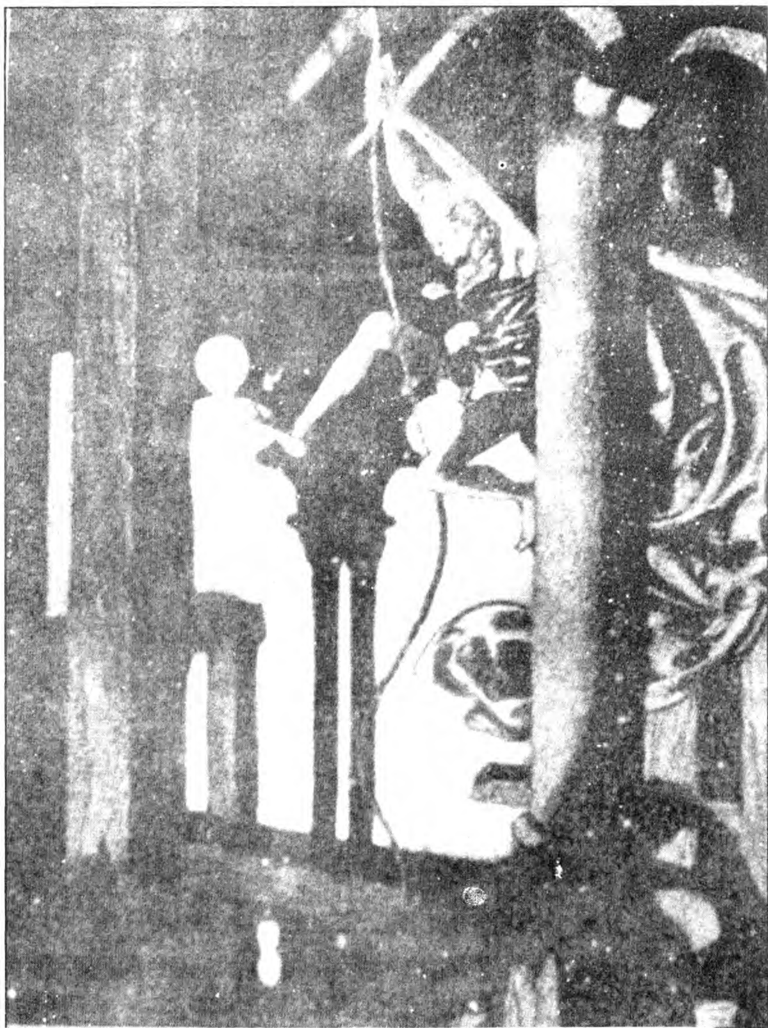
美国文坛最怪的人物爱伦坡曾在白莱安特的事务室左近的一个编辑室里做过事。坡的诗不过薄薄的一小本，却表现着最优美的形式，最铿锵的音节，而又有最深秘的意思。他的《乌鸦》（The Raven）一诗，是世界文坛上最有影响，最使人感兴的诗；《乌鸦》大约是运命或其他黑暗东西的象征。我们读了《乌鸦》的诗，仿佛是置身于不可知的一个黑地，听着巫术者在说话。他以富于色彩及暗示的力，以美及阴暗及恐怖的暗示，用神秘或象征的笔法，刺激着人的情绪。他在诗歌方面，影响最大。法国的两个大诗人鲍特莱尔及梅拉尔美都译他的诗而显然的受有他的启示及感兴。《乌鸦》以外，《给海伦》（To Helen）及《依士拉菲尔》（Israfel）二诗是最有名的。坡始终是一个诗人，便在他的散文、小说与评论上，也都充满了诗意。

最有影响于世界文坛的美国诗人是坡，而美国的桂冠诗人，一



《乌　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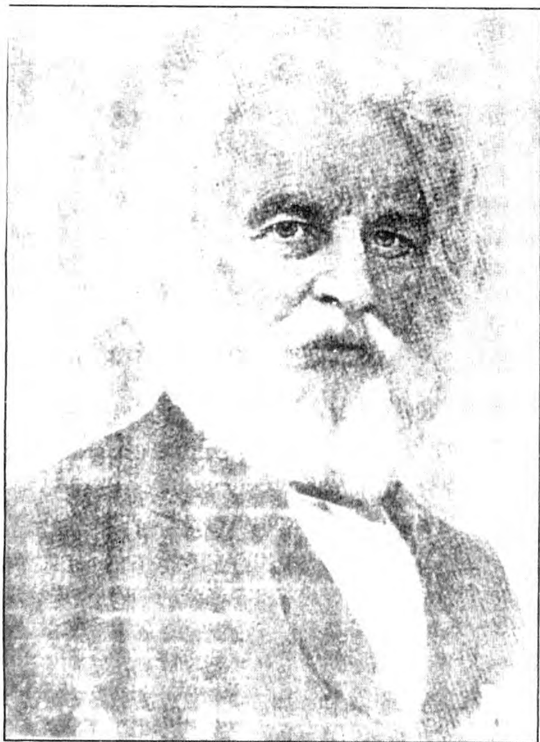
《乌鸦》是爱伦坡最有名之诗篇。这图表现诗里所写室里的情景及空气极为逼真。(Edmund Delac 作)



《钟》

《钟》亦为爱伦坡有大名的诗篇 （Edmund Delac 作）

生享着盛大名誉者则为朗佛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他坐在平民的座坛上，说着最谦和的话，他乃是人类中最和蔼谦虚的人之一。他曾为霍桑的同学，游历到国外很久，曾译了、介绍了不少欧洲文学到美国来，特别是德国的与斯坎德那维亚的。他写了许多美国的传说，如《希亚瓦莎》（Hiawatha）之类。而他的平淡而坚朴的诗，尤为无时间无地域之间隔的最好作品。他是乐生的，是欢愉的，在一切歌咏人生的诗中，他的《生命之歌》（Psalm of Life）是足使人感兴的。他的《村中铁匠》（Village Blacksmith）写的是最平常的事，而技术却是极高的。他的作品，晶莹可爱，如夏日之甜冰水，看来很素朴平淡的，却有无上的美趣。他的叙事长诗，如《伊文格林》（Evangeline），如《一个路旁旅店的故事》（Tales of a Wayside Inn）



朗佛罗　美国的大诗人

是最著的。他译的但丁的《神曲》是很艰苦的工作;又自己作了一部相仿佛的《神的悲剧》(The Divine Tragedy)。

继续了朗佛罗之讲座，而执教鞭于哈佛大学（Harvard）者，是有名诗人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他又曾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及《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之编辑，为美国的驻西班牙及驻英国的公使。他早年的诗，是受英国罗曼派诗人华兹华士，雪莱诸人的影响。其咏写自然的诗，如《柳下》(Under the Willows)之类是很可赞美的;他的讽刺诗《皮格罗杂记》(Biglow Papers)是他最好的大作，没有一部美国的讽刺诗有它那样的动人，且至今还是新鲜的。



洛威尔 美国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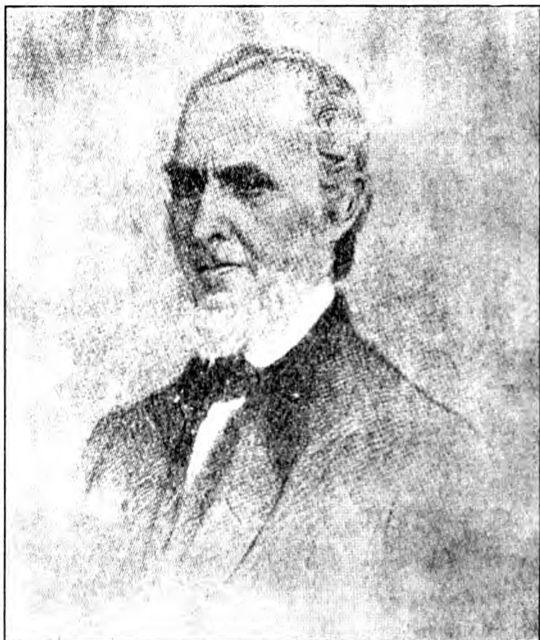
洛威尔的朋友，何尔摩士(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也是一个大诗人。他初学法



何尔摩士

律，后学医，为解剖学的教授。他曾写了三部小说，还有不少的散文，然诗是最有名；《狄根的杰作》（The Du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Hoss Shay）是他的最好的诗。他的文学及政治上的见解是很守旧的，但他却是反对神学的有力的人。

爱摩生（Emerson）是一个最大的美国散文作家，但他也写着诗。如他的《蜜蜂》（The Honey Bee）充满了快乐的乐天的情调。如他的《婆拉马》（Brahma），是一首深沉的哲学诗；这都是他所击出的真诗的调子；然其他的诗，却没有他的散文那样的



委特叶

富于想象。

委特叶(John Greenleaf Whittier)是一个教会中人，他写了不少宗教的诗，这恰与何尔摩士成一个对照。他反对奴制最烈，如《奴隶的船》(The Slave-Ships)等都是发表他的见解的，却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他的杰作是《雪地》(Snow Bound)，写出新英兰的冬日的寒冷气象，使人有如亲见。他有诗才，有发表的欲望，有强烈的道德与宗教的感情，但他的缺点却是音韵的不大谐和。

当以上诸诗人已老了，盛名已立定了之时，有一个年龄也不很轻的大诗人，方才为人所发现、所赞颂。这人就是“和善的白发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因为在他的后半生，他乃真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人，然他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却是最年青的诗，强壮而充满了精力的诗，在美国诗坛上，那样雄伟的作品是最少见的。这部诗集很奇怪的把精美与粗率的东西混杂在一处。时有最好的地方，也时有最坏的

地方。然《草叶集》却是一部全集，是一个人许多年来的诗的生活。他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散文诗作家。他歌咏民主，他歌咏自我。他的势力在思想界也是很大的。在他中年，他曾写了很好的诗以赞颂林肯。在他最好的地方，惠特曼乃是歌咏海与太阳与在地上的千百万人的真确诗人。



白发诗人惠特曼 （G. J. W. Alexander 作）

惠特曼他以为自己发见了一种新式的诗，——散文诗——把一切旧的韵律的拘束完全打翻了。他真的是如此。但他的伟大还不在创造了一种新的诗式，而在他自己乃是一个新的伟大的诗人，具有无限的力与弘伟的思想的。

惠特曼之后，美国大部分的诗是低落了；然而如有一部选本，却也可以收得不少的好诗。麦劳（Bayard Taylor，1825－1878）以他的《东方之诗》（Poems of the Orient）著，又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狄金生（Emily Dickinson，1830－1886）以富于想象而奇异的人生的默想诗著名，如《禁果》，《我为美而死》



“啊，我们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从惠特曼《草叶集》里的一诗。

之类。阿尔特里契（Thomas Bailey Aldrich，1836－1907）以他的《婴孩的铃及其他诗歌》有名。拉尼叶（Sidney Lanier，1842－1881）以壮丽的诗著称，如他的《朝阳》之类，是很绚丽的。李莱（James W. Riley，1849－1916）的诗使一般的人感兴，如他的《我的老情人》之类乃是传诵于众口之作。此外还有不少诗人，难得一一的列举。

五

十九世纪美国的论文家，以爱摩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为领袖；他的家庭，好几代是清教徒的传道师；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道师，却不是属于宗教的；他所讲述的德性，是很简单的；自赖；乐观主义而并不忽略了人生的粗涩面；信人，信住于人心的上帝；但他的上帝却不是形式的宗教。爱摩生的论文与演说都是如牧师之讲稿；他一生都是一个传道者；他的讲稿不是陈陈相因的，也不是沉闷的；他们乃是雄辨滔滔的，自然而且忠恳；他们的思想与知识乃用诗的解释，比喻，警策的句子及诙谐来润饰着的。有无数的爱摩生的句子，是已成了日常的成语，而常常为人所引用。他思想之丰富是善于选择及融化别的作家的意思而恰恰的给他来用。但他却不是一个摹仿者或引用人者，他把他所接触的一切东西都爱摩生化了。他的可爱的声音与人格，感动了他同时代的人的，现在是已消灭了，然而在他的文字中，却有一种同样的动人之力。我们一翻开了《自然》（Nature），《论文集》（Essay），《人生的行为》（Conduct of Life）及《代表的人》（Representative Men），便可以听见一个人在那里说着话，清晰而如音乐，雄辩而富想象。爱摩生并不注意于秩序及论理的方法，有人说，他的论文是没有什么结构的，可以倒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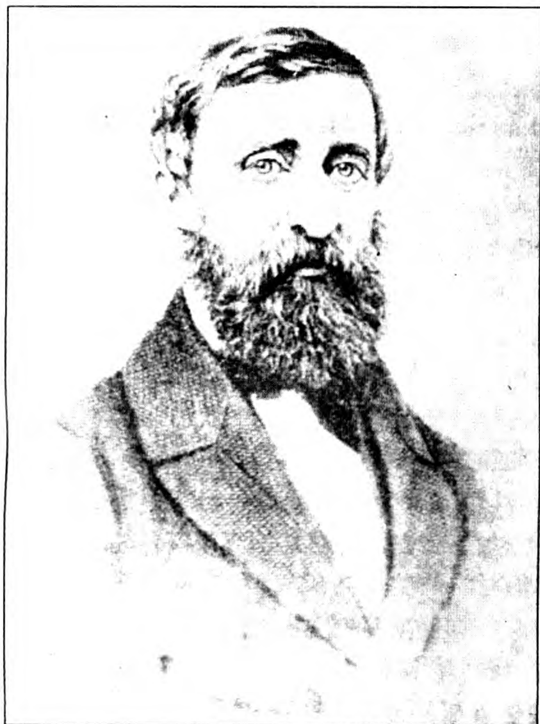


爱摩生——美国的大论文家（Samuel W. Rowse 作）

去。他们是一串的珍珠，从无论哪一头计数去都可以。然而珍珠是可宝贵的，有不少崇高而有条理的哲学家，有不少艺术更优美的艺术家，然而爱摩生的伟大却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他自己。反映于艺术作品里的乃是他的品性。

爱摩生的朋友与同住者莎留（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当时没有人注意，而近来则一天天的益为人所知。他的

大作《瓦尔登》（Walden），为他在森林中二年的生活，一种孤寂而自赖的经验。他证明他能独立生活，他与自然已是相活了。“每一天早晨，是一个欢乐的邀请，把我的生活成为平均的真朴者，我可以看见天真与自然她自己。”他所崇拜的乃是朴素与天真。他的观察自然的态度，乃是直接原始的，并没有如职业的自然学者那样的呈显其专门的知识。他的文字也是很精美而流利的。他的思想是很急进的，革命的。他以为当政府是有组织的压迫者时，这是忠实的人的义务去反对他。有一次，他自己实行抗付租税，被捕下狱，赖有朋友代他偿付，才只囚禁了一天就出狱。他死后，爱摩生以为世界还未知道他果是如何的伟大。



莎　留

坡，在上面已讲过，也是一个第一流的论文家；他的论文是充满了诗意的。还有上面说过的洛威尔和何尔摩士两个诗人，也都是很好的论文家。何尔摩士的

《早餐桌上》（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 Table），至今已有六十年，然还新鲜如初写作时，这部作品使他厕身于曼唐（Montaigne）与却尔士·兰（Charles Lamb）之列。洛威尔的散文比他的韵文还要悦耳，他的论却赛（Chaucer）的文字是异常的好。

在许多大政治家之中，约菲生的《独立宣言》是使他不朽的，他还写些记事与通信。韦蒲史脱（Daniel Webster）的政治生活，至今还为人所记住，他的演说是具有崇高的天才的；许多事件都被人忘记了，而他的演说却还活着，有好几篇，是美国学童们所熟知的。他的文字，条理清晰而坚实明白。他是在世界少数大演说家之中的。

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早年时，即有文名；他的文字不是因为他的政治上地位而得传诵的，乃是因为真的是属于文学的。他的有些平静的演说，只要几句话，却会生出大影响，有的如一篇短的散文诗，一件艺术品。

美国的历史家所做的工作也有可以注意的。柏里斯格特（W. H. Prescott，1796－1859）是一个半盲的作家，以写墨西哥的历史著名，其后又写《秘鲁被占史》（The Conquest of Peru），又写了一部《菲力第二》（Pilip the Second）。他的历史都是清顺可读的，他乃是一个文学者。

把文学的可爱的色彩染上了历史的是柏克曼（Francis Parkman，1823－1893）。他写的是美国未成立之前的美国西北部及英法人之战争。有的是更详确，更有学问的历史，然却没有如《拉西尔》（La Salle）及《曼卡尔摩与胡尔夫》（Montcalm and Wolfe）之动人的；他们如果不是每一件事都正确，那末，他们乃是每一句都秀美动人的。

参考书目

一、《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史特曼与赫庆生合著 (E. C. Stedman and E. M. Hutchins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出版。

二、《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共四册，G. P. Putnam's Sons 出版。

三、《美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温特尔 (B.Wendell) 著，Charles Scribner 's Sons 出版。

四、《美国文学史》(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特伦德 (W.P. Trent) 著，D. Appleton and Company 出版。

五、《美国文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 J. Macy 著。在《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 中。

六、《美国文人丛书》(American Men of Letters) 包含有许多重要的作家的研究，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出版。

七、美国的小说，诗歌及论文集，通行本甚易得，在《万人丛书》(Dent 出版)，《河边文学丛书》(Riverside Literature Series, H. Mifflin 出版) 及《标准英文名著》(Standard English Classics, Ginn and Company 出版) 中尤多。

八、美国文学，中译者不多，仅欧文的作品，译得不少，大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说部丛书中。又《黑奴吁天录》，林纾译，有魏氏原刊本，有文明书局铅印本。又《玉虫缘》(即爱伦坡之《金甲虫》) 有周作人译本，文明书局出版，今已绝版。

第四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学

一

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学，颇呈衰落之象，已不复有前一个世纪文坛之如火如荼，浩浩莽莽的气势；戏曲作者尤少，佳作更不多见；如《桃花扇》，如《红雪楼九种曲》，如《长生殿》等之名著，俱不可更睹。戏曲作家以黄宪清，周文泉，陈烺，余治为最著，实则亦仅此数人而已。

黄宪清字韵珊，海盐人，著《倚晴楼七种曲》。七种者，即：《茂陵弦》，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帝女花》，叙明庄烈帝女长公主与周驸马事；《脊令原》叙曾友于事，此故事原见于《聊斋志异》；《鸳鸯镜》叙谢玉清与李闲事，此故事亦见于《池北偶谈》；《凌波影》叙曹子建遇洛神事；《桃谿雪》叙烈妇吴绛雪事；《居官鉴》叙王文锡居官清正，且善绥乱事。在这七种曲中，以《茂陵弦》及《帝女花》为最动人。相如，文君事，古来戏曲家取之为题材的不知凡几，而韵珊此作，在那些作品中却可算是上乘的。汪仲洋说："尝读《琴心记》，恨其曲词白口，不与题称，

而又抹却谏猎一节，添出唐蒙设陷，文君信诳，相如受绁诸事，可谓痴人说梦，了无理绪。读韵珊此本，不觉夙心为之一快。”此剧或名《当垆艳》，乃坊贾擅改者。《帝女花》写明末丧乱，颇尽缠绵悲恻之致；若终于《殡玉》一出，却不失为一部很好的悲剧。试读下面一曲：

> （摊破金字令）（换头）只见那东风摆柳，春寒逼绮罗，只见花啼脸粉，山蹙眉蛾，看将来无一可，料荒土垄中，也应念我。使今夜梦魂相过，还怕他更漏无多。黄昏近也人奈何！唉，灯影溶银荷，夜香散锦窝，独自个被角寒拖，枕角虚摩，回头细看，那曾见他。

那是很不坏的。不料他却再加上了一出《散花》，以最通俗的佛教观念为结束，未免枉用了好题材。他的剧本，大抵雄伟之气概不足，而绮腻清俊之风韵有余，在十九世纪中国戏坛，他实是无比的一个作家。

周文泉号练情子，嘉庆末，为邵阳县知县。曾于因公务上京之途间车中，著《补天石传奇》八种。这八种是：《宴金台》（《太子丹耻雪西秦》），叙燕丹兴兵灭秦之事；《定中原》（《丞相亮祚绵东汉》），叙诸葛亮灭了吴魏二国，而统一天下；《河梁归》（《明月胡笳归汉将》），叙汉将李陵得机会，复归汉而灭了匈奴；《琵琶语》（《春风图画返明妃》），叙出塞之王昭君复归于汉宫；《纫兰佩》（《屈大夫魂返汨罗江》），叙屈原复苏生而用事于楚廷，《碎金牌》（《岳元戎凯宴黄龙府》），叙秦桧被诛死，岳飞终成灭金之大功；《纨如鼓》（《贤使君重还如意子》），叙邓伯道终于复得有子，并不绝嗣；《波弋香》（《真情种远觅返魂香》），叙荀奉倩夫妇终得偕老。这些戏曲都与夏纶之《南阳乐》一样，欲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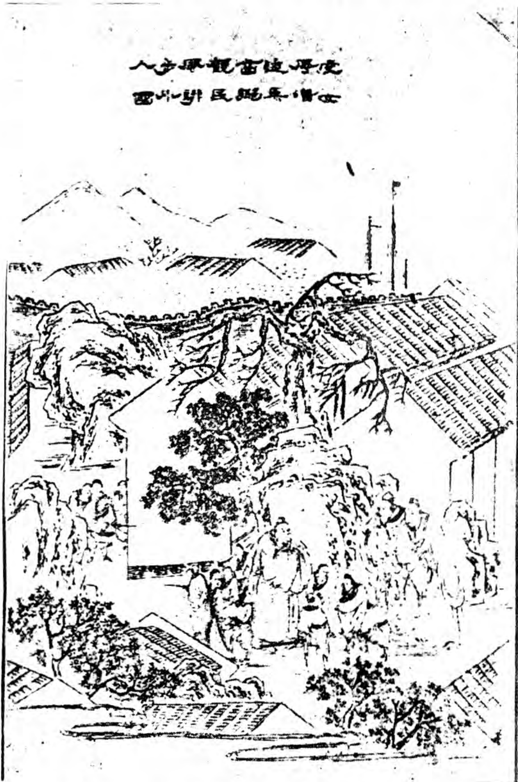
以文字之权威，来弥补历史上、人心上许多最足遗恨的缺憾。这种努力，当然是不足道，而且近于儿戏，而其风格与文词自亦不会很崇高的了。

陈烺字叔明，号潜翁，阳湖人，以盐官需次于浙江，浮沉下僚，甚不得志。所做剧本，有《玉狮堂十种曲》；这十种分为前后二集；前五种为：《仙缘记》，《海虬记》，《蜀锦袍》，《燕子楼》，《梅喜缘》；后五种为《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后五种多以《聊斋志异》中之故事为题材）。其中以《燕子楼》为最有名；《燕子楼》叙的是唐时张建封与其爱妓关盼盼事；此故事亦为向来剧作家所喜写者；元曲中曾有《关盼盼春风燕子楼》一种，今已不传。

黄宪清，周文泉，陈烺三人皆为传统的剧作家，以明人所用之戏曲式样与曲文来写他们的著作的，余治则是一个不同样的作者；他并不用传统的“昆曲”来组成他的剧本。他的剧本的唱白，乃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皮簧调”的式样。这是他的足以自立于中国戏剧史上的一端。自他以前，所谓“今乐”的剧本，一无所有（《缀白裘》里录乱弹调剧本仅三出），自他之后，所谓“今乐”的剧本，亦一无佳者。他这部《庶几堂今乐》虽不是什么伟大著作，在皮簧戏的历史上，其重要却是空前的，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其地位亦甚重要。向来皮簧戏的剧本，不是把昆曲的流行戏，改头换面，就是将梆子腔的剧本全盘抄袭。自己创作的剧本，除了这部《庶几堂今乐》，是绝无仅有的了。此书原有四十种，今传于世者凡二十八种。如《朱砂痣》等，在今日剧场上还时时演唱着。惟作者下笔时，教训的意味太重，戏剧的兴趣未免为之减削不少耳。

二

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杰出者殊不少；其作品在近日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各自有其独创之描写地域，这些地域乃是前人所未曾踏到的。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如陈森之《品花宝鉴》，如文康之《儿女英雄传》，如韩子云之《海上花列传》都是不袭取前人一丝一线之所遗的。



《镜花缘》动人的部分是前半叙写唐敖历游海外诸国的地方；作者在那里逞其想象，描写各式各样的怪民异物，而串插以冷隽的讽刺，颇有可以与史惠夫特的《高里弗游记》比肩而立的地方。

《镜花缘》所写的人物，以女子为中心。中国小说，很少以女子为主人翁的，虽说有一生一旦，然生的重要恒较旦不啻倍之，只有弹词中的《天雨花》之类，女子乃为作者所注

重，其原因则以作者亦为女子。《镜花缘》作者却非女子，而处处乃为女子张目，这实是值得使我们看重的。

《镜花缘》之作者为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曾师事凌延堪。于音韵及杂艺，如土遁星卜象纬以至书法弈道，都很有研究。但不甚得志，以诸生老。晚年努力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才成功。道光八年有刻本出来。这部小说就是《镜花缘》。不数年，他就死了，年六十余。在《镜花缘》中，也与在《野叟曝言》中一样，作者几乎把他一生的时间都皮放在其中了；那里有一大段论音韵的文字，那是他最擅长的学问；那里有许多论学、论艺的文字，那里还有许多诗文及酒令之类，那也是他所喜的或所欲谈的东西。他把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放在初唐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讨武氏失败，忠臣子弟四散避难于他方。有唐敖者，与敬业等有旧，亦附其妇弟林之洋商舶至海外遨游。途中经历了、遇见了无数奇象异人。作者在这里几乎把全部《山海经》、《神异经》都搬上书中了。后敖至一山，食仙草而仙去。敖女闺臣又去寻父，不遇而返。值武后开科试才女，诸才女乃会聚京都，大事宴游。不久，勤王兵起，诸女伴又从戎于兵间，致力于讨武氏之事业。其结果，则各才女各有不同，大抵其命运都已前定。但这部小说，并不是很纯美的晶莹的水晶球；其中有的地方很不坏；有很深刻的讥刺，很滑稽的讽笑，甚至有很大胆的创见；如林之洋在女人国历受种种女子所受之苦楚，为尤可注意者；而有的地方则极疏忽，讲学问处也太冗长寡味。最坏的是后半部与前半部完全不调和。我们始读此书时，完全不会想到诸才女乃能拈刀执枪，呼风唤雨以从事于破阵杀敌的工作的，不过像这样的一部书，近代的中国却已很少见了！求全的责备也可以不必。

《儿女英雄传》与《镜花缘》一样，也是以女子为女主人翁

的。但二书的情调却完全不同。《镜花缘》以人物的繁杂，景物的诡怪著，《儿女英雄传》则人物不多，仅疏朗朗的三五个人，背景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社会。在结构上看来，《儿女英雄传》较之《镜花缘》却缜密得多。《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为道光中的文康；康为满洲镶红旗人，费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之次孙。曾为郡守，为观察。后丁忧旋里，又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此作凡五十三回，后散佚，仅存四十回。今流行本亦有五十三回者，皆后人所补缀者。内容的大略是如此：侠女何玉凤，假名十三妹，欲对大官纪献唐报仇，因他曾杀其父。她武技至高，在各处行侠。某日，遇安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传奇，写人物写得太理想了。其写十三妹大闹能仁寺救安公子一段却是全书中最活跃的。

骥受厄，救之出险。后纪献唐为朝廷所诛，玉凤遂归骥为妻。同时，她又媒介了张金凤为他的妻；她乃曾与他同遇难，而又同为玉凤所救者。骥后为学政。二妻各生一子。这完全是一部传奇；虽以当时社会为背景，人物却都是理想的，传奇的；如十三妹，安骥那样的人，现实的世界上是不会有的，恐仅有存于作者想象中而已。全书处处都顾及传统的道德，时时以传道者的面目与读者相见，颇使人不快。所以这部书实不是一部怎么伟大的书。或以为书中之纪献唐乃清初之怪杰年羹尧，而安骥之父乃作者之自况。人物并不虚假。然而十三妹却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真的人。但此书之特点却未尝没有，那就是：全书都以纯粹的北京话写成，在方言文学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那样流利的京语，只有《红楼梦》里的文学，可以相比。《儿女英雄传》亦有续书，那也与一般续书同样，自然较原本更劣，更不足使我们注意。

续书而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地位者，在这时期内，却有俞万春的《荡寇志》。说来可怪，这部书却也是以一个女子陈丽卿为主人翁的。万春，字仲华，号忽来道人，山阴人。续七十回本《水浒传》而作《结水浒传》七十一回，亦名《荡寇志》。万春卒于公元一八四九年（道光己酉），但此书则至公元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始由其子龙光刻出。此书本惩盗之意，由作者想象中，创造了许多人物，专为擒杀荡灭梁山泊诸英雄而来。《水浒传》里的虎跳龙啸的一百单八人遂在此非死即诛，情景至为凄怖。我每读此书，总有些不愉快之感。但万春笔力颇雄健深刻，全书结构亦殊严密而浩壮，如没有那末伟大、那末活气腾腾的《水浒传》在前，这书却也可算是一部不可及的著作。

《镜花缘》，《儿女英雄传》，都是叙“儿女”而兼叙“英雄”的，《结水浒传》，则本为 叙“英雄”之书，而亦间及“儿女”。《燕山外史》，《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青楼梦》则为专叙

儿女者。

《燕山外史》为陈球作，共八卷。球字蕴斋，秀水人，诸生。家贫，以卖画自给。工骈俪，喜传奇。《燕山外史》即他以骈四俪六之文写之者。小说中，除唐张鷟之《游仙窟》及此书外，恐更无以骈文为之者。此书成于嘉庆中，以明冯梦桢所作之《窦生传》为题材。永乐时，有窦绳祖与贫女李爱姑恋爱同居。后其父迫令就婚宦族。二人遂相绝。爱姑坠落妓家，因一侠士之玉成，遂复归绳祖。绳祖妻待之甚暴虐。二人乃相偕遁。值唐赛儿乱，又中途相失，生复归家，家已贫苦，妻亦求去。这时，爱姑忽复归，乃为其妻。是年绳祖中第，官至山东巡抚。其前求去之妻却反堕落为乳媪。最后，绳祖与爱姑皆仙去，书亦遂止。光绪初，永嘉人傅声谷曾为之作注释。此书不过如《平山冷燕》一流之佳人才子的小说而已；而又出之以骈俪，其叙写更觉处处板涩。

《品花宝鉴》为陈森作；森字少逸，常州人，道光中居北京，常出入于伶人之中，因掇拾所见所闻，作为此书，刻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当时，京中士大夫，每以狎伶为务；使之侑酒，歌舞，一如妓女。此风至清末始熄。在此书中，描写此种变态的性爱，极为详尽。本为男子之伶人，如杜琴言辈，乃温柔多情如好女子，而所谓士大夫之狎伶者，则亦对他们致缠绵之情意，一如对待绝代佳人。《儒林外史》中亦有叙及伶人，取以较之此书所写者，真可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小说中保留这个变态心理的时代者，当以此书为最重要的一部，也许便是唯一的一部。不过，事实是不近人情的事实，人物是非平常的人物，虽作者尽力的去摹写，读者却难得有如对《红楼梦》诸正则的书同样的那末感到兴趣。

《青楼梦》题慕真山人著；其真姓名乃俞达；达字吟香，江苏长洲人，生平颇作冶游。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以风疾卒。

《青楼梦》成于光绪四年，书中人物多为妓女；实为后来诸青楼小说之祖。其故事略如下。金挹香，工文辞，颇致缠绵于诸妓女。后掇巍科，纳五妓，一妻四妾。为余杭知府。不久，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入山修真。又归家度其妻妾，尽皆成仙。曩所识之三十六伎，原皆为“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亦一一尘缘已满，重入仙班。故事实太偏于传奇，没有什么真实的趣味。《海上花列传》亦叙写青楼事，较之此书却高明得多了。一如木雕的佛像，板涩而无生气，一则是活泼泼的现实社



《海上花列传》是方言文学中一部成功之作。结构很散漫，但叙写则很逼真动人，此种小说，模拟者不少，然却没有一部及得上它的。

会的写真，个个都是活的人。一是天上无根之浮云，一则为地上着实有据的人间写照。中国近代小说，到了像《海上花列传》之类，乃始脱尽传奇的虚妄无根的摹写，其发达实太缓慢。本来，在有了《金瓶梅》、《红楼梦》之后，传奇之风便不易重炽，而不料中间乃复有许多年，许多年的传奇时代之存在!

《海上花列传》凡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其真姓名为韩子云，松江人。善弈棋，嗜鸦片，旅居上海甚久。为报馆编辑，沉酣于花丛中。阅历既深，遂著此书。书中故事，大都为实有的，不复如传奇作家之向壁虚造，且人物也都是实有的，至今尚可指出其为某人，某人。此书初出现于公元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与他书二种合印为《海上奇书三种》，每七日出一册，每册中，有此书二回，甚风行，为上海一切小说杂志之先锋。此书全用上海方言写成，大约是用上海话著书的第一部；在方言文学上，占的地位极重要。此书结构极散漫，全局布置，似无预定，故事若断若续，每随社会上新发生之事故而增长其题材。此绝无结构之书，又无一定之主人翁之书，所以能吸引住读者，不使其兴趣低落者，完全由于其叙写手段之逼真。说的话，是在上海的人常听见的，说话的人也是我们所常看见的。此书在近二十余年的影响极大；至今此种结构散漫而随时掇拾社会新事以入书之小说尚时时有得出现。

《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诸书，则为专叙“英雄”者。《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凡百二十回，为石玉昆作。此书在社会上影响甚大，《彭公案》诸书皆继其轨而作者。书中之主要人物为宋包拯，即所谓包龙图者。有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左右之，到处破大案，平恶盗，并定襄阳王之乱。全书结构甚完密，而事迹复诡异而多变化，文

辞亦极流利而明白，因此，人物虽非真实的，事实虽为传奇的，却甚足引动读者。俞樾见此书，以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乃略为改订，易名为《七侠五义》而重刊之。后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相继出现于京师，皆一百二十四回，亦皆称石玉昆原稿。

《施公案》一名《百断奇观》，凡八卷九十七回，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纶事；其出在《三侠五义》之先（道光十八年），而文辞殊拙直。然在一般社会上，势力亦甚大；今人无不知有黄天霸者，即无不知有《施公案》也。



黄天霸是《施公案》的一个主角，舞台上演唱他的故事的戏本不少，已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英雄。

《彭公案》为贪道人作，叙康熙时彭鹏事，凡二十四卷，一百回，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版，至今尚

有人在续写，已至三十续，其文辞亦甚枯拙，远不及《三侠五义》。此外，同类的书，在这时期的末年，出版了很不少：如《万年青》，《永庆升平》，《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侠》，《刘公案》（刘墉事），《李公案》（李秉衡事）都是这一流的名臣断案，侠客锄奸的小说。这种传奇的盛行，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往往使愚民倾仰空想的英雄，而忘了实际的社会的情况。

《花月痕》与《镜花缘》是同类，亦为兼及“男女”“英雄”之小说。其写缠绵悱恻之恋情，则有类于《品花宝鉴》，其写多情之妓女，则有类于《青楼梦》。《花月痕》凡十六卷五十二回，题“眠鹤主人编次”，实乃魏子安所作。子安为福建闽县人，少负文名，尤工骈俪。中年以后，乃折节治程朱之学，乡里称长者。此书出现于咸丰戊午（公元 1858 年），或谓其人物皆有所指。或谓其中主人翁乃作者自己之写照。上半部叙



《花月痕》最好的地方，是前半写韦痴珠与妓秋痕的缠绵悲恻的恋爱遇合的几段。后半是很无意味的。

韦痴珠，韩荷生游慕并州，各有所恋，亦皆为妓女。韦恋秋痕，韩恋采秋，后韦夭死，秋痕殉之。后半部则叙荷生与采秋结为夫妻，富贵显达，冠于当世，正与痴珠、秋痕之薄命成一对照。作者于前半部，写情写事，殊为着力，时时有悲凉哀怨之笔，“哀感顽艳”之评，足以当之。后半部则叙写荷生、采秋之战功，殊失之夸张，且更杂以妖异，益与前半不称。正与《镜花缘》一样，后半乃足为前半之累，使莹洁的美玉，无辜的染上了许多瑕点。

三

诗人在这时期殊为落寞，虽有梅曾亮，张维屏，龚自珍，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金和，黄遵宪，王闿运，李兹铭诸人相继而出，而其活动的范围与气魄，影响之切深与浩大，皆不及前一时期。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壬午进士，官户部郎中，(公元 1786－1856)。有《柏枧山房集》，善古骈文，诗则简练明白如其古文。如“满意家书至，开缄又短章。……尚疑书纸背，反覆再端详”。(《得家书口号》) 这是很挚情的文字，很逼真的情境。

张维屏字子树，一字南山，番禺人，道光中进士，曾官黄梅，广济知县，权南康知府，有政声。(公元 1780－1859)。著《听松庐诗钞》及《国朝诗人徵略》。岭南颇多诗人。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号为三子，后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并称为岭南四家；而维屏则这时名尤著；与林伯桐，黄乔松等七人，筑馆吟诗，号曰七子诗坛。

龚自珍号定庵，仁和人，（公元 1792－1841），有《破戒

草》，亦以散文有名于时。才气殊纵横，意气飞扬而声色磊落不群，其诗亦如其为人，非规绳所能范则，少年喜之者极多。下举二例：

>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送刘三》)

>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首之一)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道光中进士，官编修（公元1799－1873)。精于小学，诗则颇崇拜东坡，山谷，为后来宗宋诸诗人之的先声。有《东洲草堂诗钞》。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晚号柴翁，道光中举人。(公元1806－1864)。其诗沉郁整严，为当时一大家，《巢经巢诗集》乃是这时最重要的诗集之一。论者称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今举一例：

> 前滩风雨来，后滩风雨过。滩滩若长舌，我舟为之唾。岸竹密走阵，沙洲圆转磨。指梅呼速看，著橘怪相左。半语落上岩，已向滩脚坐。榜师打嫩桨，篙律遵定课。却见上水路，去速胜于我。入舟将及旬，历此不计个。费日捉急流，险状胆欲懦。滩头心夜归，写觅强伴和。(《下滩》)

贵州僻在西方，向少文人，在这时，乃有郑珍，复有莫友芝，二人齐名，而友芝之诗实不如珍。友芝字子偲，号郘亭，贵

州独山人，道光辛卯举人。有《郘亭遗诗》。（公元 1811－1871）。

曾国藩以起乡兵平洪秀全得大名，而于诗于文，亦有相当之努力。在这时期的后半，他乃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人保护者与文学提倡者。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公元 1811－1872）。有《曾文正公诗集》，又编纂《十八家诗钞》，以示其对于古代诗人之宗向与意见。



曾国藩

金和字弓叔，号亚匏，江苏上元人，邑增生，有《秋蟪吟馆诗钞》。（公元 1818－1885）。论者谓可与郑珍并称为二大家。“其一种沉痛惨澹，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此乃评其长歌，即经洪氏乱后之作品，其在乱前之作却甚妩媚可爱，如下面《雨后泛青溪》一首，即可为后者之一例：

“青溪雨过湿濛濛，画舫轻移似碧空。芳草生时江水绿，春山明处夕阳红。榜边帘影低迎月，楼上箫声暗堕风。最是乱莺啼歇后，卷帘人在柳花中。”

黄遵宪为金和、郑珍后之一大家；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在当时颇不乏人，而惟遵宪为一个成功的作


黄遵宪

者。遵宪字公度，广东南海人，同治癸酉举人，官湖南按察使，有《人境庐诗集》。（公元 1848 – 1905）。他的《杂感》道："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圆，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惯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这是他的宣言，这是他的精神！在他之前，敢说这种话有几个人！更举一例；

> ……缅昔百年役，裂地争霸王。驱民入锋镝，倾国竭府帑。其后拿破仑，盖世气无两。胜尊天单于，败作降王长。欧洲好战场，好胜不相让……（《登巴黎铁塔》）

那里面有许多词句，都是崇古的诗人们所不敢用的。

王闿运，李慈铭同为骈文的大作家，亦同为有名的诗人。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丰乙卯举人。入民国，为国史馆馆

长。(公元1832－1916)。有《湘绮楼诗》。慈铭字炁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光绪庚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公元1829－1894)，有《越缦堂集》，《白华绛跗阁诗》。此二人皆专意拟古者，闿运尤力追汉魏六朝之作风，较之遵宪之有高视古人，独辟门户的气概者，自当为之低头。但慈铭之作，却颇雍雅有情致，如：

> 茗艼情怀黯淡中，熏衣生怕熟梅风。分明襟上离人泪，并向今朝发酒红。(《梅雨中至申江》)

此外小诗人至多，如一一列举，决非本书之所能。

诗之别派号为“词”者，专门的作者在这时也颇有几个，大都是继于张惠言他们之后的。龚自珍之词，亦甚有名，其作风豪迈而失之粗率。项鸿祚，戈载，周济，谭献，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姚燮，王锡振诸人，则或绮腻，或哀艳，或婉媚，皆未必有伟大的气魄如定庵。项鸿祚字莲生，钱塘人，著《忆云词》。(1798－1835)。周济，字保绪，号止莽，荆溪人，官淮安府教授。有《味隽斋词》。戈载字顺卿，吴县人，著《翠微雅词》。谭献，号复堂，仁和人(1832－1901)。许宗衡字海秋，著《玉井山馆诗馀》。蒋春霖号鹿潭，著《水云楼词》。蒋敦复字剑人，著《芬陀利室词》。姚燮字梅伯，著《大梅山馆集》。王锡振字小鹤，著《茂陵秋雨词》。今举项鸿祚一词为例子：

> 西风已是难听，如何又著芭蕉雨。泠泠暗起，澌澌渐紧，萧萧忽住。候馆疏砧，高城断鼓，和成凄楚，想亭皋木落，洞庭波远，浑不见愁来处。此际频惊倦旅，夜初长，归程梦阻。砌蛬自叹，边鸿自唳，剪灯谁语。莫便伤心，可怜

秋到，无声更苦。满寒江剩有芦万顷，卷离魂去。

四

散文作家，在这时也与前代一样，仍可分为古骈二派。古文派则衍桐城派之绪余，虽曾国藩气魄较大，眼光较高，而亦不能自外。骈文作家，亦皆承继前代之作家而无大变动。

姚鼐为桐城派古文家之中心，其弟子有陈用光，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吴德旋，姚椿，毛岳生，姚莹；其再传弟子，则有邓显鹤，邵懿辰，鲁一同，吴嘉宾，朱琦，龙启瑞等。陈用光字硕士，江西新城人（公元1768－1835），著《太乙舟文集》。管同字异之，与曾亮同邑，著《因寄轩文集》。刘开字方来，号孟涂，著《刘孟涂集》。方东树字植之，著《仪卫轩集》。皆桐城人。吴德旋字仲伦，宜兴人，著《初月楼诗文钞》。姚椿字春木，娄县人，著《通艺阁集》。毛岳生字生甫，宝山人，著《休复居文集》。姚莹字硕甫，亦桐城人，著《中复堂文集》。邓显鹤字子立，湖南新化人。著《南村草堂文钞》。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有《半岩庐遗集》。鲁一同字通甫，江苏山阳人，著《通甫类稿》。吴嘉宾字子序，江西南丰人，著《求自得之室文钞》。朱琦字廉甫，号伯韩，广西桂林人，著《怡志堂文集》。龙启瑞字翰臣，广西临桂人。著《经德堂文集》。

曾国藩，吴敏树，亦当附于桐城派，而颇自立异。国藩曾选《经史百家杂钞》，以矫正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浅狭。敏树字南屏，湖南巴陵人，才力较国藩为弱。继国藩之后者，有张裕钊，黎庶昌及吴汝纶。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庶昌，贵州遵义人，编《续古文辞类纂》，即全依曾氏之论以续姚氏者。汝纶字

挚甫，桐城人。在这时，中国局势已大变，新的潮流已如山崩海倒的挤进来，然而受其影响以自新其生命者则无一人。

古文家刘开与梅曾亮，亦善为骈文，且卓然成大家。前时，古骈文字为敌视之二体；这时则二派已不复互相攻诋，而各自认定自己的路走去，且更有骈古兼长如梅、刘者。后来之作家，如王闿运，李慈铭，王先谦亦并皆如此。其专以骈文著称者有董基诚，祐诚，方履篯，傅桐，周寿昌，赵铭等。基诚字子诜，有《子诜骈体文》。祐诚字方立，有《董方立遗书》。二人并阳湖人。方履篯字彦闻，大兴人，有《万善花室文集》。傅桐字味琴，泗州人，有《梧生骈文》。周寿昌字荇农，长沙人，有《思益堂集》。赵铭字桐孙，秀水人。



俞 樾

此外，不自附于某派之作家，尚有，李兆洛，包世臣，俞正燮，魏源，龚自珍，俞

樾，谭嗣同诸人。李兆洛字申耆，有《养一斋文集》。包世臣，字慎伯，著《安吴四种》。二人并名于时，兆洛撰《骈体文钞》，为提倡骈文甚力之一人。（公元 1769 - 1841）。俞正燮字理初，著《癸巳类稿》。龚自珍之散文亦甚有名，浩莽不羁如其诗。魏源字默深，与自珍齐名当时，著《古微堂内外集》及《海国图志》等。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人，有《春在堂全集》(1821 - 1906)。谭嗣同字复生，湖南人，为戊戌政变时被害六君子之一。著《仁学》等，颇有新颖之意，大胆之言。

参考书目

一、《倚晴楼七种曲》有原刊本。其中《茂陵弦》一种，有石印本及铅印本，被书贾改名为《当垆艳》。

二、周文泉的《补天石传奇》八种，有原刊本。

三、《玉狮堂十种曲》以前五种为最流行，前后十种合印者较少。俱原刊本。其中《燕子楼》一种，有石印本。

四、《庶几堂今乐》二十八种，有光绪庚辰刊本，分前后二集。

五、《镜花缘》有坊刊本，有石印插图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有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六、《儿女英雄传》有光绪四年聚珍堂木板排印本，有光绪十三年斐英馆石印本。坊间流行之小字石印本，有续编。

七、《荡寇志》有原刊本，有咸丰七年重刊本，有同治辛未重刊本，坊刊本及石印本均甚多。

八、《燕山外史》坊刊本附傅声谷之注释。

九、《品花宝鉴》有坊刊本。

十、《青楼梦》有申报馆铅印本，有进步书局石印小字本。

十一、《海上花列传》有《海上奇书三种》本，有石印大字本，有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十二、《三侠五义》有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十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此外坊刊本甚多。

十四、《施公奇闻》有同治丙寅刊本，有石印本。其续本名《清烈传》。

十五、《彭公案》有文汇书局石印本，其续书题葛惠甫撰，已至二十续，亦皆为文汇书局出版。

十六、《万年青》，《永庆升平》等，坊间俱有通行本。

十七、《花月痕》（亦名《花月姻缘》）有光绪癸巳上海书局铅印本，又有石印本。

十八、梅曾亮的《柏岘山房集》有咸丰六年刊本。

十九、张维屏的《听松庐诗稿》有原刊本。

二十、龚自珍的《定庵文集》，《定庵续集》，有原刊本，有《四部丛刊》本，有坊间流行之铅印石印本。

二十一、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钞》，有长沙无园刊本。

二十二、郑珍的《巢经巢诗钞》有原刊本，《诗钞后集》及《遗文》有贵筑高氏刊本。

二十三、莫友芝的《郘亭诗文集》有《影山草堂遗书》本。

二十四、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有光绪丙子刊本，又《求阙斋文钞》，有金陵刊本。

二十五、金和的《秋蟪吟馆诗钞》及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集》俱有铅印本。

二十六、王闿运的《湘绮楼全集》有原刊本；又《湘绮楼诗文集》，有石印本。

二十七、李慈铭的《越缦堂集》有原刊本。

二十八、项鸿祚的《忆云词》有原刊本，有有正书局石印本。

二十九、戈载的《翠微雅词》有道光壬午刊本。

三十、周济的《止荠词》，谭献的《复堂类集》，许宗衡的《玉井山馆诗馀》俱有原刊本。

三十一、蒋春霖的《水云楼词续》，有光绪丙子严州重刊本。《水云楼诗词》，有铅印本。

三十二、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及王锡振的《茂陵秋雨词》俱有原刊本。

三十三、姚燮的《大梅山馆集》有咸丰甲寅刊本。

三十四、陈用光的《太乙舟文集》，管同的《因寄轩文集》，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俱有原刊本。

三十五、刘开的《刘孟涂文集》，有童赓年刊本。

三十六、吴德旋的《初月楼诗文钞》，有《花雨楼丛书》本。

三十七、姚椿的《通艺阁集》，有坊刊本。

三十八、鲁一同的《通甫类稿》有咸丰己未刊本。

三十九、姚莹的《中复堂全集》，有原刊本；又《石甫文钞》，有嘉庆戊寅刊本。

四十、毛岳生的《休复居文集》，邓显鹤的《南村草堂文钞》，邵懿辰的《半岩庐遗集》，吴嘉宾的《求自得之室文钞》，朱琦的《怡志堂文集》，俱有原刊本。

四十一、龙启瑞的《经德堂文集》，有刊本。

四十二、吴敏树的《拌湖文集》，有原刊本。

四十三、张裕钊的《濂亭文集》有查氏木渐斋刊本。

四十四、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诗文集》，有原刊本。

四十五、董基诚的《子诜骈体文》有原刊本。

四十六、董祐诚的《董方立遗书》有同治己巳蜀中重刊本。

四十七、方履篯的《万善花室文集》，有《云自在龛丛书》本。

四十八、傅桐的《梧生骈文》，有原刊本。

四十九、周寿昌的《思益堂集》有光绪戊子刊本。

五十、李兆洛的《养一斋文集》，有原刊本，有光绪戊寅重刊本。

五十一、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坊刊本甚多。

五十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有原刊本。

五十三、魏源的《古微堂内外集》，有淮南书局刊本。

五十四、俞樾的《春在堂全集》有原刊本。

五十五、谭嗣同的《旧学四种》，有光绪乙酉金陵刊本；《仁学》有铅印本；《寥天一阁文》有坊刊本。

五十六、这一时代的诗歌总集，有陈衍的《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十七、这一时代的词总集，有谭献的《箧中词》，在《半厂丛书》中。

五十八、这时代的古文选本，可读王先谦及黎庶昌二人选的两部《续文辞类纂》，都有原刊本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第四十五章　十九世纪的日本文学

一

日本文学自平安朝以后，因受世变的影响，不复如前代的辉煌。镰仓室町时代，文运均在武士与僧侣之手，文人描写，不外乎武士的战绩侠骨或佛家的避世无为，是为文学之中落时代。但文学思潮，恒如波浪起伏，衰后必盛；到了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文艺中兴，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

江户时代指庆长五年至庆应年间，此时代的文学颇复杂，和歌，俳句，小说，戏曲，极一时之盛。歌坛之香川景树，俳坛的松尾芭蕉，小说家井原西鹤，山东京传，泷泽马琴；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皆为杰出的作家。支配这时代的思想，则为儒家，伦理之说，颇为当世所重。

松尾芭蕉一号桃青，他是一个旅行的诗人，足迹遍全国。所作俳句，（十七字，五七五调）极富闲寂之趣，下列是他的名句。

一、古池ヤ蛙飞コムノ水ノ音

青蛙，跃进古池，水的音。

二、枯枝ニ乌トマリ秋ノ暮

乌栖在枯枝上，秋色已暮了。

三、年暮レヌ笠キテ草鞋ハキナガラ

戴着斗笠，穿着草鞋，不知年之暮。

芭蕉的门人很多，其著者有榎木其角、服部岚雪、森川许六诸人。平民文学的勃兴，亦为江户文学的特长，故散文颇发达，当时流行民间的类似小说的散文，有下列各种。

一、假名草纸，二、浮世草纸，三、赤本，四、黑本，五、黄表纸，六、读本，七、洒落本，八、人情本，九、滑稽本。

《假名草纸》，与后来所出的夹有汉字的草纸相异，全用假名缀成。当时著名的作家，有如偏子（作随笔《可笑记》五册，《百八町记》五册），铃木正三（作《二人比丘尼》，《因果物语》），浅井了意（《御伽婢子》十三册），岗元邻（作随笔《身之上》六册，《小扈》六册）诸人。

《浮世草纸》，意即今之写实小说，浮世为佛家言，为“人生”之意。始创者为井原西鹤。西鹤生于元禄朝，大阪人氏，从西山宗因习俳谐，独具只眼，观察现世，知人心之秘密；市井之罪恶。为日本小说界之鼻祖，初期的著作，描写恋爱，中期描写武士，后期描写町人社会。他的处女作为《好色一代男》，初意只为游戏，并借以换升斗，不意竟受世人的欢迎。其后又作《二代男》，《三代男》（五卷），《好色一代女》、《男色大鉴》八卷，曾被官厅禁止发行，因改其作风，著《武道传来记》、《小夜岚彼岸樱》、《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本朝樱阴比事》等。他的思想的特色有五：一、平民的，二、物质的，三、讥刺的，四、细微，五、本能满足（酒、色、财）。死于元禄六年八月十日（公元1693年，当我国清圣祖三十二年），年五十二岁，墓在

今大阪南区上本町八丁目，誓愿寺之后。

西鹤以后，草纸的内容与外形，逐渐变化。当时有一种草双纸流行，封面表纸赤者称赤本，黑者称黑本，至安永年又改为黄封面，称黄表纸。初本为一种绘图的“伽噺”，赤本夹以妖怪谈，黑本杂以实录物，黄表纸则纯为讽刺，滑稽，机智，轻笑的文字。恋川春町为黄表纸的有名作者，所著有卅余种，中以《荣华梦》，《高慢斋行脚日记》，《鹦鹉返文武二道》，《楠无益委记》，《悦赑负虾夷押领》等作为杰出。

读本作者为泷泽马琴，以劝善惩恶为主旨。所作小说，传记，随笔漫录等合计二百六十余篇，有名者如次。

《椿说弓张月》三〇册　　《三七传南柯梦》六册
《俊宽岛物语》一〇册　　《梦想兵卫胡蝶物语》五册
《皿皿乡谈》六册　　《南总里见八犬传》一〇六册（最有名）
《朝夷奈巡岛记》三一册　　《近世说美少年录》二五册

《洒落本》一名《蒟蒻本》，以半纸截为二、三十页订为一本，而以土器色之唐本表纸为封面，形如蒟蒻，故名。作者为山东京传，以花街柳巷见闻为题材，最初之作为《容众冰面镜》，《息子部屋》。其后有《吉原杨枝》、《白川夜船》、《通义粹语》等二十余篇，后以紊乱风俗被禁。

人情本较《洒落本》之写狭巷谈更进一步，为有头尾系统的描写。作者为永川春水，所写仍为妓院的见闻。《滑稽本》作者为十返舍一九，杰作有《道中膝栗毛》、《江之岛土彦》、《金比罗道中》。式亭三马著《浮世风吕》，《浮世床》，描写武士、町人、农夫、学者、隐士、青年、妇女各阶级，其手腕在一九之上。

江户时代的特产为“净瑠璃”，创始者即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一号巢林子。原姓杉森，名信盛。生地无定说，

或说在京都，或说越前，三河。“净瑠璃”为日本的诗剧，有古净瑠璃与新净瑠璃之别。古净瑠璃自织田信长时代已有。新净瑠璃则创自近松。他的作品共有百余种，共分四类，兹举其杰作如下。

（一）时代物（史剧）

《倾城佛之原蝉丸》、《一心二河道》、《国姓爷合战》。

《用明天皇职人鉴》、《雪女五救羽子板》、《大职冠》、《曾我会稽山》、《出世景清松风村雨束带鉴》、《兼好法师物见车》、《棋盘本平记》。

（二）世话物（社会剧）

《长町女腹切》、《女杀油地狱》、《淀鲤出世泷德》、《夕雾阿波鸭门》、《山崎与次兵卫门寿门松》。

（三）心中物（情死剧）

《曾根心中》（阿房德兵卫）、《心中重井筒》、（阿房德兵卫）。

《心中二枚绘草纸》、《阿米久米之助高野万年草》。

《阿龟与兵卫卯月之红叶心中宵之庚申》、（阿千代半兵卫）、《阿散茂兵卫大经师昔历》、《阿夏清十郎五十年忌歌念佛》、《次郎兵卫阿基沙今宫心中》、《心中两冰之朔日》、《梅川忠兵卫》、《冥途之飞脚》、《嘉平次加生王心中》、《心中天纲岛》。

（四）折衷物（时代物与世话物兼有者）

《博多小女郎浪沈》、《萨摩歌》、《倾城反魂香》、《朵常盘》、《源氏冷泉节堀川波之歌》、《枪之权三重帷衣》、《倾城酒吞童子》、《三世相》、《丹波与作》。

坪内逍遥博士，以近松比英国的莎士比亚，谓相类似的地方颇多，他列举二人相同之点，其主要者为：

（一）二人所处之时代相同，（二）传记均不明，（三）出世时的经历同，（四）皆为演剧未成熟时代的伟人，（五）取当时流行的各种有关系的演艺之特长，（六）二人均产生于演剧的原始时代，（七）替有关系的舞台写脚本，（八）有好伶人演他们的戏（近松有义大夫，莎翁有力查·巴白吉），（九）均有竞争者，（十）其著作刊行于生时，刊本均有数种，（十一）博得当代后世无二的赞赏，（十二）作家的特质相似，（十三）检讨他们诗的内容，知其艺术上的态度相似，（十四）表现于作品中的个性相同。

俳句、小说、戏曲，在江户时代都有相当的进步，此外散文也为当时的文士所注意，如村田春海的拟古的文章；新井白石、贝原益轩的和汉混淆的文字；俳文，狂文，口语文之发达，亦为此时代的一个特色。

二

明治、大正时代，是文学最进步的时期。此时政治经济学术方面，虽然也有相当的进步，但和文学的进步比较起来，相差很远。这时的文学，决不劣于欧美，其中优美的部分，都有独创的内容与形式，许多作品，确已脱离欧美文学的模仿状态了。这样的现象，在日本文学史上可算是空前的，如平安朝时代，江户时代的文学都赶不上。

明治、大正时代精神的伟大，在日本国史上，求一个差足比伦的，只有元禄期（公元1688－1703）。元禄期可算日本光明时代之一，这时那些被抑压的民众，得到了解放，能尝着“生之悦乐”的滋味，民众文艺之花，开遍一时。如近松巢林子、松尾芭蕉、井原西鹤诸人，都是从元禄时代的民众的新兴精神里产生出来的作家，他们的艺术，在今日尚保持着伟大的生命，后起的人

受了绝大的影响。

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既然这样的进步，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约言之，就在他们能够继承传统的江户文学，同时又能吸收其长处。如近松、西鹤、马琴、京传、一九、三马、春水、芭蕉、芜村、真渊、景树等人的文学，都影响后来。尤以芭蕉、西鹤、近松给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最大。例如幸田露伴、樋口一叶等，便学西鹤的简劲的文章。如尾崎红叶，不特与西鹤的文章共鸣，并且明明受了他的《好色本》的感化。不仅此三人，又如自然主义的提倡者田山花袋，也研究西鹤，所得很多，这是他自己在《西鹤小论》里说过的。

西鹤的影响：花袋关于西鹤的《胸算用》曾说："其中隐藏着怎样深的他的悲痛呵！其中潜伏着智慧聪明的大阪人的苦痛；他在其中描写金钱，描写金钱的悲剧。我们作者的愿望，想充分理解'妇人'与'金钱'，脱离仅以金钱为物质的简单心境，而至金钱即心，金钱即妇人之境，更进一步，以入物质即心之境，我们想到这种境地去。可是想是尽管这样想，终难达到。妇人虽可以描写，金钱则不易描写。因为'妇人'是'诗'，而'金钱'不是'诗'（注：意谓'妇人'可以咏于诗，'金钱'不常咏于诗也）。描写非'诗'的'金钱'，便不容易达到'真'。西鹤在《胸算用永代藏》里所描写的真正的'金钱'，他的本领在莫泊桑，柴霍甫之上。近松的艺术里虽则也有'金钱'，不过



田山花袋

是戏台上所见的金钱而已。又如梅以忠兵卫（近松作品里的人物）的金钱，也决不是渗透心中的金钱；不是‘妇人即金钱’的金钱。可是《永代藏》里的《拾取的金》（篇名）的悲剧，便深刻的与人心接触。据我想来，日本文坛中，真能取‘金钱’做题材的作者，除西鹤外，没有谁人。至于《胸算用》里所写的大晦日之苦痛，到现在还在我的心里作响，冲动我们的生活。一切善、美、思想、理想等，都在他作品中的各处明灭着。”观此言，足见田山花袋，是一个西鹤的崇拜者了。

岛村抱月也赞美西鹤，他的小说，受西鹤的戏曲的影响很深。自从他参加自然主义运动以后，对于西鹤的艺术，更有同感。他在《由五个女人所见的思想》一文中说：“西鹤的人生，乃由个性，快乐性，感情性之企图向上，而发生的寂寞与不满之感。由这意味，西鹤的思想，在各方面，与近代欧洲文艺里所见的思想接近。”这也足以证明西鹤的作品，有很深的永远性，给现代的文学家以新影响及感化。此外红叶、露伴、一叶等人所受西鹤的感化，也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芭蕉的影响：西鹤之次，影响明治文坛者，便是芭蕉。芭蕉的作品，不特感动正冈子规，革新明治时代的俳句，他的艺术，对于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的《文学界》一派，也深刻的感动他们。如透谷的哀世思想，藤村在放浪时代的思想与表现受芭蕉感化的痕迹，极为显著。藤村的新体诗与小说，在明治、大正文坛能有不变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芭蕉给他的影响所致。同时说芭蕉潜伏的给目前的文学以新影响，这种可能是可以肯定的。

近松的影响：近松巢林子于明治文坛也有相当的感化。自坪内逍遥在明治二十三年的《日本评论》上发表《评释天的纲鸟》以后，便有仿效他著作的。高山樗牛曾于明治二十八年，在《太阳》，《帝国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近松巢林子》、《巢林子之女

性》、《近松巢林子之人生观》诸文。又于二十九年在《早稻田文学》上，连载《近松研究》一文，于当时都有相当的影响。岛村抱月也著有《近松之艺术及人生》、《近松与东西心中》(《情死》)、《剧之比较》，论巢林子的作品。他的小说《城荒玉鬘》、《处女波》等，也有学近松的布局的地方。田山花袋在《明治小说内容发达史》一文里说："抱月之作，以布局整齐出色，可以认为受近松的感化。"由以上叙述，足见明治文坛确受近松的戏曲的感化。

明治文学的发达，实渊源于江户时代文学的伟人芭蕉、西鹤、巢林子。此外也受马琴、春水、三马、一九、真渊、景树的几分影响。高山樗牛在《明治小说》里说："明治十年以前的小说，不过仅啜德川时代的冷肴而维系其余脉……由文体上看来，仅尝着马琴、春水、三马、一九的糟粕而已。"这是真确的事实，明治文坛初期，以轻笑者知名的飨庭篁村，他受三马、一九的影响也很多。此种色调，在明治二十五六年左右，还残留在一部分作家的身上。不过他们受马琴诸人的影响，不及西鹤、近松、芭蕉等人的多。

三

明治文学发达的原因，可分为五：第一、是时势的改革，第二、是欧美文化的流入，第三、是民众生活的进步，第四、是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第五、是人材频出。有这五个原因，日本文学的进步，几有一日千里之势。明治大正的文学，可以说是维新革命所产生的，以前江户末期的颓废文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到了此时，不能不开拓新局面，乃必然之理。而勃发于此时的新运动，更有明治维新革命，此次革命的性质，虽然

没有如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革命那样的激烈，可是在日本史上，乃是空前的。因为此次革命，颠覆了封建制度，当时的文化，也有一半以上被破坏了，于是到了动手建造新文化以代旧文化的时代。当时旧文化的形式，虽然尚存留于一部分的社会，但大部分却能够建筑在新的地盘上。如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等，都带着新的色彩，革新者不仅文学而已。明治文学的萌芽，便是维新革命所带来的新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创作新文化时，他们唯一的典型，就是欧美文化。日本自战国时代起，渐有欧洲文化输入，但很微弱。幕府时代末期，从荷兰语得与欧洲文化接触，所得的也微弱不足道。欧美文化如急潮般流入日本的时候，以明治维新为始，自此便接续不断的输入。促进明治、大正文学进步的绝大势力，也是欧美的文化。

最初流入日本的，以英、美文化为主，其后法兰西、德意志文化也流入。欧美各国的文学思潮，给文坛诸人的印象颇强。在明治文学黎明期，有寝馈英国文学的坪内逍遥博士；有对于德意志文学造诣很深的森鸥外博士诸人。又有崇拜法兰西思想的中江兆民，倾倒俄罗斯文学的长谷川二叶亭、内田鲁庵等，因为有这些人，日本文学的思想，才有迅速的进步。此后自私淑左拉的小杉天外、永井荷风的写实主义，与欧洲大陆文学接近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自然主义始，以至目前的文坛的新运动，大抵皆以从欧洲文学得来的新印象为原动力。不特小说界如此，即如戏曲，新体诗等，也是受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与刺激而始发达的。后来的日本文学，虽有大半是继续独创发达，而以前的文学，却大都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之下。

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二役，日本都得了胜利，国民经济较有余裕，生活向上进展，因而影响及文学的进步。譬如德意志在七

年战争胜利之后，便出莱新，克洛卜斯笃克等文豪，法兰西路易十四强盛之际，便有拉希奴、莫里哀、歌涅尔等作家，日本文学也是如此，因为这两次战争之后，国民生息的环境起了变化，遂促进国民思想与文学的进步。



岛崎藤村

明治文学既然有这些错综的原因，于是小说、长诗（新体诗）、短歌、俳句、戏曲、评论，都出了不少的人物，犹以作评论文，在明治时代为最进步。从福泽谕吉起，以后文艺批论家续出，如坪内逍遥、森鸥外、石桥忍月、北村透谷、高山樗牛、乔藤绿雨、田冈岭云、纲岛梁川、金子筑水、上田敏、大町桂月、大西操山、岛村抱月等都是。此外明治文坛的一个特色，便是出了科学的批评的文艺评论家，如坪内逍遥、森鸥外二人，即文艺评论的最初的典型。

在明治文坛中，以小说家出色者极多，有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小栗风叶、泉镍花、广津柳浪、小杉天外、川山眉山、柳川春叶、后藤宙外、江见水荫、德富芦花、山田美妙、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正宗白鸟、岩野泡鸣、永井荷风、夏目漱石、高滨虚子、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等。作长诗的有岛崎藤村、土井晚翠、薄田泣堇、蒲原有明、北原白秋、三木露风等。作短歌的有落合直文、佐佐木信纲、与谢野晶子、与谢野宽、金子薰国、若山牧水、尾山柴舟、窒田空穗、石川啄木、土岐哀果、伊藤左千夫等。作俳句的有正纲子规、内藤鸣雪、高滨虚



片上伸

子、河东碧梧桐、荻原井泉水等。作戏曲的有坪内逍遥、福地樱痴、河竹默阿弥、中村吉藏、秋田雨雀、冈本绮堂等。评论方面有生田长江、片上伸、相马御风、中泽临川、田中王堂诸人。

以上都是明治时代的著名作家。其中在大正时代活动的也不少。到了二十世纪时代，新人物添加很多，如谷崎润一郎、上司小剑诸人，很能发挥特色。



谷崎润一郎

在上述的各种原因，与及江户文学的传统的影响之下，便促进了明治文学的发展。发达的原因，其重要者，不外上述各端。此外如普通教育，中等教育的普及与进步；人民读书的力量增进；又如对于文艺知识的灌输；各大学增设文科，文坛先进的扶掖后进，以及新人物之自辟径路等等，都是促进文学的原因。

明治文学的进步，前后连续，保持有机的关系，欲明进步的径路，必先假定区划。明治初年至大正十年的文学，就其进步趋势，可分为五期：第

一期自明治初年至十八九年（1868－1885），第二期自十八九年至中日战争（1886－1895）前后，第三期自中日战争前后至日俄战争前后（1896－1905），第四期自日俄战争前后至明治末年（1906－1912），第五期自大正元年至大正十五年（1913－1926）。第一期为守旧时代，第二期为新文学发生时代，第三期为写实主义的过渡时代，或称罗曼主义时代，第四期为自然主义时代，第五期为各派分立的时代。

第一期的前半为明治文学的黑暗时代（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年），正当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时代动摇，内乱频起，思想方面，有新与旧，保守与进步诸派之争，文学方面殊无创制，不外模仿江户时代的一九、三马、春水、马琴诸人。小说家仅有假名垣鲁文，他的杰作为《西洋道中膝栗毛》，剧作家有河竹默阿弥，他的代表作为《三人吉三》，《村井长庵》，发挥他的“白浪作者”的特色。

第一期的后半为准备时代（明治十一年至十八年顷），此时平民阶级的势力渐增，国乱已平，文学与思想均带几分苏生的色彩。此期以科学小说，政治小说为最发达，多系翻译英、法小说家的著作，创作仍极缺乏。

到了第二期，是为日本近世文学的黎明时代，明治十八年坪内逍遥刊行他的大作《小说神髓》，提倡写实主义，不殊暮鼓晨钟。其后他又作写实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影响日本文坛的力量最大，《小说神髓》的内容如次：

卷上

一、小说总论｛何谓美术（今日之艺术）
　　　　　　　小说为美术之理由

二、小说之变迁{小说与历史之起源
小说与戏剧之差别}

三、小说之主眼（唯人情为小说之主眼）

四、小说之种类{描写小说与劝惩小说之区别
时代物语世界物语等}

五、小说之裨益（论小说之四大裨益）

卷下

一、小说法则总论{小说法则之必须
各种文件之得失}

二、小说脚色之法则{快活小说与悲哀小说
脚色之十一弊}

三、时代物语之脚色{正史与时代物语
时代物语创作之心得}

四、主人公之评置{主人公之性质
主人公之二假设法}

五、叙事法（叙事之阴阳二法）

坪内逍遥崛起后，当时的文学界共分三派：

一、砚友社　以尾崎红叶为中心

二、民友社　以德富苏峰为中心

三、早稻田派　以坪内逍遥为中心

三派以外，尚有森鸥外、内田鲁庵、高山樗牛诸人。

第三期文坛的作风转变，由写实转为观念小说，此时期有名的作家为广津柳浪、泉镍花、川上眉山诸人。柳浪于二十八年作《黑蜥蜴》，颇有名，后又作《河内屋》、《今户心中》、《畜生腹》、《青大将》等，声名压倒红叶。泉镍花为红叶的门人，以《外科室》，《巡查》二作，最能代表观念小说的特色。川上眉山作《里

表》，亦为观念小说中之优秀者。

观念小说“碰壁”之后，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代之以起，如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菊池幽芳的《自己的罪》，中村吉藏的《无花果》都是应时而生的通俗小说。

第四期为自然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在文学史占重要的位置。这期的作家以国木田独步为先驱，他的《独步集》的影响甚大。其次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棉被》，正宗白鸟的《红尘》，真山青果的《青果集》皆有名。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岩野泡鸣诸人均加入自然派。后藤宙外等则非难他们。自夏目漱石的《我们是猫》、《三四郎门》等作出后，自然派的运动，可算达到顶点。

评论文学有相马御风，片上伸、生田长江诸人，皆能发挥他们的特色，诗歌方面，有蒲原有明、三木路风、北原白秋、石川啄木、吉井勇、前田夕暮、若山牧水、金子薰园、土岐哀果诸人，使诗坛放了异彩。戏剧则以坪内逍遥为最努力，逍遥有《新



高山樗牛



国木田独步

曲赫哉姬》、《孤城落月》、《新曲浦岛》、《妹脊山》诸作，同时又译了英国莎士比亚的剧曲甚多。当时有一种新剧团发生，名曰文艺协会，演员有松井须磨子等人，表演的成绩最佳。

第五期比较前一期的文坛较为复杂，新理想派代自然主义而兴，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接。大约可分为四派。

一、人道主义派　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诸人为中心，曾刊行《白桦》、《不二》等杂志，发表作品。

二、享乐主义派　以永井荷风、长井勇、长田干彦、近松秋江为中心。

三、唯美派　以谷崎润一郎、北原白秋为中心。



武者小路实笃



小川未明

四、社会主义派　以小川未明、加藤一夫、江口涣、岛田清次郎等人为中心。

这期的戏剧颇形发达，如菊池宽、山本有三、长田秀雄、秋田雨雀、岸田国士诸人所作均有世界的价值。剧场的发达极盛，有近代剧协会、舞台协会、艺术座、狂言座、新时代剧协会、新国剧社等团体。

最近的日本文坛，作家辈出，其中有许多作家的作品，都俱有独创的风格，具有世界的价值。近五六年来的成名作家，有德田秋声、谷崎精二、铃木三重吉、藤森成吉、中村星湖、吉田弦二郎、加能作次郎、久保田万太郎、久米正雄、里见弴、加藤武雄、室生犀星、前田河广一郎、宇野浩二、白鸟省吉、江马修、百田宗治、崛口大学、藤井真澄、南部修太郎、水守龟之助、木下杢太郎、宫地嘉六、中村武罗夫、宫岛资夫、细田民树、小岛政二郎、三上於兔吉、细田源吉、小山内薰、森田草平、丰岛与志雄、日夏耿之介、崛口大学、千家元麻吕、广津和郎等。近二年来的新进作家，则有今东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金子洋文、今野贤三、犬养健、石滨金作、佐佐木茂索、片冈铁兵、吉屋信子、十一谷义三郎诸人。

参 考 书 目

一、《日本文学全史》，三浦圭三著，文教书院出版。

二、《新国文学史》，五十岚力著，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行。

三、《江户文学研究》，藤井乙男著。

四、《江户文学史略》，内藤耻叟著。

五、《近世文学史论》，内藤湖南著。

六、《日本近世文学十二讲》，高须梅溪著，新潮社版。

七、《近代文艺史论》，同上，日本评论社版。

八、《明治文学史》，岩城准太郎著。

九、《明治时代之文学》，服部嘉香著。

十、《近代的小说》，田山花袋著，新潮社版。

十一、《明治小说内容发达史》，同上。

十二、《近世日本小说史》，铃木敏也著。

十三、《近代小说史》，藤冈作太郎著。

十四、《明治文学十二讲》，宫岛新三郎著。

十五、《近代文艺之研究》，岛村抱月著。

十六、《日本文学史》，谢六逸著，复旦大学讲义（本章多取材于此）。

十七、《大正文学十四讲》，宫岛新三郎著，新诗坛社版。

十八、《明治文学讲话》，相马御风著，新潮社版。

十九、《现代日本文学讲话》，同上。

二十、《明治大正文学之轮廓》，加藤武雄著，新潮社版。

二十一、《现代日本小说译丛》，周作人译，《世界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二、《日本的诗歌》，《武者小路实笃集》，《日本小说集》，均《小说月报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三、《近代日本小说集》，《东方文库》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四、《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五、《国木田独步小说集》，夏丏尊译，《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第四十六章 新世纪的文学

一

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在这二十六七年间，文学界也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一样，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与前个世纪很不相同；尤其是自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具有特异的色彩。未来主义在欧洲大陆上曾绝叫了一时；无产阶级的文学现在却正在建设之中，不仅俄国，连日本也响应着这个呼声。许多的战争文学，在欧战时代及其后几年间陆续的产出，这个潮流，现在是过去了，然在这些作品中，却有好些不易为我们所忘记的。

老的作家，在这四分之一的新世纪中，殂谢了不少，但在努力的工作着的也还有。新的作家，各式各样的，也产生了不少；有的已成了大名，有的还在建造他的不朽之塔，有的走来了不久，即已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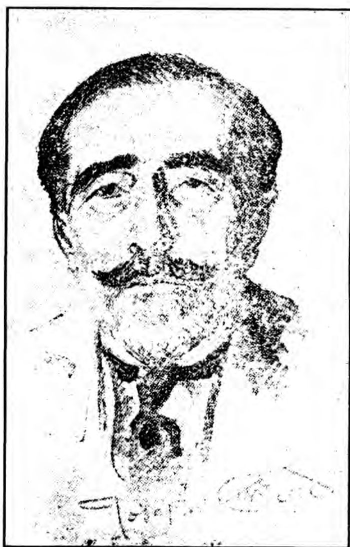
在其中，变化得最厉害的，要算是中国。在前个世纪，中国的文学差不多是全盘承受了二三千年前的旧贯，一无更张，也毫

没有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到了这个世纪，却另有了一个崭新的面目了。开头是受到了英、法的小说的影响。七八年前，却因白话文学的提倡而蓬蓬勃勃的现着新的气象。如今正在走着这一条新的途径。虽然还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出现，然气象却是很好。开了窗纳进了新鲜的空气与辉煌的太阳光之后，室内的陈旧气息，一定会为之一扫而空的。

底下是略略的将这过去的四分之一的新世纪的文坛状况讲述一下，当然是很简略的讲述；要想详述，恐怕一大册子的书页还不够叙载呢。

二

新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除了哈提与吉卜林之外，最活跃的便要算是康拉特（Joseph Conrad，1856－1925）与威尔士（Wells）了。康拉特是一个特创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异常整炼有力，虽然并没有如威尔士和吉卜林那样的通俗。他并不是一个英国人，他乃是波兰人。他在波兰的不幸的国运中生长。父母死后，即由他舅舅抚养。他有一个很好的教师教育着，但他从少即有到海上去的渴望；到了十七岁时，他便由马赛登了船。此后二十年间，他都过着深海航行者的生活。一八八四年，他入了英国籍。再十年之后，他因病不能再航海了。于无意中，他将写成的一部小说《阿尔马耶的愚笨》（Almayer's Folly）送给一个出版家，而他却接受了，且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此后，他便住在英国过着和平的著作者生活了。在《那西修士的黑奴》（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的序上，他如莫泊桑之在《彼得与约翰》的序上一样，叙讲出他对于文学的，尤其是近代小说的理论与艺术。他早年的著作，太注意于形式与句法之整美了，显然是受有法国的影响



康拉特

的。以后诸作，虽已没有这种有意的做作，然大家都觉得不是纯然的英国风味。他是一个写实者；他的小说，并不批评，并不教训，并不暗示着改革。他只是一个艺术家，以他的叙写的活泼与有力见长，他写着海，那海便整个的浮泛在我们之前。他的最初四部小说都是叙关于东方之故事的。此后一部小说《诺士特洛摩》(Nostromo) 乃是康拉特最成功之作之一，写的是近代的生活，故事很复杂，人物很夥多；有的是成功与失败，爱与恨，爱国与自私，仁慈与酷虐；几乎完全表现出近代生活之全部来。继于此作之后的三部小说，《神秘委员》(The Secret Agent)，《在西方眼光之下》(Under Western Eyes) 及《机会》(Chance)，都是写欧洲的生活的。在《机会》与继其后之小说《得胜》(Victory) 里，罪恶的阴影是掩蔽着阳光的天空。《得救》(The Rescue) 出版于一九二〇年，是他最后之作，但他初写此作之时，却在一八九八年，中间已隔了二十年了。这是康拉特最完美之作。他的短篇故事，也极成功；如《青年》(Youth) 乃是一篇最富于诗意之作。

威尔士（H.George Wells, 1868－）出身于中等阶级；他对于谋生和求教育，都用了很大的奋斗。他曾在有名的生物学者赫胥黎教室里听讲，得益不少。他初从事于新闻事业，且写了些生物学书。在一八九五年，他才第一次刊行他的传奇，立刻得了成

功。在《时间车》（The Time Machine，1895－）到《当睡者醒来时》（When the Sleeper Wakes，1899－）之间，他曾把他的想象的范围从三千万年减缩到一个世纪前的事；在一八九六年之早，他即已开始把他的视线从辽远的将来回到现在了。《机会之轮》（The Wheels of Chance，1896－）写的是现代的生活。《爱情与李委香君》（Love and Mr.Lewisham）也是走着同一方向。中间刊了两部传奇；在《月球上的第一次人类》（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及《诸神之食物》（The Food of the Gods）之后，威尔士又写了他的叙述现代生活的社会学小说（the Socialogical Novel）的《犊皮》（Kipps，1905）。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在彗星的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Comet）又有一部分回到他的老式样，然其主要点却是社会学的，它把作者当时心胸所有之问题都现出。用传奇式样来表白社会问题，当然是不很适宜的。他的小说《结婚》讲的是两性问题；《热情的朋友们》也是这样。在欧洲大战的时候，威尔士出了一册《白里特林君看得透》（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是写大战前后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的与知识的状况最好的一部小说。他的叙写，非常的忠恳动人，这部书，遂得了更大的流行。在一九二二年，威尔士曾在某大学对学生说，他很想不再写小说了。《不灭之火》与《心之神秘处》实未能满人意，好几年来，真可以说是没有写了一部。他的《历史大纲》无疑的是一部杰作；虽然好些专门家不大满意，且指其错误，然而材料之布置，叙述之能力，见解之崇



威尔士

高，却足以使它为读者所深喜。他的最近之小说是《如神之人》（Men Like Gods）。如果社会学的小说是新世纪英国特殊的文学产品，那末，威尔士便是一个最可代表的作家了。

勃奈特（Arnold Bennet）是一个写实家，他的好的小说可以列入新世纪的最好作品中。他写一群小说关于五镇的，正如哈提之写他的威赛克斯（Wessex）的故事。其中以《五镇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为最好。更好的是《老妻们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s）和“Clayhanger”。但他不重要的平凡的作品是太多了，比起他的杰作，那杰作真是寥寥可数的几部。

此外，小说作家还有好几个人。高斯委绥（Galsworthy）是一个戏剧家，同时又是小说家。但在戏曲上他却更能充分的表现他自己。他是将他的意见用故事的衣服穿了上去的。如《法利西岛》（The Island Pharisees），如《有产业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如《村屋》（The Country House），都是讨论社会的与经济的问题的。瓦尔浦（Hugh S. Wolpole，1884－）作了不少的小说，最成功者为《里克士之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Wrexe）。当欧战时，他加入俄国的红十字队中，其结果产生了一部《黑林》（The Dark Forest），那是叙述他在俄国前线之经验的。战后之作品《秘密城》（The Secret City）也是由这次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肯南（Gilbert Cannan，1884－）是一个有名的翻译者，他译了不少俄国的作品，又译了法国罗曼·罗兰（R. Rolland）的大作《若望·克利司朵夫》。他自己的小说，以《转角》



高斯委绥

(Round the Corner) 及《小犬与孔雀》(Pugs and Peacocks)。麦金西 (Compton Mackinzie, 1883－) 在离开大学之前，即已成为编辑者。几年之后，写了一部喜剧，一本诗集。他的第一部小说《热情的私奔》(The Passionate Elopement) 曾送了好几个出版家，而俱遭拒绝，最后，乃得于一九一一年出版，而立刻即得成功。《祭坛之阶级》(The Altar Steps) 是他最近之作，显示出他的新路。罗连斯 (D.H.Lawrence, 1887－) 以第一部小说《白孔雀》有名，然其艺术却并未成熟。其名作乃为《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s) 及《虹》。他最近的小说《阿龙的杖》(Aaron's Bod) 显着思想与风格的长足的进步。

佐治·慕尔 (George Moore, 1852－) 曾在伦敦，巴黎学画，后乃弃画笔而作小说。他的早作如《一个近代的爱者》(A Modern Lover) 等，是很受左拉之影响的。其中以《一个优人之妻》(A Mummer's Wife) 为最好。他的《伊打水》(Esther Water) 是以一个女仆为主人翁的。其故事之讲述，不蔓不枝，恰到好处。他近年来之杰作，为"Brook Kerith"。

此外，约柯伯士 (W.W.Jacobs) 以写河岸边的人物著名，他的风格有类于狄更司；辛格威尔 (Israel Zangewell) 是一个犹太人，早年以写犹太生活之亲切的作品著名；赫勒特 (Maurice Hewlett) 以他的可爱的幻想《林中恋人》(The Forest Lover) 著名，这几个人也都是不易使人忘记的。

近三十余年，其作品极风行于世间，而不尽能为第一流的不朽的小说之作家，尚有不少。其中最著名者为柯南道尔 (Authur Cannan Doyle)，哈格特 (H.Rider Haggard)，贺迫 (Anthony Hope) 诸人。柯南道尔以侦探小说著名，哈格特则善写神怪之作，贺迫之《山达之囚人》(The Prisoner of Zenda) 亦不失为一部很动人之作。还有卡纳 (Hall Caine)，委曼 (Stanley Wey-

man)，彭孙（E.F.Bensen），菲尔泼特（Eden Phillpotts），克拉福（Marion Crowford）及马里曼（H.S.Merriman）等，其作品也甚流行。

女小说家在这时也有几个。瓦特夫人（Mrs.H.Ward，1851-1920）在一八八八年，以她的小说《依尔士慕》（Robert Elsmere）得名，在这部小说，集拢当时宗教，哲学与科学间之战争。她还写了不少关于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小说。她的努力时代，几近三十年。但瓦特夫人还是旧式的作家，新的女作家却以更坦白更写实的态度去写社会的，两性的，与宗教的问题。萧莱纳（Olive Schreiner）的《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Story of an African Farm）即是一个新的例子；这一部小说可以建立女子小说史上的新时期。萧莱纳（即 S.C.Crowbright 夫人）在一八八二年，由南非洲到了英国来，带了《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的稿本。第二年此书即出版。仅有此一作，她已可使人记住她了。格兰特（Sarah Grand）写的是有目的之小说及两性小说。《阿特南的果园》（Adnam's Orchard）是她的杰作。此外，还有几个女作家如罗宾士（E.Robins），辛克拉女士（Miss May Sinclair）及曼菲莱特（K.Mansfield）等。曼菲莱特尤有特殊的风格；她死得很早（仅三十四岁），作品虽不多，而俱甚精湛，如《祝福》（Bless）与《园会》（Garden Party）等，皆短篇小说集。

前世纪的英国剧坛，非常的寂寥，好些诗人所作之诗剧，都是不能在舞台上表演的，不过是很好的剧诗而已。当时流行者皆为法国的喜剧一类之作品。仅有萧里顿（Richard Brinsly B.Sheridan，1751-1816）在那时代的初期显出很高的成就。与高尔斯密之作品为当时最好之喜剧。他与高尔斯密一样，也是爱尔兰人。他的幸运很好，娶了一个素有美名的妻，很年轻时，即得大名。他写了七篇的剧本，其中以一部喜剧《造谣学校》

(The School for Scandal) 为最有名。此外《敌人们》 (The Rivals) 诸作，亦为重要之好剧。他死时，葬于威斯敏士特寺中。自他之后，久无大戏剧家出来，直到了前世纪末，王尔德出来之后，方才复入戏剧之复兴期。

新世纪英国剧场的老作家为琼斯 (Henry Arthur Jones, 1851 -) 及辟内罗 (Pinero)。琼斯第一部成功之作为《银王》(The Silver King)；自《犹大》(Judah, 1890) 出版之后，他立刻置身于第一流英国戏剧作家中。他在剧中，很勇敢的反对传统的势力与罪恶。《马加尔及其失去之天使》(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即为一例。且在舞台上，其艺术也极好。入了新世纪之后，琼斯至少写了一打的新剧，其中以《杜里改良她自己》(Dolly Reforming Herself) 为具有最好的喜剧的精神。

辟内罗 (Authur Wing Pinero, 1855 -) 与琼斯在近三十年来，差不多是齐名，各有不少的跟从者。辟内罗的剧本，在舞台是没有不合宜的，他的技术极为精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为《金钱纺织者》 (The Money Spinner)。他的剧本不一定是创作的，如《贵族与平民》一剧便是由瑞典的一个故事改写的。《更弱的性》(The Weaker Sex) 写的是母女同爱一人之事。《唐加莱的继妻》(The Second Mrs. Tangueray) 是使他有名之一剧。他还写了不少喜剧，如《电》(The Thunder Bolt) 和《不一笑的妻》(A Wife Without a Smile) 等。他的剧本，其性质之复杂，较之任何戏剧家俱甚。没有一个同时的作家有他那样广的写作范围的。

萧伯讷在文学上是一个“生来的孤儿”，无所依傍的；赞许他者以为他是没有一句话非原创的。即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天才。他生在杜白林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的第一次印在纸上的东西乃是刊于新闻纸

上的一封信。他的学校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他一生中完全耗费而且最无味的一段。一八七六年，他跟了他母亲到伦敦。他有一时在一个电话公司里办事，后乃靠笔墨为生活。这时，他常到不列颠博物院去，更入革命社团，与急进思想家交结，读着马克司的书，到海地公园（Hyde Park）去演说。他的第一部书出版者是《易卜生的菁华》（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他的第一篇剧本是《鳏夫之屋》，（Windower's House），《华伦夫人之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继之而出。这部剧本讨论的不仅为一个娼妓问题。自此以后，他又写了三十七部剧本，大多数是很流行的读本而不曾见之于舞台上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也为检查者所禁止，未在英国表演过。他的最好之剧有《人与超人》（ManandSuperman），《约翰·保尔之他乡》（John Bull's Other Land），《心碎之屋》（The Heart-Broken House），《武器与人》（Arms and Men）等。《回到米莎赛拉》（Back to Methuselah）为后期之大作，叙述人类之历史，自亚当、夏娃之时起，至“思想所能想得到的时代”止。他的剧本往往对话极长，而没有动作，然在对话



萧伯讷

中，却充满了不可及的可爱的机警。

与萧同时的戏剧家，差不多都是对现社会下批评下攻击的，他们的作品或可称为“社会学的剧本”。白高(Gramville Barker, 1877－)是如此；他的作品比较的少，以《瓦赛的遗产》(The Voysey Inheritance)，《废物》(Waste)等为最著。汉金(St. John Hankin, 1869－1909)是如此；他的成名，在白高之后，其第一次成功之作为《浪子归来》(The Return of the Prodical)。高斯委绥(Galsworthy)也是如此，他的剧本，较之他的小说更有影响。他表满腔的同情于被压迫、被侮辱的下层阶级。他写的是写实的剧本，他表现于舞台上的是人物与人物间的冲突，阶级与阶级间的斗争，穷人与富人之对抗。他的剧本的重要不在他的艺术的能力，而在他的道德的与伦理的力量与见解，及为下层阶级张目，求公平之一方面，如他的有名著作《银盒》(The Silver Box)，《争斗》(Strife)，《公平》(Justice)都是如此。

上面的戏剧家，自萧以至高斯委绥都是受有易卜生之影响，叙近代生活，讨论社会问题的，他们在舞台上所宣传的，正如威尔士在小说上所宣传的一样。

不持严肃的攻击态度，而以写喜剧著名者有马格汉(Somerset Maugham, 1874－)，他是王尔德的同类。他的《菲里特力夫人》(Lady Frederick)是他的成功作品之一，《潘尼洛甫》(Penelope)与《加洛林》(Caroling)较此剧为尤好。但他的后来之作品《乐土》(The Land of Promise)，对于社会之罪恶，态度却很严正。这个变更大概是受有同时人萧伯讷与高斯委绥的影响之故。他现在却还在写着旧式的喜剧与笑剧。

巴蕾（Sir James Barrie）是一个很重要的戏剧家；他也写小说与故事，却没有他的戏剧那末重要。他是苏格兰人，生于农家。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即为当日之报纸写些东西。他初在伦

敦之三年，很穷苦。后乃渐渐的有名。《小牧师》(The Little Minister)，一部真的大规模的牧歌，《小白鸟》(The Little White Bird)，一部给儿童读的故事，立刻显出他的最好的天才。还有《为辛特里娅的一吻》(A Kiss for Cinderalla)及《感伤的汤姆》(Sentimental Tommy)都是极美丽的文字，富有诗之趣味的。他有的是天真的儿童，有的是飘逸的小神仙，有的是清隽绝伦的名句，有的是可爱的幽默。这便是他的大成功处。他的剧本，亦俱充满了这种的他所特具的可爱之风格。《彼得·潘》(Peter Pan)是他的代表作，最足以表现出他的神奇的幻想与充溢的诗趣。《亲爱的白鲁托》(Dear Brutus)也是在仙林之美影下写的名剧，随处都可拾着最晶莹的名句。但他有的剧本，如"The Admiral Ie Crichton"之类，却也是批评社会的；与萧他们差不多，而终没有他们那般的辛辣。



巴　蕾

新世纪的诗人，老的新的很不少。哈提与吉卜林是高耸的双峰。然底下的许多诗人却各有其好处，各有其可以自立之点。

白里琪(Robert Bridges, 1844－)是一个桂冠诗人，享着极高的荣誉。他以艺术深湛，音律谐和见称，尤深于英国音韵的研究。他的不朽之作为一部十四行诗集《爱之生长》

(The Growth of Love) 及五册的《短诗》(Shorter Poems)。而在《短诗》中，有些抒情诗，如《冬夜之类》，尤为他的最好的作品。他的最近之作为《十月与其他诗歌》(October and Other Poem, 1920)，其中亦有不少美诗，他的写英国之日常生活与自然风景之诗，是无比的清秀真朴与可爱的。

瓦兹·邓顿 (W.T.Watts-Dunton, 1836－1914) 以他的十四行诗著名。他曾与史文葆同住了三十余年。但他的重要作品，《爱之来》(The Coming of Love) 到了一八九七年方才出版，那是以富于浪漫意味的琪卜赛 (Gypsy) 生活为背景的。

哥斯 (Edmund Gosse, 1849－)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诗人，又是一个很有名的批评家与编辑者。他的诗技术是很精的，如《新诗》(New Poems)《秋园》(The Autumn Garden) 等都有很好的诗在内。他很受丁尼生，史文葆诸人的影响，他并不有特创的新的诗品，然而却是很美的很谨慎的作品，值得一举的。

阿尔菲力·奥斯丁(Alfred Austin, 1835－1913)是一个赞颂拜伦的人,是一个热情的爱国的诗人;写着诗剧,如《白比尔塔》(The Tower of Babel),哲理诗,如《悲观主义者》,还有几册的抒情诗等。他继着丁尼生为桂冠诗人,他之后,这个地位便为白里琪所得了。比之奥斯丁为尤近于拜伦者有白伦特(W.Scawen Blurt, 1840－),所作有《风与旋风》(The Wind and Whirlwind)等。

瓦特生(William Watson, 1858－)以作《华兹华士的墓》(Worthworth 's Grave) 等挽歌有名。他的"Lacrimoe Masarum"在丁尼生死后写的，乃是他最美丽最富热烈色彩，最和谐的诗。西蒙士 (Arthur Symons, 1865－) 与哥斯一样，亦以他的智慧之能力有名而他的诗亦甚可称，《日与夜》(Days and Nights) 开始显出他的才能，《伦敦之夜》(London Nights) 包含了他的好些佳诗。《善与恶之影像》(Images of Good and Evil)，是他已有

诸作中之最高秀者。

达委生(John Davidson, 1857 - 1909)与西蒙士相同, 开始即写日常生活的见闻。他与西蒙士不同者则为力之崇拜与唯物史观哲学之信仰。《诗歌集》(Balland & Songs, 1894)是他的最流行之作。如《女尼之歌》,《天之歌》等都是极佳美之作。此后又继之以《新歌》(New Ballad)等。《新歌》中之《工人之歌》等作也很好。



亨　莱

亨莱(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 - 1903)身体之衰弱, 类于达委生。他的《医院的诗》(Hospital Verses)便是他躺在爱丁堡的一个医院中之记载。他的主要之作为《刀之歌》(The Song of the Sword)及《为英国之故》(For England Sake)等。他能以寥寥几行, 把一个人物活现在纸上。

梅司菲尔(John Masfield, 1874 -)是现代最大的诗人之一。他早年到海上去。他的初期的诗是好几小册的"盐水歌谣", 然他的主要之作, 乃为后来的长篇叙事诗。第一篇便是《永久之怜恤》(The Everlasting Mercy), 在诗歌上弹出一个新调, 因此, 有许多守旧的批评家便以它为非诗。然这些批评都死了, 而《永久之怜恤》却仍巍然的存在着, 为新世纪最伟大诗篇之一。他后期的最美的诗为《列那狐》(Reynard the Fox); 写英国村间一日的猎狐之事, 富于村乡的声与色及气味。

此外, 尚有: 霍斯曼 (A.H.Housman, 1859 -)以写《一个萧洛夏童子》(A Shropshire Lad)有名; 他以为神们在游戏中杀死我们,



彼得潘守夜 Mabel Lucie Attwell 作

《彼得潘》是巴蕾(J. M. Barrie)的名作,是近来英国最流行的戏曲之一,没有一个成人与儿童不曾见到的。这里,彼得潘是在温台(Wendy)所居的屋外看守着;当他看守时,他睡着了。

生命不过是一个讥嘲。他的诗是最可存在的，没有一句不富于诗意，没有一诗是没有意义的。特伦契(Herbert Trench, 1865－)也是一个精美的作家，他的第一作《特尔台威特》(Deirdre Wedd)出现于他三十六岁时。他写得不快，《新诗》(New Poems)在第一作六年后才集成。其中包含他的最美丽之诗一首《阿坡罗与水手》(Appollo and the Seaman)。菲力甫士(Stephen Phillips, 1868－1915)早年曾为伶人，曾复兴诗剧于英国剧场，但他的才能却为诗的而非剧的。他的诗剧有名者为《宝洛与法兰昔斯加》(Paolo and Francesca)，《优莱赛斯》(Ulysses)，《大威之罪》(The Sin of David)及《尼禄》(Nero)等，《大威之罪》为尤好。皮尼安(Lawrence Binyon, 1869－)是菲力甫士的表兄弟，曾有人称他的才能为史诗的；所作有《伦敦的幻像》(London Visions)等；欧战也曾留影在他的诗集《四年》(The Four Years)内。杜特(C.M.Doughty, 1843－)以作《不列颠的黎明》(The Dawn in Britain)著名。极甫孙(W.Wilson Gibson, 1878－)以作抒情诗集



梅司菲尔

《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及诗剧《每日的面包》(Daily Bread)及《火》(Fires)著名。阿蒲克隆比(L.Abercrombie, 1881 -)在生存诗人,得名最快,所作以《盲人》(Blind),《马丽与荆棘》(Mary and the Bramble)等为最著。劳伦司·霍斯曼(Lawrence Housman, 1867 -)是上述霍斯曼(A.E.Housman)的兄弟,是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批评家,戏曲家。他善作神秘的诗,其作品可以《绿毡》(Green Arras)为代表。皮卿(Dean Beaching, 1859 - 1919)以他的《在花园里》(In A Garden)一部诗集有名。格尔(V.R.Gale, 1862 -)与皮卿相同,是一个以学力造成的诗人。他的名作有《九月里的歌》(Song in September)。

邱劳·柯契(Authur Quiller-Couch, 1863 -)是一个文学教授及小说家,也写了很好的诗,如《科伦布在西委尔》(Columbus at Seville)及《同伴》(The Comrade)等。纽博特(Henry Newbolt, 1862 -)以他的动人的海歌集《全体是海军大将》(Admirals All)有名。他的诗很不多,至今,如整理起全集来,也不过是一册而已。

诺依士(Alfred Noyes, 1880 -)是一个写得很快的诗人,四年之中,出了四部诗集。他的想象不出于平常人能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见解也是大多数人的见解。所作有《古日本的花》(The Flower of Old Japan)等。莫尔(T.Sturge Moore, 1870 -)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艺术批评家,所作有对话诗,诗剧,及长短篇的抒情诗等。其中以《潘的预言》(Pan's Prophecy)为最好。

皮洛克(Belloc, 1870 -)和查士脱顿(G.K.Chesterton, 1874 -)二人都是新闻记者,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先知,传统信仰的维持者。皮洛克的讽刺诗很好。查士脱顿的《白马之歌》(Ballad of White Horse)是很成功的。

大威士(W.H.Davies, 1870 -)是一个真实的自然诗人,他的诗差不多都是新鲜的,由自己心里发出的。所作有《新诗》

(New Poems), 《自然诗》(Nature Poems) 及《快乐之歌》(Songs of Joy) 等。特林瓦德 (John Drinkwater, 1882 -) 不是与大威士一样的抒情诗人，他乃是一个挽歌作者，他的诗是智慧的与默想的。他的诗集有《爱情与地的诗》(Poems of Love and Earth) 及《克伦威尔及其他》(Cromwell and Other Poems) 等。

在最后，有四个抒情诗人是很可注意的。马尔 (Walter de la Mare, 1873 -) 是一个青年与罗曼的世界的歌者，尤其是一个儿童的歌者。他的《孩时之歌》(Songs of Childhood) 可以算是代表作。雷格生 (Ralph Hougson, 1871 -) 的作风与马尔很相同，所作有《最后之黑鸟》(The Last Blackbird and Other Lines) 等。白鲁克 (Rapert Brooke, 1887 - 1915) 是一个很重要的新世纪诗人，不幸死于欧洲大战的炮火之中；这是欧战的大牺牲之一。他自出版第一诗集至战死之间，不过三年余而已，然其天才则已在此短促之时间内为大众所认识。他的作品，于第一诗集外，尚有《一九一四年及他诗》(1914 and Other Poems)。弗里克 (S.E.Flecker, 1884 - 1915) 死于白鲁克死的那一年，相距不过数月。他是一个古典派的诗人，反抗当代的英国诗坛之潮流的。他以法国的高蹈派为师；他的诗的理想是如珠似玉的句法，是锵铿和美的律韵，是晶莹可爱的篇叶。他的诗集有《到萨马甘的金程》(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火桥》(The Bridge of Fire),《四十二诗》(Forty-two Poems) 及《古舟》(The Old Ships) 等。

英国的新世纪的散文作家，有杜卜生 (Austin Dobson, 1840 - 1921) 诸人。杜卜生是后期维多利亚时代论文作家中之最动人者。莫莱 (John Morley, 1838 - 1923) 则为当时极有名的批评家；他的后半生专意于政治，其前半生则为好几个有名杂志的编辑者，写了好些有名的关于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批评论文。小

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也是这新时代初期的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他父亲为一个军医，和一个希腊女子同逃，生了他。当他十九岁时，在纽约等处为新闻记者。一八九〇年他到了日本，那是他所爱的地方；他在帝国大学为英文讲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归籍日本，改信佛教。他的书，第一次把日本很活泼的表现给西方读者；又是把西方文学介绍给日本文坛的很有力的人。他的名作有《鬼的日本》（In Ghostly Japan），《文学与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等。此外，史特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和阿得留·兰（Andrew Lang，1844－1912）也都是很好的批评家。史特芬以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18th Century）有名；阿得留·兰是一个荷马史诗的译者，一个诗人，一个传记作家，一个有权威的神话研究者。他写了一部英国文学史，一部很可赞美的《贞德传》（Joan of Arc）。

在生存的英国散文作家中，刘客士（E.V.Lucas）的文誉是已经固定了的。他曾写了一部最好的查里士·兰（Charles Lamb）的传记，而他自己也具有许多兰的性质。

三

新世纪的美国作家很多，有的已享盛名，有的正在创建自己的荣誉的花坛。这里只能叙说那些已公认为重要的作家的十几位。

贾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生于旧金山。他游过半个世界，足迹走遍全美。他是一个赞颂生命的，称许力量的作家。这在他的大名的故事《野犬吠声》（The Call of the Wild）里可以表现出。

刘委士（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之出版，是美国新世纪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写实的，真挚的图画，写的就是隔壁邻人的事。这是与一班流行小说不同样的作品，在美国小说史上可以划一个时代，且是这个时代的开始。继《大街》而出者为《白比特》（Babbitt），这又是形容尽致，逼真逼实的写状美国平常人，一个平常的生意人的生活的一部好作品。在别的国里没有可以寻到同一类的小说。

瓦尔顿夫人（Mrs. Elith Wharton）以写“Ethan Frome”及《泥屋》（The House of Mirth）二作著名，新近出版的战争小说《一个儿子在前线》（A Son at the Front）也是她的很好的作品。她是乾姆士的跟从者。为法国的文雅的写实主义的信徒。特里塞（Theodore Dreiser）则是一个比她更为深刻粗野的小说家。他写的是美国的求财者。他们以求财为唯一目的，一心一意的从财富之鹄走去，有如鸷兽之捕捉食物，那就是特里塞所要描写的。他的《理财者》（The Financier）及《铁登》（The Titan）可以作为他作品的两个代表。在他最近的著作《美国的悲剧》（American Tragedy）里，其风格也并未变更。他至今还在很努力的写作着，其成就正未可量呢。他的同省人，同时人，泰金顿（Booth Tarkington）也是如此。泰金顿的作品，其风格很动人。他还是一个戏剧作家。



刘委士

在刘委士诸人之前而第一个起来，反抗镀金时代美国的光明而微笑的图画，反抗那虚伪的罗曼主义，小说家把他绣在荒野、边界及西方的严肃的真实生活之上的，乃是格兰特（Hamlin Garland）。他的作品有《旅行的大道》（Main Travelled Roads）

等。卡比尔（J.B.Cabell）也是一个独立不群的作家。他的最引人注意的作品为“Jurgen”，这是一部传奇，一篇弘丽的散文诗，一部写人的灵魂寻求传奇与美的冒险记。他不满意于现在的生活与状况，他要求“逃脱”生活，他的小说乃是一个想象世界的诗的传奇。

安特生（Sherwood Anderson）与特里塞一样，乃是一个较年轻的美国写实家，然较特里塞却又不同。他的客观乃更染以观察者的人格。他的内心的呼声，乃是反对美国近代生活之无秩序、混乱与无用的。

雀契尔（W.Churchill）是一个很发财的小说家，但并不是第一流的。当历史小说盛行时，他的这一类的著作是销路最大的。

奥卜顿·新克拉（Upton Sinclair）是一个急进党，一个社会主义者，以一部小说《林莽》（The Jungle）得大名，然他的作品却很多很多。人称之为美国的威尔士（H.G.Wells）。

海格萧莫（Jeseph Hergesheimer）以叙写真切，观察正确著称，他的风格，因过于装饰，显得有些沉闷。

奥司金（John Erskine）新近以《海伦的家常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及《格拉哈特》（Galahad）之作者得大名，这两部书读者极多。此外，还有好几个小说家，如格拉司歌（E.Olasgow），惠特（W.A.White），奥斯丁（Mary Austin）等，都曾为当代批评家所尊许，这里却不能一一详说。

美国新世纪的诗人很不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仅以沙特堡（Carl Sandburg）和爱米·洛威尔（Amy Lowell）几个诗人为代表来说一下。沙特堡可算是惠特曼以后美国诗人中之主角。他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到了十三岁时才进学校。而在十七岁之前，为了生活，做过种种的工作，如拖牛乳车，割麦，拉舞台上

之布景，洗盆子，等等。但后来终于进了大学。一九一六年出版的第一册诗集《支加哥的诗》（Chicago Poem）其浩莽革命的气魄，立刻引动了读者的注意。群许以为惠特曼之后继者，后又出了《烟与钢铁》（Smoke and Steel），其艺术益臻高境。



爱米·洛威尔

爱米·洛威尔是美国新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她曾译中国的诗歌到美国去；她自己的好几册诗集，也都是有力而且有趣；其中的一册《男人，女人与鬼》（Men，Women and Ghosts）尤为可以注意。还有一个女诗人海令娜·杜里特尔（Helena Doolittle，1886－），也应一举，她的诗隽峭稳练如短铭。

马斯脱士（E.L.Masters，1869－）在一九一五年刊行他《爱河诗选》（Spoon River Anthology）之前，曾出了好几册的诗集，剧本和论文，都不大有人注意，但自《爱河诗选》一出版，第二天便得了大名。林特赛（V.Lindsay，1879－）是一个乐观的诗人，所作于《中国的夜莺》诸诗里可以见其功力之所在。

四

在法国，新世纪的初期是洛底及法朗士诸作家在活动着。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是新作家中最为人所知的，他在做他的伟大小说《若望·克利司朵夫》（Jean Christophe）之前，曾写了好几部有趣的音乐家传，其中以《贝多芬传》为最有名，又作《托尔斯泰传》，《米勒传》等。《若望·克利司朵夫》凡十大册，无疑的是世界文学中最长的一部小说。这是写一个德国音乐家的故事。罗曼·罗兰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欧战时，他住在瑞士，独自在清醒的反对这次的战争，曾受到不少的毁谤。



罗曼·罗兰

与罗曼·罗兰的非战及国际主义恰恰相反者，乃为当时狂热之国家主义及主战的呼声。这样的空气，在大战前即已酿着了。在这时，法国文学发生了一个新的精神，完全与十九世纪的法国精神两样，完全与莱南及法朗士之怀疑主义两样。正如一个批评

家所说的，崇拜正理、正义及自由的时代是过去了，跟着来的是一个崇拜勇敢、活动、自制、信仰的时代。法朗士在一九一四年时也自认道："怀疑主义是不合时宜了。"在莱南的孙子辟西查里（Ernest Psichari）的小说里，这种情调的变更完全可以看出。他以军国主义，天主教，神秘派，代替了他祖父的和平主义，怀疑主义与理性论。在巴里士（Maurice Barrès），马拉士（Charles Maurras），及柏格生（Henri Bergson）的著作里，这个新精神更可充分的表白出。巴里士在一八七〇年，正当他八岁时，眼见德兵之蹂躏荣华的法国。这一星忿恨之火许多年后熊熊的燃着在他的小说"An Service de I'Allemagne"及"Collatte Baudoche"还有其他讲爱国主义的作品中，这些著作无疑的是激动了国民的勇气。当欧洲苦战之时，马拉士也是如此的宣传着。且也很有影响。非直接的影响则为柏格生的哲学。早在一八八九年之时，柏格生已出版了他的"造成时代"的大作"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ocience"，这乃是史宾塞哲学的反动。柏格生的理性的直观法，他的分别心灵与物质，他的活力主义的理论，极有影响于少年作者，他们崇视他为一个先知者，以他的哲学为新的福音，他们时时的读他，远出于这位哲学家之所能料。有一个说："我在每一页中觉到上帝。"

在别的于欧战前已得了名誉的法国作家中，有几个人是可以一举的：如博里修（Réne Boylesve），他作了不少可爱的故事；鲍特克士（Henri Bordecus），他的火炉边的小说是极流行的；巴森（Réné Bazan），他的新近著作"Charles le Foncauld"是神秘派文学的重要的新产品。此外，还有两个诗人，乾米（Francis Jammes）与克洛台尔（Paul Claudel）。

当欧战发生时，除了几个清醒者外，其余的都发狂似的去从军，共计有九百多个作家死于这次大战中；在这些牺牲者中，小

说家辟琪（Charles Peguy）是一个，他曾写道："祝福那些死于大战役中的"，而他不知这个祝福却也临到了他。

许多战争文学在这时产生出来，然很少有永久价值的，只有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及杜哈米尔（Georges Duhamel）的战争小说，乃是法国文学中的重要的添加品。



巴比塞

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巴比塞的《火》（Le Feu）可以说是任何国出版的战争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他在暴风雨的中心，乃能正确的，忠实的，以动人的文字，写出他所见的恐怖。在战前，巴比塞还实际上是一个无名的作家，他的两部诗集，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小说，那未能有多数的读者。当战事起时，他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且已过军役年龄，身体又坏，然他却加入了军队，参预实际活

动，因为他相信他是参预了一次以战灭战的战争。然读者在他的《火》及后出的小说《光明》（Clarté）中，可以看见他不久便很苦闷的失望了。《火》是曾被写下的文字中控诉战争最有力的著作。巴比塞以深切的写实主义来写战争的可怕，他把恐怖的事实，赤裸裸的写出。《光明》的出版，正在议和之时。他在那里宣传着非战的原理。这一部小说的名称成了一个非战团体的名称，这个团体，巴比塞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他们曾发布了重要的光明运动的宣言。

杜哈米尔是一个科学家，以医生为业，然在战前，已以文学著名，他写了两部诗集，三篇剧本。但两部他的最伟大的战争作品《殉难者》（Vie des Martyrs）及《文明》（Civilisation）却使他得了大名。他与巴比塞一样，有描写他所见的能力；但他却从别一角去看它。巴比塞是一个使徒，一个社会改革家，相信人类可以和平主义来改造的。杜哈米尔却是诗人，梦想者，哲学者，科学家，怀疑者，对于人类之改造并没有多大的信仰。

柏洛司特（Marcel Proust，? －1922）的一丛小说，总名为“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者之出版，是法国现代小说界一件最重要的史实。这小说丛的第一部出版于一九一四年，那时作者是四十二岁。读者立刻分为相反的二派，一派是赞成柏洛司特的，一派是反对柏洛司特的。赞成的人大抵以国外居多。然即在国外，也颇有以其描写了太细腻，太冗长见讥者，如他分析一个妇人的微笑，乃费了六页的篇幅。这大部的小说丛，写的是一个中年人，回忆到他孩提及少年时的交游之地与交游之人。只要有耐心去读，柏洛司特是很值得读的。

在战前，立体派（Cubist）的诗人在法国很活动；起初，这一派是占着图画之域内，后乃侵入诗坛。阿波林那（Apollinaire），约柯伯（Max Jacob）及莎尔蒙（Salmon）三诗人是这个

运动的中坚。他们以为向来的艺术只是模拟，现在要的是创造。他们不是把自然的现象翻译到画架上或诗句里来，乃是拿来表白诗人或艺术家的生活的情绪经验的。他们是“超写实主义”者。阿波林那说道：“当人要模拟步行时，他创造了车轮，车轮是不像一只腿的。他如此的不自知的超写实的创造了。”立体派的诗人，与这一派的画家一样，不顾一切的传统习惯，而自由用字造句。但阿波林那却并不是一个大诗人；有批评他的诗的情绪都是由书本上得灵感的，所以显得很枯窘。

未来派（Futurism）也许可以不大正确的说是立体派与达达派（Dadaism）之间的一个阶级。在一九一二年，未来派的名人马里那底（Marinetti）宣言说：“未来派是要以机械美的观念代替了向来的文学上的妇人与美……要以机械代替恋爱。”但也没有多大的成功，达达派较之他们尤为革命的，尤为勇敢的。他们自己说：“达达不是立体派，也不是未来派，达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又说：“达达主义者是爱酒与妇人，夸大广告的现实主义的人，他的文化以肉体文化为主。”但他们也未必都是一派别。他们的名人有柯克杜（Jean Cocteau）及台尔米（Paul Dermèe）诸人。

五

新世纪的德国文学，除了苏特曼，霍卜特曼几个老作家在活动之外，新派的作家也就不少，有新古典主义的高唱，那是由耶隆斯特（Paul Ernst）和威特金特（Weidkind）所主持着的；有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运动，那是凯撒（Georg Keiser）及哈森克列夫（Hasen Clever）所代表着的。表现派以为“我们人的精神不是单单吸收印象的，这精神里面还藏有具备微妙作用

的自我。所以一定要溶化了这由外界吸收来的东西，依了自我的理想，改造为新的东西才行。这就是表现主义的方向。”表现派之出现，正在大战之后，于是他们就吸收了那因战争而始觉醒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凯撒的作品尤为世界的读者所注意；他的《加列的市民》(Die Bürger von Calais)，不仅为表现主义的名作，也是新世纪德国戏曲中不常有的剧本。凯撒在这剧里，写出新旧英雄之精神的争斗。英、法交战，法军失败。被英军包围着的加列市忽来了一个英使说，如果加列能够牺牲市民六人，在明天送到英王那里，便赦免全市的人民。加列人民为了这事召集市参议会。一个代表军国主义的军官，力斥英王的提议是不名誉，情愿大家死战。一个代表人道主义的参事会员爱斯泰修却从更高尚的立足点，主张接受英军的条件，且自愿为这六人中的一个。旁的人为他所感动，也都要为市民而牺牲，这样的自愿牺牲者共有七人。爱斯泰修提议，第二天早晨在某处集合，来得最后的一个牺牲者，便留在市中，不必去。第二天，六个都来了，只有爱斯泰修不来。大家都疑惑着。不久，代替爱斯泰修而来的却是他的尸体。这六人十分感动的上牺牲之路走去。但英军却因英王诞生王子，表示祝意把六个市民赦了。最后的结局是爱斯泰修同受了市民与敌人的敬礼。

哈森克列夫的有名作品为《儿子》(Der Sohn)，这是表现派最早的戏剧之一。后来又作了一篇《安廷宫》(Antigona)，把希腊大戏曲家沙福克里士所写的安廷宫，写成了一个宣传博爱者，一个人道主义的殉教者。

在这个表现派大家之外，还有温鲁(F. von Unruh)，他作了《一个时代》，反对军国主义；乔林(R. Goering)，他作了有名的剧本《海战》(Seeschlacht)，也是反对战争，对国家主义起了怀疑的大作。

六

自一九一七年的第二次大革命以来，俄国的文坛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老作家或者搁笔，或者到了国外去；一般人民也差不多忘记了他们，或以为他们已不足以表现新的俄国与新的生活了。新的文人与新的文派如潮涌似的出现。未来派在这时曾绝叫着。未来派的创始者为克莱卜尼加夫（Khlébnikov，1885－1922），他死于穷苦，然他的朋友们却都享着盛名高位。马耶加夫斯基（Mayakvosky，1893－），是未来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平常的人都以为未来派与马耶加夫斯基的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马耶加夫斯基十三四岁时，他即为共产党的党员。一九一一年时，他才与未来派诸前辈相接触，且开始作诗。他的诗渐渐的与他们不同了。他的诗不是合于书室中人，乃是为街上的人写的。一九一六年，他的第一诗集出版，立刻得到成功。大革命之后，他成了半官式的共产党诗人，许多的诗都是为了政治的宣传而作。一九二三年后，他为《李夫》（Lef）杂志的负责编辑。在这一派的诗人中，除了马耶加夫斯基，便要数到柏斯特那克（Pasternak）了。柏斯特那克在一九一七年写了一册的抒情诗集《我姊姊的一生》（My Sister Life），这时，此诗册并不曾付印，仅以钞本流传着，而已有模拟他风格的诗出版了。不仅未来派的诗人受其影响，即别的派别的诗人也受其影响。此诗集直到了一九二二年方才出版。

大革命前后的散文著作，大都受着莱米莎夫（Remizov）的影响，直到了一九二一年之后，小说方才复兴。第一个引起大众注意的是皮涅克（Boris Pilnyik，1894－）。他在革命前已写小说，但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他的小说《赤裸之年》（The Bare Year）

方才显出他的才能，立刻模仿他的风格的人纷纷而起。他的短篇小说也很好，如《荒原的故事》之类都是很有力的著作。他去年曾到过中国来。



皮涅克

巴倍尔（I. Bàbel）是所有革命后小说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第一篇小说曾于一九一六年见于高尔基编的一个报上。然后沉默了七年。一九二三年，他的短篇小说复出现于报纸上时，立刻被承认为第一流的作家，且为青年作家中的领袖。他的小说，很短很短，都不过几百个字，然而寥寥的几百个字中却有深沉的刺激人的力量。他的故事都是些血与死，冷血的罪，英雄主义与残酷的故事。

七

意大利的新世纪文坛，最重要者仍为唐南遮。但柏辟尼

(Giovanni Papini) 的《耶稣传》(Life of Christ) 却是新世纪意大利作品中震动了全欧读者的著作。他是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耶稣传》把《圣经》中的故事加以许多注释而重述出。他是一个勇敢的作者，毫不信仰传统的批评与偶像。他所最爱重的是尼采，以为他是近代人中最高贵纯洁，最悲苦，寂寞，绝望的人。

这里并不论到哲学，然而意大利的大学者克洛士 (Benedetto Croce) 却不得不一举。他的地位是在全欧的。他的《美学原理》(Theory of Aesthetic) 曾改革了现代欧洲的批评思想。

在生存的西班牙作家中，依伯尼兹 (V. Blasco Ibañez, 1867 –) 是一个最为人所知道的。他曾有一时为急进派的新闻记者，曾因政论而被监禁。他有一时住到阿根廷去，他的文学工作就在这个地方起头。在他所有小说中，只有一部 "La Maja Destenda" 是描写个人的心理的，其余的都是写大规模的实业或战事的活动的。他的战争小说 "Mare Nostum" 及《启示录的四骑士》(The Four Horseman of the Apocalypse) 曾震动了全个世界，不久，便译成了好几国文字。这两部作品，色彩都很明亮，又有动人的戏剧力。《血与沙》(Blood and Sand) 也是如此，那是很好的一部叙述一个西班牙斗牛者的生活的。



依伯尼兹

与伊伯尼兹在小说上一样，培那文德 (Jacinto Benavente,

1866－）是最有名的西班牙新世纪戏剧家。他先学法律，后弃而作小说与抒情诗，最后乃专心于作剧本。他是一个实写主义者，是易卜生，萧伯讷之流，许多剧本都是对西班牙社会加以讽骂的。名作有《出名的人们》，《知县之妻》，《土曜之夜》，《热情之花》及《从书中学了一切的王子》等。共计有八十余篇，其中译为英文的很不少。



培那文德

八

久在沉睡中的民族，在新世纪的前后，也都觉醒了，复从已久熄的火灰中，燃着一星的文艺的火，竟至于现出灿烂之火光。这如新犹太，印度诸国都是，而匈牙利在这时也产生了好些世界的作家。

犹太的文学，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方才有复兴的气象。好几个作家都是用 Yiddish 来写他的作品。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tch）是第一个重要的作家，他的名作为《跛者菲希克》（Fishke the Lame），此后还有好几个诗人与小说家。潘莱士（Perez）是最好的新犹太短篇小说家，是一个写实主义者，或称他为“犹太的都德”。拉比诺维奇（Rabinowitch）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又是一个戏曲家。他被称为“犹太的马克·特温”。佛洛格（Frug）是一个大诗人，生长于农间，多咏写自然之诗。然为新世纪的文坛上的中坚者则为宾斯奇（David Pinski），阿胥

(Sholom Ash)，考白林（Leon Kobrin）三人。

宾斯奇是一个大戏曲家。自一九一〇年，他的《宝藏》在柏林公演后，立刻得到了世界的名誉。他的思想，近于安特列夫，是到处的怀疑着。写的是犹太人的生活，其实却说的是人类全体。阿胥则与他不同。阿胥完全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作品的背景是犹太的，思想也是犹太的。这可于他的《复仇神》里见出。自阿胥的一部小说《乡村》出版时，他便得到了“犹太的莫泊桑”之名。然后来他的剧本出了不少，而他又成了一个头等的戏曲家。考白林以长篇小说的作者著名。他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其大作有《觉醒》，《立陶宛乡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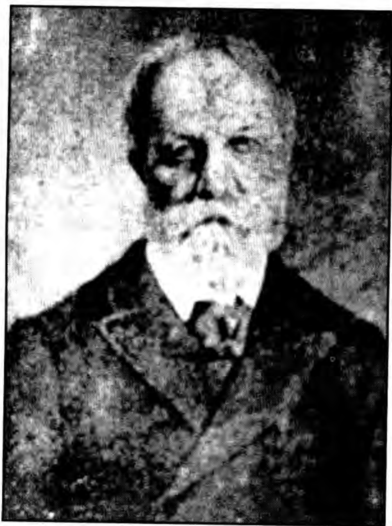


宾斯奇

匈牙利的近代作家，诗人可以辟托菲（A. Pétöfe，1823－1849）为代表，小说家可以育珂·摩尔（Jókai Mòr，1825－1904）为代表。辟托菲是一个热情诗人，但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民众所共知的英雄。他正在二十七岁时，忽然的在为祖国而战的战场上不见了，没有人晓得他死在何地。于是许多人相信他还活着。他曾译了不少外国的作品，他写着剧本及一部小说《绞者之绳》，但他的抒情诗却是他真天才之所寄，又纯熟，又莹美，又自然。一八四八年时，因出版自由会之公布，他的第一册诗集才得出版。他的《起来》，《马格耶人》（Talpra Magyar）乃是匈牙利的《马赛歌》。

育珂·摩尔是近代匈牙利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生活是文学

的与政治的活动同时并进的。在一八四八年匈牙利大革命之前他已出版了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工作之日》(Hétköznapok)。革命之时，他与大诗人辟托非一样，是极热忱的从事于这个伟大工作。不幸，失败了。此后，便致力于文学著作，一册又一册的出版，致得了“匈牙利的史格得”之称。他的最有名之作品为《一个匈牙利富翁》(A Hungarian Nabob)，《我们为什么老了》，《爱情的愚夫们》，《黑钻石》，《如海水的双眼》，《二二是四》，《没有恶魔》及《黄蔷薇》(Asraya Razsa) 等。



育珂·摩尔

现代的匈牙利的作家，也可以莫尔纳（F. Molnar，1878－）及拉兹古（Andreas Latzko）二人为代表。莫尔纳是一个戏剧家，拉兹古是一个小说家。莫尔纳于十八岁时即开始文学著作。自他的剧本《恶鬼》（Az Ordög）发表后，立刻得到了盛名。此后，又发表了《李僚》(Lilion) 及短剧《盛宴》等。拉兹古是一个军官。欧洲大战时，在意大利战线上受伤。后来就做了一本战事小说，名《战中的人》（Menshen im Krieg），一九一七年在瑞士出版，在这里，拉兹古是非常激烈的反对着战争。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注意。罗曼·罗兰立刻有一篇长评论发表。这书描写军士们的肉体痛苦，极为逼真而刺激，是不朽的一部非战的大作，与巴比塞的《火》是欧战的产品中的双璧。

希腊与犹太一样，在这时也从长睡中醒来。在美国，曾有一部英译的《近代希腊短篇小说集》（Modern Greek Stories）出版，共有九个作家，如杜洛西尼斯（Droasinis）、克色诺普洛斯（G. Xenopoulos）诸人。此外，尚有物蒂拉斯（D. Voutyras）诸人，不在这个选本中。物蒂拉斯是青年小说家中负盛名者，所作有《兰加斯》（Langas）等。诗人在这时亦有不少，兹不能一一的说及。

保加利亚的文学向不为人注意，但自跛佐夫（lvan Vazoff, 1850－1920）出现后，却不由得不使读者向这个向不注意的小国诧异的望着。跛佐夫是保加利亚近代最伟大的小说家，是保加利亚的国民诗人。他作了好些抒情诗，热烈的蕴蓄着他对于不自由的祖国的悲感与希望。他一直住在自由的罗马尼亚，直到了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羁轭下脱离了，他方才回到本国。他的散文也极有名，其小说《羁轭之下》（Under the Yoke）尤为保加利亚无人不读的书。



跛佐夫

古印度的文学上的荣誉，在新世纪也是重复恢复了。其中最重要的最为世人所知的作家是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0－），他写着诗，小说，剧本，但他却是一个大诗人，在他的剧本，小说里也都充满了诗意。在他的本土，他的诗歌是为人所常歌诵着。他的作品，曾由他自己及他的朋友们译为英文。他的英译的颂歌集《吉檀迦利》（Gitangali）一出版，立刻惊诧了全个欧洲的人，那样的崇高而莹洁的情绪，乃是近代所不

常见的。此后，《园丁集》，《新月集》继之而出，其娇秀而可爱的诗句，其纯朴自然的文字，都使读者得了一个鲜新的感动。



太戈尔

九

中国的文学，在新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是旧式的作家在并不衰颓的写作着，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于西洋文艺的介绍，努力于新的作品的创造，这些崭新的著作与介绍引起了古旧文坛的全盘的扰乱。

新世纪之小说家，承袭了传统的文格者，有李宝嘉、吴沃尧诸人。李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1867－1906），江苏上元人，曾在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及《海上繁华报》。所作小说有《文明小史》及《官场现形记》，而《官场现形记》尤为有名。《官场现形记》第三编刊行于一九〇三年，体裁似《海上花列传》，结构极松懈，然其叙写却皆为日常的生活，其人物却皆为我们日常遇见的人物，故特能逼真动人。清末

为吏治最昏暗之时代，平民正苦于官，此书尽量揭发官之罪恶与私行，极讽骂之能事，故一出版即倾动一时。

吴沃尧字趼人，号我佛山人（1867－1910），广东南海人。一九〇三年时始为小说，成《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刊于《新小说》中。后又作《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等。这两部“怪现状”，亦为《官场现形记》同类，乃揭发现社会之种种黑暗者，而所写范围较广，不仅限于官场。

这一类结构松散，以讽骂世人，揭发黑暗为能事的小说，在这时候发现了不少，大都皆模拟《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者，无特叙的必要。

其超出于这时的讽骂小说范围之外者，有《老残游记》及《孽海花》。《老残游记》题洪都百炼生著，实为刘鹗的作品，出版于一九〇六年。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约1850－1910）。《老残游记》叙铁英号老残者之经历，并述其言论与所遇见的人物，时有很好的描写，时亦落于空想的叙述。《孽海花》称东亚病夫编述，实乃曾朴所作。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孽海花》以洪钧（改名金汮）与傅彩云为主人翁，多叙当时文士逸事，叙事严整，描写也很真切，有异于当时单以讽骂为能事之小说。惜仅成二十回（一本有二十四回，至洪钧死时为止）。后有续作者，然不及原书远甚，作者曾声明过反对这些续作。

旧的戏曲在这时作者绝少，但戏曲的研究在这时却极发达。不易见的古剧本在翻刊着，剧曲研究的资料，在传播着；如王国维之《曲录》，吴梅之《顾曲麈谈》，《词馀讲义》等，皆为很好的参考资料。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是新世纪中很重要的一个文艺批评家，其所作《人间词话》，很有特见。吴梅亦善于作剧，乃是这时代里作古剧的文士的中坚。

诗人在这时代却不少，其造就也很有可述者。如郑孝胥，陈

三立，陈衍，沈曾植诸人是一派，都是宗向宋诗的。此外，易顺鼎，樊增祥，却是另一派的诗人。郑孝胥字苏盦，号太夷，福建闽侯人，有《海藏楼诗》，思精笔健，与陈三立同为旧诗人中之双璧。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有《散原精舍诗》。陈衍字石遗，福建闽侯人，有《近代诗钞》及《石遗室诗话》。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为近代有名的学者。易顺鼎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人，与樊增祥齐名。增祥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此二人之诗，皆以清丽婉秀著，无宋诗派之沉着深刻，而时有佳句。“词”的作家，在这时亦不少，而朱祖谋，况周颐，冯煦，曹元忠，王国维等为最著。祖谋字古微，编《彊村丛书》。周颐字夔笙，广西临桂人，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王国维之词，作品不多，而皆为珠玉。元忠字君直，江苏吴县人。在散文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已成强弩之末，无甚可称之作家；林纾颇欲重振古文之颓波，然其功绩乃在翻译，却不在他的古文。纾的译文，凡一百五十余种，以小说为最多，史格得，狄更司，大仲马，诸人，皆由他的介绍而始为中国读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国语，他的译文皆由另一人口译后由他笔述的，所以有时不大与原文吻合。缪荃孙字筱珊，号藝风，江阴



林　纾

人，有《蘛风堂文》。经他编辑的书亦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严复字又陵，号几道，侯官人，以译《原富》，《天演论》诸书著，在中国思想界的改造上是很有功的，他的文字亦谨严不苟，畅顺秀美。康有为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以提倡新学著名，在新世纪头几年的思想界上很有势力。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著《章氏丛书》，在文坛上亦为有力的人物之一。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善作古拙之文，其古学亦甚为人所称。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有《饮冰室文集》。启超为有为之弟子，其文字流利畅达，声气灏大，勇于采用新语。顿使拘谨的古文界，为之放一线新的光明。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晓，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

自一九一七年，胡适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他的《文学改革论》后，中国的文坛起了一个大变动。文字从拘谨的古文，对偶的骈文一变而为活泼泼的运用现代人的言语的语体文；文体从固定的小说，戏曲，诗，词的旧格律下解放了，而为自由的尽量发挥作者个性，尽量采纳外来影响的新的文体。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这个新运动正在进行。新的诗人，小说家，戏曲家，都在努力于写作他们的著作。虽然没有什么大杰作可



严 复

见，然这条新路，却无疑的是引他们进了成功之宫的一条大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将必为空前的一个灿烂的新时代。本书即终止于这个希望，这个预言中。

参考书目

一、康拉特的全集，共二十五卷，Doubleday公司出版。

二、威尔士的作品，麦美伦公司出版甚多。

三、勃奈特的作品，均为Doran公司出版。

四、佐治·慕尔的全集，Boni公司出版。

五、萧莱纳，曼菲莱特的小说，均有中文译本，北新书局出版。又《小说月报丛刊》内亦有曼菲莱特的小说集。

六、琼斯的戏曲，麦美伦公司有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中有中文译本。

七、辟内罗的戏曲，Baker公司有出版。《共学社丛书》中有中文译本。

八、萧伯纳的全集，Brentano公司有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及《共学社丛书》中，均有中译的萧氏剧本。

九、高斯委绥的作品，均为Scribner公司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几种出版。

十、巴蕾的作品，大都为Scribner公司出版。

十一、梅司菲尔的诗集，大都为麦美伦公司出版。

十二、《小泉八云全集》，（英文本）日本出版。《文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有选印本。

十三、贾克·伦敦的作品，麦美伦公司和Grosset公司均有出版。

十四、爱米·洛威尔的诗集，均Houghton公司出版。

十五、罗曼·曼兰的《若望·克利司朵夫》及其他著作之英译本，Henry Holt 公司均有出版；《若望·克利司朵夫》，《文学研究会丛书》有中译本。

十六、巴比塞的《火》，Dutton 公司有英译本。

十七、《近代德国文学主潮》，海镜等译，《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十八、《雩飙运动》，李汉俊等译，《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十九、依伯尼兹的小说，Dutton 公司有英译本多种。

二十、《培那文德戏曲集》，张闻天等译，《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二十一、《新犹太文学一脔》，沈雁冰等译，《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二十二、《新犹太小说集》，沈雁冰等译，《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二十三、《犹太小说集》，鲁彦译，《文学周报社丛书》。开明书店出版。

二十四、《宾斯奇集》，冬芬等译，《小说月报丛刊》之一。

二十五、育珂·摩尔的小说，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两种。

二十六、拉兹古的《战中的人》，《近代丛书》中有英译本。

二十七、太戈尔作品的英译本，均由麦美伦公司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及《小说月报丛刊》中，俱有中译本多种。

二十八、这时期的中国文学参考书均有印本，均甚易得，不列举。

年 表 四

（公元一八〇一年——公元一九二六年）

公元一八〇一年——屠绅死，白莱麦生。
公元一八〇二年——张惠言死，雨果生。
公元一八〇三年——阿尔菲里死，大仲马生，梅侣米生，爱摩生生。
公元一八〇四年——桑特生，圣·皮韦生，鲁尼堡生，霍桑生。
公元一八〇五年——李顿生，安徒生生，席劳死，桂馥死，纪昀死。
公元一八〇六年——孙星衍死，郑珍生。
公元一八〇七年——郎佛罗生。
公元一八〇九年——丁尼生生，白郎宁夫人生，达尔文生，歌郭里生，史洛瓦基生，爱伦坡生，何尔摩士生，林肯生。
公元一八一〇年——缪塞生，倍林斯基生。
公元一八一一年——戈底叶生，克莱斯特死，古兹歌生，莫友芝

生，曾国藩生。

公元一八一二年——白郎宁生，狄更司生，龚察洛夫生，赫尔岑生，克拉辛斯基生，史拖活夫人生。

公元一八一三年——赵翼死，阿顿生，赫倍尔生，鲁特委生，魏格纳生。

公元一八一四年——张问陶死，姚鼐死，李门托夫生。

公元一八一六年——法莱泰生，萧里顿生，崔述死。

公元一八一七年——奥斯丁死，史达埃尔夫人死，史托姆生，莎留生，恽敬死。

公元一八一八年——屠格涅夫生，金和生。

公元一八一九年——克洛夫生，金斯莱生，路斯金生，克劳生，封泰耐生，洛威尔生，惠特曼生。

公元一八二〇年——焦循死，依里奥特生，台里尔生，奥琪叶生。

公元一八二一年——济慈死，鲍特莱尔生，弗罗倍尔生，杜思退益夫斯基生，尼克拉莎夫生，俞樾生。

公元一八二二年——拜伦死，雪莱死，亚诺尔特生，大弓果尔生，霍夫曼死。

公元一八二三年——班委尔生，莱南生，阿史特洛夫斯基生，辟托菲生。

公元一八二四年——小仲马生。

公元一八二五年——马耶生，白兰歌生，育珂·摩尔生。

公元一八二七年——福士考洛死，瓦里拉生。

公元一八二八年——罗赛底生，美勒狄士生，泰耐生，托尔斯泰生，周尼雪夫斯基生，易卜生生，蒙底死。

公元一八二九年——格利薄哀杜夫死，李慈铭生。

公元一八三〇年——罗赛底女士生，夏士勒德死，小弓果尔生，

海斯生，拉摩士生。

公元一八三一年——菲莱拉生。

公元一八三二年——歌德死，史格得死，般生生，爱契格莱生，王闿运生，谭献生。

公元一八三三年——约那士·李生。

公元一八三四年——柯尔律治死，慕里斯生，兰姆死，柏莱达生。

公元一八三五年——马克·特文生，项鸿祚死，陈用光死。

公元一八三六年——亨杜洛夫生，卡杜西生。

公元一八三七年——倍克生，普希金死，李奥柏特死，霍威尔生。

公元一八三八年——查米莎死，哈特生。

公元一八三九年——史文葆生，卜鲁东生。

公元一八四〇年——哈提生，左拉生，都德生，委尔加生。

公元一八四一年——李门托夫死，龚自珍死，李兆洛死。

公元一八四二年——台赫莱狄亚生，柯贝生，麦拉尔梅生，勃兰特生，昆泰尔生。

公元一八四三年——沙赛死，福沟死，凯洛兹生，亨利·乾姆士生。

公元一八四四年——刚倍尔死，法朗士生，魏伦生，尼采生，李连克隆生，克鲁洛夫死，莱曼尼叶生，阿得留·兰生。

公元一八四五年——虎特死，格尔杜士生，爱伦·坡死。

公元一八四六年——白郎宁结婚，南西委兹死，特拉契曼生，脱格纳死。

公元一八四七年——法格生，约柯伯生生。

公元一八四八年——察杜白里安死，倍林斯基死，黄遵宪生。

公元一八四九年——史洛瓦基死，开兰生，史特林堡生，爱伦开生，俞万春生，哥斯生，辟托菲死。

公元一八五〇年——华兹华士死，史的芬生生，巴尔札克死，莫泊桑生，洛底生，奥连契拉格死，小泉八云生，跛佐夫生，刘鹗生。

公元一八五一年——柯甫死，《荡寇志》出版，琼斯生。

公元一八五二年——慕尔死，蒲尔格生，安东尼生，歌郭里死，《品花宝鉴》出版。

公元一八五三年——勒麦特生，迭克死，科洛林科生。

公元一八五四年——林博特生，格莱特死，伊克霍特生。

公元一八五五年——迦尔洵生，美基委兹死，魏海依伦生，辟内罗生。

公元一八五六年——王尔德生，海涅死，梅曾亮死，康拉特生。

公元一八五七年——缪塞死，爱秦杜夫死，苏特曼生，波托辟丹生。

公元一八五八年——白里安生，古尔蒙特生，彭格生，格约史顿生，拉绮洛敷生，《花月痕》出版。

公元一八五九年——麦考莱死，《鲁拜集》译成英文，狄昆西死，拉夫顿生，小格林生，克拉辛斯基死，海滕斯顿生，欧文死，张维屏死。

公元一八六〇年——叔本华死，柴霍甫生，兰尔生生，哈姆生生，法洛定生，太戈尔生。

公元一八六一年——白郎宁夫人死，克洛夫死。

公元一八六二年——乌兰特死，霍卜特曼生，显尼志劳生，莱法丁生，梅德林生，奥·亨利生，莎留死。

公元一八六三年——沙克莱死，委尼死，大格林生，何尔兹生，德美尔生，法伦辛生，梭洛古勃生，唐南遮

生。

公元一八六四年——霍爽死，郑珍死。

公元一八六五年——阿顿死，吉白林生，白莱麦死，林肯死。

公元一八六六年——美列兹加夫斯基生，伊文诺夫生，赫尔史特龙生，夏芝生，罗曼·罗兰生，培那文德生。

公元一八六七年——陶孙生，鲍特莱尔死，巴尔芒生，A.E.生，依伯尼兹生，李宝嘉生，吴沃尧生。

公元一八六八年——路斯丹生，佐治生，高尔基生，威尔士生。

公元一八六九年——拉马丁死，圣·皮韦死。

公元一八七〇年——狄更司死，大仲马死，梅侣米死，小弓果尔死，赫尔岑死，科布林生。

公元一八七一年——安特列夫生，新格生，莫友芝死。

公元一八七二年——戈底叶死，格里尔柏曹死，包以尔生，何绍基死，曾国藩死。

公元一八七三年——李顿死，卜留沙夫生，约生生，曼莎尼死。

公元一八七四年——霍夫曼司答尔生，梅司菲尔生。

公元一八七五年——金莱死，桑特死，马恩生，安徒生死。

公元一八七六年——贾克·伦敦生。

公元一八七七年——鲁尼堡死。

公元一八七八年——古兹歌死，尼克拉莎夫死，阿志巴绥夫生，莫尔纳生。

公元一八七九年——《三侠五义》出版。

公元一八八〇年——依里奥特生，弗罗倍尔死，路卜洵生，布洛克生，皮莱生。

公元一八八一年——卡莱尔死，杜思退益夫斯基死。

公元一八八二年——罗赛底死，达尔文死，朗佛罗死，爱摩生死。

公元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死。

公元一八八四年——俞达卒。

公元一八八五年——雨果死，约柯伯生死，金和死。

公元一八八六年——阿史特洛夫斯基死。

公元一八八八年——亚诺尔特死，史托姆死，迦尔洵死。

公元一八八九年——白郎宁死，奥琪叶死，周尼雪夫斯基死。

公元一八九〇年——克劳生，白兰歌死。

公元一八九一年——班委尔死，林博特死，龚察洛夫死，昆泰尔死，洛威尔死，《彭公案》出版。

公元一八九二年——丁尼生死，莱南死，惠特曼死，《海上花列传》出版。

公元一八九三年——莫泊桑死，泰耐死，马耶加夫斯基生。

公元一八九四年——罗赛底死，史的芬生死，何尔摩士死，李慈铭死，皮涅克生。

公元一八九五年——法莱泰死，黄遵宪死。

公元一八九六年——慕里斯死，大弓果尔死，魏伦死，小仲马死，拉摩士死，史拖活夫人死。

公元一八九八年——麦拉尔梅死，封泰耐死，马耶死。

公元一八九九年——倍克死。

公元一九〇〇年——王尔德死，陶孙死，路斯金死，尼采死，凯洛兹死。

公元一九〇一年——亭杜洛夫死，菲莱拉死，谭献死。

公元一九〇二年——左拉死，哈特死。

公元一九〇四年——台里尔死，柴霍甫死，小泉八云死，育珂·摩尔死。

公元一九〇五年——台赫莱狄亚死，瓦里拉死。

公元一九〇六年——易卜生死，开兰死，柏莱达死，俞樾死，李

宝嘉死。

公元一九〇七年——都德死，白鲁尼特死，卡杜西死。

公元一九〇八年——柯贝死，特拉契曼死，约那士·李死。

公元一九〇九年——史文葆死，美勒狄士死，卜鲁东死，李连克隆死，新格死。

公元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死，般生死，马克特文死，奥·亨利死，吴沃尧死，刘鹗死。

公元一九一一年——法洛定死。

公元一九一二年——莱南死。

公元一九一三年——莱曼尼叶死，何得留·兰死。

公元一九一四年——勒马特死，海斯死，霍夫曼司答尔死。

公元一九一五年——古尔蒙特死。

公元一九一六年——法格死，莱法丁死，亨利·乾姆士死，王闿运死，贾克·伦敦死。

公元一九一八年——路斯丹死。

公元一九一九年——安特列夫死，格约史顿死。

公元一九二〇年——经美尔死，科洛林科死，霍威尔死，跛佐夫死。

公元一九二一年——布洛克死。

公元一九二二年——史特林堡死。

公元一九二三年——蒲尔格死，洛底死。

公元一九二四年——法朗士死，卜留沙夫死。

公元一九二五年——路卜洵跳楼死，康拉特死。

公元一九二六年——爱伦开死。

跋

本书以四年的工夫写成。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曾随时加以补正，然仍嫌在单行本付印之前，无充分时间去修改它。一切的不安与疏漏之处，只好都待将来改动了。

本来预备在第四册之末附刊中英文索引，也因为时间匆促而暂阙，只得在再版时加入，这是特别要求读者原谅的。

为本书帮忙最多者，为谢六逸与徐调孚二君。本书中关于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几乎全为谢君的手笔，而最后一册的校对，及年表四等等，则全出于徐君之手。此不能不慎重声明，表示无量感谢者。

郑振铎　十六年六月十日在 Athos 船上

郑振铎全集

第十二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刘英民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